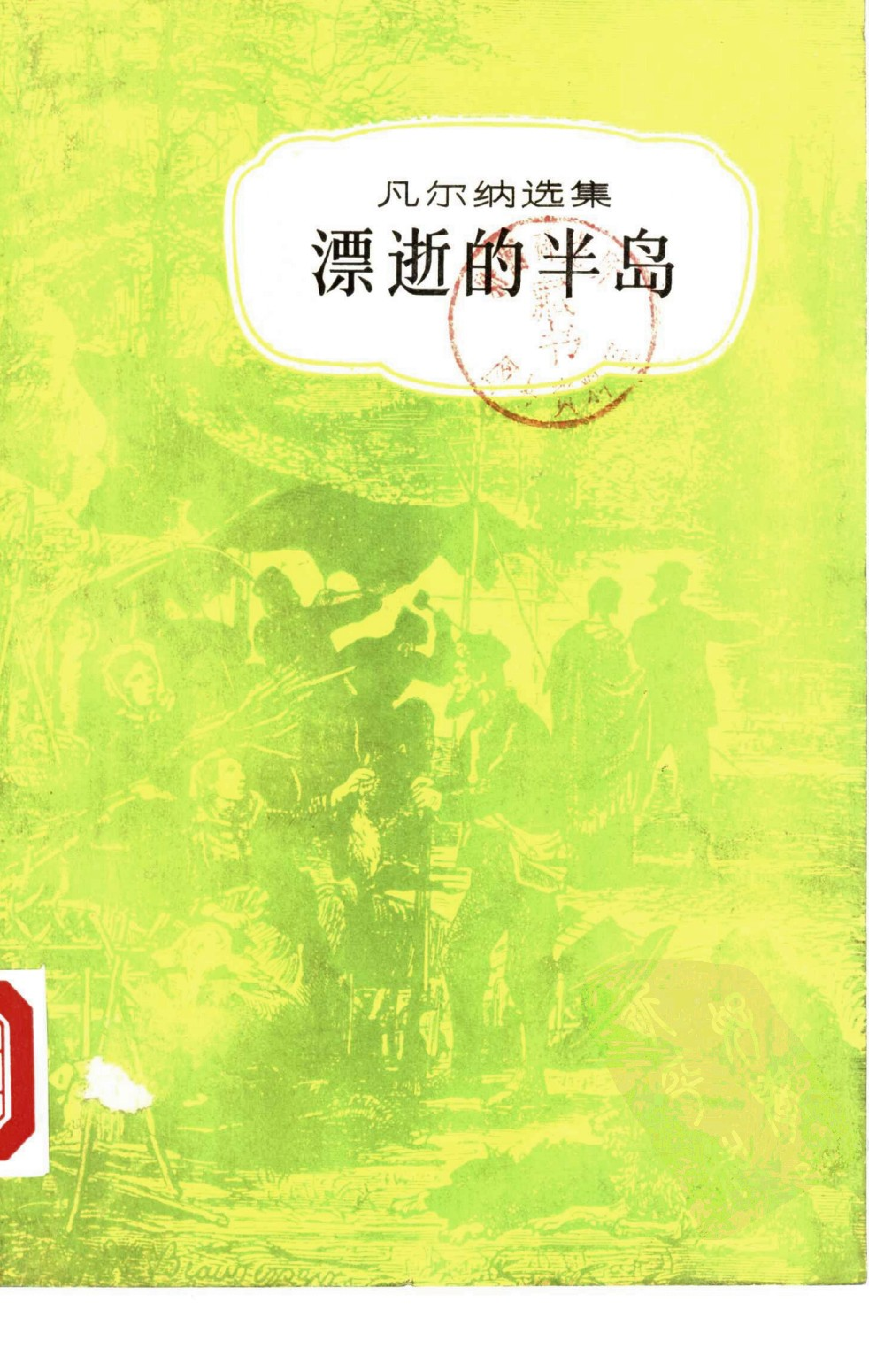

凡尔纳选集
漂逝的半岛

漂逝的半岛

儒勒·凡尔纳 著　徐知免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漂逝的半岛

〔法〕儒勒·凡尔纳著

徐知免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13印张 241千字

1987年9月北京第1版 198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定价2.20元

内 容 提 要

哈德孙湾皮毛公司的一支分遣队受命到北纬七十度以北的美洲大陆边界地区创建一个新商站，由于意外的原因，他们误把商站建在附着在大陆边缘的一块巨大的浮冰上。后来，在一次地震中，冰与陆地脱离，变成了一座浮岛，冰原解冻后载着岛上的全体居民随海水漂移，并在阳光和暖流的双重作用下渐渐融化。在这种情况下，全体队员团结一致，凭着巨大的勇气和聪明才智，终于使浮冰在即将完全融化的前夕靠上了阿留申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分遣队的人员得以死里逃生。

书中还用重墨描叙介绍了充满神秘色彩的极地风貌，土著习俗，珍禽异兽，读来别有趣味。

JULES VERNE
LE PAYS DES FOURRURES
COLLECTION HETZEL, PARIS

目 次

第 一 部

第二部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信心堡的一个夜晚

一八五九年三月十七日这天晚上，克拉旺狄上尉在信心堡举行了一个联欢会。

一提联欢会这个词，你可不要想到这是什么豪华盛宴，充满宫廷气氛的舞会，钟鼓齐鸣的庆祝大典，或者是有大型乐队参加演奏的音乐晚会。都不是。克拉旺狄上尉的招待会比较简单。不过，上尉为了使晚会办得有声有色，富丽堂皇，却也精心布置，毫不吝惜。

在乔利夫下士安排下，底层的大厅焕然一新。人们依旧可以看到用几乎未加方正的整树段子横叠而成的高木板墙，但是，插在四个角落里的不列颠国旗和几面从堡子军械库借来的盾形兵器陈列板，却遮掩了原来空荡荡的四壁。天花板上那些凹凸不平、有些发黑的大梁固然只是粗粗安装了一下，可那两盏带着马口铁灯罩的灯就不同了，它们象两只巨大的分枝吊灯似的摇晃着，透过蒙蒙雾气，照得满屋子通明透亮。窗户很狭窄，其中有几扇跟碉堡上的枪眼颇

相仿佛；那上面的玻璃被一层厚厚的霜盖住了，使好奇的目光无法看清里面。不过，那两、三块镶配精巧的红色棉织品，却引得客人们称赞不已。地板是用厚木板并排拼起来的，为了今天的宴会，乔利夫下士早就仔细打扫过了。这里既没有靠背椅，也没有长沙发、椅子，什么现代化设备都没有。几张半插在板壁中间的木制长椅，几只三斧头砍出来的大方木墩子，两张粗糙桌，就是这间大厅里的全部家具；只是那大墙却装点得挺美观夺目，墙上开着一个狭长的单扇门，通往邻室。屋梁上，整整齐齐地挂着各式各样的裘皮，象这样漂亮的全套货色就是在伦敦摄政街或是纽斯基林荫大道那些高级橱窗里都找不到。简直就象所有北极地带的动物都拿出了它们最美丽的皮毛，放在这里供人观赏似的。狼、灰熊、北极熊、水獭、狼獾、水貂、海狸、麝香鼠、白鼬、银狐，诸色裘皮，令人目不暇接。在这些展品上方，横挂着一块彩色硬纸，上面用美术字体写着名闻遐迩的哈得孙湾公司①的座右铭：

PROPELLE CUTEM②

"实实在在，乔利夫下士，"克拉旺狄上尉对他的下属说，"你干得比以往哪一回都出色！"

"我想是的，上尉，是这样，"下士回答。"不过，说实在的，您的赞美一部分应该归给我太太，这都是她帮了我的忙。"

---

① 英国在北美进行皮货贸易的特许公司，成立于一六七〇年。

② 拉丁文：广集珍裘。

“她很灵巧，下士。”

“谁都比不上她，上尉。”

客厅中央竖着一座半砖半陶的大火炉，它那个铁皮粗管子穿过天花板，一直伸出去，把浓烈的黑烟吐到外面。炉旁，火夫不停地往炉子里一铲一铲地送煤，炉膛里冒着火焰，呼呼直响。有时，逆风压住了外面的烟囱口，于是浓烟又折回炉内，漫了一屋子烟。几条熊熊的火舌舔着炉壁，一层昏黑的雾气罩住灯光，把天花板上的椽木也熏脏了。但这轻微的缺陷一点也没有扫掉信心堡这些客人们的雅兴。炉火正旺，室内温暖如春。

外面真冷得可怕，风暴在房屋四周怒吼。下雪了，那雪珠打在玻璃窗子上格格作响。尖锐的风怪啸着穿过门窗空隙，接着又有一阵子沉寂无声。不久，大自然好象又重新抖擞起精神，风挟着狂怒又猛刮起来。人们感到整个房屋都在晃荡，木板象要折裂一样，大梁也在吱嘎作响。一个外乡人，不象堡子的主人那样习惯于这种大气的痉挛，大概会想到风暴该不是要把这座厚实木头搭成的庞然大物卷走吧。不过克拉旺狄上尉的客人可一点也不在乎这种暴风，即使在户外，他们也不害怕，他们那种大胆无畏的劲儿，跟那些暴风雨中上下翻飞的大海鸥比较起来，也毫不逊色。

不过，在这班客人中间，也有一些例外。今晚参加晚会的男男女女有一百多人，只有两个妇女不是信心堡的常客。常住的人有：克拉旺狄上尉、贾斯贝·霍布生中尉、龙中士、乔利夫下士，还有六十多个士兵或公司职员。这些人中间有些已婚，如乔利夫下士，他娶了个活泼轻盈的加拿大女

人，日子过得挺自在；一位叫马克·纳普的苏格兰人，老婆也是苏格兰人；还有约翰·拉埃，他最近刚在当地印第安人中间挑了个媳妇儿。这天晚上，这些人，不分等级，无论是军官、职员或士兵，克拉旺狄上尉都一律热情款待，十分殷勤。

这里值得提一下的是，出席晚会的不仅仅是公司人员。所有邻近的堡子——在这边远区域邻居相距往往有一百英里——都接受了上尉的邀请。一大批职员或经纪人来自大神堡或是坚定堡，他们属于大奴湖区，甚至还有些是从南边七步苇堡和李亚尔堡来的。这真是一次少有的娱乐机会，多年难遇的消遣盛会，因此对于这些僻处北极地区的人们来说，当然是最高兴不过的事了。

最后，几个印第安人的头领也来了。这些当地土著经常跟经营皮毛的商站打交道，公司收购的大部分皮货，就是通过交换方式由他们供应的。他们大都是七步苇的印第安人，健壮有力，身材魁梧，头戴皮帽，身穿厚皮大氅，半红半黑的脸上显出当地人特有的那种表情。在他们头上，高高耸起鹰翎花饰，就象西班牙妇女的扇子似的披拂开来，他们的黑头发每动一下，那些翎饰就颤巍巍地动个不停。今天来了十二个头领，都没有带老婆。在这些印第安人部落里，不幸的妻子的地位并不比奴隶高多少。

上尉邀请到信心堡来参加晚会的人就是这些了。因为缺少乐队，大家也没有跳舞，不过丰盛的菜肴取代了欧洲舞会上的乐师。桌上摆着一块金字塔式的大蛋糕，这是乔利夫太太的杰作；这么一个硕大、精镂的圆锥体是面粉、驯鹿

和麝香牛油做的，其中可能缺少鸡蛋、牛奶、柠檬，但分量巨大算把这个缺点弥补上了。乔利夫太太手不停挥，但不无困难地把它剖成一片一片。桌上还有一叠叠夹肉面包，制作精美，那中间巧妙地放上一小片咸牛肉，以代替约克郡①的火腿和旧大陆的时菜香菰肉冻。在饮料方面，有威士忌、杜松子酒，都用小锡杯子盛着，传来传去；还准备了大量的潘趣酒，以便席终时宾主尽欢——仅此一项，就能让印第安人在他们的帐篷里谈个没完。

乔利夫夫妇在这个晚会上最受人称赞。他俩既热情又周到，简直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招待大家吃喝，可谓殷勤之至！他们不等人开口就猜透了人家的心思，别人连表达要求、说声期望什么都来不及，一吃过夹肉面包，马上就端来了蛋糕布丁，布丁后头紧接着又是一杯杯杜松子酒或是威士忌酒，真叫人应接不暇！

"不，谢谢，乔利夫太太。"

"你太客气了，下士，我求你让我歇一歇再吃。"

"乔利夫太太，我跟你说，我实在吃不下了！"

"乔利夫下士，你要我怎样我就怎样。"

"不，这一回，太太，不行！实在不行！"

这一对好夫妻得到的几乎总是这类回答；不过在下士和他妻子硬劝下，平常最不肯大吃大喝的最后也只好让步。大家吃个不停，喝个不停！谈话的声音越来越响！兵士、职员一个个兴高采烈。这边一堆人在吹打猎；那边一堆大谈

① 英国英格兰北部城市。



晚会上，乔利夫夫妇忙得不可开交。

其生意经，为下一个季度订了不知多少计划！整个北极地区的野兽似乎都不够这些干劲冲天的猎手们打呢！谈话中，已经有多少熊、狐狸、麝香牛倒在他们的枪下，成千上万的海狸、大鼠、白鼬、貂、水貂掉进了他们的陷阱！珍贵的裘皮堆满了公司的货栈，这一年，公司里意想不到地大赚其钱！这一番畅饮，引起了欧洲人的浮想联翩，而那些严肃而沉默的印第安人，看到这一切，心里难免有股傲气，就是不肯说句把好话表示奉承；但又小心谨慎，怕说错话，因此什么也不敢随便答应，只是听着别人高谈阔论。他们捧定主人的烧酒，咕嘟咕嘟往肚子里直灌。

上尉呢，这阵闹闹嚷嚷使他非常高兴。看到这群可怜的人都很快活，他也感到挺满意，这是一群可说是被放逐到这么个天涯海角来的人啊。他在客人中间愉快地走来走去，回答着别人向他提出来的种种问题。要是遇到有关晚会的事，他就说：

"问乔利夫！问乔利夫！"

于是人家去问乔利夫，他对每个人说话都很亲切。

在这些守护并为信心堡工作的人中间，有几位应该特别提一下。因为他们将经受一场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险恶情势的考验。他们是贾斯贝·霍布生中尉、龙中士、乔利夫夫妇；此外还有两个陌生女人，今晚上尉的晚会就是为她们而办的。

贾斯贝·霍布生中尉有四十岁，小个儿，瘦瘦的，他力气不大，可是性格坚毅，这使他有能耐对付一切困难和重大事故。他是"公司的子弟"。他父亲霍布生少校，是都柏林的

爱尔兰人，早在几年前即已死去。生前，他跟太太一起在阿西尼博瓦纳①要塞住过很长时间。贾斯贝·霍布生就出生在那里，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是在落基山脚下自由自在地度过的。在父亲的严格训练下，他小小年纪就已成了一个勇敢沉着的男子汉。贾斯贝·霍布生并不善于打猎，但他是一个战士，一个聪敏果断的军官。当这家公司在奥莱贡地区与跟它竞争的联合公司对垒、亟需支援时，他以积极大胆表现突出，很快就升为中尉。由于他声名卓著，他刚刚受命去指挥北方探险事宜。这次探险的目的是勘察大熊湖以北地区，并在美洲大陆边沿建立一个新堡子。贾斯贝·霍布生中尉已经准备在四月初出发。

如果说中尉代表了十足典型的军官，那么龙中士就是一个典型的兵士了。这人有五十岁，一把蓬蓬松松的胡子象团椰子须须，天性骁勇，对上级任何命令一律服从，从无二话，接受任务也从不挑肥拣瘦；道道地地是个穿着制服的机器，而且总是结构完善，运行正常，永不磨损。可能龙中士对部下比较严厉，就象他要求自己一样。对于兵士们哪怕轻微地违反军规，他也决不容忍；只要稍有过失，他就无情地处以禁止出营，但他本人可从来没有受过处分。如果轮到他在指挥工作，那是因为从级别上该他指挥，至于他自己可并不喜欢发号施令。一句话，他是一个生性服从的人。他放弃自我，这对他那份被动的脾气倒挺合适。要建设一支令人可怕的军队就要依靠这种人。他们只是胳臂，替头

---

① 加拿大南部的一条河。

脑当差。军队的真正组织不就在此吗？在古代寓言里就有这样两个典型：长着一百只手的布里阿雷①和长着一百个头的希德尔②。假使哪一天这两个怪物交起手来，你说谁赢？肯定是布里阿雷。

大家都认识乔利夫下士。这人是个无事忙，不过人们倒喜欢看到他四处转悠。他要是当个王室总管，可能比当兵还好呢。他自己也这样感觉，因此，他总是自称“总管杂务下士”。可是，在这种琐细事务上，要不是有他老婆常常给予可靠的指导，也不晓得要弄糟多少事。结果是，乔利夫下士虽然自己不承认，但实际上对老婆总是唯命是从，他大概和那位哲学家桑丘③想的一样：女人的话算不了什么，不过要是对她们一点都不听，那可就傻了。

在这天晚上的客人中，有两个四十岁左右的陌生妇女，其中一个名叫波丽娜·巴奈特，她属于最著名的第一流旅行家之列，堪与布发凡尔、蒂耐、奥美尔·德·侯勒媲美，曾经不止一次光荣地在皇家地理学会年会中得到奖励。她曾上溯布拉马普特拉河直至西藏群山，穿越新荷兰的未探明地区，从天鹅湾到卡奔塔利亚湾（澳大利亚东北海岸），酷爱旅行的热情吸引着她远涉过多少无人地带。这位个儿高高的英国妇女，寡居已十五年，头发略微斑白，眼睛有点近视，端正

① 神话中的百手巨人。

② 神话中的怪物，其形象是一条多头蛇，要是一刀不全斩掉它的头，砍掉的头立刻就长出来。后为英雄赫拉克勒斯所杀。

③ 桑丘·潘沙，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中的骑士侍从。

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银边单片眼镜。在她的举止之中总带着点男子气概，让人感到似乎不太娴雅，却沉毅有力。她原籍约克郡，颇具资财，平素大部分费用都花在探险活动上。在跨越过赤道之后，她很想深入北极地区，作一次新的探险。她的到来是一件大事。公司经理为此特别写信把她介绍给克拉旺狄上尉；根据信上的意见，上尉应当给这位著名女旅行家种种方便，帮助她实现北极海沿岸的旅行计划。这可真是了不起的壮举！必须重新走过海因、马肯齐、拉埃、富兰克林所走过的旅程。跟严寒的极地气候作这场斗争是非常劳累，非常艰苦，非常危险的！从前多少探险家曾经退缩不前或是丧生的地方，一个妇女怎么敢去冒险呢？但是此刻待在信心堡的这位生客，她可不是什么妇女，她是波丽娜·巴奈特，皇家地理学会的获奖者。

这位著名的女旅行家带着一个名叫麦琪的女仆，给自己做伴。与其说是女仆，倒不如说是一个忠诚勇敢的女友更恰当些。这是一个旧时的苏格兰妇女，比巴奈特太太岁数大——大约大五岁。她长得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平日两个人彼此你我相称。波丽娜把麦琪看作自己的姐姐，麦琪待波丽娜有如亲生女儿。总之，两个人好得就象一个人一样。

确切地说，这天晚上克拉旺狄上尉邀请他的人员和七步苇部落的印第安人，就是为了给波丽娜·巴奈特太太接风，准备让这位女旅行家跟贾斯贝·霍布生中尉的北极探险先遣队一道行动。为了迎接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大厅里一片欢腾。

在这个令人难忘的晚会上，大火炉消耗掉一担木炭；因为天气寒冷，室外气温已经下降到华氏零下二十四度(摄氏冰点以下三十一度)，而信心堡的位置是北纬六十一度四十七分，离北极圈只有四度。

第　二　章

哈得孙湾皮毛公司

“您是上尉先生？”

“哦，巴奈特太太。”

“您觉得中尉贾斯贝·霍布生这人怎么样？”

“我觉得他是一位前途远大的军官。”

“您说‘前途远大’是指什么意思？您是不是说他将要跨过北纬八十度线呢？”

克拉旺狄上尉听了波丽娜·巴奈特太太提出的问题不禁笑了起来。这时她和他正靠在火炉旁边谈话，其他客人都在食品桌和饮料桌之间走来走去。

“太太，”上尉答道，“任何别人能干的，贾斯贝·霍布生都行。公司已经委任他考察公司所属北线领地，并且要他尽量紧靠美洲大陆边界建立一个商站，他快动身了。”

“交给霍布生中尉的这件事责任真是重大！”女旅行家说。

“对，太太，可是，不管任务有多艰巨，贾斯贝·霍布生从来不曾退缩过。”

“我相信您，上尉，”波丽娜·巴奈特太太答道。“我们

马上就要看到他着手去干。可是究竟为了哪些利益，公司才准备在北冰洋边缘创建一个堡子呢？”

“一项巨大的利益，太太，”上尉答道。“我还想补充一句，是双重利益。在不久的将来，俄国很可能把它在美洲的属地让给合众国政府①。如果一旦出让，公司在太平洋沿岸的贸易将变得非常困难，除非马克吕尔所发现的西北通路②确实可以通行。我们将采取新的行动来证明这一点；海军部马上要派一条船来，其任务就是沿着美洲海岸从白令海峡驶至加冕湾；我们的新堡就准备建在加冕湾以西的地方。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那里将成为一个重要商站，将来所有北方的裘皮生意都要集中在此。经过印第安人的土地运输裘皮需要很长时间，费用也大；如果用轮船装运，只要几天就可以由新堡子到达太平洋。”

“不错，”波丽娜·巴奈特太太答道。“要是西北通路可用，那确实好。不过您刚才说双重利益，那是指……”

“另外一项利益，太太，”上尉又说，“是这样，这可以说是公司最关重要的问题。我想请您听我简单地叙述一下来龙去脉，那样您就会了解，为什么这家昔日生意兴隆的公司，现在连产品的来源都成问题。”

于是，克拉旺狄上尉简略地讲述了这家著名公司的

---

① 克拉旺狄的预见后来果然实现了（原注）。译者按，此系指1867年美国向沙皇俄国购得阿拉斯加。

② 马克吕尔（1807–1873），爱尔兰航海家和探险家。他于1850年发现了西北通路，这是一条从北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航道，途经加拿大北方群岛、阿拉斯加以北的波弗特海和白令海峡。

历史。

人类加工兽皮或兽毛以作衣饰的历史由来已久；皮毛生意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衣着上的奢侈、讲究风气太盛，因此后来有些政府颁布了若干法律，抑制这种以毛皮为主的时尚。松鼠皮和灰鼠皮大约于十二世纪中叶遭到禁止。

一五五三年，俄国在北部荒原地带建立了不少企业机构，接着有些英国公司也仿照办理。经过萨莫也德人①居中撮合，于是开始了貂、紫貂、白鼬、海狸等各类裘皮生意。但是，在伊丽莎白时代，按照王室旨意，对于穿着珍贵裘皮特别加以限制，这一贸易部门有好多年都陷于停顿状态。

一六七〇年五月二日，哈得孙皮毛公司获准成立。这家公司有一些股东是大贵族，如约克公爵、阿培马尔公爵、萨弗斯百利伯爵等都是。公司资金当时只有八千四百二十英镑。有些专业商行与它竞争，其中如设在加拿大的法国经纪处专门到产地经营，虽然有些冒险，但获利甚巨。那些大胆的猎人，素以"加拿大旅行家"著称，他们跟新办的公司竞争得很激烈，甚至使它的生存都大受影响。

但是在英国独占加拿大②之后，这一暂时情况有了改变。一七六六年，即取得魁北克的第三年，皮毛生意又再度兴隆起来。这时，英国商人对经营这类贸易的困难统统熟

---

① 萨莫也德人系乌拉尔—阿尔泰族的一支，居住在从白海至叶尼塞河一带的荒原上。

② 加拿大原为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居地，从十七世纪初叶起，法国和英国在此竞相建立殖民地，后经七年战争，于1763年被英国独占。

悉了；他们对当地情况、印第安人的风俗习惯、交换货物的方式，都一一了如指掌，可是公司在利润方面仍然一无所获。尤其是，到了一七八四年左右，蒙特利尔的商人联合起来经营皮毛业，创办了一家资金雄厚的西北公司，不久就总揽了整个这方面的生意。一七九八年，这家新公司的发货总额竟达到十二万英镑，搞得哈得孙湾公司几乎站不住脚。

这里应当提一下，这家西北公司要是遇上牵涉到本身利益的问题，什么恶劣手段它都使得出来。西北公司的代理人大肆剥削职工，利用印第安人的贫困进行投机，把他们灌醉，加以虐待和掠夺，公然违反议会禁止在印第安人地区售酒的命令，借以获得巨额利润；他们对美国和俄国公司的竞争根本不在乎（一八〇九年，美国成立了"美洲皮毛公司"，资金一百万美元，经营范围在落基山脉西部）。

在所有企业中间，哈得孙湾公司受到的威胁最大。不过，到了一八二一年，在经过长时间斗争之后，它居然并吞了它的老对手"西北公司"，于是这家公司就正式定名为Hudson's bay fur Company①。

目前，这家大企业只剩下一个对手，这就是"圣路易美洲皮毛公司"。哈得孙湾公司拥有众多的分支商站，从南到北遍布于三百七十万平方英里的地面上。主要商站设在詹姆斯湾、塞文河口、阿萨巴斯卡湖、温尼伯湖、苏必利尔湖、梅迪衣湖、布法罗湖以及哥仑比亚河、马更些河、萨斯喀彻

① 英文：哈得孙湾皮毛公司。

温河、阿西尼布瓦恩河沿岸，等等。纳尔孙河流入哈得孙湾，公司总部约克堡依河而立，主要裘皮仓库就设在这里。从一八四二年起，公司每年以二十万法郎为酬，租用北美洲的俄国商站。它对密西西比河与太平洋之间的广袤平原进行开垦，还向四方派出了不少大胆果敢的旅行家，如一七七〇年有哈恩出发去北冰洋科佩芒探险，一八一九年至一八二二年有富兰克林勘察过五千五百五十英里的美洲海岸，有马更些在发现了随后以他本人名字命名的河流之后，曾到达太平洋海岸北纬五十二度二十四分处。在一八三三年至一八三四年间，这家公司把如下大量的兽皮和皮毛运往欧洲，其贸易情况可见一斑：

海狸	1,074件
大小海狸	92,288件
麝香鼠	694,092件
獾	1,069件
熊	7,451件
白鼬	491件
鸡貂	5,296件
狐	9,937件
猞猁	14,255件
紫貂	64,490件
黄鼬	25,100件
水獭	22,303件
浣熊	713件
天鹅	7,918件

狼 ……………………………8,484件

狼獾 …………………………1,571件

这样的产量照理足以保证哈得孙湾公司获得巨额利润了，可是非常不幸，这个数额并不能年年保持，二十多年来，一直趋于下降。

为什么商情会日渐凋敝呢？克拉旺狄上尉现在要对巴奈特太太说明的就是这件事。

“太太，一直到一八三七年，”他说，“肯定地说，公司的情况都还挺好。那一年，兽皮输出还到过二百三十五万八千件；可是，自那以后，就逐年衰落下来，现在呢，这个数额至少下降了一半。”

“您认为，在皮毛输出方面，这种显著的下降原因何在呢？”波丽娜·巴奈特太太问道。

“由于狩猎过多，以致在猎区引起了生物灭绝。我要说，还有猎人自己疏忽大意。人们不停地捕捉杀戮，而且是不加区别，随意滥杀，甚至连幼兽和带着胎儿的母兽也不能幸免。这样，皮毛兽的数目当然就越来越稀了。水獭已经几乎完全绝迹，只是在北太平洋诸岛附近还有一些。海狸一小群一小群地躲避到最远的河流沿岸去。其他许多珍贵动物大概也都在猎人大举侵袭以前逃跑了。过去陷阱里面总是装得满满的，现在可都空着。兽皮价格上涨，确实是因为皮毛现在变得非常难得的缘故。大部分猎户都没有兴趣了，只剩下那些大胆而又不知疲倦的人还在向美洲大陆边远地区进发。”

“现在我明白了，”巴奈特太太答道，“公司之所以要在

北冰洋沿岸设立商站的原因是：野兽都逃到北极圈以内的边远地带去了。”

“是的，太太，”上尉答道。“而且，公司应该决定把作业中心向北移动；两年前英国议会已经通过决议，大大缩小了它的领地范围。”

“可是是什么引起这次缩小范围呢？”女旅行家问道。

“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经济原因，太太，这大概猛烈地打击了那些英国政治家。实在，公司的任务并不是做开化工作。恰恰相反，保持其广袤无垠的领地里混沌荒凉的原始状态，这才是公司本身的利益所在。任何垦荒的企图都会把皮毛兽赶跑，因此它要阻止开发。公司的垄断反对一切发展农业的打算，所以，一切与他们的皮毛生意无关的问题都会毫不留情地被董事会所摒弃。这种绝对做法从某些方面看来并不合理，因此就引起议会采取种种措施。一八五七年，由主管殖民地事务大臣所任命的一个委员会决定把所有可开垦的土地都归给加拿大(如雷德里弗河流域、萨斯喀彻温地区)，只保留下无法耕种的那一部分土地。第二年，落基山脉西坡改为直接隶属殖民部，不归哈得孙湾经理人员管辖，这样哈得孙湾公司又失去一块地方。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太太，公司在放弃皮毛贸易以前，试图向荒无人烟的北方发展，想设法经过西北通路把该地区跟太平洋联成一片。”

波丽娜·巴奈特太太现在才弄清楚了这家著名公司今后的计划。她即将亲自参加在北冰洋边缘地区建立新堡子的工作。克拉旺狄上尉已经告诉了她不少情况；要不是这

时刚好有桩意外的事情打断了他的话，他还要进一步详谈呢。

这时，乔利夫下士刚刚高声宣称，他马上要在他太太帮助下配制潘趣酒。大家一听这消息都表示欢迎，立刻就响起几声欢呼。碗(还不如说是盆子)里盛满了佳酿——不少于十品脱①的葡萄烧酒，碗底沉积着糖块，酒上还浮有几片柠檬。现在就等把酒点燃了；下士手持火绳，象是要去完成引爆任务似的，等待着上尉的命令。

“点吧，乔利夫！”克拉旺狄上尉下令道。

火焰往酒上一碰，潘趣酒顿时在宾客们的掌声中燃烧起来。

十分钟后，盈盈的酒杯在人群中传开了，每个人都就着杯子饮上一点。

“乌拉！乌拉！波丽娜·巴奈特好！上尉好！”

就在大厅里响起一片欢呼的时候，忽然外面传来了呼叫声。客人们立即沉默下来。

“龙中士，”上尉说，“你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听到首领下令，中士把他还没有喝完的酒往下一搁，离开了客厅。

① 品脱是法国旧时液体容量单位，1品脱等于0.93升。

第 三 章

冻僵的学者苏醒过来了

龙中士走到通向堡子大门的那个狭长甬道，听见叫声更响了。高高的木墙外边，有人在猛烈地撞击进院的侧门。中士推开大门。一尺深的大雪覆盖在地上。中士踏进漫到膝头的积雪，眼睛被狂风吹得睁不开来，可怕的严寒一直冷到骨头。他斜穿过院子，向侧门走去。

“这种天气鬼才会来！”龙中士自言自语地说，一边有次序地，简直可以说“机械地”拉开门上沉重的杠子。这么冷的天，只有爱斯基摩人才吃得消！

“开门！开门！”外面有人在叫。

“来了，”龙中士答道。

大门的两扇门板朝里一旋，门打开了。一辆六只大狗拉着的雪橇风驰电掣般冲了进来，龙中士一个踉跄，半个身子跌翻在雪地里。他差一点没给碾死，可是他爬起身来，连吭都没吭一声，就关好门，踅回主屋。他象平常一样，迈着大步，这就是说一分钟七十五步。

克拉旺狄上尉、贾斯贝·霍布生中尉、乔利夫下士早已等在门口了。他们冒着寒冷，望着刚刚停在他们面前的这辆银白色的雪橇。

立刻，一个全身上下都裹在裘皮里的人从雪橇上跳下来。

“这儿是信心堡吗？”这人问。

"对，这儿就是，"上尉答道。

"克拉旺狄上尉呢？"

"我就是。你是谁？"

"公司的信差。"

"你一个人吗？"

"不！我还带来一位客人！"

"一位客人！来干什么的？"

"来看月亮。"

听到这个回答，克拉旺狄就想：他这是不是在跟疯子打交道。不过他还没来得及表示自己的看法，信差就从雪橇上拖下一个庞然大物，象个盖满了雪的包裹；他打算把它弄进屋。这时上尉问道：

"这是什么？"

"这就是客人！"信差回答。

"这客人是谁？"

"天文学家汤姆斯·布莱克。"

"怎么，他冻僵了！"

"那咱们就来给他解冻吧！"

汤姆斯·布莱克由中士、下士和信差抬进了屋。人们把他直送到二楼的一个房间里，那儿的火炉烧得通红，室内温度相当高。他给平放在床上，上尉握住他的手。

这只手冻得跟冰块一样。大伙把捆在汤姆斯·布莱克身上的被褥和皮大衣象解行李卷似的打开，这才露出一个约摸有五十来岁的男子，又矮又胖，头发斑白，胡子蓬松，双眼紧闭，抿着的嘴唇仿佛被胶水粘起来了似的。这人已经

没有了呼吸或者说呼吸非常微弱，他呼出来的气在玻璃窗上几乎都结不成水珠。乔利夫一面给他脱衣裳，把他的身子翻来倒去，嘴里一面说：

"醒醒吧！醒醒吧！先生，难道您醒不过来了吗？"

此时的天文学家简直象具死尸。为了使他身子暖和过来，乔利夫下士倒有个大胆的想法，他想把这冻坏的人浸在滚烫的潘趣酒里。

汤姆斯·布莱克还算幸运，贾斯贝·霍布生上尉又另外想了个主意。

"拿雪来！"他说。"龙中士，拿几捧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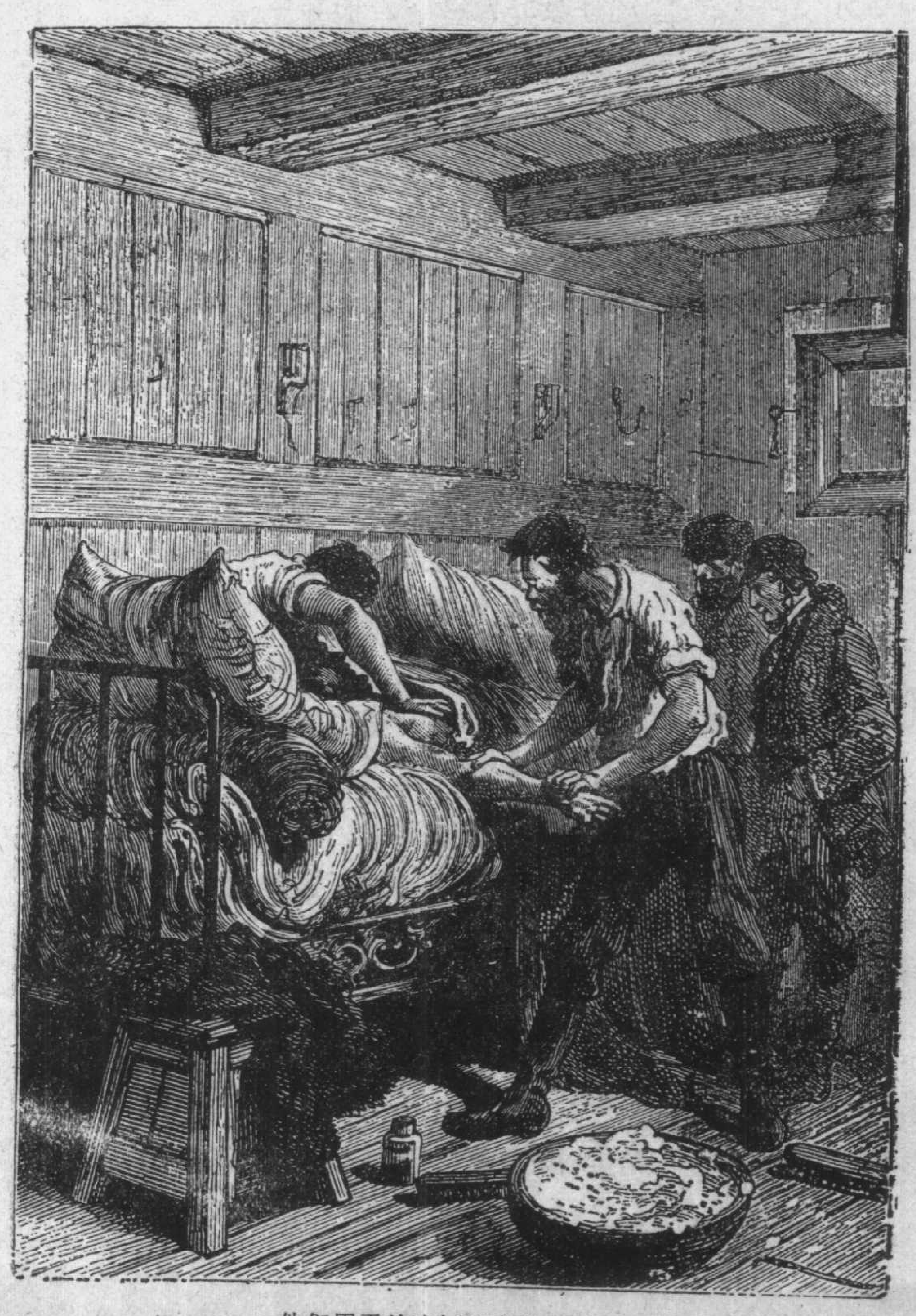
院子里有的是雪。当中士到外面取雪的时候，乔利夫替天文学家脱了衣服。这个遭难者全身的表皮呈现出一层灰白色，这说明冻伤已深入肌肤。必须赶紧使血液运行到遭受严寒袭击的部分。贾斯贝·霍布生就是希望通过有力地用雪摩擦来达到这个效果。在北极地区一般就用这个方法使冻僵了的人血液循环恢复正常。

龙中士弄来了雪，乔利夫和他开始给冻坏的人按摩。这可不是轻轻地涂上点油膏，或是带油热敷，而是猛烈摩擦，使出全身的劲推拿。

平素最爱饶舌的下士，一面按摩，一面老是问伤员话，也不管他听见听不见：

"醒醒吧！先生，醒醒吧！您怎么会冻成这个样子？怎么还不讲话！"

过了半个小时他也没有发出一点生命的信息。大家对救活他已经感到有些失望了。给他推拿的人刚要停止这份



他们用雪给冻坏的人按摩。

挺累人的工作，忽然这可怜的冻伤者嘴里有点响声。

“他活了！他醒过来了！”贾斯贝·霍布生不禁大叫起来。

病员经过推拿，身体已经有了热气，但不要忘记身体内部。这时乔利夫下士赶忙拿来了几杯潘趣酒。生客这下子才真正感到舒坦了，面颊上现出红晕，眼睛也有了神，嘴也能说话了。他裹在被子里，用臂肘撑着半抬起身子，声音微弱地问：

“这里是信心堡吗？”

“这里就是，”上尉回答。

“克拉旺狄上尉呢？”

“我就是，先生，我向您表示欢迎。请问，您为什么到信心堡来呢？”

“为了看月亮！”信差答道。他总是坚持这个回答，因为他这样答复已经是第二次了。

不过，这个回答似乎使汤姆斯·布莱克很满意，他点了点头。接着，他又开了口：

“霍布生中尉呢？”

“我在这里，”中尉回答。

“您还没有动身？”

“还没有，先生。”

“那么好，先生，”汤姆斯·布莱克又说，“现在我要做的就是谢谢您；还有，睡上一觉，直睡到明天天亮！”

于是上尉和他的伙伴们都退了出去，让这个怪人安安静静地休息。半小时之后，晚会结束了，客人们都各自返回

自己的住处，有的就睡在堡子的房间里，有的回到堡寨外面的几处住所去。

第二天，汤姆斯·布莱克差不多已经恢复过来。他那健壮的体格顶住了刺骨的寒冷。要是换了别人可能就解救不过来了，不过他跟一般人不同。

现在我们要问，这位天文学家到底是什么人？他从哪里来？这么冷的冬天，他为什么要作这次穿越公司领地的旅行呢？信差的答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看月亮！可月亮什么地方都看得到，又有什么必要非到北极地区来看不可呢？

克拉旺狄上尉一脑子问题得不到解答。第二天，他在跟这位新客人谈了一个钟头之后，就一切都明白了。

汤姆斯·布莱克先生是格林威治天文台（这所声名卓著的天文台现由埃里先生主持）的一位天文学家，他不仅是位理论家，而且人挺聪明，富于洞察力。他从事这项工作已二十年，在天体图学方面颇有贡献。在私人生活上他毫无能耐，一天到晚，整个沉浸在天文学里面。他生活在天上，不在地上。拉封丹就曾讲到过这类掉在井里的学者①。他正是这一类人。如果你不跟他谈星星或是星座，那么话马上就谈不下去；但是当他观测天体时，那简直是举世无双的观测家！他是个生活在望远镜里的人。他不知疲倦地耐心观察，成年累月地守候着某种宇宙现象的出现。他的专业是研究火流星和流星，同时在气象学方面也有过不少成就。

① 拉封丹（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他在«占星家掉在井里»一诗中讽刺这类不着实际的学者："连自己脚下都看不清楚，怎么还想去观察上天呢？"

因此，每逢有什么细微的观察或精确的测定，人们就要找到汤姆斯·布莱克先生，他往往能“独具慧眼”，作出正确无误的判断。善于观察这一点并不是人人都行。因此，这位格林威治的天文学家被选来对下面这个与月球学密切相关的情况进行研究，当然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知道，在日全食时，月亮周围总是呈现出一圈光辉的月冕。这个月冕的来源是什么呢？是真正的物体？还是仅仅是太阳光线在月亮周围的衍射？这个问题至今尚未解决。

从一七〇六年起，天文学家科学地描述了这种明亮的光环。一七一五年有卢威尔和哈雷，一七二四年有马拉尔第，一七七八年有安托尼奥·德·乌鲁阿，一八〇六年有布迪克和费莱尔，他们都仔细地观察了月冕，但是从他们互相矛盾的理论中得不出什么决定性的结论。一八四二年日全食，各国学者如埃里、阿拉戈、佩塔尔、罗吉埃、莫韦、奥托、斯特吕弗、珀蒂、贝里①等都曾经千方百计想把这一现象的来源之谜彻底解开；但是不管这些观测多么严密，结果还是象阿拉戈所说：“经验丰富的天文学家们在不同地点对同一次日食进行的观测，由于意见不一而使问题变得非常复杂，以至不可能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得出任何结论”。从那

---

① 这些都是当时的著名科学家，如哈雷(1656—1742)，英国天文学家；马拉尔第(1709—1788)法国天文学家；乌鲁阿(1716—1795)，西班牙天文学家；埃里(1801—1892)，英国天文学家、数学家；阿拉戈(1786—1853)法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珀蒂(1791—1820)，法国物理学家；贝里(1774—1844)，英国天文学家，数学家。

时到现在，其它几次日全食也都经过一番研究，但同样毫无结果。

但是，这个问题对月球学研究关系很大，无论如何必须解决。这时，新来了一个机会，可以研究迄今争论不已的月冕问题。这就是一八六〇年七月十八日将有一次日全食，美洲北部、西班牙、非洲北部等地均可看到。于是各国天文学家们商定要在不同地带的许多点上进行观测，这样关于这次日食的资料才会全面。汤姆斯·布莱克先生被指定到美洲北部观察。一八五一年日食时，英国天文学家们曾经到过瑞典和挪威；这一次，他所处的情况和他们基本相同。

汤姆斯·布莱克想抓住这个机会研究明亮的光环，同时还要尽可能地认识出现在月球表面不同点上的那些淡红色隆起物的性质。如果这位格林威治的天文学家能彻底解决问题，他就会受到整个欧洲学术界的赞扬。

布莱克先生了解到公司马上要派一个远征队前往美洲大陆北部开辟新站，于是带上致哈得孙湾公司经理们的介绍信，准备动身。他横渡大西洋，在纽约登岸，穿过许多湖泊，到达红河基地，然后赶快乘上雪橇，由公司信差向导，也不怕天寒地冻，由一个堡子到一个堡子，终于在三月十七日到达信心堡——当时的情景大家都知道了。

这就是天文学家对克拉旺狄上尉所作的说明。

“可是，布莱克先生，”上尉问道，“既然日食要在一八六〇年，也就是说明年才会发生，为什么您要这么匆匆忙忙地赶来呢？”

“上尉，”天文学家答道，“我早就知道公司要派一个远

征队到北纬七十度以北的美洲海岸去，我不愿错过霍布生中尉的出发日期。”

“布莱克先生，”上尉答道，“即使中尉已经出发，我也会亲自陪您到北冰洋边去的。”

接着他连声对天文学家说请信任他，信心堡对他竭诚欢迎。

第 四 章
一 个 商 站

大奴湖是北纬六十一度线以北地区最大的一个湖，长二百五十英里，宽五十英里，其确切位置是北纬六十一度二十五分，西经一百一十四度。周围整个地区都倾斜地朝着一个中心点，即湖所在的这片宽阔洼地缓缓下降。

湖的位置刚好在猎区中间，过去这里的皮毛兽类极其繁多，所以一开始就引起了公司的注意。不少河流，如马更些河、富安河、阿塔贝尔科河等，都注入湖中或由此发源。因此，公司的许多重要堡寨都设在这些河流沿岸：北有大神堡，南有坚定堡。信心堡是在湖的东北角上，距离哈得孙湾水流所形成的那个狭长三角形港湾——彻斯特斐尔湖口不到三百英里。

大奴湖中的小岛堪称星罗棋布，这些花岗岩和片麻岩小岛高一百到二百尺，在湖面上若隐若现，数不胜数。北岸层林叠翠，与号称“瘠土”的荒凉而冰封的南岸恰成对照。这南岸主要是由石灰岩构成，地势平坦，显示出边缘地区的景

色．美洲北极地带的那些反刍兽，如野牛，从来不越过这个界限。加拿大和印第安族的猎人几乎完全以这种野牛肉为食物。

北岸树木繁茂，蔚然形成一片异常壮观的森林。在如此偏僻的地区竟能遇到这样美丽的植被，这倒也不必感到惊讶。实在，大奴湖的纬度并不比挪威的斯德哥尔摩或瑞典的克里斯蒂安松①高多少，只是，必须注意，在等温线上固然温度都一样，但是等温线并非遵循地面的纬度而定，而在同一纬度上，美洲要比欧洲冷得多。四月里纽约街道上还堆积着白雪，可是纽约却跟亚速尔群岛②差不多居于同一纬度。这是因为任何大陆的自然情况，它的位置与海洋的远近以及其本身的地势高低，对于气候条件都有显著影响。

夏天，信心堡一片碧绿，在严冬之后，这些景色看来十分悦目。这里的树林几乎都是白杨、松树和桦树，木材不缺。湖中小岛上柳树成荫，灌木丛间盛产猎物，甚至在气候不好的秋冬季节还是很多。更往南一些，堡子里的猎手常常追捕的是野牛、驼鹿和某些肉味奇美的加拿大豪猪。大奴湖则盛产鱼类，其中鳟鱼个头最大，一般每尾重量常在六十磅以上。湖中极多白斑狗鱼、大嘴贪食的红鳕、一种英国人称做"蓝条"的茴鱼，此外还有成群的白鲑鱼。信心堡的居民可谓得天独厚，不仅食物方面没有问题，衣着也不用发

---

① 瑞典首都奥斯陆的旧称。

② 北大西洋中东部的火山群岛。

愁：只要穿上用当地出产的狐、貂、熊和其他皮毛兽的皮做成的服装，就足以抵御恶劣的气候了。

信心堡实际上是一座木头房屋，共计两层，供首领和军官们居住；在这所房屋周围井井有条地建有兵士营房、公司的货栈和账房，此外还有一座没有牧师的小教堂，一所火药库：这就是堡子的全部建筑物。房屋四周围着一堵墙，高二十尺，呈平行四边形，每个角落上都有一个尖顶小炮楼，以备防守。从前这种防御措施非常必要。那时印第安人不但不给公司提供皮毛，而且还为了自己领土的独立而进行斗争；此外，公司与别的公司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常常为了这富饶的万里裘乡，为了土地所有权和垦殖权而彼此攘夺。

哈得孙湾公司在整个领区里拥有一千人左右。公司对每个职员、兵士具有绝对权威，甚至生死大权都操在公司手里。代理商行的首领可以随自己的意调整工资、决定食物给养和毛皮的价值。由于这种制度无人监督，他们所获利润常在三倍以上。

从下面这张引自《罗贝尔·拉德上尉旅行记》的表格中，可以看到从前跟印第安人交换货物的情况，而现在，这些印第安人已经变成公司的高明猎手了。那时候做买卖用海狸皮作等价物，印第安人用这种皮换回生产、生活用品。具体情况如下：

一支枪……………………………10张
半磅火药…………………………1张

四磅铅子……………………… 1 张
一把斧头……………………… 1 张
六把小刀……………………… 1 张
一磅彩色玻璃饰物…………… 1 张
一件镶有饰带的男上装……… 6 张
一件无饰带的男上装………… 5 张
饰条女上装…………………… 6 张
一磅烟草……………………… 1 张
一个小火药盒子……………… 1 张
一把梳子和一面镜子………… 2 张

不过，这几年海狸皮已经变得稀少起来，所以等价物也改变了。目前是拿野牛皮作等价物。每逢一个印第安人来到堡子，商行就根据他所带皮子数量交给他同样多的小木牌，他们当即就可以凭小木牌换取工业产品。公司采取这种办法，可以随意决定进出货物价格，稳获巨大利润。

这就是各个商行所制定的章程惯例，信心堡也是这样。

至于那两个客人，在四月十六日以前的这段时间里，巴奈特太太时常跟霍布生中尉研究、商定一些旅行计划；而汤姆斯·布莱克，他只是在别人跟他谈起他的特殊任务时，他才开口。一谈到灿烂的光环和那些淡红色隆起物，他便十分激动，大家觉得他已经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注入了这个问题之中。在布莱克先生的影响下，女旅行家对这次科学上的观测也很感兴趣了。啊！他们两个人多么迫不及待地想越过北极圈！而一八六〇年七月十八日这个日期对他们

来说又是多么遥远——对已经等得心焦的格林威治天文学家尤其如此！

出发的准备工作到三月中旬才开始，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实实在在，要组织这样一次穿过北极地区的远征，要做得事情太多了！食物、衣服、器皿、工具、武器、弹药，什么都得带上。

这支队伍由一个军官、两个士官和十个兵士组成（其中三个已婚的还带了老婆），贾斯贝·霍布生中尉负责指挥。这些人都是克拉旺狄上尉从他最健壮、最坚强的人中间挑选出来的。下面是他们的名单：

1.贾斯贝·霍布生中尉
2.龙中士
3.乔利夫下士
4.彼得森，士兵
5.贝尔契，士兵
6.哈埃，士兵
7.马布尔，士兵
8.加里，士兵
9.蓬德，士兵
10.马克纳普，士兵
11.萨皮纳，士兵
12.霍普，士兵
13.凯莱，士兵

哈埃太太
乔利夫太太
马克纳普太太

外来客人：
波丽娜·巴奈特夫人
麦琪
汤姆斯·布莱克

全队共计十九人。他们将穿越荒无人烟的地区，远走几千英里之外。

为了这个计划，公司已经把远征所必需的一切物品都集中到信心堡来。十二架配有拉车的狗的雪橇也都准备好了。这种交通工具非常原始，全部材料就是一套结实的轻木板，并排钉在几根横木条上；木板前端高高翘起，类似冰鞋，这样，雪橇在划过雪地时就不致深陷进去。六条狗成对套上，赶车人鞭子一扬，一小时能跑十五英里。

旅行者的整套衣服是用驯鹿皮做的，厚裘皮衬里。每个人贴身都穿着羊毛衫，以防天气突然变化——在这个纬度上这可是常事。无论军官或士兵，妇女或男子，脚上都蹬着一双本地土著用筋精制密缝的海豹皮长靴，靴子绝不透水，柔软轻便，适宜行路。还有松木制的雪鞋，大概有三、四尺长，跟他们的鞋底倒挺吻合；这种行具足以承受人体重量，人穿着在松脆易碎的雪地上走动，非常方便，而且步伐迅速，就跟溜冰的人在冰上滑行一样。头上再戴顶裘皮软帽，腰里束上鹿皮带，这就是全部怪模怪样的打扮了。

除了备好足够的弹药以外，在武器方面，霍布生中尉还携带了公司发的规定的短筒火枪、几支手枪和几把指挥刀；工具呢，有斧、锯、横口斧，以及其他一些干木匠活要用的家什；器皿方面，带了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商行的所有必需品，其中包括炉子、生铁大锅、两个气泵和风箱，还有一只用时可以充气的橡皮艇。

至于食物，就由分遣队的猎手们包办了。北极地区驯鹿甚多，而这些士兵里有些正是围猎老手。居住在这里的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没有面包或其他食物，全靠这种既丰富又鲜美的野味生活。不过，考虑到可能会出现的青黄

不接的情况以及种种困难，还是带上了一定数量的食品，象野牛肉、麋肉、麂子肉等等，这些都是在大湖南边捕捉野兽时储存下来的。还有不少可以久藏不坏的“咸牛肉”，印第安人储备的方法是把牛肉研碎，这样体积虽小，而内含营养非常丰富，食时不必烧煮。

酒呢，霍布生中尉带了几小桶葡萄烧和威士忌，但是决定尽量少喝这类酒精含量较多的饮料，因为在寒冷地区这对人体健康有害。为了弥补起见，公司除了给他们配备了一个小药箱以外，还有大量酸橙汁、柠檬和其他果品，这对防止坏血病是必需的，在北极地区坏血病非常可怕。

所有的远征者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既不太胖，又不太瘦。他们常年生活在冰雪世界，已经习惯了那种酷寒气候，定能更好地克服进军北冰洋途中的劳乏困苦。再说，这都是些意志坚强、勇敢大胆的人；没有任何强迫命令，完全由他们自己作主，接受了这次任务。如果他们在北纬七十度线以北居住下来，公司将发给他们双薪。

一辆特别的雪橇（稍微舒服些）是专门为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和她忠实的麦琪准备的，可是这位勇敢正直的妇女不肯特殊，只愿人家把她跟大伙儿一样看待。最后，经不住上尉百般劝说，巴奈特太太只好让步。

至于天文学家布莱克，原来载他到信心堡来的那辆雪橇，现在又要带着他那十足学者味的小小行李，把他送到目的地去。天文学家的仪器并不多：一架准备观察月球表面用的望远镜，一架用于定纬度的六分仪，一只确定经度用的精密时计，一些卡片，几本书——这些东西都装在雪橇上，

布莱克相信，这些狗会很好地完成任务的。

还给这些拉橇的狗准备了充足的饲料。全队共有七十二只狗，道路漫长，要保证它们膘肥体壮也不是一件小事。这些动物又机灵力气又大，都是从七步苇的印第安人那里买来的。印第安人很善于训练大狗做这类活。

这支小小队伍的组织工作顺利地完成了。贾斯贝·霍布生中尉积极努力地干着，他对自己的工作非常自豪，非常热爱，一丝一毫也不肯疏忽，以免影响这次远征。乔利夫下士总是十分忙碌，虽然没有做多少事，但只见他到处奔波；他老婆也参加这次长途旅行，这确实对大家很有益，而且以后还要有很多贡献呢。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很喜欢她。这是一位聪明活泼、生气勃勃的加拿大妇女，长着满头金发，还有一对美丽的大眼睛。

克拉旺狄上尉为了这次远征能够成功，那份事无巨细件件过问的劲头儿就更不用说了。公司领导给他的指令表明上级对于这次远征和在北纬七十度线以北建立新据点极其重视，可以说为了达到目的，一切力所能及的事都做到了。但是大自然会不会在这位勇敢的中尉前进途中制造些不可克服的障碍呢？这可是谁也无法预见的了。

第五章

从信心堡到企业堡

晴朗的初春天气来临了。绿色的山峦在部分消融了的积雪下面重新显现出来。一些鸟类，天鹅、松鸡、秃头鹰和

别的候鸟穿越过渐渐温暖起来的空气，又从南方飞来。白杨、桦树和柳树的枝梢萌发了新芽。融化了的雪水这里那里到处形成了许多沼泽，招引来北美洲品种繁多的红头鸭。一群群海雀、剪水鹱和绒鸭朝北方飞，寻找比较寒冷的海域。鼩鼱，这种极其细微的小鼠，只有榛子那么大，也放开胆子到洞外游玩，用它们的小尾巴尖在地上随意画出种种印迹。尽情呼吸着春天的气息，爽朗的阳光多么醉人心脾！大自然经过了漫长的冬夜之后，已经从梦中微笑着醒来了。大地春回，这在极北地带大概比起地球上其他地方来更加明显，更加叫人感到欣喜。

可是还没有完全解冻。华氏温度计上是四十一度（摄氏零上五度）。夜里的低温使得遍地积雪的平原仍然封得严严实实，不过这对雪橇滑行很有利，所以霍布生中尉想在全部解冻以前赶到目的地。

湖面上的坚冰还没有破。一个月以来，堡子的猎手们在这广袤的平原上（已经有些野物出没其间）纵横奔驰，作了不少次十分愉快的旅行。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对这班男子汉穿雪鞋跑路的惊人本领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穿着这种雪鞋跑起来，那个速度简直跟奔马一样迅速。这位女旅行家听了克拉旺狄上尉的话，也穿着这种履具试走，没有多久，她也能非常熟练地在雪地上滑行了。

好多天以来，印第安人成群结队地来到堡子，拿他们在冬季猎得的野物交换些工业产品。这个冬天他们运气不佳，皮毛生产不多。尽管紫貂和水貂都达到相当大的数额，海狸、水獭、猞猁、白鼬、狐皮却很稀少。由此看来，公司作

出向北开拓新地的决定确是明智之举——那些地方至今还没有接触到人类贪婪的欲望。

四月十六日早晨，贾斯贝·霍布生中尉带领分遣队准备出发了。从大奴湖到位于北极圈外的大熊湖，是一片已经开发的地区。贾斯贝·霍布生一行应当先到设在大熊湖最北端的知心堡。规定好途中给分遣队补给食物给养的商站就是企业堡，这堡子设在西北方向两百英里处、斯尼尔小湖边上。按照每天走十五英里计算，他们打算五月初到那里歇脚。

从大熊湖出发，分遣队可以经由最短路程到达美洲海岸，然后去巴图斯特岬角。商议好一年之后，克拉旺狄上尉派人运送粮食给养前往该地，并由中尉派人去接，把他们带到新建的堡寨。采用这种方式，使这个新商行的前途得到保证，免遭厄运，也使中尉和他的伙伴们能够与公司保持联系。

四月十六日一清早，雪橇在院门前面全部套好，就等候着旅行的人上车了。克拉旺狄上尉集合起队伍，对他们亲切地讲了些话。他叮嘱他们最重要的就是：不管面对什么危险，都要团结一致。为了使这次远征能够获得成功，服从领导乃是一项必要条件。上尉的讲话受到了一片欢呼。每个人都各就各位，队伍很快开动了。贾斯贝·霍布生和龙中士在队伍最前头，紧跟着是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和麦琪，你瞧麦琪，她挥动着爱斯基摩人的那种末梢带着硬筋的长鞭子，动作娴熟，蛮象回事儿。汤姆斯·布莱克和一个士兵——加拿大人彼得森坐在第三架雪橇上。其他雪橇装载

着士兵和妇女，顺次排下去，乔利夫和他老婆殿后。依照贾斯贝·霍布生中尉的命令，每一个驾驶者都要尽可能地使他的雪橇保持正常位置，雪橇之间要有一定距离，次序不乱。因为这些雪橇在高速猛冲中一旦碰撞，就会引起不幸事故。

离开信心堡，队伍就直接取道西北大路。首先要越过一条贯穿大奴湖和沃尔姆斯赖湖的大河。这条河目前仍结着厚厚的冰层，跟广漠的平原连着，边岸也无法分辨。皑皑白雪遮盖住整个大地。大狗拖着雪橇，在坚硬的冰层上飞驰而过。

天气晴朗，但还是十分寒冷。升起的太阳略略高于地平线，在天空中慢慢移动，画出一道很长的曲线。在白雪辉映下，亮光比热力更强烈，非常灼眼。运气真好，一点风也没有，大气的平静状态使寒冷显得好受一些。不过，由于雪橇走得很快，引起的这股疾风刺得霍布生的伙伴们脸部稍许有点儿痛：他们还不大习惯这北极的严寒呢。

“一切都挺好，”贾斯贝·霍布生对中士说。中士在他身边，一动不动。“旅行开始得很顺利。天色好，温度也适宜，我们的雪橇象特快火车似的在滑行。只要这样的晴天继续下去，这趟横穿北极的旅行就一定会畅通无阻。龙中士，你觉得怎样？”

“也跟你的想法一样，贾斯贝中尉，”中士说。他这个人所想的从来不会跟上级不同。

“中士，我们要尽可能地走向北方去考察，”贾斯贝·霍布生又说。“你跟我一样坚决吧？”

“我的中尉，只要你下令，我就照办。”

“这我知道，中士，”贾斯贝·霍布生答道。“我知道我只要下令你就会执行。但愿我们的人都象你一样了解我们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并全心全意为公司出力。啊！龙中士，我相信要是我命令你去做一件不可能的事……”

“没有不可能的事，中尉。”

“怎么！要是我命令你去北极！”

“我去，中尉。”

“还得从那儿回来！……”贾斯贝·霍布生微笑着说。

“我准能从那儿回来，”龙中士简捷地回答。

就在霍布生中尉跟中士谈话的时候，波丽娜·巴奈特跟麦琪也在交谈；猛然，一个突起的土坡挡住了雪橇，耽搁了一小会儿。这两个勇敢的妇女，头上蒙着水獭皮软帽，身子隐没在厚厚的白熊皮里面，凝望着四外这萧疏严酷的大自然，还有天边时时隐约浮现的高大冰块的侧影。分遣队早已越过了大奴湖北岸起伏不定的山峦，那些山顶上覆盖着不少奇形怪状的枯树。平原一望无际地铺展开去，十分单调。只有少数鸟儿飞鸣着打破一点寂寞。可以看到一群天鹅正向北飞去，白的鸟翼和白的冰雪几乎混同一色；只有当它们翱翔在淡灰色背景中的时候才能分辨得出。等到这些天鹅落到地面上，全身都跟雪化成一体，那么连最敏锐的眼睛也看它不出了。

“多么神奇的地方！”波丽娜·巴奈特说。“这北极地区跟我们那一片碧绿的澳洲平原完全两样！我的麦琪，你还记得，在卡奔塔利亚湾岸边炎热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的日

子吗？你还记得那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吗？

“我的姑娘，”麦琪答道，“我一点也不象你有那么好的记性，你保留着你的印象；我呢，我可忘记了。”

“怎么，麦琪，”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叫道，“你忘了印度和澳大利亚那种热带的炎热了吗？你记不得我们那回受的那份罪吗？当时我们在沙漠里缺了水，毒日头把我们骨头都烤焦了，甚至夜里，那份又热又渴的劲儿都不能稍微缓解一下！”

“不，波丽娜，不，”麦琪答道，一边更紧地把身子裹在裘皮里。“不，我不记得了！你瞧，尤其是目前我们四周都是冰天雪地，我只要把手伸出车外，就能抓到一把雪，我怎么还能记起你说的那份难受、热和口渴呢？你跟我尽谈炎热，可目前我们缩在厚厚的熊皮里还感到冷！你想起灼人的大太阳，可是现在这四月的日头都化不掉沾在我们嘴唇上的小冰茬儿！不，姑娘，你别再跟我讲现在还有什么地方炎热，别再尽跟我提我以前抱怨过天气太热了，我可不信！”

波丽娜·巴奈特不禁微笑起来。

“不过，”她接着说，“你觉得挺冷，我的好麦琪？”

“实在冷，我的姑娘，我冷，可这种温度并不叫我讨厌。相反，这种气候对健康可有好处呢，在这美洲的尽头，我相信我的身体一定会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对，麦琪，这地方真好极了。不过，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它隐藏着的奇观呢！让我们一直旅行到北冰洋的边沿吧，让冬季带着它那硕大无朋的冰块，它那漫天飞雪，它那朔方的风暴，它那北极光，它那亮晶晶的星座，它那六

个月的长夜来临吧，那时你就会明白造物主的伟大业绩是永远存在而处处常新的了！”

波丽娜·巴奈特太太浮想联翩，讲个没完。她只想在这偏僻地区，在这样可怕的天气中，看看大自然最奇幻瑰丽的景象。她那旅行者的天性实在远远胜过了她的理智。她只想从这广袤的北极地带摄取动人的诗意，那些北欧萨加诗歌①使得古老的传说永存于后世，那些往昔的行吟诗人在奥西昂时代②曾经把多少英雄业绩传诸歌咏啊。她的同伴麦琪，则是个比较讲求实际的人，对于北极远征的种种危险以及在离极点不足三十度的地方过冬的万般艰辛，她可不会视而不见，漠然置之。

事实上，不少体魄更加健壮的人也没能抵住这种恶劣天气带来的疲劳、饥寒以及精神上、肉体上的种种折磨。贾斯贝·霍布生中尉的任务大概不会要他到地球的最高纬度去，他大概也不必追随前人，象帕里、罗斯、马克·克吕尔、卡纳、摩尔东他们那样到达极地。但是，人们一经进入了北极圈，生活的艰苦到处都是一样，并不随着纬度的愈来愈高而增加。贾斯贝·霍布生并不想越过七十度线！就算是这样。不过请不要忘记，富兰克林③和他那些不幸的伙伴们，他们不是还没有越过北纬六十八度线就死于严寒和饥饿了吗！

① 萨加诗歌是古代斯堪的那维亚故事传说的统称。

② 奥西昂是苏格兰古代行吟诗人，生于十三世纪。

③ 约翰·富兰克林爵士(1786—1847)，英国探险家，在寻找西北航路时死去，著有《南极记事》。

在乔利夫夫妇的雪橇里，谈的是另外一回事。兴许下士在行前饯别宴会上多喝了几杯吧，因为他竟然在跟他小个儿的妻子抬杠。他跟她顶嘴，这可真是一桩十分罕见的事儿呢。

“不，我的太太，”下士说道，“不！您别怕。驾雪橇并不比赶驴车难，要是我驾不住这几条狗，那不是活见鬼！”

“我不怀疑你机灵能干，”乔利夫太太答道，“我只请你动作轻些。你这已经跑到车队最前头来了，我听见中尉在叫你回到后面的位置上去。”

“让他叫去，我的太太，让他叫去！……”

说着，下士对着辕套又甩了一鞭子，雪橇走得更快了。

“当心，乔利夫，”小妇人连声叫着嚷着。“别那么快！前面下坡！”

“下坡！”下士应声道。“您把这叫下坡，太太？正相反，这地方高上去了！”

“我跟你说这是下坡！”

“可我告诉您，是上坡！瞧，您瞧这些狗在拚命拉呢！”

任凭他多固执，那群狗怎么说都不是往上拉。相反，斜坡倒非常大。雪橇以令人眩晕的速度直向下滑，早已超在队伍前面好远了。乔利夫夫妇给震得不停地跳动。由于雪地不平，颠簸得很厉害。夫妻俩一会儿被扔到东，一会儿又被扔到西，你碰我，我撞你，那情景真有点可怕。可是下士，不管是他老婆的反复叮咛，还是霍布生中尉的连声叫喊，他一点都不听。中尉知道这样疯狂地飞奔下去，肯定凶多吉少，于是马上加快赶着他的雪橇去截住这冒失鬼。好，这一

下整个车队都跟着他风驰电掣般向前直冲。

可是下士跑得更快！他那辆雪橇的速度简直使他陶醉！你瞧，他指手划脚，大叫大嚷，舞弄着他的长鞭，就象个出色的运动员似的！

"这鞭子真不赖！"他一路高叫着。"爱斯基摩人驾起车来多巧多妙，谁也比不上！"

"你又不是爱斯基摩人。"乔利夫太太嚷着，可是怎么也挡不住赶车的那条鲁莽的胳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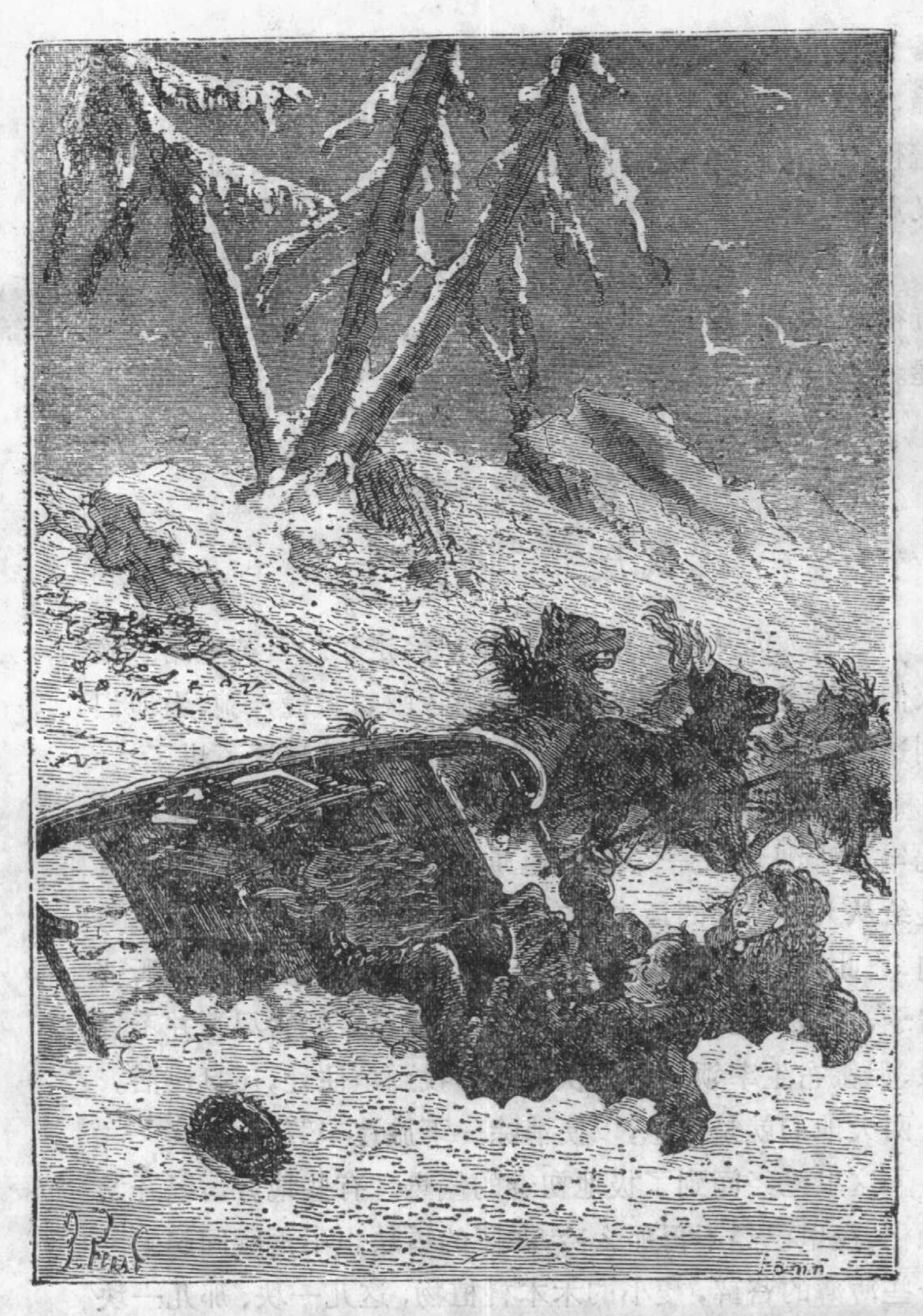
"我听说过，"下士又叫起来，"我听说过这些爱斯基摩人要想打车套里哪一只狗，指到哪里就能打中哪里。要是高兴，他们还能用鞭梢子轻轻地点一下狗的耳朵。好！我来试试……"

"不要试，乔利夫，不要试啊！"小妇人给吓坏了，不禁高声大叫。

"别害怕，我的太太，用不着怕！我在行着呢！准是我们右边第五条狗又犯了老毛病啦！让我来教训它！……"

可是大概下士还不够"爱斯基摩"吧，对使鞭子这一手也还不太熟练——鞭子上的长皮条甩出去起码得超过拉车的狗四尺远。你瞧他鞭子哗的一声甩出去，回跳过来，刚好绕到乔利夫本人的脖子上了，他那顶小皮帽一下子飞到了空中。毫无疑问，要不是这顶厚帽子，下士自己的耳朵可就难保了。

就在这时候，狗猛地往旁边一侧，雪橇翻了，夫妇俩都跌倒在雪地里。幸亏雪很厚，两人都没有跌痛。可是下士多难为情，他老婆又用什么眼光望着他啊！，霍布生狠狠地责



雪橇翻了，夫妇俩跌倒在雪地里。

备了他一顿。雪橇被扶起来，不过人们决定：从此车上的缰绳，就象他们的家务一样，完全交由乔利夫太太操持。下士羞愧得无地自容，只得服从。队伍因此停顿了片刻，过后才又重新上路。

自这以后的半个月里，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天气一直很好，气温也还过得去。五月一日，分遣队终于到达企业堡。

第 六 章
“瓦皮蒂”的决斗

这次远征从信心堡出发以来已经走了二百英里路。旅人们趁着漫长的黄昏时分，日日夜夜驱着雪橇奔驰，当他们到达耸立在斯尼尔湖畔的企业堡时，可真是疲累不堪了。

这个堡子，哈得孙湾公司在这里把它建立起来才不过几年，实际上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给养站。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给从大熊湖来的运皮毛车队歇歇脚。大熊湖位于西北方向，离此地大约三百英里。堡子里有十二名士兵守卫，所谓房子，只是一座木头大屋，四边都有围墙。屋舍尽管并不舒服，但霍布生率领的这一伙人总算找到个住处，还挺快活。头两天他们就是休息，以便消除一下旅途辛劳。

这里已经闻到了极地初春的气息。有些地方雪已开始融化，夜里已经不再那么冷，融了的雪块也不再凝固起来。一些薄薄的苔藓，瘦小的禾本科植物，这儿一块、那儿一块地都发绿了，有些几乎没有颜色的小花在乱石缝中间露出

了它们那湿润的花冠。大自然从冬季的长夜里渐渐苏醒过来，人们的眼睛在看腻了单一的雪的白色之后，忽然看到春的象征，感到十分畅快，因此这星星点点北极植物的出现就分外令人喜爱。

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和贾斯贝·霍布生利用空闲时间。到小湖岸边去考察。他们对自然界都很了解，而且是它的衷心赞赏者。两人结伴穿过坍落的浮冰和在日光照射下汩汩流泻的小瀑布。斯尼尔湖面还结着冰，没有一丝裂纹。颓倒的冰山布满了坚硬的湖面，呈现出千百样生动妍丽的姿态，尤其是阳光变幻使冰棱间隐隐现出霞光，五色缤纷，仿佛天空中的彩虹被一只雄奇有力的大手揉成碎片，撒了一地。

“这景色真美！霍布生先生，”波丽娜·巴奈特连连称赞。“这虹彩从任何不同的角度去看都不一样，真个是变化无穷。您是不是也觉得，我们正俯身在一个巨大的万花筒的口儿上？不过，对我说来还是异常新鲜的景色，在您大概早已看腻了吧？”

“不，太太，”中尉答道。“我虽然生在这块大陆上，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也完全是在这里度过的，但我对于欣赏这绝妙的美丽景色却永远也不会满足。而您呢，您看到太阳光投射到这个地方，也就是说现在这里变幻的风貌已经叫您这样高兴了，那么，当您碰上在隆冬时节观赏这片大地时，还不知有多么兴奋呢！我坦率对您说，太太，在温带地区显得如此宝贵的太阳，对我们极地风光可真有点帮倒忙呢！”

"是这样，霍布生先生，"波丽娜·巴奈特朝中尉笑着答道。"但是我仍然认为太阳是个极好的旅伴，就是在北极，也不应当埋怨它给我们的热量太多。"

"啊！太太，"贾斯贝·霍布生又说，"我赞成最好拣在冬天去俄罗斯旅游，夏天去撒哈拉。这样就可以看到这些地区最具特色的景致。不，太阳是一颗寒带和热带的星球，到了离极点三十度的地方，那就不再是它的部位了！本地区的天空，具有那种澄净而寒冷的冬季天空特色，满天星斗，有时还闪烁着北极光。这里是夜的国度，而不是白天的国度，太太，极地的长夜为您保留着美丽的奇观和幻境。"

"霍布生先生，"波丽娜·巴奈特太太问道，"您到过欧洲和美洲的温带吗？"

"我去过，太太，那里确实不错，我很欣赏。不过，等我回到故乡，我总是怀着一种热烈的激情，一种新的兴奋。我是个惯于朔方严寒的人，我不怕它，它对我也无计可施。我就象爱斯基摩人一样，能几个月地生活在雪屋里。"

"霍布生先生，"波丽娜·巴奈特答道，"您说的真叫人从心里感到温暖！我希望自己能跟您一样，不管您冒着北极严寒走多远，我们都能一道前进。"

"好，太太，好，但愿我们所有的伙伴都跟我一道，都象您这样坚决！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定大有前途！"

"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出过意外事故！"女旅行家说。"乘雪橇行路，现在正是好时候！气温也能适应！一切对我们都挺合适。"

"大概如此，太太，"中尉答道。"不过，正是这个您大加

赞赏的太阳，它马上就会增加我们的劳累和行路的困难。”

“霍布生先生，您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太阳的热能马上就会改变这地方的外貌和自然状态，化了冰的地方不再能供雪橇滑行，地面也变得崎岖不平，异常坚硬，拉车的大狗也无法拖带着我们象箭一样地飞奔，而这里的河流和湖又恢复了液体状态，那就非绕道或是涉水而过不可。这种种变化，太太，都是受太阳的影响。我们的行程就要耽误了，而且人也容易疲劳，还有危险，最轻微的是这些容易粉碎的雪在脚下突然松开，或是大块大块的雪从冰山顶上崩坍下来！瞧，这就是每天从地平线上愈升愈高的太阳给我们招来的麻烦！您记好我这句话，太太！古代宇宙起源论者所说的四种元素，在这里只有一种，就是空气，对我们是有用的，必需的，不可缺少的。而其他三种，即土、火、水，对我们来说它们简直就不该存在！它们对于北极地区的自然状态都是有害无益的！”

中尉似乎说得有点夸大其词。波丽娜·巴奈特太太本来很可以轻而易举地驳他几句，不过听到贾斯贝·霍布生这样热心讲述，也并不叫她讨厌。中尉很喜欢北极，而碰巧女旅行家正要去那里，巴奈特觉得他不在任何险阻面前退缩，这种品质正是这次远征的一个最好保证。

不过，贾斯贝·霍布生把即将到来的种种麻烦统统归咎于太阳，这话也确实说得不错。三天后，五月四日，分遣队又重新上了路。温度计即使在夜里最冷的时辰，也经常在华氏三十二度（摄氏零度）以上。整个辽阔的平原在解冻。白茫茫一大片都正在溶化成水。那些原来岩石嶙峋的

地面由于水的不断冲击都暴露出来了，雪橇行在上面震震颤颤，把乘坐的人颠簸得可厉害呢。拖车的狗群因为费劲难拉，不得不改为小步慢行，乔利夫太太又把缰绳交回到下士手中，他想鲁莽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不管他怎么吆喝、使鞭子抽，也无法把牲畜赶得快一点。

有时旅客们为了减轻狗群的负担，就下车步行一阵子。这种行路方式对于分遣队的猎手们倒挺合适，他们不知不觉走向英属美洲那边盛产猎物的地方去了。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和她忠心的麦琪怀着极大的兴致在猎手后头追随着。那汤姆斯·布莱克似乎对打猎完全不感兴趣。他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并不是想打几只野味，他唯一的目的乃是在月球遮住太阳的一刹那观察月球。因此，每当月亮出现在地平线上，心急的天文学家总是直瞪瞪地盯着它。有一天不禁引得中尉对他说：

"哎，布莱克先生！要是万一月亮到了一八六〇年七月十八这一天爽约不来，那您可就扫兴啦！"

"霍布生先生，"天文学家严肃地答道，"要是月亮竟敢如此失礼，我非控告它不可！"

分遣队的主要猎手是士兵马布尔和萨皮纳，这两个人的狩猎技艺都很出色。他们的本领精妙无比，那双灵活的眼睛和熟练的手，连最巧的印第安人都赶不上。他们既会下套子又会射猎，还会安装机关或猎具，用来捕捉貂、水獭、狼、狐狸、熊等等，什么玩意儿都在行。就因为马布尔和萨皮纳做事又精灵又聪敏，所以克拉旺狄上尉才要他们参加霍布生的分遣队。

但是，在队伍行军中间，马布尔和萨皮纳都没空去安阱设伏。他们顶多能离队一两个小时，平常也只好碰上什么打点什么。

五月十五日这天上午，霍布生中尉、波丽娜·巴奈特和这两个猎人一起，走出了规定好的旅行路线以东好几英里。马布尔和萨皮纳得到中尉许可，循着他们新发现的野兽足迹上前寻找，霍布生不仅让他们去干，而且本人也想跟波丽娜·巴奈特一道亲自去追踪一番。

这些脚印显然是六只大个子黄鹿刚刚走过时留下来的。这不会错，两个猎手都充分肯定这一点，必要时他们能说出这些反刍动物属于哪一种类。

“这些反刍类野兽竟出现在这一区域，这似乎有点叫人吃惊吧，霍布生先生？”波丽娜·巴奈特问中尉。

“确实如此，太太，”贾斯贝·霍布生答道。“这一类动物在五十七度线以北就很少碰到。平常我们只是在大奴湖以南猎到这种东西，那边满地长着很多嫩杨柳和白杨，还有一些野蔷薇，大鹿很喜欢吃。”

“很可能是这些反刍动物，也跟皮毛兽一样，遭到猎人围捕，才逃向比较平静的地区的。”

“对于这种动物会在六十五度线以北出现，我实在找不到别的解释。也许是我们这两个猎手认错了这些脚印了？”

“不，中尉，”萨皮纳回答。“不！马布尔跟我都没有搞错。地上的脚印确实是大鹿留下的。这种鹿我们打猎的叫它‘红鹿’，这一带给它的土名是‘瓦皮蒂’。”

“的确是这样，”马布尔也插上来说。“象我们这样的老

猎手是不会弄错的。现在，中尉，您听见这阵奇怪的叫声了吗？”

这时，贾斯贝·霍布生和他的同伴们正走到一个小山丘的底部，在它那斜坡上几乎已经没有雪了，可以通行。他们赶紧爬上了小山，于是马布尔刚才说的那种叫声响得更厉害了。几声有点象驴子的叫啸也不时插进来，这证明两个猎人并没有搞错。

贾斯贝·霍布生、波丽娜·巴奈特太太、马布尔和萨皮纳都到了小山顶上，举目朝向东延伸的一片平原看去。起伏不定的丘陵上不少地方还残留着白雪，但是在这些熠熠耀眼的冰雪之间却露出一条浅绿色地带。这儿那儿，有几株怪模怪样的瘦削的小灌木。一望无际的地平线上，冰山偃卧在淡灰色的天幕下面。

“大鹿！大鹿！瞧那边！”萨皮纳和马布尔齐声大叫起来，一边叫一边指着东边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处密密匝匝的一大群动物。

“它们在干啥？”波丽娜·巴奈特问道。

“在斗架，太太，”贾斯贝·霍布生回答。“极地的太阳把它们晒暖和了，它们就斗架，向来如此！这灿烂的星辰又起了一个坏作用！”

贾斯贝·霍布生他们从自己站的地方把这群大鹿看得清清楚楚。这真是一群最佳品种的鹿的展览会，各式各样，有圆角鹿、美洲鹿、牝鹿、灰麋和红麋等等。这些姿态优雅的野兽腿很纤细，在它们那张棕色的皮毛上布满了淡红色的茸毛，热天颜色还要深一些。人们从长得异常俊美的白

色杈角上，可以辨认得出是牡鹿，因为牝鹿完全没有这个延伸部分。这种鹿过去在北美洲地区很普遍。由于到处都在开荒垦地，森林都被拓荒者的斧子砍光了，大鹿不得不逃到加拿大的偏僻地区去。接着，那边也不平安了，它们只得经常出没在哈得孙湾附近。总之，大鹿本来可以说是寒带的动物，可是就象中尉所说的，它们通常并不栖息在五十七度线以北的地方。这群鹿跑到这里来准是因为七步苇的印第安人拚命袭击它们，所以只好逃避到这个荒无人烟的僻静处所来寻求安全。

鹿群的角斗进行得非常激烈。这些动物根本没有看到猎人；即使猎人插手，大概也不能中止这场战斗。马布尔和萨皮纳两人都很清楚，在他们面前是什么样的一场盲目的野兽的火并，人可以丝毫不必担心地走到它们面前，从容不迫地开枪。

霍布生中尉出了这个开枪打鹿的主意。

“对不起，中尉，”马布尔答道，“我们还是节省点弹药吧。这些畜牲正在互相残杀，等谁打败了，我们到时候只要去逮就是。”

“这些‘瓦皮蒂’是不是很有商业价值呢？”波丽娜·巴奈特问道。

“是的，太太，”贾斯贝·霍布生回答。“它们的皮不象麋那么厚，可以做质量最上等的皮件。把它的皮用它本身的油脂和脑髓揉擦，就可以使皮革异常柔软，干湿都不怕。因此印第安人总是想方设法搞到这种鹿皮。”

“它们的肉算不上是一种野味佳肴吧？”

"很一般，"中尉回答，"实在非常一般。这种肉太硬，味道不美；才从火上拿下来油就凝结、粘牙。它的肉比别的鹿肉要差得多。不过，在缺少食物的时候，没有比它好的东西，还是可以吃的，营养是一样。"

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和贾斯贝·霍布生聊了一会儿，这时那边鹿群的激战突然起了变化。是不是这些反刍动物气消了呢？还是它们看到了猎人，感觉危险迫近了呢？不管怎么说，就在这时候，除了两只身材高大的鹿以外，别的鹿整群地都飞快地向东逃逸。一刹那间这些动物完全消失了，那种速度恐怕连最快的骏马都赶不上。

可是有两只壮丽非凡的大鹿还在鏖战，埋着头，角抵角，后面两条腿用力撑着地面，互相拚命用头去顶对方。仿佛两个摔跤拳师在交手，彼此扭住，一个都不放松，前腿象铆定了似的，尽打转儿。

"好厉害！"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大叫起来。

"是啊，"贾斯贝·霍布生答道。"鹿这种畜牲是很会记仇的。它们双方大概老早斗过，这回就要拚个你死我活啦！"

"既然它们现在斗得正起劲，是不是我们就乘这个时候悄悄靠过去？"女旅行家问道。

"我们有的是时间，太太，"萨皮纳答道。"这两头鹿逃不出我们的手！这么近，只要枪顶在肩膀上，手指头扣住扳机，它们准跑不了！"

"真的？"

"的确，"贾斯贝·霍布生凝神作了一番观察之后说。

"这些鹿迟早会死在这里。我们再走近些，不必担心惊动它们。"

波丽娜·巴奈特太太、萨皮纳、马布尔和中尉一道，走下了小山丘。不到几分钟他们就穿过了跟战场隔开的这段路。两头鹿还是一动不动。它们象两头斗架的公山羊似的，用头互相推着挤着，缠在一起，难解难分。

实在，这对鹿激战方酣，它们的角彼此绞缠住了，除非角会折断，谁也脱不开身。这是经常发生的事，猎人们对此可谓屡见不鲜。这些野物，一旦绞住，不久就会饿死，要不就很容易地被猛兽吃掉。

两颗子弹解决了这场鹿的鏖战。马布尔和萨皮纳当场就将野物开剥，收好鹿皮，准备以后硝制，而把一大堆血淋淋的鹿肉留给了狼和熊。

第七章 北极圈

远征的队伍继续朝西北方向前进，只是雪橇在这坎坷不平的地面上行动使得拉车的狗群非常疲惫。这些骁勇的大狗，在行程开始时，赶车人的手那么难以控制它们，现在也不再狂奔了，每天最多走八到十英里。但是贾斯贝·霍布生还是尽一切可能让分遣队加速前进：他急于赶到大熊湖尽头的知心堡。到了那里，他打算多收集一些对远征北极有用的情况。常常在湖的北岸活动的印第安人是不是已经到过海滨一带呢？在这个季节，北冰洋是不是可以通行

呢？这是些重要问题。要先把这些问题彻底弄清楚，随后才能确定新商站的前景。

他们队伍走过的这一地区到处是汗漫无常的大小河川，它们大部分都通向由南向北注入北冰洋的两条主要河道。西边的一条叫马更些河，东边的叫科佩芒因河(铜矿河)。在这两条干河之间有很多湖泊、泻湖、池塘。湖泊的水面已经解了冻，雪橇无法通行，因此，分遣队必须绕道，这样一来就大大地增加了路程。确实，还是中尉说得对，冬天是极北地区最佳的季节，因为只有冬天才能通行无阻。波丽娜·巴奈特太太马上就有机会见识到这些了。

这一地区属于“恶土”，几乎象所有的美洲大陆北部一样，阒无人烟，极其荒凉。计算表明，平均每十平方英里还不到一人。这些居民，除了已经十分稀少的土著，就是各皮毛公司所属的几千名职工和士兵。他们集中生活在南部代理商站附近。因此分遣队一路所经之地就不曾见着一个人类的足迹，只有一些反刍类和啮齿类动物的脚印还留在这片脆弱易碎的土地上。还有熊，这种北极熊十分凶猛可怕，但这类食肉兽似乎非常稀少。女旅行家总以为北极这一带到处都是这种令人恐怖的野兽，她曾听人说，遭遇海难者或巴芬湾的捕鲸人——也跟格陵兰和斯匹茨堡那一带的渔夫一样，天天遭到它们袭击，可现在分遣队却很难碰到几只。

“等冬天吧，太太，”霍布生中尉回答她说。“等到冬天天冷，野兽饿了，您可能会如愿以偿的！”

分遣队经过了劳累而漫长的旅途之后，于五月二十三

日终于到达北极圈。我们知道正是这一纬度(距北极点二十三度二十七分五十七秒)形成了一条准确的界线，当太阳的圆弧转到地球背面时，日光就只能照射到这里。从此，分遣队就真正进入北极地区了。

汤姆斯·布莱克和贾斯贝·霍布生灵巧地运用精确的仪器仔细测定了这一纬度。波丽娜·巴奈特这时也在场，当她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进入北极圈，这位女旅行家十分高兴。

“您过去旅行时曾经穿过两条回归线，太太，”中尉对她说，“现在您又在北极圈线上了。很少有哪个探险家经历过如此迥然不同的地域呢！他们有些人专去热带，主要就是考察非洲和澳洲，比如巴尔特、比尔通、利文斯通、斯匹克、道格拉斯、斯图亚特就是这样。另外一些人则对寒带感兴趣——这是一个远远没有被完全认识的地区，这里面有麦肯齐、富兰克林、潘尼、康纳、巴利、拉艾①等等。我们现在追随的就是这些人的足迹。波丽娜·巴奈特太太现在成为一个世界旅行家啦，非常值得祝贺。”

“应当看到全部，或者至少要尽量设法看到全部，霍布生先生，”女旅行家答道。“我相信差不多到处都有困难和

---

① 这些都是十九世纪的探险家。去热带地区最著名的有：巴尔特(1821—1865)，德国人，地理学家；比尔通(1841—1890)，英国人；利文斯通(1813—1873)，苏格兰人，教士兼旅行家。对寒带地区进行考察最有名的有：麦肯齐(1764—1820)，苏格兰人，于1789年发现一条通向北冰洋的河流，后即以他的名字为此河命名；巴利(1790—1855)，英国航海家、北极探险家；富兰克林，见前注。

危险。要是说在北极我们不用害怕热带的瘴疫、高温和未开化部落，那么朔北严寒这个大敌也并不好对付。猛兽各个纬度上都有，我想，对于旅行者来说，白熊也不比西藏的老虎或者非洲的狮子客气些。所以，过了北极圈，也跟在两回归线之间同样危险，同样困难。在那里，有些地区长时间内连最大胆的探险家也无法进入。”

“确实如此，太太，”贾斯贝·霍布生答道。“不过我想极北地区更加长期闭锁，无法进入。而在热带，土著居民是旅行中难以克服的阻碍。在南北极地带，阻止探险者前往的正是大自然本身，是那难以逾越的大块浮冰，是酷寒，它使得人类的力量无法施展！”

“您是不是认为，霍布生先生，在人们能够跑遍这片冰天雪地以前，热带非洲、澳洲最人迹罕见的地区都会被人探寻殆尽呢？”

“是的，太太，”中尉回答。“我是这样想，这个想法我看是有事实根据的。北极地区的大胆探索者如巴利、潘尼、富兰克林、马克吕尔、卡纳、摩尔东，① 其所到之处都不超过北纬八十三度线，离极点七度多。但是，勇敢的斯图亚特曾多次在澳大利亚探险，遍历南北；在非洲，从洛昂加湾到赞比西河口都有过利文斯通博士的足迹。所以人们有权这样想：赤道地区比起南北极一带从地理上说更容易认识。”

① 巴利、富兰克林，见前注；马克吕尔(1807—1873)，英国海军上将，探险家，西北航路的开创者(西北航路是哈得孙湾与白令海峡之间的航路)；卡纳(1820—1857)，美国北极探险家；摩尔东(1799—1851)，美国博物学家。

“您认为，霍布生先生，”波丽娜·巴奈特问道，“人能到达极点吗？”

“当然可以，太太”贾斯贝·霍布生答道。“无论是男还是女，都行。”——他笑着插了一句。“不过，我觉得，直到现在，那些航海人员为了到达极点——这个所有地球子午线交叉的地方——所使用的手段应当彻底地加以改进才是。有人说某些探险家曾隐隐约约感到北冰洋有水道可以通航，其实，这即使有，也很难到达，而且谁也无法提出证据 肯定它确实延伸到北极。我想，这样一片没有结冰的海洋，与其说是给探险家带来了方便，还不如说增加了困难。我本人就宁愿在结结实实的地面上旅行，不管脚下是岩石还是冰块。凭着连续不断的远征，沿途所建立的食品和煤炭仓库离北极点也就愈来愈近，当然这样做花时间，耗费资财，或者人员还会牺牲，但我相信：我一定能到达这个大家认为不可能到达的极点。”

“我同意您的看法，霍布生先生，”波丽娜·巴奈特太太答道。“要是您准备冒险作一次旅行的话，我决不怕同您一起经受疲劳和危险，把联合王国的旗帜插到北极去！可是目前，这不是我们的目的。”

“目前，当然不是，太太，”贾斯贝·霍布生说。“不过，一旦公司的原定计划得到实现，新堡子在美洲大陆最边远的地方建立起来，也可能这就成为远征北方的出发点。而况，如果皮毛兽在大规模搜捕下拚命往极地跑，我们就必须跟踪追击！”

“除非目前这种穿戴珍贵裘皮的风尚从此不再时兴

了，"波丽娜·巴奈特答道。

"嗳！太太，"中尉叫起来，"总有那些个漂亮女人想要紫貂手笼或是水貂披肩的，得满足她们啊！"

"我看，"女旅行家笑着答道，"将来第一个发现极地的人大概总是因为追踪一只水獭或是银狐才到达的吧！"

"我正是这样想，太太，"贾斯贝·霍布生又说。"人的本性可能就是这样，营利要比对科学的兴趣把人带得更远更快。"

"怎么！您居然也这样说，您，霍布生先生！"

"难道我不也是哈得孙湾公司的一个普通职员吗？太太，公司之所以肯拿着它的资金和人员去冒险，唯一希望的不就是为了增加利润吗？"

"霍布生先生，"波丽娜·巴奈特答道，"我相信，在必要时您一定会把整个身心都贡献给科学的。如果纯粹为了在地理学方面做出贡献，我敢肯定您决不迟疑。不过，"她微笑着接下去说，"这都是以后的事了。对我们来说，我们也还是才到北极圈，我非常希望越过它，困难不会太大？"

"这也说不上，太太，"贾斯贝·霍布生答道。这时他正全神贯注地观察天气情况。"这几天气候变得真叫人害怕。您瞧天上完全是一片灰蒙蒙的。这浓雾是在作雪，只要一起风，我们就可能遭到什么大风暴袭击。我真急着想早日到达大熊湖哩！"

"那么，霍布生先生，"波丽娜·巴奈特太太一边答话一边站起身来，"不要浪费时间了，给我们下令出发吧。"

中尉可不是一个要人催促的人。如果他单独一人，或

是跟着几个象他本人这样精强力壮的汉子，他早就没日没夜地继续前进啦。但是现在，不能拿要求自己的事去要求大伙儿。即使他自己不怕劳累，也得考虑到别人是不是已经疲惫不堪。所以，这一天，出于小心谨慎，他让分遣队休息了几个小时，直到下午三时左右才继续赶路。

贾斯贝·霍布生对天气马上会发生变化的预感一点也没错。这个变化实在来得有些突然。这天下午，雾一下子浓厚起来，而且呈现出一种异样的暗黄色泽。中尉心里相当不安，但外表上并没有流露出来。当狗群拖着雪橇艰难地前进的时候，他又跟龙中士聊起来。龙中士对眼前这种风雨欲来的朕兆也很担心。

现在分遣队经过的地方对于雪橇的滑行很不顺当。这地方高低不平，到处是坑坑洼洼，一会儿这里耸起一堆大花岗石块，一会儿那边又被刚刚化雪冲下来的巨冰堵塞住了、这样就耽误了整个车队的行程，一路上非常难走。可怜的狗群也实在吃不消了，任凭你赶车的皮鞭怎么打也没用。

有时突然的起伏不平几乎把他们掀翻，中尉和他的队伍不得不经常下车，给疲惫不堪的狗群加油，跟在后面催赶，亲自推动它们。大伙儿都明白这些。人人都经受着这没完没了的劳累而毫无怨言。唯一例外的就是汤姆斯·布莱克，他一路上还在专心思考问题，从不下车，他那臃肿的身躯对这种苦差极不适应。

自从跨进北极圈之后，可以看到，土地完全变了样。往昔地理上的激烈变动留下了这许多大块岩石。不过现在地表上出现了比较完整的植被。在丘陵地带的山坡上，不但

有大小灌木，还生长着一丛丛小树；峭壁挡住了北方吹来的烈风。树的品种还是松、杉、柳、桦之类，它们的出现证实了：在这块寒冷的土地上，仍然可以生长植物。贾斯贝·霍布生希望这些北极的林产一直到北冰洋周围都不缺少。这些树可以为建造堡子、烤火提供木材。看来这一地区相对来说并不太贫瘠。在大奴湖与企业堡之间横亘着一片白茫茫的平原，每个人都观察到这一鲜明的对比，他们也都和霍布生中尉抱着同样的希望。

入夜，黄黄的雾变得更昏暗了。起风了。不久雪大片大片地落下来，只一会儿，就把大地覆盖上厚厚的一层。不到一小时，雪已经深可没胫了。可是它不凝结，都化成了泥浆。雪橇在上面非常艰难地前进，它们那顶端弯曲的前梢深深地钻进了绵绵的雪堆中间。雪，时时挡着去路。

晚上八点钟光景，狂风开始劲吹起来。雪凶猛地被卷起，一会儿冲到地上，一会儿又飘扬在空中，形成一团厚厚的旋涡。拖车的狗群顶着逆风，被这股大气流刮得晕头转向，根本无法向前。这时队伍正进入一个狭窄的峡谷，给挤压在高高的冰岩之间。暴风挟其雷霆万钧之力直往涧谷里涌。被风暴劈开了的巨大冰块都坠落在路口，这样通行就更加危险了。这跟局部雪崩一样，最小的砸下来都能把整个队伍连人带雪橇压得粉碎。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继续向前了。贾斯贝·霍布生也并不一味固执，他征求了中士的意见，下令停止前进。但是得寻找一个藏身之处来避过这阵直刮得天昏地暗的卷雪旋风。当然，这倒难不住这些惯于北极远征的人。虽然这里离开公司堡寨几百英里，

既没有爱斯基摩人的茅屋，又没有印第安人的窝棚足以藏身，但贾斯贝·霍布生跟大伙儿都懂得在这类情况下该怎么办，象这样遭到风暴袭击也不是第一次了。

“冰山！冰山！”贾斯贝·霍布生大叫起来。

中尉的意思大家马上明白了。就是要在这些大冰山里挖“雪屋”，或者说得更明白些，就是挖几个窝子，让每个人在风暴期间能蹲一下。于是，大家举起斧头、刀子朝着冰山干起来。三刻钟之后，就在庞大的厚冰上挖好了十几个洞口很小的窝子，每个里面都容得下二至三人。狗都松了套，散放在外边，它们挺精灵，准能在雪底下找个藏身之处。

十点钟以前，远征队的全部人员都蜷伏在雪窝里了。人们自由结合，两三个一组。波丽娜·巴奈特太太、麦琪跟霍布生中尉呆在同一个窝里。汤姆斯·布莱克和龙中士在另一个洞里。其他的人也一样。这宿处虽说不上怎么个舒服，可真暖和，要知道印第安人或爱斯基摩人就是最冷的天气也并没有别的藏身之地。只要留神出口处不要被大雪堵住，霍布生他们一伙人完全可以安全地在里面等待风暴过去。他们小心地每隔半小时就清扫一次。风暴不停，中尉和他的士兵们谁也不能出去。幸亏每人都备有充足的食物，这样可以象海狸一样生活，既不受冷又不会挨饿。

整整四十八小时，风暴愈来愈猛。长而窄的峡道间狂风怒号，把那些冰山的顶峰都刮掉了。一片轰隆隆的声音连连震响，引得山鸣谷应。贾斯贝·霍布生想到随着这阵爆裂声，山里的路径上又增添了多少难以克服的障碍。响声中还夹着几声怪异的吼叫，中尉不会听错，这准是熊在洞

谷间游荡。他毫不隐讳地把这告诉了勇敢的波丽娜·巴奈特太太。不过，幸好这些可怕的野兽这时只顾自身，并没有发现旅人们的避风处所。狗群和雪橇都被埋在厚厚的大雪里，并未引起注意，于是熊也没有想到作恶就过去了。

最后的一天夜里，就是五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的那一夜，那就更加可怕了。阴风四起，猛烈地抽打着大地，简直象冰山就要整个倒坍似的。人们感到这些庞然大物连根都在晃动，一坍倒准会把他们全砸成肉酱。大冰山带着恐怖的巨响裂开，迸碎，凹陷形成许多断层裂缝，但还没有酿成大规模坍方。大块冰山顶住了，依然矗立。快到早晨时，象北极地带经常发生的那种情况，天气转冷，风暴的力量才突然消歇下来，随着初升的阳光，又恢复了平静气氛。

第八章
大熊湖

这真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情况。寒冷虽然凛冽，但历时不长，甚至在温带的某些纬度上都是这样——这就使得厚厚的雪层变得更加坚硬，地面又适宜于行进了。贾斯贝·霍布生又上了路，小队放开牲口飞快地前进。原定的路线稍稍改动了一下。小队不再直接向北，折而向西，可以说正循着北极圈的弧度移动。中尉想去建在大熊湖顶头的知心堡。大冷天对他这个计划很有好处。行速很快，没有碰到任何阻碍。五月三十日，他的队伍终于到达目的地。

知心堡和好望堡都建立在马更些河沿岸，这是当时哈

得孙湾公司最北边的两个站口。知心堡设在大熊湖北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据点，通过冬季结冰、夏季通航的湖面与最南边的富兰克林堡互相联系。这些商站，特别是知心堡，平常不但与居住在高纬度线上的印第安人进行交易，而且还在大熊湖沿岸和水面大事狩猎。这大熊湖方圆跨越好几个纬度，真是一个地中海。湖的形状很不规则，其中间部分被两个尖尖的岬角勒紧，北面敞开，呈三角形喇叭状。整个湖面仿佛一张撑开的、去了头的大反刍兽皮。

知心堡就建立在这只巨兽的右脚尖上，离加冕湾——曲折多变的美洲北部海岸上无数喇叭形河口湾之一——不到二百英里。堡子位于北极圈以外，但离七十度纬线还有三度——在这条线以北，哈得孙湾公司执意创立一个新站。

大体上说，知心堡的布局跟南边其他商站并没有什么两样。它有一座军官住房、几间士兵宿舍以及皮毛收购站——完全是木结构，四周围有栅栏。这里负责指挥的上尉此时正不在家，他带领一队印第安人和士兵向东寻觅猎物比较丰盛的地区去了。上个季度经营情况不佳，缺少珍贵裘皮。但值得欣慰的是，由于邻近大湖，水獭皮还是搜集到不少。一批货刚刚送往南部的中心站去，所以知心堡货栈里目前还空着。

既然上尉不在，代表堡子出来欢迎贾斯贝·霍布生的是一位下士。这位士官正是龙中士的舅子，名叫费尔敦。他说请中尉吩咐；中尉希望让大伙儿休息一下，于是决定在知心堡停留两三天。站上的人都出去了，所以房间不缺。人和狗都舒舒服服安顿下来。主屋最漂亮的房间当然分给了

波丽娜·巴奈特，她对费尔敦下士的照顾连声称谢。

贾斯贝·霍布生首先就是向费尔敦打听现在是否还有北边的印第安人在大熊湖沿岸一带游荡。

"是的，中尉，"下士答道。"最近有人告诉我们，野兔部落的印第安人在湖北端扎营。"

"离堡子有多远？"贾斯贝·霍布生问道。

"大概三十英里，"费尔敦下士回答。"您是否觉得应该跟这些土著取得联系？"

"对，"贾斯贝·霍布生说。"这些印第安人可以供给我关于跟北冰洋交界处巴图斯特岬角一带的情况。如果地点适中，我想把新商站设在那里。"

"那么，中尉，"费尔敦答道，"从这里去野兔部落太容易啦。"

"沿湖边走？"

"不，是经过湖面水路。现在这个时候正好能通行，风也是顺风。我们有一只小艇，有个水手驾驶，从这里到印第安人居留地只要几个小时。"

"好吧，下士，"贾斯贝·霍布生说。"我接受您的建议，要是您同意，那我们明天早晨就出发……"

"中尉，只要您看合适就行，"费尔敦下士回答。

就决定在第二天早晨动身。波丽娜·巴奈特一听说，马上就要求霍布生让她一道去——当然，她这个要求很快被准许了。

当天下午，波丽娜·巴奈特、贾斯贝·霍布生、两三个士兵、麦琪、马克·纳普太太和乔利夫太太，由费尔敦带领，

到附近的大湖边上巡视了一番。沿岸一带不乏婆娑绿树，所有的山坡上这时残雪已尽，到处笼罩着一片饱含树脂的林木。这些树属于苏格兰松一类，高约四十尺，到了冬季，堡子里的人就靠它供应柴禾取暖。它们那粗壮的树干上长满了柔软的枝条，呈现出一种颇具特色的淡灰色调。一簇簇浓密的树枝披拂岸边，整齐，笔直，差不多长短。在这些树丛之间有不少微微发白的草铺满地面，空气中弥漫着百里香的温馨气味。费尔敦对客人们说，这种芳香草叶叫做"乳香草"，只要把它往通红的炭火上一扔，就立刻芳香扑鼻，的确名不虚传。

客人们离开堡子，走过几百步之后，来到一个小小的天然港湾，这港湾被夹在高耸的花岗石中间，悬崖壁立，刚好挡住了岸边激浪。知心堡的船就停泊在这里，只有一只渔船——第二天，就要用这只船送贾斯贝·霍布生和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到印第安人居留地去。从这里，可以把大部分湖面一览无余，坡上芳草萋萋，湖岸起伏，岬角小湾参差其间，和风吹拂，水波微兴，四周冰山倒影清晰地映现在湖心，不停地闪动。向南望去，只见地平线上那海天交接处清晰可辨，在夕阳斜晖中浑然一色。

大熊湖水占据了这广阔的空间。岸边都是石子和大块花岗岩，斜坡上长满青草，再上面的丘陵覆盖着树木，生机盎然，相映成趣。种类繁多的野鸭在水上嬉游，大声鸣叫，其中有绒鸭、哨子鸭、彩花子鸭，还有一种俗名叫"老太婆"的鸭子，这些水禽絮絮叨叨，整日价叫个不停。几百只剪水鸌和海雀拍打着翅膀，向四边乱飞。树荫下面，白尾海雕趾高

气扬地迈着方步，这种大鸟身高二尺，属隼类，腹部呈浅灰，脚和喙部蓝色，眼睛是橙黄色。这些禽鸟衔来海藻，在树枝上筑了一大片巢。猎手萨皮纳打下一对大白尾海雕，翅长达六尺——真是这类候鸟的好标本。它们完全以鱼类为食，冬天都到墨西哥湾沿岸去，一到夏天，又飞回北美洲这一带高纬度地区。

但是最使旅行者感到兴趣的还是水獭，这种裘皮能值几百卢布。

这种贵重的两栖动物的毛皮，过去在中国极受珍视，现在在天朝① 市场上显然已经跌价。但是在俄国市场上仍然很吃香；那边货总是有，且价格一直不跌。因此，俄国商人从新高尔努阿衣直到北冰洋这整个边境，不停地大事搜罗海水獭，现在这类动物也日渐稀少了。猎人们把它们一直追赶到堪察加海岸、白令海峡那些岛屿上，这类动物一见猎人就拚命逃窜。

"可是，"费尔敦下士给客人们详详细细谈了这些情况后，这时又接下去说，"美洲水獭也不错啊，就是这大熊湖沿岸出产的，每只也值二百五十到三百法郎呢。"

生活在大熊湖水下的这些水獭确属佳品。下士本人说着就开枪打到一只。这野物从头到尾有二尺半长，腿很短，皮毛呈茶褐色，背部略深，下腹较浅，毛绒如丝，曼长而发出光泽。

"真好枪法，下士！"霍布生中尉说道，他让波丽娜·巴奈

---

① 过去欧洲人对封建时代的中国的称呼。

特太太观赏这珍贵猎物那一身美丽的裘皮。

"实在，霍布生先生，"费尔敦下士答道，"要是每天能弄到一张水獭皮，那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这些小东西游泳简直快得要命，不知得花多少时间才能盯上一只！它们白天很少出洞，只是在夜里才偶尔出来，不管是躲在树干或者岩石缝隙里，都十分难找，连最有经验的老猎手都拿它没办法。"

"这些水獭现在愈来愈少了，是不是？"波丽娜·巴奈特问道。

"是的，太太，"下士回答。"要是有一天这种动物绝了迹，公司的利润肯定会大幅度下降。所有的猎人都争着想获得这号皮毛，尤其是美国人跟我们竞争得最厉害。中尉，您在旅行中，不曾碰到过什么美国公司的人员吗？"

"一个也没有遇上，"贾斯贝·霍布生答道。"他们常在这个高纬度地区活动吗？"

"活动频繁，霍布生先生，"下士说。"要是发现了这些讨厌家伙，最好还是警惕一点。"

"这些人是江洋大盗吗？"波丽娜·巴奈特问道。

"不，太太，"下士回答。"不过，这可是些可怕的对手，尤其是猎物稀少的时候，猎人就要开枪争夺了。我敢肯定，要是公司的计划得以实现，要是你们在美洲大陆的边地设上一个堡子，这些美国人马上就会照样办理，但愿老天爷叫他们失败！"

"嘿！"中尉应声说道，"猎区很广阔，各有各的地方！我们就着手干起来吧！只要前面有路子，我们就冲上去，愿上

帝保佑我们！”

访客们散步了三个钟头，随后，又回到了知心堡。大厅里早已备好一席有鱼有新鲜野味的美餐，客人们吃得津津有味。他们晚饭后又闲谈了不少时间。夜里，客人们都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五月三十一日，波丽娜·巴奈特和贾斯贝·霍布生清晨五时就起身了。中尉准备把一整天都用于访问印第安人住地，以了解对他有用的一切情况。他建议汤姆斯·布莱克陪他一起去。可是天文学家宁愿待在屋里。他想作一些天文观察，并精确地测定知心堡所在的经纬度。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和贾斯贝·霍布生只好由在公司里干了多年的、一个名叫诺尔曼的水手驾上船，单独渡过湖去。

两个旅人由费尔敦下士陪着来到小码头，老诺尔曼正在船里等候他们。这只是一只渔船，没有甲板，龙骨长达十六尺，配有标注高度的索具，单人可以驾驶。天气晴朗。有点从东北方吹来的微风，刚好可以行船过湖。费尔敦下士向两位客人道别，请他们原谅自己无法陪同前往，因为目前上尉出行，他不能离开商站。人们把缆绳松开，小船使着右舷风，离开了小港，飞快地在清澄的湖水上滑行。

此行真是一次郊游，而且称得上是令人心旷神怡的郊游。那个老水手生性沉默，舵柄往腋下一夹，呆在船尾上一声不吭。波丽娜·巴奈特和贾斯贝·霍布生坐在两侧长椅上，观察着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景物。小船沿着大熊湖北岸笔直向前航行，大约离岸边三英里左右。他们可以望见大片有树木覆盖的山坡，愈向西地势愈低。在这一边，湖的北

岸似乎全是平原，地平线也远远地向后退缩，显得非常开阔。这里的湖岸与知心堡那个绿杉掩映深藏其间的窄狭湖岸恰成对比。他们还远远望得见公司的旗帜在商站主楼的顶上飘扬。南边和西边，湖水在阳光照射下一闪一闪地发出光芒；那些银块似的冰山分外耀目，眼睛简直受不住它们强烈的反光。冬季时严寒凝成的冰块连影子也不见了，唯有那些浮动的巨大冰山，日光也难以融化，仿佛在跟北极的太阳相抗衡。这时，太阳在天空画出一道悠长的弧形白光，虽说明亮，却还是缺少热力。

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和贾斯贝·霍布生谈论着，象平常一样，就这些奇异的自然景物在他们心里引起的感想交换意见。他们的思路也因此随着更加富赡起来。这时那小船在平静的湖中微微起伏，向前疾驶。

小船早晨六点钟出发，九时，显然已经接近他们要去的北岸了。印第安人住地在大熊湖西北角上。不到十点，老诺尔曼就把船靠在一处不太高的悬崖脚下。

中尉和波丽娜·巴奈特太太立即登上了岸。两三个印第安人奔跑过来迎住他们——其中有个首领，头上饰有不少羽毛，用英语跟客人们讲话，他一口英语能听得懂。

这些野兔部印第安人，和铜部、海狸部印第安人一样，都属于七步苇族，因此他们在习俗和服装上跟他们同族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跟各商站经常都有来往，这种联系已经使得他们相当“英国化”了。他们把打猎获得的产品送往堡子，然后就在那里交换生活必需品——几年以来他们自己已经不再生产这些东西了。他们可以说是公司里的雇佣



印第安人用英语同他们交谈。

人员；他们依靠公司为生，几乎完全失去了一切原有的特征。要想找到身上没有丝毫跟欧洲人接触痕迹的土著，必须再向北走，到通常爱斯基摩人往来的冰冻地区去寻觅。

波丽娜·巴奈特和贾斯贝·霍布生到达野兔部印第安人住地，这里离岸半英里。他们看到三十多个印第安人，男、女、小孩都有，都聚居在湖的周围，靠渔猎为生。这些人最近才从美洲大陆北部地区返回，他们给贾斯贝·霍布生讲述了北纬七十度线边沿一带的情况，虽然很不完整，可是中尉却相当满意，因为通过谈话他得悉好些年来还不曾有任何欧洲或美洲的探险队到过北冰洋边沿，而且每年这个期间水面畅通无阻。至于他们现在想去的巴图斯特岬角，连野兔部落的印第安人都不知道。印第安人的首领谈起位于大熊湖和巴图斯特岬角之间的地区时，说这是一段崎岖艰险、难以穿越的地界，目前正被化冻的河流所隔断。他劝说中尉顺着科佩芒因河、沿湖东北下行，从捷径走向海滨。等到抵达北冰洋后，就顺海岸向前，这样贾斯贝·霍布生他们准能到达。

贾斯贝·霍布生向印第安人首领道谢，赠送了几件礼物给他，后便告辞了。随后，他又陪同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参观了土著宿营地周围一带，直到下午三点钟左右，才回到自己的船上。

第九章
湖上风暴

老水手有点不耐烦地等待着旅客们回来。

可不是，大约一个钟头以来，天气变了。天色的骤变必然使一个习惯于观察风云的人感到不安。太阳被一团浓雾笼罩住了，即使偶然露面，也只是个惨白色的圆盘。微风歇息下来，这时只听见南边湖水汩汩地发出响声。这些大气变化的种种征兆在高纬度的地方来得特别迅疾。

“我们走吧，中尉先生，要快！”老诺尔曼大声叫着，神色不安地凝望着笼罩在头上的大雾。“快，一刻不能耽误。马上就是大风暴。”

“果然，”贾斯贝·霍布生答道，“天色不一样了。我们刚才还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化。”

“您担心有风暴？”女旅行家问诺尔曼。

“是的，太太，”老水手回答。“大熊湖的风暴很可怕。暴风雨来时就象在大西洋里一样。这种突如其来的浓雾，不是好兆头。不过，暴风雨可能三、四个钟头来不了，这样，我们还可能赶在风暴之前回到知心堡。只是要马上动身，船靠在这些山岩旁边很不安全，水都涨得跟岩石抹平了。”

这些事诺尔曼要比霍布生中尉懂得多，他很久以来就在湖上行船，当然得相信他的经验。于是波丽娜·巴奈特和贾斯贝·霍布生都上了船。

正在解缆向湖面推船的时候，诺尔曼——他是不是有

什么预感？——咕哝了一句：

“说不定还是等会儿好！”

贾斯贝·霍布生听见了这句话。他抬头望着坐在舵旁的老船夫。如果就是他一个人，他会毫不犹豫地立即开船。可是现在，这船上还有波丽娜·巴奈特太太，这就不得不更谨慎一些。女旅行家明白了她同伴迟疑的意思。

“不要管我，霍布生先生，”她说。“您就当我不在这里，该怎么干就怎么干。要是这位勇敢的船夫认为该动身，那就立即动身。”

“听天由命了！”诺尔曼应了一声，边说边松开缆绳。“我们抄近路回堡子！”

小船漂入湖心。航行了一个钟头，并没有走多少路。风向不定，船帆几乎鼓不起来，连连拍打着桅杆。雾越来越浓。船身被汹涌的长浪冲击着，仿佛灾难即将到来。两个旅客沉默不语；老船夫眯起双眼，极力想透过迷雾看清航向。他手上攥着帆索，随时准备着应付任何事变。他在等风，如果风暴袭击得太猛，他就松开。不过，直到现在，各种力量还没有进入搏斗阶段。如果船速很快，那么一切都不会有问题。可是，因为风力变幻不定或者太弱，船航行了一个钟头，离印第安人宿营地还只有两海里。此外，从陆地刮来的倒霉的风拚力把船吹向波心。雾气缭绕，湖岸已经不大看得清了。这情况真尴尬，要是风这样从北边一股劲儿刮下去，这只轻便小艇就很容易偏离方向，被狂风送到远方。

“我们的船现在几乎不动啦！”中尉对老诺尔曼说。

“几乎不动，霍布生先生，”船夫回答。“风向很难固定，就是固定的话，怕也是逆风。喏，”他一边用手指着南边，一边说，“我们可能在到知心堡前先看到富兰克林堡！”

“好哇，”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开玩笑地回答，“那一来我们就能玩遍整个湖面啦！这大熊湖真叫壮丽，真值得从北到南游览一番！我想，诺尔曼，那我们就走富兰克林堡吧！”

“是可以，太太，要是我们能够到那边的话，”老诺尔曼说道。“不过，有时这湖上一起风暴，闹上半个月也不是罕见的事。要是倒霉，一下子我们被刮到南岸，我就不敢跟霍布生中尉保证一个月内能回知心堡。”

“当心，”中尉答道，“那样一迟就会耽误我们的全盘计划。我们可得谨慎点，老兄。如果需要，咱们还是尽快赶回北岸吧。走回知心堡，这二、三十里路巴奈特太太也不在乎。”

“我倒想返回北岸，霍布生先生，”诺尔曼答道，“可惜现在办不到了。您瞧，这风向大概变不了啦。我所能试试的，就是靠上东北方那个岬角。要是风不太大，我希望能顺利赶到。”

可是，约莫四点半钟光景，风暴来临了。高层天空中风嘶嘶直响。大气在高空激烈流动，还没有向下掠到湖面，但怕也快了。人们听到鸟儿穿过雾气的惊惶的鸣叫声。接着，浓雾突然被风暴撕破，这才看到低低的、大块大块的云堆，抖落成片片碎絮，急遽地向南涌去。老船夫担心的事果真来临了。北风一股劲地吹，马上就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

的暴风骤雨，扑向湖面。

“当心！”诺尔曼大叫一声，扯紧帆索，压住舵柄，使得船身迎风直立起来。

这时狂风大作。小船先往一边倾侧过去，接着又正过来，在浪尖上颠簸跳跃。从此时起，浪花汹涌得真跟海上一样。浪峰朝相对来说并不很深的湖底直冲下去，随即又迸起一派滔天白浪。

“帮一把！帮一把！”老船夫一边大叫一边设法快速地降下帆篷。

贾斯贝·霍布生和波丽娜·巴奈特太太都拚力去支援诺尔曼，但毫无办法；他们在行船方向一窍不通。诺尔曼放不开帆绳，升降索都缠在桅杆顶上，这一下帆怎么也落不下来。小船时时刻刻象要翻倒，巨大的波澜已经涌上了船帮。天空彤云密布，愈来愈暗了。一阵冷雨夹雪倾泻下来，霎时间狂飙愈烈，浪花飞溅。

“砍断它！砍断！”老船夫在朔风怒吼中大叫。

贾斯贝·霍布生这时给大风吹得头发蓬乱，急雨迷住了双目；他一把抓起诺尔曼的刀子，把绷得象竖琴弦似的吊索斩断。可是湿缆绳卡在滑轮的凹槽里了，那横桁被高高吊起在桅杆的顶端。

既然顶不住大风，诺尔曼很想后退，向南边回避，可是这样做目前也非常危险；船夹在巨浪中间，波浪的速度比小船要快得多；但也只有后退，哪怕船会不由自主地一直给带到大熊湖南岸。

贾斯贝·霍布生和他勇敢的女伴这时意识到危险正威

胁着他们的生命。这一叶扁舟在风浪中撑持不了多久，不是撞碎就是沉没。船上人的生命现在掌握在老天爷手里。

不过，无论是中尉还是波丽娜·巴奈特并不失望。他们紧紧抓住长凳，从头到脚盖满了浪花，浸透了雨雪，凄厉的风暴四面八方包围住他们。然而，他们毫不战栗，透过浓雾注视着前方。眼前所有的陆地都不见了。离小船两百米之外，云气和湖水混沌一色。他们两个人睁大了眼睛凝望着老诺尔曼，只见老船工正眯起眼睛，咬紧牙关，双手紧握住舵柄，仍然极力驾住小船，顺风而行。

风暴越来越猛，东倒西歪的小船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继续长时间航行下去已经变得不可能了。一层层浪头迎面冲击过来，不可避免地会把它整个摧毁，船底包板已经脱了榫头，只要小船整个落入波谷，那它肯定就上不来了。

"退，无论如何得退！"老船夫低声说道。

他把舵柄一推，松开帆索，把船头向南掉去。帆蓦地一张开，立即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把小船甩了开去。可是无边无际的浪阵比船行更快，这就是顺风后退的最大危险了。航路上一片洪涛汗漫，船简直无法回避。舱里灌满了水，只有不断地把水排出去，否则船就要沉没。船越是驶入湖心，离岸越远，水势也就越发汹涌。没有树荫，没有丘陵，没有任何东西阻止风暴在小船周围肆虐。时而茫茫浓雾拨开，现出一角青天，可以瞥见巨大的冰山在浊浪中象浮筒似的翻滚着向南浮去。

时间已是五点半。不管是诺尔曼，还是贾斯贝·霍布生，都不能估计自从开船以来走了多少路程，正朝哪个方向

漂移。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是小船的主宰了，他们任凭风暴摆弄，东倒西歪。

这时候，在小船后面一百尺的地方，突然涌起一个白色大浪峰。在它前面，水波回转，呈现出无数漩涡；小波叠起都被风所粉碎，倏忽间隐没下去。在这不住旋转的涡孔中，水变得一片墨黑。小船又深深地被卷进了这个浪谷底下，愈钻愈深。大浪渐渐逼近，凌驾于近处波澜之上，扑向小船，眼看就要把它压垮。诺尔曼回过头去，看着急浪涌来，贾斯贝·霍布生和波丽娜·巴奈特太太也睁大眼睛望着。浪，就要打到他们身上了，避也避不开！

巨大的浪头果然崩坍下来，发出一阵怕人的响声！涌上小船，淹没了船尾。随着一阵猛烈的撞击，中尉和他的同伴大叫一声，都被压在波山下面了。他们大概以为小船这一下完了，沉没了。

可是小船却又浮现出来，船身大部分灌满了水……老船夫不见了！

贾斯贝·霍布生失望地叫了一声。波丽娜·巴奈特太太随声转过身来。

"诺尔曼！"他高声叫喊着，指指船梢的空位置。

"可怜的人！"女旅行家低声叹道。

小船在浪尖上不住腾跃，贾斯贝·霍布生和她冒着被摔到外面去的危险，站起身来。可是他们什么都看不见。也没有听到呼救声。雪白的波涛上一个人影儿都没有……老船夫已经葬身在波涛中间了。

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和贾斯贝·霍布生又跌倒在长凳

上。现在，船上只剩下他们两个，只能自己救自己了。但他们都不会驾驶船只，陷在这种可悲的境地里，就算是熟练的水手也很难拿定方向啊！小船成了波涛的玩物。帆还是绷得鼓鼓的，把船远远荡了开去。贾斯贝·霍布生他能控制住这只激流飞舟吗？

这两个不幸的人现在处在这样可怕的境地，暴风雨挟着这只不堪一击的小船，船上谁也不会驾驶！

"我们完啦！"中尉说。

"不，霍布生先生，"那位勇敢的波丽娜·巴奈特说，"现在首先就要靠我们自己！其次是老天帮忙！"

贾斯贝·霍布生这才了解跟他同患难的这位英勇的妇女是个什么样的人。

当前最急迫的是把注满船舱的水排出去。要不然，再来个排浪，一下子水就灌满，船就得下沉。只有把水排掉，船身轻了，才比较容易浮起。两人得迅速把水排空，否则由于水的流动，也会把他们掀翻。这可不是一桩小事，因为波峰叠起，浪扑打到船上，人手里要时时刻刻操着木杓，不停地把水舀掉。现在主要就让女旅行家去做这项工作，中尉抓住舵柄，好好歹歹，由着小船顺风漂去。

仿佛为了增添危险似的，夜，或者，这不算是夜——在这个纬度上，一年之中逢到这个季节，夜间只有几个钟点——目前至少可以说，天色越来越黑。低垂的云幕和薄雾混在一起形成了浓厚的雾气，几乎辨别不出任何散漫的光芒。两个船身之外的东西都看不见，万一遇上浮冰，准会把小船撞个稀烂。这些浮冰可能出其不意地冒出来，速度

又这样快，简直无法避开。

“贾斯贝先生，您掌握不住舵柄了，是吗？”波丽娜·巴奈特太太问道。这时风暴似乎暂时停歇了一阵。

“是的，太太，”中尉答道。“您得随时准备应付突然变化！”

“我有准备！”这果敢的女人简捷地答了一句。

这时，猛然一声天崩地裂，震得人耳朵发聋。帆被风撕了下来，象一阵白烟似的给卷走了。小船飞快地向前漂了一会儿；刚一顿住，浪涛便没命地摇晃起它来。霍布生和巴奈特太太这一下真正感到完了！他俩给震得发昏，猛地从长凳上给抛了出去，弄得浑身伤痕累累。两个不幸的遇难者，落在阴暗的浪滩里，大风大雨劈头盖脸，几乎看不见对方，随时有灭顶之祸，将近一个钟头，他们就这样呆着，求上帝保佑，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他们。

他们这样被激流晃荡着，究竟还要漂流多少时候呢？无论是中尉或波丽娜·巴奈特太太都说不出来。就在这时，他们突然感到猛然一撞。

小船刚好撞在一块大浮冰上——一大块陡峭、滑溜的浮动物，手怎么也抓不住。这一撞，船头裂开个口子，水往里直灌。

“我们要沉啦！要沉啦！”贾斯贝·霍布生大叫。

果然，小船直往下沉，水已经漫到长凳。

“太太！太太！”中尉直叫。“我在这里……我决不会……离开您！”

“不，贾斯贝先生！”波丽娜·巴奈特回答。“您一个人，

可以逃生……顾两个，我们就都得死！ 您去！ 不要管我！”

“那不行！”霍布生中尉高声叫道。

他才叫出这一句，刚好一个浪头打过来，船往水底直沉下去。

船的急速下沉引起了一阵漩涡，两人一下子都在漩涡中消失了。随后，过了一会儿，他们才又露出了水面。霍布生用一只手臂拚命游着，另一只扶着他的同伴。不过，他在汹涌的波涛中毕竟奋战不了多久，用不了多长时间，他自己就会和他想搭救的人一起消失。

这时，他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这不是惊起的鸟儿在啁啾，而是人大声在呼喊。贾斯贝·霍布生用尽平生力气，挣扎到浪花上面去，向周围扫了一眼。

在浓雾中他什么也看不见。不过，他还能听到这阵叫喊愈来愈近。谁这样大胆敢来救他？不管怎么做，都来不及了。中尉被身上的衣服绞缠住，还带着那个不幸的旅伴，他已经无法使她的头露出水面了。

就在这紧急关头，贾斯贝·霍布生本能地全力大吼一声；接着一个大浪头袭来，又把他淹没下去。

贾斯贝·霍布生并没有弄错。这时确实有三个人驾着船在湖上漂游，一看到这只小船失事，就赶过来援救。这些人——只有他们才能跟这滔滔激流抗衡，并可望获得成功——他们乘的是唯一能抗得住这种风暴的船。

这三个人都是爱斯基摩人，他们稳稳当当地安坐在自己的“凯约克”上。

“凯约克”是一种长形独木舟，两头翘起；船的构架极其



两人一下子消失在旋涡中。

轻巧，张上海豹皮，再用海豹筋缝好。“凯约克”上面，也同样全部盖以海豹皮，只在中间部分留着一个口子。爱斯基摩人就坐在这里。乘坐者把身上穿的防水上衣跟口子上的护壁系好，这样人跟船就连成一体，外边滴水都透不进。这种“凯约克”又柔软又轻巧，总是在波浪上面漂动，沉不了；兴许会翻——但短桨轻轻一挥就又平平正正重新浮了起来。这里，连救生艇都会被砸得粉碎，而它却能抗住一切风浪。

三个爱斯基摩人循着中尉最后挣扎出的这一声喊，及时赶到出事地点。贾斯贝·霍布生和波丽娜太太，已经是半窒息状态了，只感到有一只强健有力的手把他们从深渊里拉了上来。在黑暗中，他们也看不清楚谁在搭救他们。

其中一个爱斯基摩人抱住中尉，把他横放在自己船上。另一个也以同样方式救上了波丽娜·巴奈特太太，于是这三条“凯约克”，熟练自如地挥动着六尺长桨，穿过水花怒溅的波涛，快速驶去。

半个钟头以后，两个遇难的人被放在沙滩上，这里是大神堡下游三海里处。

归途中，就少了老船夫一个人！

第十章

回顾一下过去

大约晚上十点钟，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和贾斯贝·霍布生敲着堡寨的侧门。大家原来都以为他们完了，不意却

再次相逢，心里确实快慰。但等到得悉诺尔曼的噩耗，这阵欢乐便被一种深沉的悲痛驱散了。这个正直的人一直为大家所热爱，因此人人都十分悲伤地怀念他。那几位勇敢而忠诚的爱斯基摩人受到中尉和他的同伴热情洋溢的道谢，表情还是挺冷淡，甚至连堡子都不肯来。他们觉得自己所做的事乃是理所当然，这样救人也不是第一次了。立即，他们又奔赴湖上，猎捕水獭和水鸟，去经历那日日夜夜充满惊险的生活。

贾斯贝·霍布生回来的当夜及第二天(即六月一日)的白天和夜晚全都用于休息。小队对此感到很满意，但中尉决定：如果天晴，二日一清早就出发。刚好，风暴也息了。

费尔敦下士拿出商站的一切物资供分遣队使用，有几只狗拉的套车都换上了新的。临出发，贾斯贝·霍布生看到小队的雪橇在堡子门口排列得整整齐齐，停停当当。

大家告别，互道珍重。人们向殷勤好客的费尔敦下士连声道谢。波丽娜·巴奈特也挤上前去表示谢意。最后下士跟他的舅爷龙中士紧紧地热烈握手，分遣队这才启程。

他们每两个人一组，都登上雪橇，这一回，是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和中尉同乘一辆。麦琪和龙中士一辆，紧跟在他们后头。

按照印第安人首领给他出的主意，贾斯贝·霍布生决定沿着美洲海岸线走捷径，从知心堡和海滨之间直切过去。他审视了一下地图，图上只是简略地绘了个地形，他觉得直下科佩芒因河谷似乎较好，这条相当大的河流注入加冕湾。

在知心堡与这条河的河口之间距离大于一度半——即

八十五至九十海里。这港湾是个深深的新月形缺口，北端是克鲁参斯吞岬角，从这岬角起，海岸明显地向西延伸，直到北纬七十度线以上才可以看到高耸的巴图斯特岬角。

贾斯贝·霍布生从这里开始改变了路线，他向东走，准备在几小时内沿直线到达河边。

第二天，六月三日下午，大伙来到河边。柯佩芒因河水清澈而湍急，这时冰已融化，宽阔的山谷里奔流着许多弯弯曲曲的、可以徒涉而过的小河川。雪橇相当迅疾地在坦途上滑过。一路上，贾斯贝·霍布生把所经过的这些地方的历史掌故讲给旅伴听。由于经历和年龄的关系，中尉和女旅行家之间逐渐建立起一种真实、亲切而诚挚的友谊。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很喜欢学习，由于她酷好新事物的天性，她非常爱听那些探险家的动人故事。

贾斯贝·霍布生对北美洲的情况了如指掌，完全可以满足他的女伴的好奇心。

"大约在九十年前，"他对她说，"科佩芒因河流过的这块土地大家都还不知道；发现这个地方得归功于哈得孙湾公司的人员。只是，太太，就象在科学领域几乎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在寻找某种事物的时候无意中却发现了另外一种。哥仑布原来想寻找亚洲，但却找到了美洲。"

"那么哈得孙湾公司的人员本来想寻找什么呢？"波丽娜·巴奈特太太问道。"难道是为了寻找有名的西北通路吗？"

"不，太太，"年轻的中尉回答，"不是。一个世纪以前，公司对于使用这条新交通线并无兴趣，因为即使有了这

条路，这带给它的对手的好处肯定要比给它的多。据说一七四一年，有这么一位名叫克里斯朵夫·密德尔通的人，受英国政府委派考察这一带海域，曾经被指控接受过公司五千英磅，要他公开宣布在两洋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水路可通。”

“这可不是这家著名公司的光荣啊！”波丽娜·巴奈特太太提醒他说。

“关于这个问题我不袒护它，”贾斯贝·霍布生答道。“我可以告诉您，英国议会严厉抨击了这种行径。到了一七四五年，议会正式提出凡发现上述航路者可获得奖金两万英镑。因此，就是在这一年，有两个大胆的旅行家，即威廉·莫尔和法兰西斯·史密斯，一直跑到峻拒湾，企图觅得大家很想知道的交通路线。不过他们这项任务并未完成，过了一年半之后，他们不得不返回英国。”

“那么就没有接踵而去的吗？”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又问。

“没有，太太，而且，此后三十年中，虽然英国议会设置的这笔奖金数额巨大，可并没有人再试图对美洲这一区域，或者说英属美洲这一地区——保留这个名字比较合适——进行过地理勘察。只是到了一七六九年才有一名公司里的职员试图重新开始莫尔和史密斯所没有完成的壮举。”

“这么说，公司已经摆脱了它那种狭隘自私的想法了，贾斯贝先生？”

“不，太太，还没有。萨缪尔·赫恩——这是那位职工的名字——的唯一任务就是弄清当地土著猎人说起的一个

铜矿的位置。一七六九年十一月六日，这位职员离开了加尔王子堡——堡子在哈得孙湾西岸，位于丘吉尔河畔。萨缪尔·赫恩大胆向西北方前进；当时天气酷寒，他所带的食物也已尽绝，他只好回到加尔王子堡。幸亏他并不是个容易泄气的人。第二年的二月二十三日，他又带着几个印第安人出发。这第二次旅行简直使他疲惫困难到了极点。赫恩原指望当地有野味和鱼类可捕食，可是却时常匮乏。有一回甚至接连七天没东西吃，他只好拿野果子、旧皮革和烧过的骨头充饥。这位果敢的旅行家总算还有力气回到了商站，虽则是毫无成绩。可是他仍不气馁。一七七〇年十二月七日，他又第三次出发，经过十九个月的搏斗，于一七七二年七月十三日，发现了科佩芒因河，他一直下行到出海处，声称看到了大洋。这是人们第一次到达美洲北部海岸。"

"可是西北通路，就是说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直接交通线还没有发现吗？"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又问。

"没有，太太，"中尉回答。"从这个时候起，多少个爱好冒险的航海家都曾经找过！一七七三年有费普斯，一七七六年至一七七九年间有詹姆士·柯克和克莱克，从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一八年又有高质朴，还有罗斯、巴利、富兰克林等人都曾献身于这一艰难的事业，但一无所获；这个任务最后落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探险家身上，落到大胆的马克·克吕尔身上，他成为真正穿越北冰洋、从一个洋到达另一个洋的第一人。"

"当然，贾斯贝先生，"波丽娜·巴奈特太太说道，"这是

地理学方面的一件大事，我们英国人应当因此而自豪！但是，请告诉我，哈得孙湾公司自从改变主意以后，除了萨缪尔·赫恩之外，有没有资助过别的旅行家呢？"

"当然有过，太太。正是由于这个公司的支持，富兰克林上尉才在一八一九年至一八二二年间在赫恩河与杜拿干岬角之间作过一次旅行。进行这次勘察的确非常艰苦。旅行家们粮尽援绝过好几次。两个加拿大人被同伴杀了吃掉了……尽管有这么多的磨难，富兰克林上尉还是在北美洲沿海一带无人区域跋涉过五千五百五十英里。"

"这人精力过人，真少见！"波丽娜·巴奈特太太插上一句，"虽然他吃了那么多苦，可是在他再度进军、征服北极时已经很好地证明了他的坚强毅力。"

"是的，"贾斯贝·霍布生答道，"可惜这位了不起的探险家就在他所发现的这个地区悲惨地死去了！不过现已查实，富兰克林的伙伴们并没有都与他一同丧命。他们之中许多不幸的人肯定还流落在冰天雪地之中！啊！可不，每想到这件可怕的失踪事件，我就感到一阵心酸！有一天，波丽娜太太，"讲到这里，中尉又不禁激动起来，极其自信地说："有一天，我将搜遍这片曾经发生过不幸、而至今还无人知晓的地区，而……"

"而这一天，"波丽娜·巴奈特太太紧握住中尉的手，答道，"这一天，我一定做您探险中的旅伴。对！跟您一样，我已经不止一次这样想了。贾斯贝先生，一想到我们有些同胞，有些英国人，兴许还在等待着援救，我的心情就象您一样激动……"

“这援救对于大部分蒙难者来说，已经太迟了。不过，肯定总还可以救到一些人的！”

“上帝与您同在，霍布生先生！”波丽娜·巴奈特太太说。“我看为了完成这一人道任务，没有比生活在海岸线附近的公司人员更合适的了。”

“我同意您的看法，太太，”中尉答道，“尤其是这些人员已经习惯于北极大地的严寒了。无数情况都说明，他们很能耐寒。一八三四年搭救旅行遇险的拜克上尉的不就是他们吗？正是这次旅行，我们发现了威廉王地，那里也正是富兰克林遇难的地方。一八三八年，受哈得孙湾总督之命去北冰洋沿岸考察的——在这次考察中首次查明了维多利亚地——不也是我们的人、勇敢的戴斯和辛普孙那两位吗？我相信将来完全征服北极大陆的一定是我们公司。公司的商站逐渐北移——那里是皮毛兽藏身之地，总有一天，在北极上，就是在地球上经线的交汇点上会建立起一座堡子的！”

在这次、以及后来的多次交谈中，贾斯贝·霍布生叙述了自从到公司工作以来他本人的历险故事，他跟竞争对手的斗争，并且说他打算考察北方和西方那些未知地区。而波丽娜·巴奈特太太也畅谈了她多次穿越热带地区的长途跋涉。她讲了她过去所完成的以及将来有一天要完成的事情。中尉和女旅行家就这样互相讲着许多有趣的故事，消除了不少长途奔波中的寂寞。

这时，狗群拖着雪橇，正快速地向北奔驰。科佩芒因河谷愈接近北冰洋，就愈明显地宽广起来。两边丘陵起伏，不

太陡峭，渐渐低落。某些含树脂的树丛，东一簇、西一簇，打破了这片陌生景色中的单调之感。河水带下来的不少小冰块，在日光下还没有溶化，但是浮冰却愈来愈少了。在这河道里，任何小船、甚至小薄皮艇都可以自如地顺流而下，没有什么天然堤坝、或是岩石堆阻挡水路。科佩芒因河的河床又深又阔。河水极其清冽，水流急速，但从来没有形成汹涌奔腾的激流。这河在上游一段颇为蜿蜒曲折，渐次舒展，流过好几英里。宽阔平坦的两岸尽是坚硬细小的沙砾，有些地段平铺着一层干枯的浅草，非常适宜于雪橇滑行，长长的行列也拉得开来。没有上下坡路，车队在这一马平川的旷地上驰骋，非常畅快。

分遣队日以继夜飞速地前进。——不过，"日以继夜"这个说法可并不大适用于本地区，因为这里的太阳只是在天空画出一道差不多恰与地平的圆弧，几乎永不消逝。在这个纬度上真正的夜间不到两个小时，在每一年的这个时期，黄昏之后几乎马上接着就是黎明。天气总是晴朗，天空相当澄净，只是地平线上微微呈现出雾霭，这对分遣队的旅行可真好。

这两天时间，人们继续顺利地沿着科佩芒因河走。河流附近很少见到皮毛兽，但是鸟类繁多，简直是成千上万。此地几乎完全没有貂、海狸、白鼬和狐的影踪，这情况确实不能不引起中尉的注意。他想南方那些区域，因为狩猎太多，所以食肉类和啮齿类的野兽都已敛迹，是不是在这个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呢？这也可能。他们在途中常常碰到一些宿营地遗址、野炊余烬等等，这表明当地土著或别的

猎人曾经走过这条路线。贾斯贝·霍布生明白，他必须更向北进行考察；到达科佩芒因河口，他这才走了这次旅程的一段。他急于想到达从前萨缪尔·赫恩隐约瞥见过的沿海地区，于是让整个队伍兼程前进。

分遣队的人都象贾斯贝·霍布生一样急不可待。大伙儿都全力赶路，想在最短期内到达北冰洋沿岸。一种无法形容的魅力驱使着这些大胆果断的开拓者向前。未知的新事物在他们眼前闪烁着光芒。远征异域的真正辛劳兴许会在这块人们日夜思念的海滨才开始吧？这又算得了什么。人们急于去迎战困难，径直地大步走向目的地。他们现在所作的旅行，只不过是穿过一个并不直接使他们感到兴趣的地域，只有在北冰洋岸边，那里才是真正探险的开始啊。每个人都已经在幻想身临西去好几百里、超越北纬七十度线的这一海域。

终于，六月五日，这是离开知心堡后的第四天，贾斯贝·霍布生看到科佩芒因河的河面大大地开阔了。西海岸沿着一条微微弯曲的线，几乎笔直地向北延伸。东边则呈现出圆弧形状，直到天边。

贾斯贝·霍布生立即停止前进，用手指给他的伙伴们看那无边无际的大海。

第十一章

沿着海岸前进

分遣队经过六个星期的长途行军之后，到达了一个宽

阔的喇叭形河口湾。这个港湾清晰地出现在美洲大陆上，西边开阔，这是科佩芒因大河口；东边恰恰相反，是一条细长弯曲的沟溪，名叫巴图斯特进口水道。这一带河岸象缀满花边似的，形成了若干小港湾，尖尖的山嘴和陡峭壁立的岬角，隐没在海峡、涧谷和水道一片茫茫烟水之中。这一切给予北极大陆以如此奇异的面貌。河岸的另外一边，位于河口湾左侧，就从科佩芒因河口起，海岸向北渐次高耸，止于克鲁真斯吞岬角。

这个喇叭形河口湾就叫加冕湾，湾中岛屿星罗棋布，构成了杜克多尔克群岛。

贾斯贝·霍布生跟龙中士商议过后，决定大伙儿在这里休息一天。

中尉此行的目的在于寻找一块适合于设置商站的地点，现在真正的考察就要开始了。行前，公司曾经叮嘱过商站地点必须尽可能保持在北纬七十度线上，并且在北冰洋边沿。因此，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中尉就只能在西边寻找一个纬度较高、并属于美洲大陆的点。东边，土地分散，除了波西亚之外，可算都属于北极地带，这地方恰好在七十度线上，但是地质构造情况仍然不大明了。

经纬度确定之后，贾斯贝·霍布生把所在方位记在地图上，知道他们现在离北纬七十度线仍有一百多英里。但是在克鲁真斯吞岬角以外，东北走向的海岸。突然拐弯绕过七十度线，差不多就在子午线一百三十度上，恰恰与克拉旺狄上尉所指定的会合地点巴图斯特岬角处于同一纬度。因此应该到达的就是这个地点。如果能收购到大宗皮毛的

话，那么新堡子就准备建在这里。

“这里，龙中士，”中尉把北极地图指给下属看，“这里就是公司要我们去的地方。这地方，海上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通行无阻，白令海峡的船只能直接到达堡寨，以运送给养、输出产品。”

“还有，”龙中士补充说，“既然这堡子要建在七十度以北，我们大家都可以拿双薪啦！”

“那当然，”中尉答道，“我相信一定拿到，错不了。”

“好吧，中尉，我们现在就开赴巴图斯特岬角，”中士直捷了当地说了一句。

但是放一天假的事已经宣布过了，出发要到明天，六月六日。

第二段旅程不得不、而且实际上跟第一段完全不同。在此之前一直保持着的雪橇的原定序列打乱了，大家各走各的。每天行程都不多，一遇到海岸拐角就停下，甚至常常得步行前进。霍布生叮嘱他的伙伴们，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走到海岸线三英里以外去，车队每天中午和晚上各集合一次。入夜，就搭棚露宿。刚好这个时期天气总是放晴，温度也相当高，平均总在华氏五十九度左右(摄氏十五度)。有两三次，暴风雪突然来袭，但是一眨眼就停了，温度也没有明显改变。

位于克鲁真斯吞海岬和巴里海岬之间的这一美洲海岸地区长达二百五十英里以上，大家从六月六日到二十日对此都极其仔细地进行了考察研究。过去对这一地区的地理勘察工作不能令人满意，于是贾斯贝·霍布生——幸好有

天文学家汤姆斯·布莱克对此加以协助——不但校正了水文测绘图上的某些错误，而且对邻近地界（因为这直接与哈得孙湾公司的业务有关）也进行了特别观察研究。

那么，这地方是不是有很多猎物呢？可供食用的野兽是不是也跟皮毛兽一样多呢？当地的皮毛资源够不够商站整个夏天收购呢？这些都是霍布生中尉考虑的重大问题。下面就是他所观察到的情况。

严格地说，在这个海域猎物并不繁多。禽鸟方面，某些鸭类大概不少，但啮齿类动物只不过有几种北极野兔，人很不容易打到。相反，在美洲大陆这一区域熊却相当多。萨皮纳和马克·纳普时常记录下食肉类动物留下不久的印迹。他们两人总是隔着一大段距离去观察、追踪这类动物。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到了严寒季节，这些从高纬度地区下来的饿兽经常会在北冰洋沿岸来往逡巡。

“不过，”乔利夫下士担心的是食物供应，他常说：“熊肉这种野味很不错，但要把它们放到食品柜里去可不是件容易事儿，这就要看你们这些猎人的本领，看打得到打不到了。”

堡子里储存的熊肉得不到保证。幸好，这地方常常有大群大群比熊还要有用、肉也特别好吃的野兽光临，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的某些部落就拿它们当日常主食。这就是驯鹿。乔利夫下士看到沿海一带这种反刍兽类很多，心里非常高兴。大自然也为吸引它们准备了良好条件，这里地面上覆盖着一种鹿很爱吃的地衣，下雪后鹿善于顶开积雪觅食，地衣是它们过冬的唯一食物。

贾斯贝·霍布生也同样满意，因为下士在好多地方发现了这种反刍动物留下的脚印，脚印很容易辨认，内面不平，凸起，跟骆驼的蹄子类似。人们可以看到大批鹿群，常常是成千上万的，在美洲的某些地区漫游。这些野鹿容易驯化，用它们来为商站供奶或拖雪橇都很好——它们的奶比牛奶还富于营养。死鹿用途也不少，它们的皮很厚，适合做衣裳；毛是很好的线；肉味甚美。在这个纬度上，没有比鹿更可珍贵的动物了。既然这一带确实出现了驯鹿，这使得贾斯贝·霍布生在这里建立新站的计划更加受到鼓舞。

皮毛兽数量之多也是令人满意的。这里的一些小河上有许多海狸和麝香鼠栖息的处所。獾、猞猁、白鼬、狼獾、紫貂、水貂都时常在这个海域活动，因为这一带猎人罕至，一直非常宁静。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足以说明人曾到过这里，而野兽都把这里当作十分可靠的安乐窝。人们还发现了美丽非凡的蓝狐和银狐，现在这类动物在各地已经愈来愈稀，一斤狐皮可以换一斤黄金。萨皮纳和马克·纳普在考察途中本有好多机会能打到珍贵兽类，但是中尉一向谨慎；他预先就禁止他们狩猎这类野物。他不愿在好季节来临以前把这些野生动物吓得惊骇四逸，所谓好季节就是冬天，冬季猎物毛绒最厚，确属上品。而且，现在打到了猎物，雪橇就会超载，于行旅诸多不便。萨皮纳和马克·纳普懂得这些道理，只是一看到紫貂或是珍贵的狐狸，还不免感到手痒痒的。但是，贾斯贝·霍布生的命令是明确的，他不容许任何人违犯命令。

途中，猎手们只是对一些在队伍侧翼出现的北极熊开



这里的飞禽多极了。

枪。不过这些食肉兽并不是因为饥饿而来，所以一下子就逃跑了，这样也没有引起什么正式围猎。只是，如果说这地方的四足动物没有因分遣队的到来而受到骚扰，那么禽鸟可不一样，它们可是代替整个野生动物界遭了殃。人们打到一些白头鹰，这是一种鸣声凄厉刺耳的大鸟；还有专捕鱼吃的猎隼，它们通常在枯树枝上营巢，夏天就到北极；还有通体洁白的雪鹅、雁族中肉味最美的黑雁；黑胸红头鸭，灰白色小嘴乌鸦——这是一种模样奇丑的嘲鸦属的鸟；还有绒鸭、海番鸭以及其他鸟类，它们叽叽呱呱大叫，直闹得北极地区一片喧嚣。居住在这一带的鸟儿简直有好几百万，它们的实际数目远远超过人们对于北冰洋沿岸鸟类作出的任何估计。猎手们既然被禁止捕猎四足动物，他们就不得不热中于打飞禽。头半个月打得最多，猎得的千百只鸟儿大都可供食用，通常再佐以咸牛肉、饼干，真是其味无穷。

这地方出产的野兽的确不少，可以毫不费力地使公司的仓库得以充实。而堡子的食橱里也可以装满佳肴。但是要想保证商站的前途，这两个条件都还不够。还有个燃料问题。如果不能充分供应抵御极地严冬的必需燃料，人们就无法在这个高纬度地区立足。

幸好，这沿海一带都长着树林。岸边丘陵层层叠叠，遮满绿荫，其中以松树为最多。这种凝脂集结的树木的确不少，有的简直可以称得上是森林。树也有时是一丛一丛的，贾斯贝·霍布生认得出那是柳树、白杨、矮种桦树以及许多灌木野草莓。在这个温暖季节，所有的树都披上了绿衣，使平素看惯极地茫茫荒漠的眼睛为之一新。丘陵下面，浅草

平铺，驯鹿贪婪地在啮食，这些草还可以供它们冬季食用。人们看到，中尉为自己在美洲大陆的西北角找到这一块新的垦殖园地感到十分欣慰。

这地方动物可算不少，但完全没有人烟。看不到爱斯基摩人，他们比较喜欢在哈得孙湾附近居住；也看不到印第安人，他们一般不会远远走到北极圈那边去。这地方连绵不断的恶劣天气，尤其到了冬天，会突然变冷，随时都可能袭击猎人，并截断他们所有的通路。人们可想对了，霍布生中尉全然不埋怨在这里遇不上自己的同类。如果他们到这里来那就只会跟他竞争。霍布生所追求的正是无人居住的地方，一片荒原，这样皮毛兽才肯前来避居；在这方面，贾斯贝·霍布生跟波丽娜·巴奈特太太讲的一番话颇有见地。女旅行家对这项事业极为关心，她没有忘记自己是哈得孙湾公司的客人，因而很自然地希望中尉的计划能够成功。

六月二十日上午，贾斯贝·霍布生突然发现了一处有人离开不久的宿营地，这一下你可以想到他心里是多么沮丧了。

这是在一个名叫达尔莱的狭小的海湾深处，巴里岬角形成的那个山嘴在它西边延伸出去。这地方的一个小山丘底下，可以看到曾用许多小木桩划出的一种封锁壕之类的东西，还有一堆堆冷灰，大约那里做过灶间。

分遣队全体队员都围在这个宿营地旁边，人人都晓得这个发现准会叫中尉大不高兴。

“这个情况真叫人不快，”他果然说了，“遇上一窝子北极熊也比这个强！”

“不过，在这里宿过营的人，不管是谁，”波丽娜·巴奈特太太答道，“一准都早已走远了，大概他们是向南又回到他们习惯的猎区去了。”

“这可不一定，太太，”中尉答道。“如果我们看到的足迹是爱斯基摩人的，他们比较可能继续向北。如果是向南，那就是印第安人，他们可能正在探索新猎区，”就象我们一样，所以，我再说一句，这情况，对我们来说，真不大妙。”

“不过，”波丽娜·巴奈特太太问道“究竟这些旅行者属于哪一个种族，能不能认得出来呢？能不能知道这是北方的爱斯基摩人呢，还是南方的印第安人？我觉得各个部族习俗和起源不同，他们宿营的方式也不会一样。”

波丽娜·巴奈特太太说得对，也许在对宿营地进行一番巡视之后，这个重要问题可能得到解决。

于是贾斯贝·霍布生和几个伙伴就去调查，仔细地研究一路所发现的某个脚印、遗留下来的东西、某些痕迹。但是，不管是泥土还是冷却的灰烬都没有足够的鲜明迹象。一些动物的骨头，满地乱扔一气，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中尉非常扫兴，正打算放弃这无益的调查时，他忽然听到在他左边一百来步远的地方，乔利夫太太在喊他。

贾斯贝·霍布生、波丽娜·巴奈特太太、中士、下士，还有其他几个人，立即朝这个年轻的加拿大女人走去。这时乔利夫太太正一动不动地、聚精会神地看着地面。

“你们刚才在找脚印吗？”乔利夫太太问霍布生中尉。“喏，这里不是吗！”

于是乔利夫太太指给他们看，相当多的脚印清清楚楚

地印在粘土地上。

这倒确实是一种典型的迹象，因为印第安人的脚和爱斯基摩人的脚完全不同，鞋也不同。这些奇怪的印迹使贾斯贝·霍布生大为震惊。这些印迹分明是人脚踩出来的印子，甚至还是穿着鞋子的，但是，真怪，上面都是脚板底印，没有脚后跟的印迹。此外，这些印迹很多，很贴近，显得非常杂沓，然而却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面。

贾斯贝·霍布生要大家注意这种奇异现象。

"这不是一个人走路的脚印，"他说。

"既然没有脚后跟，那也不是人跳跃时的印迹，"波丽娜·巴奈特夫人添上一句。

"不是，"乔利夫太太答道，"这是人跳舞的步伐！"

乔利夫太太确实说对了。仔细察看这些印迹，无疑，这是一个男人在作某种舞蹈时留下来的足迹——一点也不是那种沉重、呆板、累人的舞蹈，而是一种轻快、活泼、欢乐的舞步。这一观察结果是不容置辩的。可是在这美洲大陆的边缘，在过了北极圈几纬度的地方，究竟是什么人，性格会这样愉快，竟想到、并需要这样兴高采烈地跳舞呢？

"这一定不是爱斯基摩人，"中尉说。

"也不是印第安人！"乔利夫下士叫道。

"对！这是个法国人！"龙中士平静地说。

最后，大家都同意，只有法国人才会在地球的这个地方跳舞！

第十二章
午夜的太阳

龙中士的这个断言也许并不虚妄。

有人跳过舞，肯定这是事实，不过，不管舞步怎么轻快，你怎么能断定就是法国人在这儿跳的舞呢？

然而，贾斯贝·霍布生却赞成这位中士的看法，只是别的人都觉得这话没有什么把握。大伙儿认为这是一队旅行者，不久以前曾在这地方呆过，其中至少有一位是维斯特利士①的同胞。

大家知道，这一发现并不能使中尉感到满足。贾斯贝·霍布生一直担心在开发英属美洲西北部这方面会被竞争者超过，所以这次探险计划非常保密；他想，消息可能是在加拿大或联邦商业中心泄漏出去的。

休息了一会儿，随后，又上路时，中尉似乎显得忧心忡忡，不过，既然已经走到这里，他并不想就此折回。

经过这件事之后，波丽娜·巴奈特不由地想起来问他：

"贾斯贝先生，是不是在极地还能遇到些法国人呢？"

"我想是，太太，"贾斯贝·霍布生答道。"即使遇不上法国人，至少，反正情况差不多，总会遇到一些加拿大人，他们是从前加拿大属于法国的时候、那些老法国移民的后代——老实说，这些人才是我们更可怕的对手。"

---

① 维斯特利士，十八世纪巴黎歌剧院的著名舞蹈家。

“不过我想，”女旅行家说，“自从哈得孙湾公司兼并了过去的老西北公司之后，在整个美洲就没有人能跟它竞争了，对吗？”

“太太，”贾斯贝·霍布生答道，“除了我们，目前就没有什么经营皮毛买卖的大公司了。当然还有些独立的专门企业。一般说，都是些美国公司，这些公司的工作人员主要是法国人，或者是他们的后裔。”

“难道说这些人员很值得重视？”波丽娜·巴奈特问道。

“当然，太太，当然值得重视。当法国在加拿大拥有最高统治权的那九十四年中，这些法国人显得比我们的人高明。即使是对手，我们也应当给他们公正的评价啊。”

“尤其是给对手！”波丽娜·巴奈特又补充了一句。

“对……尤其是……那个时候，打猎的法国人都离开了他们的主要居留地蒙特利尔向北前进，比谁都坚决。他们成年累月完全在印第安人中间生活，有时甚至通婚。他们跟印第安人关系很融洽，称兄道弟，都叫他们‘山客’或是‘加拿大客’。这都是些大胆、精明、擅长航海的人，勇敢而无忧无虑，具有他们那个民族特有的温和性情，十分忠诚，也十分愉快，不管处在什么情况下面，他们总是载歌载舞！”

“您认为我们看到他们脚印的这支旅行队伍，远道来此，只是为了狩捕裘皮动物吗？”

“我看也没有别的可以假设，太太，”霍布生中尉答道。“肯定，这些人正在寻找新的猎区。现在既然无法阻挡他们，那么我们只有设法尽快地到达我们的目的地，我们一定要勇敢地跟任何竞争者奋战一场！”

霍布生中尉早就对可能存在的竞争采取了容忍态度，而况，他无法反对他们，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加速他们这个分遣队的行程，以求早日到达七十度线以上地区。也许——至少他是这么希望——他的竞争者跟踪不到那里。

在这以后不少天里，小队又向南走了二十多英里，以便顺利地绕过富兰克林湾。这些地方还仍然保持着一片绿色。早先看到过的那些走兽和飞鸟大批地在这儿栖息繁衍，大概整个的美洲大陆西北角都是这样吧。

海一望无际地展现在面前。不过，连最新的地图上也没有标出美洲沿海以北地区的任何土地。这里是一块空旷地带，只有大块浮冰可能阻住白令海峡的水手们上溯极地。

七月四日，分遣队在绕过了另一个深凹进去的、名叫洼斯滨的海湾之后，到达了一个当时还没有名称的湖，这湖面积很小——还不到两平方英里。这只是一个淡水礁湖、一个大池塘罢了，算不上真正的湖。

雪橇平静而毫不费力地前进。当地的景色在一个新商站的创建者看来非常诱人。堡子完全可以建在巴图斯特海岬顶端，背倚礁湖，前临通往白令海峡的大道，这大道就是面前这一片汪洋。在每年暖和的季节那四、五个月里都能畅通无阻。把堡子设在这个环境里对于输出货物和运来给养都很便利。

第二天，七月五日，大约下午三点钟光景，分遣队终于在巴图斯特海岬尽头停下。这地方地图上是标在七十度线以北，现在就需要测定这个海岬的方位。这些海岸的水文

测绘图画得不够准确，无法信赖。于是贾斯贝·霍布生决定在这里安营。

“谁会阻止我们在这里定居呢？”乔利夫下士问道。“我的中尉，您觉得这地方挺不错吧！”

“这地方大概更让您高兴，”霍布生中尉回答。“在这里您能拿上双薪，下士！”

“当然，当然，”乔利夫下士说。“不过，这得按公司的指示去办。”

“耐心等一等，等到明天，”贾斯贝·霍布生又添上一句。“如果，就象我所估计的，这巴图斯特海岬确实位于北纬七十度线以北的话，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把商站建在这里，地点确实很好。礁湖岸边的丘陵地上树木蓊郁，能充分供应松、桦以及其他各种建筑必需的材料，并可满足新堡子烤火取暖之用。中尉和他的几个伙伴一直走到岬角尽头，观察到这片海岸沿着一条极长的弧形线蜿蜒西去。几座笔陡的巉岩锁住天边，远在好几英里之外。人们发现礁湖的水是淡水，并不象最初所想的，以为它靠海近，是咸水。不过，无论如何，即使这湖水不能利用，移民区也并不缺水，因为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流向北冰洋，在巴图斯特海岬东南几百步处注入其中。河口是狭长形，并无岩石护岸，而是一堆堆相当突兀的泥土和沙碛，但却是一个天然港湾，其间完全容纳得下两三条船，以避海上风暴。这一布局对于从白令海峡来此停泊的船只极其有利。贾斯贝·霍布生为了表示对女旅行家的好感，给这条小河取名叫“波丽娜河”，那个小港叫“巴奈特港”，这真叫女旅行

家欢喜得不得了。

把堡子建立在巴图斯特海岬所形成的山嘴后面，无论是主屋和仓库都可以避开寒冷的大风。海岬高耸在前面，使这些房屋不致受到卷起漫天大雪的暴风的袭击，这种风能在几个小时内把全部房屋都埋在厚厚的雪被下面。岬角底下和礁湖湖岸之间的空地相当宽广，足够营建商站所有的大小建筑物。这地方靠着陡坡，四周还可以围上栅栏，并且在海岬顶上建上碉堡——当然这纯粹属于防御工事，但是如果有竞争者企图强占这一地段，那它就很有用了。因此，贾斯贝·霍布生虽然还没有想到如何修建，但已经满意地观察到这里的地势易守难攻。

这时节天气十分晴朗，相当暖和。晴空万里，一抹云都没有。只是，象这种温带和热带常见的清澄一色的天空，通常在这样的高纬度地区是没有的。夏天，轻柔的雾几乎不断地在大气里飘摇；但是，到了冬季，当冰封的山峦凝然不动，当北风咆哮着冲击悬崖，当整个大陆都偃卧在四个月的漫漫长夜里，这时的巴图斯特海岬将变成什么样子呢？不过，贾斯贝·霍布生的伙伴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些，因为现在天气真好极了，一片葱绿，温暖宜人，海上闪烁着万点光芒。

在礁湖边上临时宿营的事宜都已安排停当。——雪橇上装着所有搭帐篷的必需之物。波丽娜·巴奈特太太、中尉、汤姆斯·布莱克和龙中士一直到晚上都在附近地区奔走，察看天然资源。这地方从各方面看来都挺合适。贾斯贝·霍布生巴不得第二天早点来临，好测绘当地地理位置，并了解一下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不是哈得孙湾公司所要求的

那个环境。

“好，中尉，”在大家做了一番勘察之后，天文学家对他说，“这地方真迷人，我想不到北极圈内居然有这样的好地方。”

“哈，布莱克先生，这里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呢！”贾斯贝·霍布生答道。“我现在恨不得马上测定这里的经纬度。”

“特别是纬度！”天文学家说，他这个人一心想着即将来临的日食。“我相信您的那些勇敢的伙计也不比您镇定，霍布生先生。如果你们定居在七十度线以北，可就是双薪啊！”

“您呢，布莱克先生，”波丽娜·巴奈特太太问道，“对于越过这个纬度，您不是也很感兴趣——一种纯粹科学上的兴趣吗？

“那当然，太太，那当然。我对越过这个纬度当然很感兴趣，不过，我也不是非常……”天文学家回答。“根据星历表计算——那是极其准确的，我受命观察的这次日食，观察者要置身于刚过七十度线以北一点点的地方才能看到全部过程。在测出巴图斯特岬角的位置这件事上，我也跟我们中尉一样着急呢！”

“我可是想过了，布莱克先生，”女旅行家说，“要是我没有弄错，这次日食应当在七月十八日发生吧？”

“对，太太，正是一八六〇年七月十八日。”

“现在还才是一八五九年七月五日啊！日食现象要一年之后才会有！”

"我想是这样，太太，"天文学家答道。"但是如果我明年才动身，您知道我可能就到得太迟啦！"

"这话不错，布莱克先生，"贾斯贝·霍布生又说。"您提前一年出发做得对。这样，肯定不会误了日食。我得对您说，我们这次从信心堡到巴图斯特岬角的旅行一路上十分顺利，真是异乎寻常。我们既不感到怎样疲劳，也没有耽误时日。老实说，我没有想到能在八月中旬以前到达这里。假使日食在今年，就是说在一八五九年七月十八日发生的话，您可能就会赶不上。而况，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北纬七十度线以北。"

"所以，我亲爱的中尉，"汤姆斯·布莱克答道，"我一点也不懊悔我跟你们一道作这次旅行，而且我将耐心地等待日食，一直等到明年。我想，金发的福柏①是一位容貌美丽的女神，值得我们恭候她的大驾呢！"

第二天，七月六日，约近中午，贾斯贝·霍布生和汤姆斯·布莱克准备好对巴图斯特岬角进行一次精确的方位测定，就是说这里在经纬度上的位置。这一天，日光照射非常清晰，对于严格测绘投影轮廓极佳。尤其是，每年的这个季节，太阳正在地平线最高点上，当它经过子午线时，它的中天位置当会使我们这两位观测者工作起来方便一些。

头天上午，在根据时角计算方法取不同高度时，中尉和天文学家就已经极其准确地得到了所在地的经度。但是贾斯贝·霍布生最关心的是纬度有多高。如果巴图斯特岬角

① 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

确实是位于七十度线以北，那么，这里的子午线情况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将近中午。分遣队所有的人都聚在观测者周围，看着他们使用六分仪。这些笃实的人不耐烦地等待着测定结果。这很容易理解，他们想知道的是：他们现在是已经到达目的地，还是要继续在这沿海地区另一个点上去寻觅符合公司要求的地方呢？

可是，在究竟选择哪里这个问题上，目前大概得不出任何足以令人满意的结果。因为——根据现有的很不完善的美洲这一区域的地图——从巴图斯特岬角起，海岸线向西弯曲，转折到七十度线以下，直至俄属美洲境内才又重新越过七十度线，但在该地区英国人却无权定居。所以，贾斯贝·霍布生在认真研究了这北极地方的地图绘制之后，就向巴图斯特岬角进发。事实上，这个岬角象一个尖头一样伸出在七十度线以北。而且，在一百至一百五十度子午线之间，在通常所说的本洲范围（即英属美洲）以内并没有别的岬角延伸到北极圈内。现在需要决定巴图斯特岬角是否真正处于象在最新地图上所看到的那个位置上。

总之，这就是汤姆斯·布莱克和贾斯贝·霍布生通过精确观测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这时，太阳接近了它轨道上的中天位置。两位观测者都把他们那六分仪的望远镜对着正在上升的日头。从安装在仪器上的倾斜镜观察，太阳光被集中到地平线上，而在日轮底边触及地平线的时候却正是它停驻在半圆弧道的最高点上的时候，因此，太阳经过子午线的当儿在当地正是

中午。

大伙儿都凝望着，一片沉默，肃静。

“中午！”一会儿贾斯贝·霍布生大叫起来。

“中午！”同时汤姆斯·布莱克也应了一声。

望远镜立即一齐都放低了。中尉和天文学家在仪器的刻度盘上读出他们刚得出的角度，并立即用数字记下所观测到的情况。

几分钟后，霍布生中尉站起身来，向他的伙伴们招呼：

“朋友们，”他说，“我保证，从七月六日这一天起，哈得孙湾公司给你们发双工资。”

“乌拉！乌拉！公司乌拉！”霍布生中尉的伙伴们顿时欢腾起来。

真的，巴图斯特岬角及其毗邻地区确确实实位于七十度线以北。

下面就是测得的座标，这座标对于新堡子的未来是何等重要啊。

经度：格林威治子午线以西一百二十七度三十六分十二秒

纬度：北纬七十度四十四分三十七秒

当天晚上，这些果敢的健儿们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宿营了，这里远离信心堡八百多英里。他们看到金光闪闪的太阳掠过西边地平线的边沿，它那完完整整火焰四射的日轮丝毫未变。

这是第一次，午夜的太阳在他们面前喷射出万丈光芒。

第十三章
希望堡

建堡的场地完全确定了。这里天然平坦，位于礁湖东岸，巴图斯特岬角背后，比别的地方都合适。贾斯贝·霍布生决定立即开始兴建主要房舍。这一期间，每个人都安排了活动，所有的雪橇都巧妙地改作临时营房。

由于队员们都很能干，中尉准备顶多用一个月的时间建好主屋。这房屋必须相当宽敞，足以暂时容纳分遣队这十九个人。随后，在大冷之前，如果时间来得及，再给士兵们盖好附属房舍，还有用来存放裘毛皮件的仓库。贾斯贝·霍布生并不敢肯定这些工程能在九月底以前完成。而一过九月，这里就是漫漫长夜，雨雪连绵，寒冷的冬季将使所有的工作不得不停顿下来。

在原来克拉旺狄上尉亲自挑选的十名兵士中，有两人是专职猎手，他们一个叫萨皮纳，另一个叫马布尔。其他八个人挥动起斧头来也象使枪那样灵巧。他们跟水手一样，什么都行，样样能干。不过，现在的主要工作既然是建造堡寨，他们无须耍刀弄枪，而只要做工干活。彼得森、贝尔契、拉埃、加里、蓬德、霍普、凯莱，他们几个人组成一个精巧勤勉的木工组，由马克纳普领导。马克纳普是在司梯林长大的苏格兰人，特别擅长建造房屋和船只。工具如：斧、凿、刨、锯等，一应俱全。兵士拉埃，专业铁匠，他带着一个轻便小熔铁炉，能铸造建房需用的一切销钉、榫头、螺栓、钉子、螺

钉和螺帽。在这些工人里面就是缺少泥瓦匠，但北极商站的屋宇都是木结构，倒也并不需要这个行当。幸好这巴图斯特岬角附近树木不少，奇怪的就是没有岩石、石块，甚至连一个石子、一颗卵石都没有。一眼望去只见泥土和沙砾，别的什么也没有。岸边撒满了无数被激浪冲碎的双瓣介壳和海藻或是植形动物，如海胆、海星之类。岬角本身也只是疏松土壤垒积而成，看上去是由某些植物维系着其间的分子结构。

这天下午，贾斯贝·霍布生和马克纳普木工师傅一起，到巴图斯特岬角脚下的高地去选定建造堡子主楼的地段。从那里望过去，礁湖和湖西十到十二英里的荒原，都历历在目。右边，至少在四英里处，悬岩陡壁层层叠叠，因为遥远，一部分都没入雾中了。左边相反，尽是一马平川、广阔无垠的旷野，入冬之后，白雪覆盖，与礁湖和洋面并无二致。

建屋地点一选好，贾斯贝·霍布生和马克纳普就拉起绳子画出房屋范围。这个轮廓构成了一个六十尺长、三十尺宽的长方形。房屋正面长六十尺，有四个门窗开口处：一扇门、三个窗户都朝海岬，前面是院子；朝礁湖那边开了四个窗户。门并不安在正面中央，而是放在左边拐角上，以便使房屋适合居住之用。这种布局可以使室外冷空气不易进入里间卧室。

屋里分四大间。第一大间是门厅，设有双层门，以防风暴；——第二大间用作厨房，这样煮饭做菜时就不致把湿气带进住人的房间；——第三大间，是供每天大家进餐用的一个大厅；——第四大间，就象船舱一样，分成许多小间：这就

是中尉和木工师傅绘制的一个简单平面草图。

兵士们只好暂时住在大厅里，里头搭起了行军床。中尉、波丽娜·巴奈特太太、汤姆斯·布莱克、麦琪、乔利夫太太、马克纳普和拉埃太太分住在第四进大房间里。用一句恰如其分的俗话说，正是“架床叠屋”，但这一情况不会长期下去，一俟兵士宿舍建好，这所主屋就专供此次远征领队、他的中士、波丽娜·巴奈特（以及跟她形影不离的麦琪）、还有汤姆斯·布莱克居住。到那时可能会把这间大屋分作三间卧室，去掉临时隔板，因为有一点是在北极过冬的人所不能忘记的，这就是“向角落开火！”。真的，这里所有的角落、拐角都是冰雪汇集之所；墙壁会使屋里通风不畅，而潮湿一旦凝成雪花，也使得人在屋子里居住不适，有害健康，导致疾病。因此，大部分北冰洋的航海者，当他们准备在冰天雪地里过冬时，总是在他们的船内安排一间舱房，让所有船员，不管是头目、水手，都集中居住。但是贾斯贝·霍布生因为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却不能这样做。

人们可以从对这座还不存在的房屋的描写中看到，堡子的主要建筑物是平房，上面盖有宽阔而斜度极大的屋顶，使水能顺利流下。至于雪，当然会在屋顶留住，一旦积厚了，它会把房屋严严地封闭起来，这倒很有好处，足以使室内保持恒温。因为雪是不良导热体。在北极的冬季，最重要的是室内热量跑不出去。

在屋顶上方，木工准备竖两个烟囱，一个安在厨房顶上，另一个在大厅里的火炉上方。这样能同时使四个房间都暖洋洋的，满室生春。这房屋总的看来，当然称不上什么

建筑杰作，但是对于住在里面的人来说，也算有了此地难得的较好的居住条件。此外还能要求什么呢？而况，在这种昏暗的微熹之中，周围满是暴风雪，房屋有半截埋在冰里，上下一片银白，轮廓臃肿，屋顶上淡灰色的烟柱被风吹得摇曳不定，艺术家准能想象得到这座过冬的房屋将会呈现出怎样一副奇异、阴沉、可悲的面目。

新房屋草图设计出来了。现在主要就是施工。任务落在马克纳普师傅和他带领的一批人身上。在木工们干活的时候，队里的猎手们就负责每天的食物给养，也并不空闲。人人都挺忙碌。

马克纳普师傅开始挑选建屋所需的木料。他在丘陵地上找到许多样子很象苏格兰松的松树。这种树中等高度，非常适合建房。在这个结构粗糙的建筑中，外墙、地板、天花板、隔墙、隔板、檩木、栋木、主椽、屋面盖板全用木板，另外，大梁、小梁也全是木头的。

我们知道，这一类建筑只需使用很简单的人工就行。马克纳普完全可以加快进行——这对于房屋的坚固性毫无影响。

马克纳普师傅挑了不少笔直的树干，这些树都是从离地一尺处斫断的。一百多棵松树全砍掉了枝干，既不必剥皮，又不要用斧子砍砍方正，就这样做成了二十尺的小梁。仅仅用斧头和两头木工凿在木材两头破开一点，做好榫头、榫槽，使它们结合起来就行。这项工作只用了几天就做成了，接着用狗把这些木材拖运到准备建主屋的那个高地上去。

高地已经预先仔细平整过。地面上尽是泥土和细沙，经人脚踩过，并用夯夯实。原来地上的短草和瘦小的树丛都被一烧而光，地表积下厚厚的一层灰烬，可以防潮。马克纳普清理出一块洁净而干燥的场地之后，就准备在上面开工建屋了。

初期工程完成后，就先在房屋四周以及隔墙垂线上笔直地竖起主梁，支住整个屋架。这些梁柱顶端用火烧烤使之变硬，然后栽入土中好几尺深。梁柱侧面都略略加以刳空，打好槽，再把横木小梁接上榫头，在小梁之间，预先装好门和窗户。屋的上部，梁都连以纵木，打好榫眼，这样就使得整个建筑更加坚固、结实。这些纵木成为房屋两侧的盖顶，在它上端放上桁架，其下端则从墙上伸出去，看上去有点象山区里的小木屋。木屋上有天花板，地面灰层上也装着地板。

这些外墙和屋内隔墙的小梁都是平排并列，某些地方，为了使连结部分更加牢实，拉埃铁匠就先用木槌敲打，再铆上长长的铁销，钉成一片。这样当然还有间隙，于是马克纳普就将以前使船壳不透水的工艺用在这里，非常成功。为了这项捻缝活计，人们把长满在海岬东边的海草取来晾干，海草经过木槌敲打，用铁家什填进缝缝，木工师傅在每个槽里都放上很多层木胶——这种木胶在当地松树上真是取之不尽。这样的外墙和地板既不透水，厚度也大，足以抵御冬天的狂风和严寒了。

门和窗户开在房屋前后两面，虽然粗糙，却很坚固。窗户上用小块鱼胶作玻璃，鱼胶是角质物，色泽微黄，呈半透

明状，还挺不错。在晴明的日子里，可以敞开窗子，透透空气。逢上坏天气，外面是一片北极夜色，天空阴暗无光，人们就将窗户密封，外面再罩上厚实窗板，用铁器固定，这样就抗得住任何暴风雪。

房屋内部很快地安排停当了。在当作前厅用的房间里，第一道门后面安着双层门，这样使得人进出时可以先经过不冷不热的温度层，刺骨寒风和冰冷的潮气就不致直接吹到房间里了。此外，还装上了从信心堡带来的空气泵，在严寒时不能开启门窗的情况下，用它来调剂屋内空气。其中一只是在屋里空气过于混浊时用于排出浊气，另一只则用来把外面的纯净空气吸进贮藏间来。中尉亲自安排好这套装置，这东西必要时大有用处呢。

厨房里的主要用具是一只从信心堡拆零带来的大铸铁炉。铁匠安装它费时并不多，也不困难，不过装烟囱管道，无论是厨房里的、还是大厅里火炉上的，却花了不少时间和心思。不能用铁皮做烟囱，因为它抗不住春秋分时节的大风，无论如何得用比较结实的材料才行。经过多次试验均未成功，贾斯贝·霍布生决定不用木头，而用其他材料。如果有石头，那问题早就解决了。但是我们早就说过，由于一种无法解释的怪事，这巴图斯特海岬周围就是缺少石头。

但是，相反地，这一带沙滩上贝壳却堆积如山。

“好，”中尉对马克纳普师傅说，“我们就用贝壳做烟囱。”

“用贝壳吗？”木工师傅说。

“对，马克纳普，”贾斯贝·霍布生答道。“不过要把贝

壳粉碎，锻烧，研成粉末；然后用这种粉末，做成一小块一小块，我们就拿它当砖用。”

“那么，好，就去搞贝壳！”木工师傅回答。

霍布生中尉的主意真好，于是大家着手干起来。岸边覆盖着一厚层贝壳之类的东西，第三纪地层的底层石灰岩中就部分地包含着这种钙质物。马克纳普叫人收集了好几吨贝壳，建起了一座窑，准备通过烘烧使贝壳中的碳酸酯分解出来。这样可以得到一种非常适合于砖石建筑使用的石灰。

这工作总计花了十二个钟头。真想不到贾斯贝和马克纳普用这样原始的方法竟生产出一种富有粘性的石灰，纯净而无异物，一接触水就凝结，膨胀性能也很好。石灰糊剂一压成小砖，质地极佳，完全适用于建造烟囱。于是几天之内，两个圆锥形的管子就耸立在屋脊上，又厚又结实，一点也不怕大风吹。

波丽娜·巴奈特祝贺中尉和马克纳普木匠只用了这么短的时间，就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费劲的作业。

“你们的烟囱可别不冒烟！”她笑着说。

“它会冒烟的，太太，”贾斯贝·霍布生颇有哲学意味地回答。“它冒烟，这一点您不必怀疑。所有的烟囱都冒烟！”

一个月之后，浩大的工程全部结束。八月六日，就要举行新屋落成典礼。当马克纳普师傅带着一批人忙于建造时，中士、乔利夫下士——乔利夫太太则主持烹饪——还有马布尔和萨皮纳两个猎手，则由贾斯贝·霍布生率领着到巴图斯特岬角周围四处搜索。他们发现在这一带皮毛兽

和鸟类非常繁多，因此感到十分满意。大规模的狩猎现在还没有开始，猎人们仅仅是先行察看一下当地情况。不过，他们还是捕捉到几对活鹿，准备驯养。这些野鹿可以用来产仔，供奶。人们赶紧把它们圈在一个离房子五十来步的栅栏里。马克纳普的老婆是个印第安人，因为她是内行，所以就由她负责驯养这些野兽。

波丽娜·巴奈特由麦琪协助，专管内务。大家马上就会感到这个聪明善良的妇女处理纷繁杂务很有能耐，这些事贾斯贝·霍布生和他的伙伴们大概从来没有搞过。

在几英里范围内勘察过这个地区之后，中尉了解到这地方是一个广阔的半岛，面积大约有一百五十平方英里。一个宽达四英里多的地峡把它跟美洲大陆连在一起；地峡从东边华斯彭恩海湾深处延伸过来，直到对岸与之相应的新月形凹进部分。这个半岛——中尉给它取名叫“维多利亚半岛”——的地界划定得极其明显、清晰。

接着贾斯贝·霍布生就想了解礁湖和大海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资源。这真该让他高兴，礁湖的水虽然非常清浅，却盛产鱼类，其中有鳟鱼、白斑狗鱼和其他不少淡水鱼，这很值得重视。波丽娜小河中有不少溯流而上的鲑鱼和无数不住跳跃的白鱼、胡瓜鱼。这一带沿海水产似乎不如礁湖丰富，不过常常可以看到大海上有硕大的海豚、长鲸、抹香鲸浮过，它们可能是避开了白令海峡渔民的鱼叉游到这里来的，这些巨大的哺乳动物在岸边上搁浅倒也不是不可能的。这差不多是巴图斯特岬角的移民捕获它们的唯一办法了。至于西边的那一部分海岸，这时正是海豹经常出没之所；不

过贾斯贝·霍布生吩咐伙伴们不要平白无故地去猎取这些巨兽。人们以后就可以看到这样做是否合适了。

八月六日，到巴图斯特来的这些新移民搬进了他们的新居。这之前，经过公开讨论，他们给新屋起了个带有吉祥兆头的名字，全体一致同意。

这所新屋，或者也可以说这个堡子——这是该公司在美洲沿岸设立的最远的一站——从此就命名叫做“希望堡”。

但是，实际上它并没有能被列入最新的北极地图，那是因为有一个可怕的命运正在最近的将来等着它，因此才没有绘制上去。这真是现代地图绘制技术的一大不幸。

第十四章

几次短程旅行

新居的布置进行得很快。行军床已经搭好，就等人去睡了。马克纳普木匠制了一张粗腿桌子，又重又大，不管在上面放多重的东西，也不会嘎吱嘎吱地发出响声。桌子四周放着挺结实的长靠背椅，椅子是固定的，所以叫它“家具”并不大确当——家具一般应该是指可以搬动的东西。当然，房间里还是有几张轻便椅子和两只大柜。

里头的卧室也都收拾好了。几块厚板壁把卧室分成六个小间，其中只有两间从前后开的窗户中透入光线。每个小间里只放一张床，一张桌子。波丽娜·巴奈特和麦琪合住的那间可以俯望湖面。贾斯贝·霍布生把朝里院开窗的

一间给了汤姆斯·布莱克，于是天文学家马上住了进去。至于中尉本人，等到大家都住进新房之后，他才搬进了饭厅隔壁一个半明不暗的小间里，这房间取光就靠隔墙上开的那个小圆窗。乔利夫太太、马克纳普太太和拉埃太太都跟丈夫住在一起。这三对好夫妇十分和睦，要是让他们分开那就太残忍了。而且这个小小的移民点要不了多久就要添一个新成员了。有一天，马克纳普毫不迟疑地问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年底愿不愿意做他孩子的教母。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听了，立即非常高兴地答应下来。

人们把雪橇上的东西全部卸下，把卧具都搬到各自的房间里去。那些暂时不用的器皿、食物、弹药都通过过道中间的梯子堆放到阁楼上。冬衣、靴子、敞袖外套、粗细皮毛，都装在一些大柜子里，以免受潮。

这些初步工作完成之后，中尉就考虑到将来屋内取暖的事。他想到冬季里有几个星期人们根本就不能出屋，于是叫人到山林里去砍来许多木柴。他甚至想乘海豹在海滨出现的机会行猎，好好充实一下油料——只有采取这些最有力的措施，才能抵御极地的严寒。在中尉指挥下，大家在屋里安装了几台凝结器，借以把室内湿气吸掉，免得结冰。

这个取暖问题确实非常重要，霍布生中尉时时刻刻都在考虑。

"太太，"他对我们的女旅行家说，"我是在北极地区长大的，在这方面有些经验，而且我看过关于在极地过冬的一些记载。要在极地度过严寒的日子就得特别小心防冻。什么都得预先准备好，否则，只要有一点疏忽，就会招致无可

挽回的重大损失。”

“我相信您，霍布生先生，”波丽娜·巴奈特太太答道。“我看，寒冷倒真是遇上了您这样一位劲敌。不过，难道食物供应问题不也是同样重要吗？”

“同样重要，太太，所以我想，为了节约库存，就得就地筹食才行。过几天，等我们差不多都安顿好了，我想组织几次狩猎，打点野物，以供食用。至于皮毛兽嘛，我们想等些时再设法充实公司货栈。此外，水貂、白鼬、狐和其他皮毛兽，这时候毛绒都还不厚实，打也不是时候。如果现在存库，价格就要损失百分之二十五。这不行。现在我们首先只限于给希望堡准备好食物。要是有些驯鹿、麂子或加拿大鹿窜到附近地区的话，我们就打。当然，要供得上二十个人吃，还有六十多条狗得喂，够我们操办的！”

中尉是个做事有条有理的人。他想按步就班去办，只要这些伙伴们协助他，眼前这些艰巨任务都能完成。

每年的这个时期，天气总是非常晴朗。再过五个星期才开始降雪。主屋竣工之后，贾斯贝·霍布生就叫继续做屋架，再盖厢屋，安顿拉雪橇的狗群。这些“狗舍”想建在岬角下面，背倚斜坡，离主屋右侧大约有四十多步光景。供人住的附属房屋放在主屋左边，跟狗舍门对门。仓库和弹药库靠着围墙内侧。

也许因为过分谨慎小心，贾斯贝·霍布生决意把围墙在冬季到来之前砌成。他用不少尖头梁木结结实实地竖成一圈做栅栏，这样可以保护堡子，不受大野兽侵犯，甚至能防止有人攻袭，很难说印第安人或其他人等就不会跟堡子

作对。中尉没有忘记以前在离希望堡不到二百英里处曾发现过一支什么队伍在海滨留下的足迹。对于这班游牧猎人的慓悍习性，他很了解，因此为了防止突然袭击，不管怎样，还是早作准备为妙。紧绕着围墙挖了一道深封锁沟，前面两角下临礁湖，马克纳普在每个角上都修建了木板了望亭，供放哨用。

这些工人真是好样儿的，工作勤奋，一刻也不间断，估计新屋在入冬以前可以建成。

在这段时间里，贾斯贝·霍布生打过几次猎。本来他计划到滨海地带去猎海豹，现在且推迟数日，目前他准备专门去打些反刍类野兽，把肉晾干收藏起来，留作一冬食用。

于是，打从八月八日起，萨皮纳和马布尔，有时就他们两个，有时带着中尉和龙中士——这两位也很精通此道——每天都在左近好几英里之内四出游转。不知疲倦的波丽娜·巴奈特太太也经常拿杆枪跟他们一道去，毫不落后；她枪法也不错。

整个八月，打猎收获非常丰富，一眼望去，堆食品的阁楼装得满满的。在这一带出没的野兽特别是鹿非常多疑，马布尔和萨皮纳可以说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计谋去抓。这两个猎手经常寻下风处呆着，以避开野兽灵敏的嗅觉，好耐心！有几次他们都潜伏在矮桦树丛里，手里擎着美丽的鹿角轻轻晃动，来招引驯鹿。果然，这些鹿——印第安人称它们为“加里布”——被表象迷惑住了，靠近猎手，这一下可跑不了啦！还有一种喜欢告密的鸟儿（萨皮纳和马布尔都很熟悉），是一种白天出来活动的小林鸮，只有鸽子那么大小，

它们常常把驯鹿隐藏的地方给透露出来。这鸟儿用象小儿似的啼声召唤猎人，因此印第安人都叫它"报信鸟"。他们打了五十来头驯鹿，把肉剁成长条，储存起来，皮经过硝制，准备用来做鞋。

储藏的食品也不只是驯鹿肉，还有北极野兔；野兔在这里繁殖得快极了，这也是食品储备的一部分。北极野兔好象不如它们的欧洲同胞逃得快，常是蠢巴巴地就给人杀掉了。个头儿挺大，长耳朵，棕色眼睛，一身雪白的绒毛，每只十到十五斤重。猎手们捕获了一大批这种小兽，肉味异常鲜美。大家动手几百只一批地进行熏制，还有些就在乔利夫太太的精巧烹调下成了别有风味的肉糜。

将来的食物就这样都准备好了，每天吃的也不缺。大量的极地野兔成了家常便饭，猎手们以及在马克纳普师傅手下干活的人吃起这些新鲜可口的野味来真如风卷残云。厨房里，乔利夫太太大显身手，将这些小小的啮齿动物进行了各式烹调，做得比平时格外出色，博得了众人交口称赞。下士也高兴得不得了，到处去收集大家对她的表扬。

有几种水鸟也为菜谱增加了花色品种。除了礁湖两岸盛产的各种野鸭外，还有成群结队在这一带稀稀的柳荫下不住扑腾的无数水禽，据动物志记载，这属于山鹑一类。当波丽娜·巴奈特第一次问萨皮纳这些鸟儿叫什么名字的时候，猎人答道：

"太太，印第安人叫它'柳树松鸡'，不过，对我们欧洲猎人来说，这是真正的'大松鸡'。"

其实，可以说是"白山鹑"，它们尾巴上长着几支带黑点

子的大羽毛。这种野味真好极了，烹调也很容易，只要架在通红明亮的大火上一烤就成。

在这各色野味之外，还要加上大湖、小河里的水产。论起捕鱼来谁也没有龙中士在行。不管是引鱼吞饵上钩，还是用带空鱼钩的丝线抽打水面，除了巴奈特太太的忠实伙伴麦琪，没有人象他那么灵巧，那么耐心。这两位都是有名的伊萨克·瓦尔通①的大弟子，总是紧挨着坐在一起，手拿钓竿，屏息定睛，凝视着游鱼，一声不吭；就靠他们，商站的餐桌上从来不缺河鲜。无论是礁湖还是小河，每天都要给他们供奉不少鲑鱼之类的上等水产。

他们几乎每天做些小小的旅行，直到八月底才告结束。猎人们常常要跟一些危险的野兽打交道，贾斯贝·霍布生不无担心地发现这一带熊非常多，很少有哪天看不到这种凶猛家伙。他们一看到熊就开一阵子枪。有时来的是本地区最常见的棕熊，有时是躯体奇大的北极熊，它们原住在更北的地区，等到这里一冷起来，这种白熊会更多地迁到巴图斯特海岬附近。事实上，在冬季围炉而坐讲述的故事里总是谈到，北极的探险家和捕鲸者们一天要有好几次碰到熊。

马布尔和萨皮纳还多次碰到过狼群，它们看到猎人就象潮水一样逃跑。人们常会听见群狼嗥叫，尤其是它们跟踪驯鹿或加拿大鹿的时候。这些大灰狼，身子有三尺高，尾巴很长，入冬后皮毛变成白色。因为此地食源丰富，这类灰狼便大批繁衍起来。它们都住在树丛繁茂处的那些洞穴里，

① 一本有关钓鱼的书的作者——原注。

象狐狸一样生活，洞口很多。在这段时间里，狼要是吃饱了，胆量就小，看到猎人时就会避开。不过，这类动物要是饿了，就会成群结队，变得非常可怕，而只要它们的洞穴在这里，可以断定它们不会离开当地；甚至冬季也是如此。

有一天，猎手们把一只相貌丑恶的野兽带回了希望堡，这玩意儿无论是波丽娜·巴奈特或是天文学家汤姆斯·布莱克都不认识。这只跖行动物，样子很象凶猛的美洲狼獾，缩着身子，短腿，脚上有利钩，牙床巨大，眼露凶光，跟任何猫科动物一样，腰腿极其柔韧。

"这是什么动物，这样怕人？"波丽娜·巴奈特问道。

"太太，"萨皮纳回答，他说起话来口气有点武断，"我告诉您，这东西苏格兰人、印第安人、加拿大人都有不同的叫法……"

"那么你们呢？"波丽娜·巴奈特太太问道。

"我们吗，我们叫它狼獾，"萨皮纳答道，显然他对自己回答时的这种方式感到很得意。

不错，在动物学上这种可怕的四足夜游动物就叫狼獾，它住在树洞或是崖缝里，嗜食海狸、麝香鼠和其他啮齿类动物，而且专跟狐、狼作对，争夺猎物。这种动物肌肉发达，嗅觉灵敏，极为狡黠，甚至在比较高的纬度上都有，浑身毛绒较短，冬天作黑色，在公司出口额中此兽所占数量相当大。

大家在这些短途旅行中，同样也观察了当地的植物。这里植物种类要比动物少，因为植物不能象动物那样天气一冷就朝暖和地方跑。只是在礁湖东岸丘陵地带，松杉之类的树木比较茂盛。贾斯贝·霍布生还发现了一些杨属的

"红厚壳树",十分高大,叶子初生时嫩黄色,秋末冬初之际即渐次发绿。不过因为斜射的日光照不到它们,这种树和瘦小的落叶松都很稀少。在北风吹不到的深沟幽壑之中,长着一丛丛黑杉树。这种树的嫩芽可制上好啤酒,所以很受欢迎,北美洲人称之为"杉树啤酒"。人们采集了大批嫩杉树芽,运回到希望堡食物储藏室里。

其他植物有矮桦树,这种灌木高仅二尺,只生长在严寒地区,还有雪松丛,这种树是烤火取暖上品。

在这块冻土上自然生长的野生植物可供食用的很少。乔利夫太太一向对"实用"植物最感兴趣,但直到现在才找到两种植物可入食谱。

一种野葱根部呈球状鳞茎,到了它开花的季节叶子全部脱落,只余野葱一束,所以很难辨认。不过它的葱球有鸡蛋大小,完全可作蔬菜。

还有一种,北美洲一带都叫它"拉布拉多茶",生长在礁湖岸边柳树和灌木丛间,北极兔很爱吃。这种茶在用沸水冲泡后,再加上几滴白兰地或杜松子酒,便成为一种极佳的饮料。有了它,大家就可以节省从信心堡带来的中国茶叶。

为了预防在这一纬度上缺乏日用菜蔬,贾斯贝·霍布生早就带好一定数量的种子,准备到了季节播种。这是一些酸模和辣根菜种,此种植物具有良好的抗坏血病效能,因此弥足珍贵。只要选择一块避风的地方(极地的风能把什么植物都一扫而光),春天一到撒下的种子很快就会生长起来。

此外,新堡子所备药物中也不能缺少抗坏血病药。总

公司已经发了几箱柠檬和酸橙汁，这些都是远征北极必需之物。不过，这种种储备还是得节省着用，只要来上几场暴风雪就会使希望堡与南方各商站之间的交通隔绝，无法得到供应。

第十五章

离巴图斯特岬角十五英里的地方

九月初到了，再过三个星期，就是暴风雪季节。即使有最好的条件，建筑工程也得停下来。得加快施工进度才是。幸好，新屋已经迅速落成。马克纳普师傅和他的伙计们干得真不错。“狗舍”很快也盖成了。堡子四周的栅栏几乎都已全部钉好，现在就是要装上直通内院的便门。栅栏是用粗大的尖木桩做的，高一丈五尺，呈月牙形向前铺开。不过，为了完成堡子整体结构，还要在巴图斯特岬角砌上顶楼，雄峙四方。贾斯贝·霍布生中尉这样安排，大概是接受了寨墙绵延碉堡分散的主张，这真是沃邦①和柯孟泰涅②军事工程技术的伟大发展。但是，在砌好顶楼前，栅栏就足以保护新屋、防止猛兽袭击了。

九月四日，贾斯贝·霍布生决定这天出发到海滨去猎取近海水陆两栖动物。打好这场猎，在冰雪封山的季节到

① 路易十四时法国军事工程师，法国元帅。

② 法国军事工程师，沃邦事业上的继承者。

来以前，堡子里的燃料和照明这两方面都可以得到补给。

海豹栖居的地方离堡子大概有十五英里。贾斯贝·霍布生建议巴奈特太太一同去走一趟。女旅行家表示赞成，倒并不是因为这宰杀海豹的计划怎么吸引人，而是因为她想去察看巴图斯特岬角周围。滨海一带全是悬崖绝壁，这大大地激起了她的好奇心。

中尉指定龙中士和彼得森、霍普、凯莱三名兵士随同前往。

早上八点钟他们出发了。跟在小队伍后面的是两辆雪橇，每一辆都由六条狗拉着，准备运载打到的两栖动物。这些雪橇去时既然空着，于是中尉、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和伙伴们都坐了上去。天气好极了，太阳光穿过远处地平线上的浓雾，变得非常柔和而美丽。每年的这个季节，夜里都有几个钟头，象个淡黄盘子似的日头，虽然早已隐没，但人们还是看到微弱的阳光。

巴图斯特岬角的西边沿海一带地势极其平坦，比北冰洋海面只高几米。因此，这里的地形很引起霍布生中尉注意，原因如下。

北冰洋的潮水相当汹涌，可以说，至少大家都这样看。许多航海家，如巴利、富兰克林、洛斯叔侄两个、马克·克吕尔、马克·克林托克，他们在大潮期都观察到这种景象，海水比通常水平面平均上涨二十尺至二十五尺。如果这个观察是正确的——其实，谁也没有理由怀疑观察的真实性——霍布生中尉当然会想到：海洋在月球影响下涨潮，潮水怎么不把这比海高不了多少的滨海地区吞没下去呢？既

然没有任何沙碛或者隆起的土丘阻挡住水的前进，这涨潮现象怎么会不导致整个地区的陆沉呢？怎么会不造成湖水和北冰洋混成一片呢？显然当时并未发生，而且过去也从来不曾发生过这些现象。

贾斯贝·霍布生不得不提醒大家注意此事。他的女伴认为，这大概是由于北冰洋的潮水不太湍急的缘故。

“恰恰相反，太太，”贾斯贝·霍布生答道。“所有航海家的报告都一致说这北冰洋涨潮落潮非常明显，他们的观察决不可能都是错的。”

“那么，霍布生先生，”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又问，“您能不能给我解释，既然这里落潮时比海面才高十尺，为什么北冰洋的波涛不会淹没这块土地呢？”

“啊！太太，”贾斯贝·霍布生回答，“这也正是我的难题，我不明白这该怎么解释。我们到这沿海地区一个月以来，我曾多次看到平常海水平面升高还不到一尺，再过半个月，九月二十二日，正是秋分，潮水该达到最高峰，我几乎可以肯定，在巴图斯特岬角岸边水涨不会超过一尺半。我们倒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要找到解释，霍布生先生，这件事一定要找到解释，因为在这世界上，一切都是可以解释的。”

“对，太太，”中尉答道。“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航海家们观察错误——但是象富兰克林、巴利、洛斯这样一些人，我想不会；要么是在美洲海岸线这个点上没有潮水，也许同样原因使得某些四周都有陆地包围的海，如地中海，涨潮不明显。这是因为沿岸大陆紧紧相依，海峡又很狭窄，所以大

西洋的水流无法畅通。”

“就算这个假设成立，贾斯贝先生，”波丽娜·巴奈特太太答道。

“正是这样，”中尉点点头，说道。“不过这个解释还不能令我满意，我觉得这里还有某些奇异的自然现象我不了解。”

九点钟，两辆雪橇沿着平坦多沙的岸边到达海豹经常出没的海湾。人们准备要来一次突然捕猎，所以把套车都搁在后头，以免惊动这里的水兽。

这地方跟巴图斯特湾附近地区多么不同！在猎手们停下的地方，海岸线突然被侵蚀而凹陷进去，整个地段奇特地皱褶起来，非常明显地露出原来的火成岩状态，这跟巴图斯特岬角附近的那种沉积结构完全不同。在地质学上的诸分期中，形成这一地区的是火，而不是水。巴图斯特岬角石头很少——顺便说一句，这个特异处也和没有海潮一样不好解释——都是不规则的大块块，深深地嵌在土里。在四面灰黑色的沙碛上，在疱疹状的火山熔岩中间，散布着含矾的硅酸盐的小石子，这种石子总名叫作长石，它们的出现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这处海岸只是一片结晶地带。地表闪烁着无数拉长石岩，各式各样的卵石，都发出耀眼的光芒，蓝的、红的、绿的，不断变幻，这其间还有些浮石和黑曜岩。背后是层层巉崖壁立，比海面高二百来尺。

贾斯贝·霍布生决定爬上这山崖顶巅，观察一下整个地段的东部。现在还有空暇，打海豹的时候还没有到。人们只看见几对海豹在岸边嬉戏，要等它们大批聚拢，乘它们

卧下，或等中午的太阳把这些海上哺乳动物引入睡乡之后，那时捕猎更加合适。中尉曾经听他手下的人谈过，所以他认得出这些两栖动物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海豹；这些哺乳动物属于鳍足目，从它们垂在嘴外的发达的大犬齿可以看出，这在动物学词汇中称为海象。

这些动物仿佛挺喜欢这里，所以这一带就起名为"海象湾"。猎手们沿着这个海湾向悬崖爬去。彼得森、霍普和凯莱留在一个小山嘴上，监视情况，波丽娜·巴奈特太太、贾斯贝·霍布生和中士上了悬崖，从一百五十尺至二百尺的高处俯瞰四周。他们的目光一刻不离在下面等待的三个伙伴。只等海象聚拢得很多了，监视者就打信号通知他们。

中尉和他的女伴以及中士只用一刻钟就登上了山顶。从这里他们可以畅快地眺望面前的景致。

从他们脚下直到北方天际，一片无边的大海，水天交接，莽莽苍苍，什么陆地大浮冰群、冰山都望不见了。极目远望，大海里全无冰冻，也许，在这个纬度上，北冰洋的这一部分直到白令海峡都可航行。一到夏天，公司的船只可以很方便地在巴图斯特岬角靠岸，给商站送来给养等必需物品，随后再把皮毛运走。

贾斯贝·霍布生朝西转过身时，发现了一块新地，这使他找到了这海滨一带遍地火山遗迹的原因。

不少小火山，都是圆圆的顶削掉了一半，重重叠叠，大约有十英里之遥。这种景色因为给悬崖挡住，所以从巴图斯特岬角无法望见。山头蒙蒙胧胧，浮现天际，仿佛是一只颤抖的手画出了这根虚线。贾斯贝·霍布生凝神注视了一会

儿，又指给中士和波丽娜·巴奈特太太看，但却一句话也没有说；接着他又向另外一边展望。

东方，是长长的海岸线，没一丝不齐整处，也没一点地势起伏，坦坦荡荡地直达巴图斯特岬角。观察者只要带上一只好望远镜，就能看到希望堡，甚至连一缕淡蓝色的炊烟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时乔利夫太太该在她的炉灶上引火烧饭了吧。

背后，显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致。东面和南面与岬角相接，是一块广阔的平原，看上去有几百平方英里。层层悬崖的后面则完全相反，这里从海象湾到火山群，大地极度皱褶，足以说明这是因为地层突然上升而造成的。

中尉观察着这具有鲜明对比特色的两部分，他觉得这一切非常“奇特”。

“您认为，霍布生先生，”龙中士问道，“这整个西面海岸的那些山都是火山吗？”

“当然，中士，”贾斯贝·霍布生说。“就是火山把这些浮石、黑曜岩和无数拉长石岩的小块块一直扔到这里，我们要是想踏遍熔岩和火山灰烬的话，非走三英里路不可。”

“那么您以为，我的中尉，这些还是活火山吗？”中士问道。

“这一点，我无法回答您，中士。”

“不过，我们现在看不到那上面冒烟。”

“这不是理由，龙中士。难道您一天到晚老是叼着烟斗吗？”

“不，霍布生先生。”

“好了，龙中士，火山也一样，它并不总是冒烟。”

“我懂您的意思了，霍布生先生，”龙中士答道。“不过，我还有一点不明白，就是极地怎么会有火山。”

“这里火山并不很多，”波丽娜·巴奈特说。

“是不多，太太，”中尉答道，“但还是有一些，比如：让·美因岛、阿留申群岛、堪察加、俄属美洲、冰岛都有；南方，在南极地区，在火地岛，也有。地球是个不断制造化学物质的大工厂，火山就是这个大工厂的烟囱，因此我想，造物者看到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开个烟囱。”

“大概是这样，霍布生先生，”中士答道。“但是在北极，这冰天雪地！……”

“那有什么关系，中士，在两极还是在赤道那有什么关系。我甚至想说，这些泄气洞在两极附近应该比在地球上别处更多。”

“这为什么，霍布生先生？”听了这么肯定的说法，中士感到非常惊讶，于是又问。

“因为里面气体压力一大，这些阀门就得打开，气总是从地壳最薄的地方出来。由于地球两极扁平，似乎自然会令人想到……啃，我看到凯莱发出的信号了，”中尉突然停止了议论。“夫人，您愿跟我们一道去吗？”

“我在这里等你们，霍布生先生，”女旅行家回答。“我一点也不喜欢看屠杀海象！”

“好吧，夫人，”贾斯贝·霍布生说道。“要是您愿意，您就呆在这里。等会儿，我们一道上路回堡子。”

于是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就单独留在山崖顶上，观赏

展现在脚下的当地全貌。

一刻钟之后，贾斯贝·霍布生和龙中士到达海边。

果然这时海象很多了，数数有百来只。有几只在沙滩上用它们那短小带蹼的脚爬着。不过大部分都一家一家的，偃卧在那儿。有一两只雄的，浑身红棕色，有三米长，挺壮实，皮毛并不厚，仿佛在为其他水兽担任守望。

猎人们非常小心，悄悄地前进，利用岩石和各种地形隐住身子，准备把几群水兽包围起来，并截断其后路，防止它们向海里逃逸。这些兽在陆地上很沉重，行动笨拙。他们只能小跳着向前移动，或是靠脊椎骨向前爬。可是一下水，那就“得其所哉”了，它们又成了灵活的鱼类；这些令人生畏的游泳健将时常把追捕它们的小船掀翻。

现在，大雄兽警惕起来，它们仿佛预感到危险正在迫近。它们扬起头，眼睛向四边张望。但是还没有等它们发出警报，霍布生和凯莱从一边，彼得森和霍普从另外一边直扑过去，一下子就开枪打倒了五只海象，又用矛刺死，其余的水兽都一齐逃入海中。

这场胜利来得很容易。这五只两栖动物个头儿都很大。它们那长长的牙齿虽说有点粗糙，看来质地很好；但是中尉最珍视的，是它们肥厚的躯体可以供应丰富的油脂。大家赶忙把猎物放在雪橇上，几辆狗拖车都装得满满的。

这时已经一点钟了。波丽娜·巴奈特太太跟大伙会齐，于是众人沿着海岸又走上了回希望堡的路。

车子既已满载，不用说，这次往回走大家只好步行。路程是十英里，不过路是笔直的。但英国有句谚语说：“不拐

弯的路最长"，这句话说得真对。

因此，为了排遣一路的寂寞，猎人们就谈天说地。波丽娜·巴奈特太太也常常插进去说上几句；听这些勇士们的谈话，真能叫人增长不少知识。但是，无论如何，大家走起路来并不快。雪橇上的猎物有几千斤重，滑行很不利索，在坚固的冰层上至少也得花两个钟头才能从海象湾返回希望堡。

好多次，霍布生中尉不得不叫大家停下来，让精疲力竭的狗群歇上一会儿。

龙中士说：

"要是这些海象把它们的宿营地挪得靠我们堡子近些就好了。"

"只是他们在这附近找不到一块合适的地方。"中尉摇摇头回答。

"为什么，霍布生先生？"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对这个问题很觉奇怪，不禁问道。

"因为这些两栖动物通常只在地势平缓的海岸活动，坡度不大，它们才能从海里爬上来。"

"但是这里海岬的岸边？……"

"我们这个海岸，"贾斯贝·霍布生说，"陡峭得就象城堡的护墙似的，笔直笔直，连个斜坡都没有。这里还有一件怪事，太太，无法解释：当我们去岸边钓鱼，鱼线不能少于三百英寻①！地势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懂，但是我有点相信，

① 1英寻约合1.83米。

在几个世纪以前，此地是因为火山突然爆发猛然间发生断裂，把大陆上一块土地跟海岸分开了，以致现在就淹没在冰海之中！”

第十六章
两声枪响

九月已经过去了一半。假如希望堡的位置比它现在所处的纬度再高二十度，即位于北极的话，那么当月二十一日，极地的长夜就会把它整个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了。可是在北纬七十度线上，太阳老是在地平线上缓缓移动，转圈圈儿，前后要有一个多月。不过现在气温已经明显变冷了。夜里，华氏温度计要降到三十一度（摄氏零下一度）。到处都是薄冰，白天，太阳的余辉又会使它溶化。一阵阵狂风挟着雪片猛刮过来，天气恶劣的季节眼看近了。

但是商站的居民们一点也不担心害怕。仓库里现存的食物很充足，甚至还有余。野味肉干不断在增加。又捕杀了一些海象。马克纳普造好了一个鹿圈，四边围以栅栏；屋的后面搭了一个敞棚，存放燃料，准备过冬。

过冬的准备刚刚就绪，贾斯贝·霍布生就开始考虑公司的收益。一入冬季，各种皮毛兽都换了厚绒，这时捕获的野物最为贵重。这个时候狩猎最宜于用枪打；等大地全部冰封之后，才能下套子或用陷阱捕捉。这几天，霍布生正着手布置打猎的事。原来总是有印第安人向商站供应皮毛，但现在无法指望他们帮忙了，因为这些土著目前一般是在

更南边一带活动。于是，霍布生中尉、马布尔、萨皮纳，再带上两三个同伴出去打猎。试想，就这么几个人，活儿真够他们忙的。

人们在堡子南边大约六英里处，一条小河的支流上发现了一群海狸。贾斯贝·霍布生就以这个点为目标指挥了他的第一仗。从前，制帽厂一般都用海狸绒毛制作帽子，这种绒毛价格是每公斤四百法郎。最近这种绒毛用量虽已减少，但价钱仍甚高昂，因为这种啮齿类动物经过残酷地大量捕杀，近年也逐渐趋于绝迹了。

猎人们来到河边预先确定的地点。中尉把这种动物为营建它们的地下城市所作的种种精心安排，一一指给波丽娜·巴奈特看。真是令人惊叹。这里总共有一百多只海狸，成双结对地住在挖好的贴近河流的洞穴里。不过，现在它们已经开始在构筑过冬的村落了，干活非常勤快。

小河里的水极为湍急，而且相当深，即使在隆冬季节，下面一点也不结冻。海狸在上游筑了一道略略有点弯曲的堤坝，横在小河中间；这条堤坝是一堆矗立的木桩，横里由无数软树枝和枝叶脱光的树干交错支架起来；整个结构都是这样编织、堆砌，然后再用粘土加固的。这些啮齿动物先用脚墁土，接着靠那条尾巴帮忙——它们的尾巴粗阔，几乎呈卵形，扁塌塌的，上面长着鳞片状的毛——把泥土搓成丸状，全部覆盖在堤坝骨架上。

“这个堤坝，太太，”贾斯贝·霍布生说，“是为了使河流保持在一个固定水平上，而且让造这个窝的工程师们可以在上游建筑起这些个圆圆的小窝，现在，您还瞧得见窝的顶

部呢。这些小窝棚可真结实；那里面树木和泥土砌好的内壁有两尺厚，要进去没有别的通道，只在水下有一道窄门，这样就要求里面的每个居民进出都得潜水，不过这样也保证了一家大小平安。要是拆开这样一个窝棚，就可以看到内部分上下两层，下层用作仓库，里面储存着过冬食物，如树枝、树皮、树根等等，上层淹不到水，户主跟它那一家子都住在里面。”

“可是怎么我还没有看到一只这种灵巧的动物呢？”波丽娜·巴奈特说。“是不是这个村子已经被它们废弃不要了？”

“不，太太，”霍布生中尉答道，“这会儿，这些劳动者都在休息或是睡了。这种动物只在夜间工作，我们马上就可以在洞穴里捉住它们。”

果然，捕捉这些啮齿类动物一点也不困难。只用了一个钟头就抓了一百多只海狸，这中间有二十几只皮毛是纯黑色，能卖大价钱。其余的皮毛也都丝光水滑，长而柔软，但是全身发红带栗壳色，大毛下面绒毛细密，作银灰色。猎人们回到了堡子，他们对这次出猎心满意足。海狸皮都藏入了仓库，按照价格排好，标上号，写上“大狸皮”或是“小海狸”。

整个九月，一直到十月中旬，这类出猎差不多在不断进行，收获很大。

还捕到一些獾，但数量不大。之所以要搜寻这种野兽，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皮可供制作挽马的颈圈饰品，毛则用来做刷子和画笔。这种食肉动物属于美洲獾类，只有北美

才有。

别的啮齿动物，几乎也跟海狸一样灵巧，这在商站货栈里储存很多，其中有麝香鼠，它体长逾尺，短尾巴，皮毛相当值钱。人们到这种动物窝里去捕捉，一点也不费事。它们繁殖得又多又快。

有些猫科动物，如猞猁，就需要用火枪打。这种柔韧机灵的动物，皮毛为浅棕红色，上面撒着灰黑斑点，样子颇令人生畏，连鹿都怕它。猞猁这种野兽自卫时很凶猛。但马布尔和萨皮纳都不是第一次打这类猛兽了，他们一下子就打到六十多只。

还有一种狼獾，裘皮挺美，用火器也打到不少。

这里白鼬很少见。这动物跟黄鼬一样，都属于貂类，但此刻还没有换上冬毛。一到严冬，白鼬就是全身纯白，唯余尾巴尖上一点点黑。这时候鼬的上半部还是棕红色，下部灰色，微微发黄。贾斯贝·霍布生吩咐伙伴们暂时不要打，要等一等，拿猎手萨皮纳的话来说，就是让它们"成熟"，等冬天皮毛变白了再打。

猎黄鼬（又称臭鼬）并不是一件舒服事，因为这种动物气味特臭，它的名字即由此而来。这回猎手们也捕得不少，有的是在它们做窝的树洞子里网到的，也有的是乘它们钻进树枝之间的时候用枪打的。

捕貂是个专门项目。这种食肉兽的皮毛价值极为昂贵，虽说比起紫貂来还略逊一筹，此种佳裘入冬后即呈黑色。紫貂只在欧洲和亚洲北部出没，一直到堪察加还有，西伯利亚人捕捉得最厉害。不过，在北冰洋美洲沿岸地区还

可以看到另外一些貂，其皮毛价值也很高，如水貂和渔貂（又叫“加拿大貂”）就是。

这些貂和水貂，商站在九月里收得很少。它们非常轻捷，灵活，躯体修长而柔软，因此有“蠕虫类”之称。确实，它们能把全身伸长，长得象条虫似的，只要有一点狭缝就能逃脱。貂善于避开猎人的追捕，所以人们总是在冬季里使套子捕捉。马布尔和萨皮纳专等大好时节来临，他们估计等到春天，不管是水貂还是貂，公司的货栈里都不会缺。

最后还得谈谈蓝狐和银狐，这两种裘皮在俄国和英国市场上都被视为裘中极品。

最上乘的要数蓝狐，动物学上称它为“北极狐”。这种漂亮动物黑嘴，浑身皮毛呈灰白或深金黄色，人们往往顾名思义，以为它是蓝的，实际上一点蓝颜色也没有。它的皮毛极长，极厚，软绵绵的，具有上等裘皮的一切优良品质，的确值得赞美。柔和、牢实，毛又长又厚，色泽也好。蓝狐堪称皮毛兽之王，所以它的皮要比其他裘皮价值高出六倍。俄国皇帝有一件斗篷，全用最美丽的蓝狐颈皮镶成，在一八五一年伦敦博览会上标价高达三千四百镑①。

这种狐曾在巴图斯特海岬周围出现过，但是猎人并没有弄到。它们非常狡猾，灵巧，不易捕获。不过，人们打到十二只银狐，其皮毛乌黑，锃锃发光，上面有无数白星点子。虽说这种皮不如蓝狐价高，但也是一种上品裘皮，在英国和俄国市场上非常吃香。

---

① 即8万5千法郎。——原注。

他们打到的银狐中有一只皮毛特别华丽，长度超过一般狐类，双耳、双肩和尾巴漆黑，只尾巴下垂部分和眉毛上面部分洁白如雪。

猎得这只银狐时的情况很值得详细叙述一下，因为这证明了霍布生中尉的某些看法是正确的，而且说明他以前认为应当采取的若干防护措施很有必要。

九月二十四日上午，两辆雪橇拖着波丽娜·巴奈特太太、中尉、龙中士、马布尔和萨皮纳到海象湾去。先一天，就派队里的人去察看过，发现在长着稀疏的灌木丛的石缝中间，有些狐爪印子，这种明显迹象说明这类野兽曾从这里走过。猎手们对这些印迹进行了一番搜索，弄清了来龙去脉。在他们到达两小时后，一只相当漂亮的银狐倒在地上，断了气。

这时，隐隐约约又看到两三只这种狐狸。于是猎手们散了开来。马布尔和萨皮纳看见一只，立刻冲上去就追，波丽娜·巴奈特太太、中尉和龙中士连忙切断另一只的后路，嗬，好一只精灵野兽，它隐藏在岩石后面了。

几乎看不到狐狸了，它的身体一点也没暴露出来，枪也打不着。只好跟它斗智。

就这样继续搜寻了半个钟头，毫无结果。不过，狐狸被三面包围了，另一面又是大海。它马上发觉处境不妙，猛地一个纵身，往上一跃，猎手们只好趁它腾空跳起时开枪。

银狐越过岩石，象条影子似的一掠，窜了出去，这时霍布生伺机一枪。

与此同时，忽听到另外一声枪响，狐狸给打中了致命

处，跌倒在地上。

"乌拉！乌拉！"贾斯贝·霍布生大叫起来，"是我的啦"！

正当中尉用手去捡的时候，突然跑出一个陌生人，大吼一声："是我的！"举脚就踩在死狐狸身上。

贾斯贝·霍布生猛地怔住了，往后一退。他原以为第二枪是中士开的，现在面前却站着一个不相识的猎人，提的那杆枪的枪口还冒着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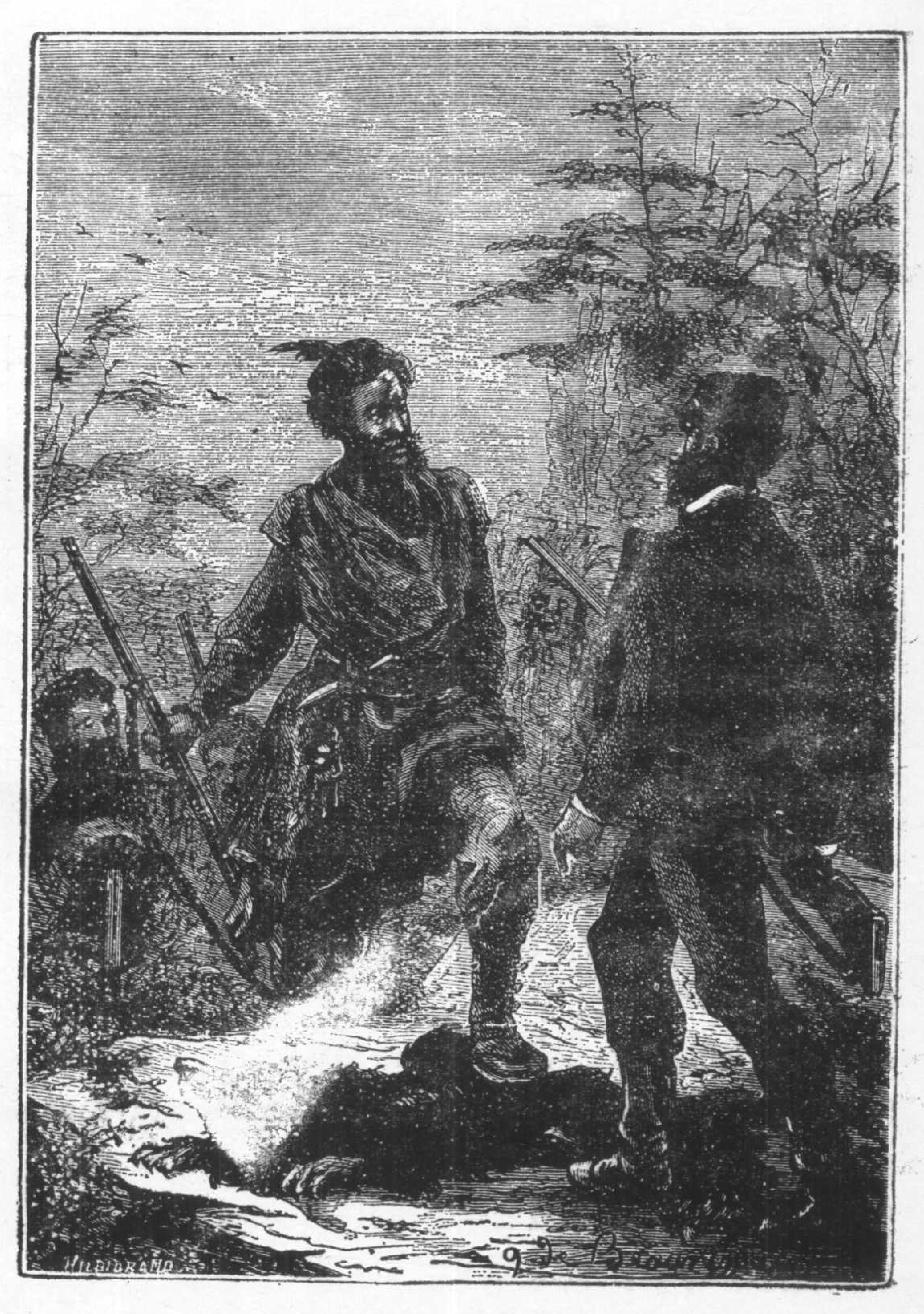
两个对手互相对视着。

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和她的同伴们赶过来了，同时对方的十二个人也都绕过悬崖，向陌生人靠拢，那人朝女旅行家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

这人高高的个子，完全是一副"加拿大旅行者"的派头（贾斯贝·霍布生特别怕跟他们竞争）。这猎人穿着一身美国小说家华盛顿·欧文切切实实作过一番描写的传统服装：一件带风帽的军用大氅，带条纹的棉布衬衫，宽阔的呢马裤，皮护腿套，脚上一双短统麂皮鞋，杂色羊毛腰带上插着小刀、烟袋、长烟斗和一些搭帐篷的家什，总之一句话，一身半文半野的装束。他的四个伙伴的穿着也跟他一个模样，不过不如他考究。另外，还有八个给他们当护卫的，都是七步苇部落的印第安人。

贾斯贝·霍布生完全没有搞错。站在他面前的是个法国人，或者至少是个加拿大法国人的后裔，也可能是负责筹建新商站的美国公司的人员。

两个人的眼睛都死死地盯住对方。"这只狐狸是我



“是我的！”陌生人大吼一声。

的，先生，”霍布生中尉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如果这是你打死的，那就是你的，”陌生人操着一口略带外国腔调的流利英语回答。

“你错了，先生，”贾斯贝·霍布生激动地答道。“哪怕就算是你开枪打死了，这只野兽也是我的，不是你的！”

这句话里包含着公司囊括从大西洋到太平洋这整个哈得孙湾土地的野心。对于这句答话，对方轻蔑地付之一笑。

“这么说，先生，”陌生人文雅地把身子往枪上一靠，答道，“你认为哈得孙湾公司是北美洲这块土地的绝对主宰吗？”

“当然是，”霍布生中尉答道，“先生，我想，你是属于一家美国公司……”

“属于圣路易皮毛公司，”那猎人微微躬了一下身。

“我想，”中尉继续说，“你要是看到有法令规定，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任何一部分都拥有特权的话，你就很难办了。”

“法令！特权！”那加拿大人不屑地说，这都是那古老欧洲的一套，你把这些搬到美洲来可吃不开。”

“可你现在不是在美洲，而是在英国的土地上！”贾斯贝·霍布生骄傲地说。

“中尉先生，”那猎人显然有些激动地回答，“不必把争论牵扯到这个题目上去。我们明白，在打猎区域方面，英国总的主张和哈得孙湾公司具体的做法是什么，不过我相信，历史性的大事迟早总会改变这个情况，美洲将是美洲人的美洲，从麦哲伦海峡到北极都是。”

“我不相信，先生，”贾斯贝·霍布生生硬地说。

“无论如何，先生，”那位加拿大人又说，“我向你建议，现在且不谈这个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不管你们公司的主张如何，显然在大陆最高纬度的这一部分，尤其是沿海地区，土地谁占有就是谁的。你们在巴图斯特岬角兴建了商站，好吧，我们不会到你们地段上去打猎，而你们方面，当圣路易皮毛公司在美洲北方边界的另一个点上建立起堡子的时候，也应当尊重我们的地段。”

中尉的眉头皱了一下。贾斯贝·霍布生很明白，在不远的将来，在这沿海地区，哈得孙湾公司会碰到一些可怕的对手；它那囊括北美全部土地的企图人家决不会答应；而且，在这些竞争者之间可能还会兵戎相见。不过他也懂得，讨论这个特权问题目前也不是场合，他还是很高兴地看到这位彬彬有礼的猎人把争论引到了另一方面。

“至于使我们发生分歧的事，”那个加拿大人说，“问题倒不大，先生。我想，我们应该用猎人的方式去解决。你我的枪口径不同，打出去的子弹很容易辨认。谁真正打死了这只狐狸，狐狸就属于谁！”

这建议很合理。关于打死的野兽究竟属谁的问题确实可以这样解决。

大家检查了一下死狐狸。这野兽身上中了两个猎人的枪弹，一枪打在肋部，另外一枪打中了心藏。后一枪是加拿大人打的。

“这只野兽是你的，先生，”贾斯贝·霍布生这样说，但眼看着这么美丽的裘皮落在他人手中，他实在掩盖不住自己内心的苦恼。

旅行人取了狐狸，别人正以为他要把野兽往肩上一搭转身开路的时候，他却朝波丽娜·巴奈特走过去：

“太太们喜欢漂亮裘皮，”他对她说，“如果她们知道为了获得这些得付出多少疲劳，历尽多少危险，也许她们就不那么喜爱了吧。不管怎样她们总还是喜欢的。请允许我，太太，把这送给您，作为我们的见面礼吧。”

波丽娜·巴奈特太太迟疑着没有接受。不过，那位加拿大猎人这样诚挚、这样好心好意地送给她这份华丽的裘皮，要断然拒绝，也可能会伤人的心呢。

女旅行家接受下来，并向陌生人道谢。

这位陌生人立即又向波丽娜·巴奈特太太躬身敬礼；并向那些英国人打个招呼，一眨眼工夫，他的伙伴们跟着他，都消失在海岸边沿的山崖之间。

中尉和他的人又走上回希望堡的路。但是贾斯贝·霍布生一边走，却一边陷入了沉思。在他悉心安排下建立起来的这个新商站，现在却有了竞争对手，而这一次遇见了加拿大旅行者使得他隐隐约约看到将来无数巨大的困难。

第十七章
冬季临近了

这一天是九月二十一日，正好是秋分，就是说在世界各地这一天日夜长短均衡，从这时起，夜间渐渐比白天长了。堡子的居民们对这种昼短夜长，黑暗和光明开始交替，感到非常满意。黑天黑地他们正可以蒙头大睡。几个月以来太

阳总是高挂在天空，使得他们的眼睛疲劳不堪，这一下大家可以在阴暗中闭目养神，恢复体力了。

大家知道，每逢秋分，潮汐一般非常分明，因为当日月重合之际，它们的双重影响加在一起，这就增大了潮汐的强度。这时正好仔细观察巴图斯特岬角沿海一带的潮水涨落情况。几天之前，贾斯贝·霍布生就已经安置好标线、潮汐计之类，以便精确估算涨潮落潮之间的水位升降。不管过去那些观察家说过什么，这一回他亲眼看到了太阳和月亮的影响在北冰洋这一部分并不大。这里几乎一点潮汐都没有——这跟以往那些航海家的报告恰恰相反。

“这里面有点什么不对头！”中尉想道。

确实，他不知道该怎么想才是；不过他还得为其他事情操心，因此也就不老是追根刨底地要求解释这一奇异现象。

九月二十九日，气候有了明显变化。温度下降到华氏四十一度（摄氏五度）。天空先是布满浓雾，过不一会儿都化成了雨。天气恶劣的季节来临了。

乔利夫太太在雪盖大地之前就着手播种了。她种下的是生命力极强的酸模和辣根菜，这些植物藏在厚雪下面，很能耐寒，到了春天才从泥土里冒出来。岬角悬崖背后有好几英亩土地早已耕好，在九月的最后几天，都撒下了种子。

贾斯贝·霍布生不等严寒袭来就准备好了伙伴们的冬衣。这样，大伙儿很快地都穿得暖暖和和，浑身上下一律羊毛衣裳，外着鹿皮风衣，海豹皮长裤，头戴裘皮帽，脚上还有密不透水的长靴。房间里也整个打扮了一番。木板墙内壁都钉上了生兽皮，这样就免得在气温陡降时，玻璃窗上结

冰。拉埃师傅这时又安上一个凝结器，以吸掉空气中的湿气，每个星期都得倒空两次。炉子里生的火，需要根据外面的冷暖变化来调节，反正得把室温保持在华氏五十度(摄氏十度)。此外，将来屋顶上披上厚厚的一层雪，这也能防止室内热量的消失。就凭这种种方法，大家希望能制胜北极冬居者的两大劲敌：寒冷和潮湿。

十月二日，温度计的水银柱继续下降，第一次大雪侵袭整个巴图斯特岬角。风却软弱无力，丝毫也没有北极地区常刮的那种旋风。漫天飞雪象一张大白毯子，整整齐齐地铺展开去，没一会儿，岬角、整个堡子以及漫长的海岸线都成了混沌一片。唯有礁湖和大海里的水还没有冻结，仍然是一种淡灰、晦暗而肮脏的色泽，与雪景适成对照。在北方天际可以看到那雾蒙蒙的空中初次出现的大冰山。这还不是大浮冰群，但大自然正在收拾万物，让寒冷迅速使它们凝固起来，成为一道无法突破的堤坝。

另外，新结的冰很快就把大海和湖的表层凝固了。礁湖最先结冰，阔大的灰白点儿这里一块，那里一块，不久便可凝结在一起。这种宁静气氛非常有利于结冰。夜间的温度到了华氏十五度(摄氏零下九度)，第二天湖水就冻成了一整块，哪怕是塞邦丁河①上最爱吹毛求疵的溜冰者也会满意的。接着，天边现出了一种特别的颜色(捕鲸者叫它冰映光)，这是由于冰原上光的反射造成的。海面不久也结了一大片冰，散冰块逐渐垒积，形成了一个广袤的冰雪世界。

① 伦敦海德公园里的一条小河。——原注。

不过这海上大冰原不象湖面结的冰那样一平如镜，海浪的冲激打乱了原来的单纯一致；这儿那儿，到处林立着长长的竖冰条块，边缘连接不牢，全呈波状起伏。有些大浮冰块，因为受到挤压，常常是极度隆起，捕鲸者把这叫做冰丘。

不过几天，巴图斯特岬角及其附近完全变了样。巴奈特太太心情总是那么愉快，面对着这份景致，她觉得多么新鲜！为了欣赏大自然的这种奇观，她历尽了多少辛苦，多少劳累啊！冬天降临，严寒笼罩下的北极地区，还有什么比这更壮丽呢？巴奈特太太过去从来不曾亲历其境、看到过这样美丽的景色。在她眼前可以说完全换了一个新境界，一个悲壮苍凉的境界。景物的细部都不见了，雪只给留下一些大致的轮廓，在雾气弥漫中一切都模糊起来。物换景移。原来的汪洋大海不见了，色彩斑斓的山野土地不见了，只剩一大块耀眼的毛毡。葱葱郁郁的森林不见了，只见一堆光怪陆离的暗影，挂满白茫茫的雾凇。光辉灿烂的太阳不见了，只剩下一个灰蒙蒙的圆盘，划着短弧线，在云霭中缓缓移动，每天才几小时。甚至，连天边都望不见了，那海天一线处是无尽的冰山，突兀嵯岈，形成了无法逾越的巨大浮冰群，大自然就把这一巨物竖立在极地和大胆的探索者之间。

这北极地区的突然改观引起了多少谈话，多少惊叹！汤姆斯·布莱克是唯一对这些壮丽景色无动于衷的人！既然直到现在他还没有跟大伙儿打成一片，那么，人们对于这么一位专心致志的天文学家又能要求什么呢？这位学者的生活就是观察天象，他每天只遨游于苍穹碧落之间，从一颗星到另一颗星！但是这一下，他每天来往的太空关闭了，星座

看不到了，一层无法透视的雾幕横亘在天地之间。他气极了！不过霍布生还是安慰他，说不久之后这里就会有美丽明净的寒夜，对于观察和研究天体非常有利，还有足以引起他赞叹的极光、日晕、幻月和其他北极地区的种种自然景象。

气温还叫人受得了。没有风，如果风一起就会使严寒更加刺骨。人们又打了几天猎，栈房里到处堆着新裘皮，仓库里也满是食物。向南方温暖地区飞去的山鹑、雷鸟之类的禽鸟大批路过时又提供了新的肉食。北极野兔繁殖旺盛，早已披上了冬毛；有百来只这类野物走过雪地，它们的脚印很容易辨认，这一下又增加了堡子的储备。有时还有成群的北美洲天鹅嘘嘘鸣叫着飞过，猎手们也打下不少。这种禽鸟真漂亮，全长约四五尺，羽毛洁白，头和颈项上部是铜褐色。它们将飞到温暖的南方寻觅水草和可供食用的昆虫，那边的空气和水现在正是它们最好的生活环境。还有另外一些天鹅，叫起来仿佛在吹号角，也在成群结队地搬家；它们也象嘘叫天鹅一样，浑身雪白，只是脚和嘴都是黑色。马布尔和萨皮纳两个都不曾碰到这份"好"运气，一只号角天鹅也没有打着，他们只好意味深长地向鸟群道别，"再见吧，天鹅！"等明年，随着第一阵春风，这些鸟儿又会飞回来，到了那个时候捕捉它们就比较容易了。猎人和印第安人都十分珍爱这些飞禽的皮、羽毛和绒毛。遇上好年成，商站把这些天鹅成千上万地输送到旧大陆各地市场上去，一件好卖半个畿尼①。

① 英国旧金币，1畿尼值21先令。

每回打猎也只有几个钟头，有时还因为坏天气而终止，而且经常会碰上狼群。也不需要走远，这些野兽饿急了，胆子很大，就在商站附近逡巡。它们嗅觉挺灵，厨房里散发出来的香气把它们吸引过来。入夜，只听得一片凄厉的嗥叫声。这种畜牲，单另个儿并不危险，但成群结队时，却非常可怕。因此，猎人们只有全副武装才能出堡子。

此外，熊也会袭击人。几乎没有哪一天看不到这些野兽。夜里，它们一直窜到围墙脚下。有的被堡子里的人开枪打伤，跑了开去，雪地上留下一滩血迹。但是，到十月十日为止，还不曾有一只把它那身温暖而珍贵的裘皮送到猎人手中。再说，霍布生也不准他的部下攻击这种可怕的野兽。对于它们，还是采取守势为宜。不过，也许这类食肉兽为饥饿所驱使，该向希望堡展开攻势了。到那时人们就只有起来自卫，同时也可以借此增添些肉食。

几天以来，天气一直干冷。雪地冻得实实的，很适宜出行。于是大家便到海滨和堡子南边走走。霍布生中尉想了解一下，既然圣路易公司的皮毛商人已经离开这一带，是不是这附近能找到他们走过的足迹，但找来找去也是徒然，白费力气。这些美洲人大概已回到他们靠南边一带的居住点，准备在那里过冬吧。

这种好天气并没有维持多久，到了十一月上旬，风突然转为南风，尽管气温似乎转暖，雪却纷纷扬扬降了下来，铺满大地，有好几尺深。每天都要打扫房屋周围，扫通便门、鹿圈和狗舍的路径。外出愈来愈少，而且一出去就非着雪靴不可。

雪层冻得坚硬异常，人走上去踏踏实实，通行无阻。不过新落下的雪总是柔软的，在上面走过，会一直陷到膝头。在这种情况下，印第安人就穿上雪靴。

霍布生中尉和他的伙伴们很习惯于穿这种雪靴，他们在松脆的雪地上跑步，快得象在滑雪。波丽娜·巴奈特现在已经学会了穿这种鞋子，过了不久她就能跟她的同伴们赛跑啦。就这样，大家到冰湖上和海边远游了几次。由于冰冻得很厚，人们可以在凝结的海面上前进好多英里。不过这种长途跋涉很累人，冰原崎岖不平；远处就是冰山，或者可以说那里是大浮冰群筑起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吧。你瞧，那冰山的脊梁从上到下有五百尺高！冰山重叠，风姿如画，壮丽极了。这边象一座已经成为废墟的白色城市，那些象倒坍下的纪念楼台、巨柱、墙垣；那边又是一带火山，土地皱褶，冰块垒积，连接着岭架、山梁分支和峡谷，形成了眼前这无数山川胜景——好一个冰堆雪砌的瑞士！一些迟去的鸟儿，如海燕、海雀、剪水鹱，时时发出尖锐的鸣声，打破这片沉寂。在冰丘中间出现了大白熊，但在耀眼的银色世界中看也看不清楚。我们这位女旅行家亲眼目睹这样的奇观，心里多么激动！她忠诚的女伴麦琪，跟她共享这美丽的景致，她们俩现在距离印度或是澳大利亚的热带地区多么遥远！

人们在这片冰雪海洋上作了许多次遨游，厚厚的冰壳象个炮兵阵地似的，承受住这沉重的一切。但过不多久，大家感到这种外出实在太辛苦了，不得不停下来。气温明显地在下降，无论是谁，只要稍微做上点事，费一点力气，就会

喘气，简直喘得不能动弹。在外面，眼睛也被积雪的白光照耀得睁不开来，谁都受不了这种长时间的反光——许多爱斯基摩人就是因此而失明的。而且，因为无数闪烁着的亮光的折射，物体的远近、深浅、厚薄都不再是它们实际的样子了，在两个大冰块之间，看上去只有一、二尺距离，实际上有五、六尺。这样，由于视力上的错觉，常常会跌交，而且有时跌得很厉害。

十月十四日，温度计上显示出华氏零下三度（摄氏零下十六度）。奇冷难耐，而且北风狂吹不已，寒气砭骨。人到了室外，暴露在外面的肢体冻伤了，如果不用雪摩擦，使血液循环及时恢复，马上就会冻僵。加里、贝尔契、霍普等都受过冻伤，只是由于及时按摩，才得脱离险境。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活计都不好干了。这个时期，白天非常短促，太阳只在天边挂几个钟头，接下去就是长时间黄昏的暮霭。真正的冬季闭户不出的生活开始了。最后一批北极地区的鸟儿已经离开了阴暗的海滨。现在只剩下几对身上带花斑点的山鹑隼，印第安人给它取名叫"冬客"，因为它们要在冰冻地区一直待到极夜开始后才离去。

霍布生中尉连连催促要把"工程"赶快完成，工程就是指在巴图斯特附近设置陷阱、套子之类的东西，准备冬天使用。

这些捕兽机关是用厚木板做的，底下四个角用三块木头支住，重心不稳，稍微一碰就会倒塌。捕鸟的人在田里大批安装的也是这种机关，木块横置，顶端放上一些野味碎

肉，所有中等大小的动物，如狐、貂之类，只要把脚爪往上一伸，少不了就给砸烂。那些著名的猎人冬天都用这种机关（柯伯①曾经饱含诗意地谈起过这种狩猎生涯），在范围达好几英里的区域里狩猎。在希望堡周围安装了三十多个陷阱，过不多久，猎手们就得去看看。

十一月十二日，这个小小的居民点增添了一个新成员。马克纳普太太生了一个壮壮实实的胖小子，木匠师傅对此十分自豪。巴奈特太太给婴儿当了教母，小孩取了个名字，叫“米歇尔-埃斯佩朗斯”②。受洗仪式颇为庄严。为了祝贺这个诞生在北纬七十度以北的小生命，大伙儿把这一天变成了商站热热闹闹的大喜日子！

几天之后，十一月二十日，太阳躲藏到地平线下面去了，要两个月之后才会再露面。极夜开始了！

第十八章

北极夜

这迢迢长夜的开始是一场猛烈的风暴。寒冷虽然不太酷烈，空气却非常潮湿。尽管人们事先采取了许多防寒措施，潮气还是侵入屋内，而且，每天早晨清除凝结器时，里面都结着好几斤坚冰。

室外，冰碛象龙卷风似的漫天盘旋。雪也不是垂直降

① 詹姆士·柯伯（1789—1851），美国小说家。

② 意即希望。

落，而几乎是横扫过来。霍布生只好禁止开门，因为门一开风雪就往里直灌，一下子走廊就会给雪塞得满满的。极地的冬居者这时就象是被幽禁在屋里了。

遮窗板给压得紧紧的。在大家不睡觉的时候，屋内所有的灯都点着。

不过，如果说外面是一片黑暗的话，那么高纬度地带那种肃默寂静却被风暴的巨响打破了。风在房屋和悬崖之间呼啸咆哮。房屋受到风的冲击，在桩基上直打颤。要不是结构牢固，早就吃不住了。雪倒帮忙，沿墙堆积了一圈，减弱了风暴的侵袭。马克纳普只担心外面的烟囱管子给风吹倒。不过烟囱都还顶得住，只是要经常通通烟囱口，不要让雪给堵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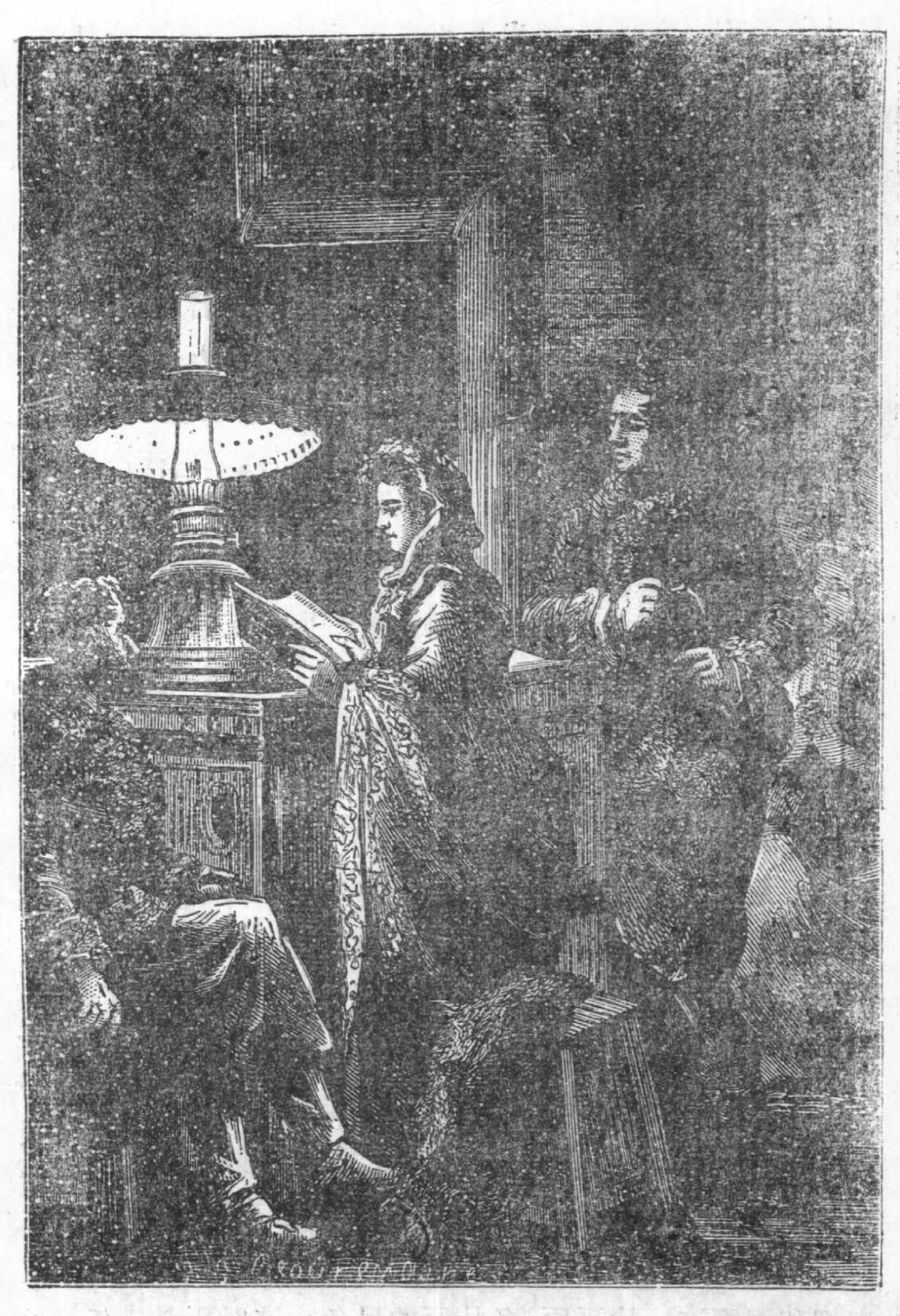
在暴风呼啸中，时时听到猛然传来的轰轰几声巨响。这是远处洋面上冰山倒坍下来，发出的惊雷一般的回声。山倒下来，大冰原解体，又不断引起噼噼啪啪的响声。要能对这些险象处之泰然，确实需要精神上经过一番锻炼才行。霍布生中尉和他的伙伴们从来不怕这个，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和麦琪对此也渐渐习惯了。过去她们在旅行中也不是没有遇到过速度每小时一百六十公里、能移动二十四毫米口径大炮的飓风呀！但是这里，在这巴图斯特海岬，黑夜和大雪就使得这种现象更剧烈了。这风，纵然不说是在彻底摧毁吧，它也是在埋葬、淹没一切，十二个小时之后，这些屋宇、狗巢、仓库和围墙大概都要在厚厚的积雪中消失啦。

大家只好都呆在屋里，户内生活井井有条。这些善良的人彼此之间极其融洽，大伙儿处在这么狭小的地方，丝毫

没有什么不快或是互相指责，埋怨。再说，过去在企业堡和信心堡，人们不是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生活了吗？巴奈特太太看到大家在一起这样融洽倒也并不奇怪。

每天，要么工作，要么读书和游戏，时间排得满满的。工作，就是制作或修补衣裳，维修武器，做鞋。霍布生中尉每天还记日记，哪怕是细微的冬居琐事，也都一一详细记下，北如天气、温度、风向、在北极地区常常见到的流星消逝等等；还要对房屋进行修缮，打扫房间，每天都要检视存仓皮毛，以免受潮变质；还要注意炉火和通炉子，不停地驱除外间潜入的潮气。大厅里贴着一张告示，给每个人都分配了工作。堡子里的居民既不过分忙碌，也不会无事可做。在这段时间里，汤姆斯·布莱克总是一会儿把仪器螺丝拧紧，一会儿又松开，不断复校天文上的计算；几乎天天都呆在他那个小房间里，尽抱怨这阵大风暴使他夜里不能观察。至于那三位妇女，马克纳普太太照管她的婴儿，孩子长得挺好；乔利夫太太则由拉埃太太协助，掌管全队伙食烹调。

每天大家都在一起进行几个小时的文娱活动，遇上礼拜，就玩一整天。首先是读书。堡子的图书室里只有《圣经》和一些关于旅行的书籍，这对于他们也足够了。经常总是由波丽娜·巴奈特朗读，她的听众都聚精会神地倾听，感到十分愉快。她用那动人的、充满自信的声音朗诵着圣书的某些章节，无论是讲述圣经故事，还是描绘游记珍闻，都很能引人入胜。那些想象中的人物、古代传说中的英雄，经她一讲就活灵活现，格外神奇！只要这位可爱的女学者拿起了书，大家就兴高采烈。她成了这个小天地里的灵魂。



总是由巴奈特太太朗读。

自己学了又教给别人，提出见解或是征求意见，反正她是随时随地为大家服务。在她身上既表现出妇女的优雅、仁慈，又不乏男子汉的毅力和信心：在这些兵士的眼里她兼有两种品质，大伙儿都很喜欢她。可以说波丽娜·巴奈特跟大家已经打成一片，她从来不一个人闷坐在自己房间里，而总是跟冬居的伙伴们一道干活，她会用一连串的启发和问话，把每个人都带到谈话里来。在这希望堡里面，大伙手不闲、口不停，一边干活一边谈心。还有，人们身体都很好，因为有了快乐情绪便能常保健康，战胜长期闭户不出而产生的无数苦闷。

但是，风暴还是没有减弱。三天以来，冬居的人们都足不出户，狂飙仍在一股劲地猛刮。霍布生实在感到不耐烦。室内空气中充满了碳酸，连点燃的灯在这闷塞的屋子里都昏暗不堪，当务之急就是要换一换里面的空气。人们想到可以使用空气泵，可是气泵的管道都给冻住了，开动不了，要是房屋不象现在这样埋在大雪底下，那倒可以用。中尉接受了龙中士的意见，决定在十一月二十三日，把屋前位于走廊顶端的窗子打开一扇，因为这里风力比较小。

这可不是桩小事。里面两扇窗子很容易地卸下了，只是外窗板却被大块坚冰压住了，怎么也弄不开。只好把它卸下，接着就用镐和铲用力敲打冰块。冰至少有十尺厚。这样，挖了一道壕堑，才算跟外面有了一条通道。

霍布生、中士、几个士兵和波丽娜·巴奈特费了不少力气才从这条通道走了出去。风往屋里猛灌。啊，巴图斯特海岬和周围这一片平原，多壮丽的景色！这时正是中午，一

些熹微的光线点染着南边的地平线。寒气并不似想象的那样逼人，温度计水银柱正在华氏五度（摄氏零下十五度）。但狂飙仍在肆虐，风力不减。中尉跟他的伙伴们和女旅行家一走出来，半个身子都淹没在雪里，要不是风给雪挡住，他们一准早就给吹翻了。他们说不出话，大片雪花密密层层地下着，什么也看不见。不到半个小时，他们整个人都陷在大雪里了。周围是一片白，墙里都填得满满的，屋顶和墙给埋在雪里，什么也分不清，要不是两股淡青色的烟柱在空中冉冉上升，一个陌生人大概猜不到这里会有人居住吧。

在这种情况下，“散步”就很短促了。不过，女旅行家却朝这荒凉的景色迅速瞥了一眼。她看到了这大雪纷飞的北极天际，这场风暴的肃杀可畏，于是她带着不可磨灭的印象，回到屋内。

屋里的空气刚刚换过，恶浊的空气随着新鲜的气流一扫而光。中尉和伙伴们赶紧回到各自的歇处。窗户重新关上，从此之后，每天都要打扫窗口，以保持通风良好。

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幸好，驯鹿和狗的食物充足，也不需要去照料它们。在屋里闷了七、八天，没法出去，这些过惯了户外生活的兵士猎手们感到时间实在漫长；而且尽是围着炉火听朗读故事，这也渐渐失去了魅力；打扑克牌，似乎也有点单调、无聊。人们临睡前就想着醒来时耳际是不是风暴最后的吼声，但希望也是徒然。雪总往窗玻璃上堆叠，野风旋舞，冰山破裂时不断发出雷鸣似的响声。炉烟被外面的风压住，喷吐了一满屋子，呛得人一阵阵咳嗽。风暴不仅是没有完，而且似乎一时还终结不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大厅里的无液气压计预告天气即将放晴。气压显然升高了，同时放在户外的温度计水银柱突然下降到华氏零下四度弱(摄氏零下二十度)。这些朕兆是不会错的。果然，十一月二十九日，风暴停了。

马上人人都急着往外跑！困在屋子里的时间太长了，门已无法通行，只好从窗口爬出去。得先把窗上的积雪铲净。不过，这一回，当然穿过的不是一层什么轻软的东西了，严寒把雪冻得硬梆梆的，大家不得不用铁镐敲。

干这活儿就得半个小时。不多久，除了马克纳普太太还没有下床以外，所有的人都在内院里放开大步，走来走去。

风已停息，外面天气还是非常冷，但人顶得住。不过，刚从暖暖和和的屋里出来，每个人都得特别小心，多穿衣服。里面跟户外温度相差约华氏54度(摄氏三十度)。

这时正是早晨八点钟。从天顶望起，那里闪烁着北极星，一颗颗亮晶晶的星星光芒四射，直挂到地平线上。虽然天体上的星星用肉眼观看不超过五千，但一时纷呈，就象有几百万个似的。汤姆斯·布莱克出来一看到玉宇澄清，星斗满天，高兴得赞不绝口。在一个天文学家的眼睛里，没有比这更美丽的天空了。

汤姆斯·布莱克一出神，仿佛把什么人间的事情都忘了。这时，伙伴们都走到护墙尽头。积雪坚硬得象岩石一样，却滑得厉害，不免有人跌了几交，倒也并不妨事。不用说满满的一院子都是雪。房顶上的雪，因为大风刮来刮去，整个变得一抹平。栅栏那边只剩下几个尖尖的木桩头儿露

在外面，就凭这样子，怎么也禁不住那些啮齿类动物的闯入。可是怎么办呢？要想在这么一大块地方扫除十尺的冻雪简直无法可施。顶多只能把护墙外面的雪扫干净，分出一条沟来，那么壕沟外墙还可以护住栅栏。不过冬天还才开始，人们担心一次新的风暴，只要几个小时就能把这道沟填满。

正当中尉在检查由于冰冻而失效的防御设施时，乔利夫太太突然大叫起来：

"我们的狗呢！驯鹿呢！"

"狗屋"和鹿圈建得比房屋略矮一点，现在大概完全给雪埋住了，可能里面还缺乏空气。大家急急忙忙走向狗窝和鹿圈，一看都还好，原来的担心害怕顿时都给驱散得无影无踪。连接主屋北角和悬崖的那道冰墙保护了这两个不到四尺高的小建筑物。人们发现这些动物长得都挺健壮，门一打开，群狗便欢快地吠叫着直往外窜。

可是，这时候开始感到有些寒冷刺骨了，人们已经出来玩了一小时，现在又想到了大厅里暖洋洋的炉火。在外面也没有什么事做。从前设的捕兽机关都埋在十尺深的雪堆里了，也无法查看。大家只好回室。关上窗子，每个人都坐在餐桌旁边，开饭的时候到了。

自然大家少不了要谈到这场骤冷，这么快就把厚厚的雪层冻硬了。这真令人遗憾，从某一点上看，这影响到堡子的安全。

"不过，霍布生先生，"波丽娜·巴奈特问道，"难道我们不能指望这些冰块到解冻时都化成水吗？"

“不行，太太，”中尉答道。“这个时节是不会解冻的！我相信几后还要更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赶在雪还柔软的时候就把它清掉。”

“怎么，您认为气温还会大幅度下降吗？”

“肯定会，太太，对于这样高的纬度，零下四度（摄氏零下二十度）算什么呢？”

“如果我们到了极点，天气会怎样冷呢！”巴奈特太太问道。

“极点，太太，很可能并不是地球上最冷的地方，既然大多数航海家都同意那里水可通航。看来，似乎是由于某些地理和水文的情况，世界上平均温度最低处是在经线九十五度、纬线七十八度的地方，这就是说在北乔治地海岸。那里，全年平均气温只有华氏零下二度（摄氏零下十九度）。因此，人们把那里称为“寒冷极点。”

“不过，霍布生先生，”波丽娜·巴奈特又说，“我们现在距离这个可怕的地点还有八个纬度以上呢。”

“因此，”霍布生答道，“我想我们在巴图斯特岬角不会象在北乔治地那样受很多苦！不过，我之所以对您谈起寒冷极点，就是为了告诉您，在关于气温低的问题上，不要把它跟真正的极点混淆起来。当然，我们得注意在地球上其他地方也会遇上很厉害的严寒，只是时间不长罢了。”

“哪些地方呢，霍布生先生？”波丽娜·巴奈特又问。“请您相信，此时这个寒冷问题使我很感兴趣。”

“根据我的记忆，”霍布生中尉答道，“到北极来旅行的人都认为是梅尔维尔岛，那里的气温能下降到华氏零下六

十度，在费立克斯港可以降到零下六十五度。”

“这个梅尔维尔岛和费立克斯港的纬度不比巴图斯特岬角高吗？”

“可能高一点，太太，不过在一定范围内，纬度不能说明什么。只要各种不同的大气条件汇合在一道了，就可能变得很冷。要是我没有记错，一八四五年的时候……龙中士，你当时不在信心堡吗？”

“我在，中尉，”龙中士答道。

“对，这一年一月份，我们不是经过了一次非常厉害的严寒吗？”

“确实不错，”中士答道。“我记得很清楚，温度计上是零下七十度（摄氏零下五十六点七度）。”

“什么！”波丽娜·巴奈特叫了起来，“零下七十度，在信心堡，就是大奴湖旁边？”

“对，太太，”中尉答道，“这地方纬度跟克里斯蒂阿尼亚或圣彼德堡差不多，但低温却到过零下七十度！”

“这就是说，霍布生先生，什么情况都要预料到！”

“对啊，太太，在北极地区过冬，实在是什么情况都会发生！”

十一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两天，寒冷程度并未减退，必须把炉火生得旺旺的，因为袭来的潮气在房间角落里都结了冰。燃料储备很足，不必吝惜。不管外面天气多冷，屋里平均温度一直保持在五十二度（摄氏十一度）。

尽管气温很低，汤姆斯·布莱克一看到天空这样纯净，他可以观察星星，就非常高兴。他盼望着分析某些在天顶

上闪烁着的灿烂的行星。可是他不得不什么都扔下，因为他一摸到仪器就“烫”手。我们只能用“烫”这个字眼来形容人们在这样寒冷的天气中接触金属物体的感觉。从物质上看现象是相同的。不管是一个烫人的东西猛然碰到肉体，还是冰冷的东西一下子接触到人身上，感觉都是一样。我们这位可敬的学者实实在在感到（不管他怎么有勇气）他的手指头贴在望远镜上动弹不了。于是观察只好停顿。

不过天空却也不亏待他。这以后不久，天空让他看到了无限美丽的流星景色：先是幻月，接着是北极光。

幻月或称假月。在天空中月亮的周围出现一道镶着淡红色边的白圈圈，中间亮灼灼的一大块空白，是月光通过大气中飘浮的冰雪棱柱形的细小水晶体的折射所致，显现出四十五度左右的直径。月亮就在这个圈子中央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那圈圈很象彩虹的乳白色半透明的弧。

十五个小时之后，绚丽的北极光划出一道一百多度的弓弧，在北方地平线上展现出来。圆弧的顶部鲜明地位于磁子午线上，彩霞万道，其中红色尤其明亮。这时天空中某些区域，群星仿佛沉浸在一片血红之中。天边的雾霭形成了流星核，灼热的闪光直向四方喷薄而出，有些射过天顶，使淹没在这些电波之中的月光黯然失色。这些光线微微颤动着，好象活动的气流摇撼着光分子。这神奇的光轮照耀着地球的北极，无限庄严，无限瑰丽，简直谁也描写不出。这无可比拟的奇异景色大概持续半个钟头，既不收缩，也不集中，任何一部分光芒都毫不减弱。蓦地，这美丽夺目的流星一下子熄了，就象太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取走了电源似的。

对汤姆斯·布莱克来说，这正是时候。要是再过五分钟，天文学家准得当场冻僵！

第十九章
礼尚往来

十二月二日，严寒稍趋缓和。气象学家没有弄错，这种幻月现象果然是一种朕兆。大气里的水分相当丰富，气压有所下降，同时温度计的水银柱回升到华氏十五度(摄氏零下九度)。

这种冷天要是在温带地区一定还很可怕，但在这里过冬的人已经觉得舒服多了。此外，空气是平静的。霍布生中尉看到冰冻的积雪表层变得松软了些，就命令把堡子围墙的外面清理出来。马克纳普和伙伴们努力地干着，不到几天雪就铲清了。同时，又把被大雪挤压住的陷阱也清出来，重新把活板撑好。许多迹象都说明海岬这一带皮毛兽很多，它们在雪地里找不到东西吃；只要设下机关，就很容易捕捉。

根据猎手马布尔建议，还采用爱斯基摩人的方法，设了一处鹿坑。挖了一条长宽约十几尺、深达十二尺的深沟，用一块木板虚搁在上面，象跷跷板一样盖好。木板的一头放上杂草树枝，野兽被这些好吃的东西吸引，一下子就跌进深沟，再也不得出来。用这种机关，活板会自动弹起，即使一只鹿已经给逮住了，别的鹿还会往里面栽。安装时马布尔并没有什么其他困难，只是得挖开冻土。挖到四、五尺深

时，这可真把他怔住了，泥土和沙地的下面是一层层坚冰，硬得象石头，非常厚。

“看来”，霍布生中尉仔细看过了这种地质结构后说：“沿海这一带好多年前肯定曾经有过一个极其寒冷的时期，而且时间很长，所以，沙碛、泥土下面都是冰，简直象花岗岩床。”

“可不是，中尉，”猎手答道，“这对我们要设的陷阱并不是坏事。相反，鹿被逮住了，四面内壁这么溜滑，它怎么也上不来。”

马布尔说得对，以后的事证明了他的预见。

十二月五日，萨皮纳和他两人去察看这条深沟，只听见里面传出一阵阵沉浊的吼声。他们停了步。

“这不是鹿叫，”马布尔说。“被逮住了的这只野兽，我能说出名字来！”

“是熊！”萨皮纳马上应声。

“对，”马布尔点点头，两只眼睛里闪现出兴奋的光芒。

“好啊，”萨皮纳又说，“这一换我们真不亏本。烤熊排抵得上烤鹿排，还外加一领上好熊皮。咱们干！”

两个猎手都带着枪。他们立即快速地把枪里装上子弹，一齐朝陷阱奔去。活板早已恢复了原状，但诱饵却见不着了，大概是被拖到沟底下去了。

马布尔和萨皮纳走近沟沿，拉开活板，向洞里张望。吼声更大了。果然是熊叫。沟底角落里蹲着一个庞然大物，在阴影中看不大清楚，只见一个大白团团，中间是两只眼睛，闪闪发光。沟的内壁被它的爪子抓了不少老深的印子，

要是这墙是泥土的，熊可能早就刨开一条路出来了。可是现在，遇上这块光滑的玻璃，它的爪子撑不住，顶多是这地牢被它趴得大了些，但还是跑不脱。

这样，捕捉就不费什么难了，向深沟里瞄准，“叭叭”两枪，就结果了这只猛兽。最费力气的是把它从下面弄上来。两个猎手回到希望堡找了好些生力军来。十几个人带上绳索跟着他们来到陷阱边上，把这庞然大物从沟底吊了上来，可真花了不少力气。这只大熊身高六尺，体重至少有六百磅，要是还活着它那力气可就惊人啦。它是白熊亚属，后脑扁平，躯体硕长，脚爪短而少弯曲，小嘴，浑身上下一片纯白。至于这只兽身上可供食用的部分，都交给乔利夫太太了，成了当天午餐中的一份美味佳肴。

在下一个星期里，陷阱运用得很顺利。总共捕获了二十多头貂。正值冬季，皮毛当然最为珍贵。不过只打了两三只狐狸。这种狡猾的野兽猜到这里安上机关了，于是就在机关旁边掘土，把诱饵先弄到手，活板“啪嗒”往下一落，可它早就躲开了。萨皮纳看到这情形不禁大惊，嘿，这条诡计还斗不过一只“老实狐狸”呢。

大概到了十二月十日左右，风向转为西南，雪又下起来了，但不是鹅毛雪片，而是一阵粉雪，并不太密，不过一下子就凝结成冰。天气挺冷，风又大，简直叫人吃不消。大家只好又进屋，找些室内的活计干。霍布生发给每个人一些小石灰锭和柠檬汁，在持续冷湿的时候，这些东西可以预防坏血病。不过，希望堡的居民们一个也没有得上这种病。靠了这些预防措施，大家都挺健康。

此时极夜正深。冬至快来临了。一到这个季节，北半球的太阳就要降到地平线下面，降到最低点。在午夜的苍茫微熹中，这一片白色平原的南部边缘都染上了或明或暗的色泽。北极地域无一处不罩入阴影之中，呈现出一派分外悲凉的景象。

大家又在公共大厅里过了几天。霍布生自从把院子周围的积雪扫清以后，心里更加笃定，对野兽的袭击一点也不害怕——真幸运，大伙儿老听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声，这是什么声音，人们一点不会弄错。至于印第安或加拿大猎人的“来访”，在这个隆冬季节里，倒也不必担心。

然而，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事，可以说是这场长期蛰居中的一首插曲，这也表明，即使严冬季节，这些荒凉地区也不是完全没有人的踪迹。有些人还在沿海一带奔走，捕捉海象，甚至住在冰雪下面。他们属于“吃生鱼的”①一族，就分布在从布芬海到白令海峡的北美洲大陆上，南边到大奴湖为止。

十二月十四日早晨，或者说上午九点钟，龙中士从海边回来，向中尉汇报情况。他说：要是他的眼睛没有弄错，他看到在离堡子四英里的地方有一小股游牧部落，靠着一个小海岬住下了。

“是一小股什么？”霍布生问道。

“是人，要不就是海象，”龙中士回答。“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

---

① 这是“爱斯基摩人”的意译。

霍布生中尉、波丽娜·巴奈特、麦琪和另外几个都要立即去看看这些来访者。大家穿好衣裳，戴上风帽，以防严寒突然袭击；背上枪、斧头，双脚穿着塞满毛绒的厚毛皮靴。他们从堡子侧门出去，沿海岸线走，海里尽是冰。

一钩残月映射出淡淡的光，穿过层雾，照着冰原。走了一个小时以后，中尉不得不相信他的中士是搞错了，或者当时看到的只是几只海象，大概已经从冰雪中钻过洞穴进入了它们的生活场所。

可是龙中士手指着冰原上耸起的一个圆锥形的东西，样子有点象猎屋，从那上面袅袅升起一股灰色的烟柱。他平静地说道：

"那里是海象的炊烟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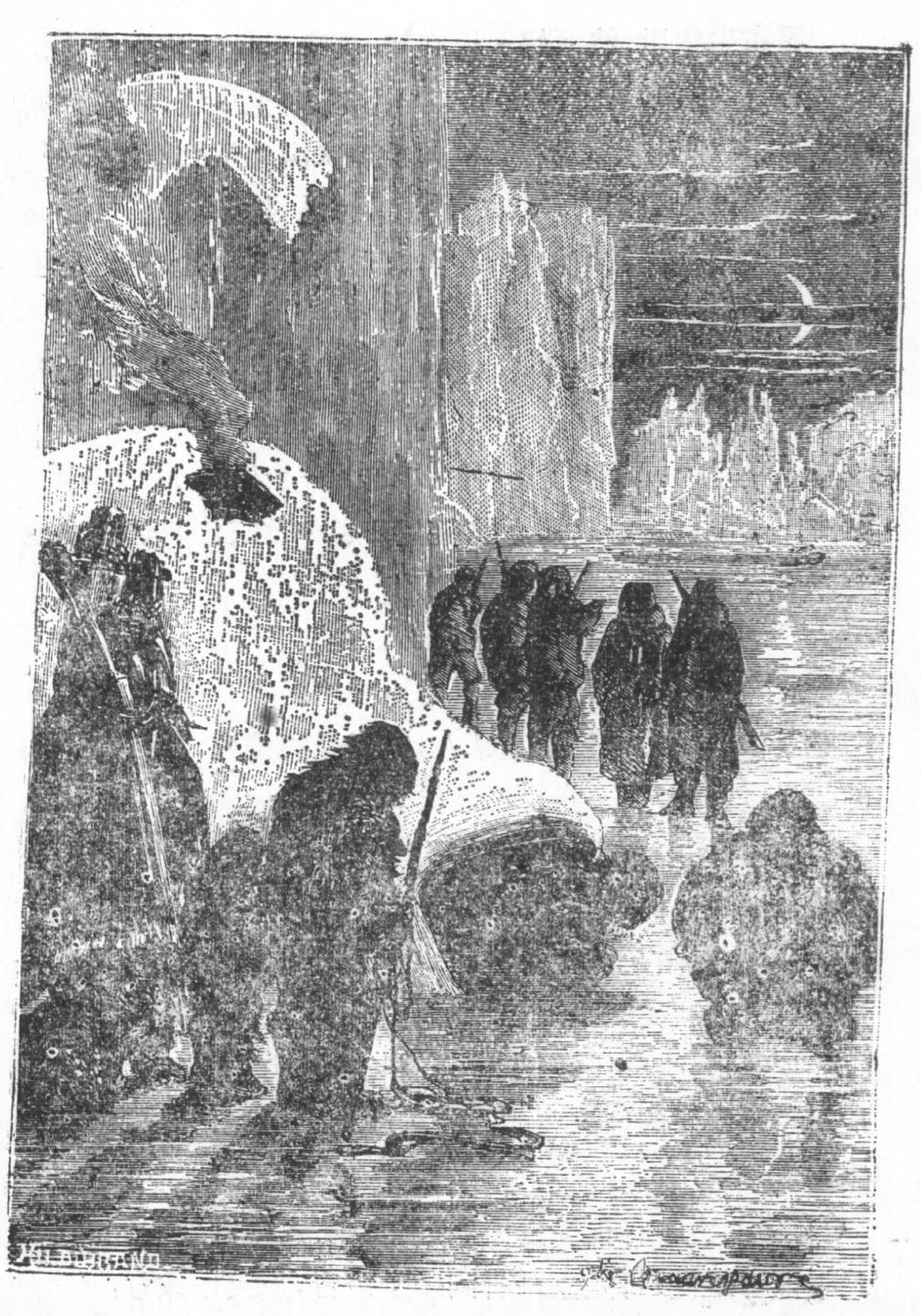
这时，他们看到从圆锥形的屋里出来了几个人，在雪地上慢慢移动。正是爱斯基摩人，究竟是男是女，那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分辨，那一身奇形怪状的衣裳把他们完全搞混啦。

实在，这些人浑身毛茸茸的，真象两栖动物，仿佛跟海豹一个样。他们一共六人，四大两小，身材不高，肩膀挺宽，塌鼻子，一双眼睛深深地掩藏在厚眼睑里，大嘴，厚嘴唇，头发又黑、又长、又粗，脸上没有胡髭。身上穿的是海象皮制的圆长罩袍，头戴风帽，足登高筒长靴，还有露指手套，也都是同样的皮做的。这些生人走近欧洲人身边，静静地瞅着他们。

"你们之中有谁懂爱斯基摩话？"霍布生问他的同伴。

谁都不懂；可是立刻听到一个声音，用英语致意：

"Welcome！ Welcome！"①



他们看到从里面爬出来几个人。

这是个爱斯基摩人，但人们很快就更清楚了，是个爱斯基摩女人朝波丽娜·巴奈特走来，并伸手向她招呼。

女旅行家猛然惊呆了，回答了几句话，那土著女人似乎很容易地就懂了，于是大家邀请这一家人跟他们到堡子去。

爱斯基摩人互相看了一眼，踌躇了一下，然后紧靠在一起跟霍布生中尉走了。

到了堡子，那土著女人，一看到房屋，就叫起来：

"House! house! snow-house?"②

她在问这是不是一座雪房子，而且看上去她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整个房屋现在都埋在笼罩大地的这一片白色之中了。人们告诉她这是木头房子。那爱斯基摩女人跟她的同伴说了几句，同伴们都点点头。大家从堡子的侧门进入，一会儿，他们就被领到主屋。

进了屋，他们脱掉风帽，这才认出了他们的性别。两个男的约莫四、五十岁年纪，面色黄里带红，牙齿尖利，颧骨突出，这使他们有点象食肉动物。两个女人还年轻，绕起的发辫上装饰着北极熊的牙齿和脚爪。还有两个五、六岁的孩子，小家伙样子挺活泼、机灵，睁着大眼睛到处看。

"看上去爱斯基摩人似乎肚子饿了，"贾斯贝·霍布生说，"我想，来一块野味肉客人们不会不喜欢吧。"

霍布生中尉一说，乔利夫下士就取来几块鹿肉，马上这些爱斯基摩人都拿起来，犹如风卷残云，大嚼起来。只有会

---

① 英语："欢迎！欢迎！"

② 英语："房子！房子！雪房子？"

讲英语的那个年轻的爱斯基摩女人有点矜持，目不转睛地凝望着波丽娜·巴奈特和堡子里的其他妇女。接着，她看到马克纳普太太手上抱的婴儿，就站起身来走过去，轻声讲了几句，非常亲切地逗孩子玩。

这个年轻的土著女子似乎，说不上优雅，至少比别人显得有教养，特别是当她悄声咳嗽的时候，总是彬彬有礼地用手轻轻地掩住嘴，这一点非常显著。

这个细节大家都注意到了。波丽娜·巴奈特用最常说的英语跟这个爱斯基摩少女交谈。在谈话中了解到，这个年轻姑娘过去曾经在乌帕纳维克的丹麦总督家里做过一年侍女。总督的妻子是英国人。之后，她就离开格陵兰回家，仍旧过着游猎生涯。两个男的是她哥哥，另外的那个女人是她嫂嫂，也就是那两个孩子的妈妈。他们一道从位于英属美洲东海岸的梅尔布纳岛回来，要到西部俄属美洲的西乔治亚角的巴鲁山嘴去，他们的部落在那边。他们发现巴图斯特岬角建立了商站，很觉诧异。两个爱斯基摩男人看着这座房屋直摇头。他们是不赞成在海滨的这个点上建立堡子吗？还是他们觉得这地方选得不好？无论霍布生中尉怎么耐心，也无法叫他们就这件事说出自己的看法，或者至少是他听不懂他们的答话。

那个年轻的爱斯基摩姑娘名叫卡露玛，似乎跟波丽娜·巴奈特太太特别融洽。这姑娘很懂得社交，一点不觉得她过去在乌帕纳维克总督家当女仆有什么惋惜，她看来对那一家人很好。

吃过东西，又喝了半品脱葡萄烧酒，连孩子也喝了；之

后，爱斯基摩人就向主人告辞。离开之前，年轻的土著姑娘邀请我们的女旅行家去访问他们的雪屋。巴奈特太太答应如果天气好，第二天就去。

第二天，巴奈特太太由麦琪、霍布生中尉陪同，还有几个带枪的兵士一道前往爱斯基摩人居住的那个岬角——带枪不是为了对付爱斯基摩人，而是怕有熊在海岸转游。

卡露玛一见，就迎着她昨天才认识的女友跑来，兴高采烈地把圆锥形屋子指给她看。这是一个雪砌的大圆柱体，顶上开了一个小口，好让屋里的烟出去。这就是爱斯基摩人临时挖出来的住处。这种"雪屋"，他们建得很快，在他们的语言里这叫"衣格螺"。这屋子跟当地气候倒挺合适，住在里面即使不生火也能顶得住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夏天，爱斯基摩人用鹿皮和海豹皮搭起帐篷居住，那种帐篷他们叫"杜别克"。

进入这所圆锥形屋子可不是一件容易事。这小屋只是贴着地面有一个入口，要进去必须钻过一条三、四英尺长的甬道，因为雪砌的内壁就这么厚。但是一位职业女旅行家、皇家协会的获奖者是不会犹豫的，波丽娜·巴奈特一弓身就随爱斯基摩少女钻了进去，后面跟着麦琪。霍布生中尉和其他人都呆在外面。

到了里面，巴奈特才明白了最难受的还不是钻进这个小雪屋，而是在里面呆着。由于灶上烧着海象骨头取暖，灯油也发出恶臭，衣裳油腻，而爱斯基摩人的主食海象肉又气味熏人，屋里的空气搞得真叫人难受、恶心。麦琪感到一阵受不了，几乎立即就退出去。波丽娜·巴奈特为了不使年

轻的土著姑娘难堪，表现出一种非凡的勇气和忍耐，把她的这次访问延长了足足有五分钟——简直是五个世纪！两个孩子和他们的妈妈都在屋里。两个男人呢，早已到离家四、五英里之外猎海象去了。

波丽娜一走出雪屋，就贪婪地呼吸着外面的新鲜空气，原来被闷得发白的脸又有了一点血色。

“啊，太太，”中尉问她，“您觉得爱斯基摩人的房屋怎样？”

“通风要改善！”波丽娜·巴奈特只简单地说了一句。

这个土著人家在这里临时住了一个星期。一天之内，两个爱斯基摩男人就有十二个小时在外面猎海象。他们耐心地在洞口附近伺候把头伸出冰原来呼吸的海象；只要海象一露头，一个打好活结扣的绳索就抛过去套在它胸口上，然后用力把猎物吊上来，用斧头砍死。这与其说是打猎，还不如说是钓捕。他们接着就当场开怀畅饮这种两栖动物那热乎乎的血，这是爱斯基摩人的一顿美餐。

尽管气温很低，卡露玛每天都要去希望堡。她走遍了屋里各个房间，看人缝衣服，看乔利夫太太烹调。她问每一种东西的英文名称，连着几个小时跟波丽娜·巴奈特谈话——如果说这种彼此揣摩、互相交换几个单词的方式也可以称作交谈的话。女旅行家高声朗读故事的时候，卡露玛也非常专心倾听，当然她一点也听不明白。

卡露玛还唱些节奏独特的歌儿，嗓音挺柔和。这些歌苍凉，冷漠，忧郁，顿挫奇异。波丽娜·巴奈特耐心译出了一首这种极北地区的格陵兰诗歌。

下面这首诗就是从这位女旅行家的纪念册上抄来的：

格陵兰之歌

漆黑的天空，
太阳在缓缓地移动，
　　缓缓地，
我可怜而不安的心
　　满怀失望！
金发的小姑娘讪笑我温情的歌唱，
冬天把冰雪撒满在她心上！

梦中的天使
你的爱赋予了一切生命；
　　叫我心醉，
为了看你、在你身边追随，
　　我不顾浓霜坚冰。
啊！我怎么不能用亲吻、我火热的吻，
驱散你心中的冰雪！

啊！但愿明天，
我的心和你的心
　　心心相印，
但愿我的手
永远爱恋地紧紧握住

你的手！
太阳将高高照耀在我们的天空
爱情将使你心中冰雪消溶！

十二月二十日，爱斯基摩人一家到希望堡来辞行。卡露玛非常喜欢女旅行家，显得依依不舍，波丽娜真想把她留下，但是年轻的土著姑娘不愿撇开家人。于是，她答应明年夏天再到希望堡来。

临别时真是令人感动。她送给巴奈特太太一个小小的铜戒指，巴奈特太太回赠给她一串黑玉项链，她立即就戴上了。霍布生一定要送他们一大批食物，硬给装在雪橇上，卡露玛只好表示感谢；随后，这一家人登上雪橇，向西赶去，渐渐消失在海岸的浓雾里。

第二十章
水银冻了

接连好几天，气候干燥，平静无风。这给猎手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但是，他们也不走离堡子太远。堡子里的猎物储藏丰富，因此现在只在有限范围内活动也就可以了。霍布生中尉对于把堡子设在美洲大陆这一点上非常满意。陷阱捉住了不少各种各类的皮毛兽，萨皮纳和马布尔打到很多北极兔。用枪又干掉二十几只饿狼。狼这个东西生性凶狠，特别喜欢侵袭，在这漫漫的长夜里，老是成群结队地围着堡子转游，一片哀嚎。冰原那边，在那些圆圆的冰丘之

间，经常有大熊经过，大伙儿对熊的迫近都很警惕。

十二月二十五日，终于不得不放弃出行的计划。风从北方吹来，异常凛冽。人在外面都有冻僵的危险。温度计里的水银下降到零下十八度(摄氏零下二十八度)。朔风就象一阵阵机枪扫射似的猛刮。在蛰居之前，贾斯贝·霍布生注意到把牲畜食料供足，以备好几个星期之用。

十二月二十五日是圣诞节，英国人家家都很重视。人们带着一种纯粹宗教式的热情庆祝这个节日。在北极过冬的人都感谢上苍一直保佑他们；这一天他们都休息，坐在一起共享一顿丰富的晚餐。

晚间，潘趣酒在大餐桌上发出了强烈的光焰。所有的灯都熄掉了，大厅为葡萄烧酒的淡青色所照亮，充满了奇异虚幻的色调。兵士们在颤动的光线中兴奋起来，一喝酒兴致更高了。

没过多久，火焰逐渐减弱，在本色大蛋糕四周撒了一圈蓝色小火花，这才熄灭。

真是意想不到的景象！虽然灯都没有再点上，大厅里可一点也不阴暗。突然，一道强烈的红光从窗子里透进来了。在这以前，因为屋里有光，所以没有看出来。

桌边的人非常惊愕地站起，瞪大了眼睛，彼此对望。

“失火了！”有几个人高声大叫。

但是，除非就是他们这所房屋失火，在这巴图斯特岬角不会发生任何火灾！

中尉连忙冲到窗子前面，立刻，便明白了这强光发生的原因。这是一次火山爆发。

果然，海象湾之外，西边悬崖处，天边一片火红。离巴图斯特岬角三十英里以外，喷火的那些山丘峰顶无法看到，但是能看到火焰喷射高得惊人，它把整个这块土地都笼罩在黄灿灿的光芒之中。

“这真比北极光还美！”波丽娜·巴奈特说。

汤姆斯·布莱克不同意这句话。地上的现象会比天上的流星更美丽吗！可是现在暂且不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管天气多冷，风多尖利，每个人都离开了大厅，去欣赏漆黑的天空深处那辉煌无比的火花。

如果贾斯贝·霍布生和他的男女伙伴们不是把嘴、耳朵紧裹在厚厚的裘皮里，他们准能听到远方传来的一阵阵火山爆发时的隆隆响声。他们真想互相交谈一下这绚丽的景色在他们心里所产生的印象。可是，象这样包得严严的，他们既讲不出话，也无法听见别人说话。他们只好看看罢了，但闪烁在眼前的是多么威严的一幕啊！在他们心里又是多美好的回忆啊！在深不可测的苍穹和地上这无边无际的白色雪毡中间，火山喷射出艳丽的光焰，简直非任何笔墨所能描画！射出的强光直冲天顶，使群星黯然失色，洁白的大地披上了金色的彩霞。冰原上圆圆的冰丘和远方的大冰山仿佛无数明镜似的映现出各式各样的光采、色泽。这些亮晶晶的光束迸裂了，从各个角度折射出来，格外鲜艳夺目，万花缤纷。谁也没有见过，这么众多的神奇光线交织在一起，简直象是为庆祝这个佳节才天造地设起这一份冰雪仙境。

可是严寒马上叫这些观赏者回到他们温暖的屋子里，

确实是大饱了一番眼福，但有些人在如此低温下面，几乎给冻掉了鼻子。

接连着好几天，天气更冷了。水银温度计都快不足以标明温度了，得用酒精温度计才行①。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夜间，水银柱下降到华氏零下三十二度（摄氏零下三十七度）。

炉子里塞满了木柴，但是室内温度还是不能维持在华氏二十度之上（摄氏零下七度）。人待在卧室里都感到冷，离火炉十步之外，就完全没有一点热气。于是，大家把最好的位置留给小孩，大人轮换着靠火炉坐，摇着他的摇篮。门窗绝对不许开；只要一开，屋里的水气马上就会凝结成雪花。甬道里人们的呼吸也已经产生了同样情况。

到处都听见干裂的声音，这简直叫不习惯这里气候的人感到惊讶。那些做房屋内壁的厚树段子，因为太冷，不断轧轧作响。储存的饮料、葡萄烧酒和杜松子酒，原来是放在阁楼上的，现在不得不全部运到大厅里。酒也凝结了，酒精呈果核状沉集在瓶的底部。用枞树芽酿的啤酒一结冰把小木桶都震裂了。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石头，一丝热气也进不去。木头都不容易燃烧，贾斯贝·霍布生不得不牺牲一定量的海象油脂来让火烧得旺些。幸亏烟囱通风良好，室内不致呛烟。在外面，烟囱里冒出来的那股恶臭呛人的烟，肯定会把希望堡暴露出来，这样，就该把它列入不卫生的建

① 温度计内的水银在摄氏零下42度凝结，所以必须用纯酒精代替水银，纯酒精只有在极度严寒时才会结冰。——原注。

筑物之列了。

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在严寒天气大家都非常口渴。不过，为了饮水，就得经常在火炉上融化饮料，一结成冰块，就无法解渴。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人老是昏昏欲睡，有些人简直无法支持。贾斯贝·霍布生特别要伙伴们注意克制这种睡意。波丽娜·巴奈特非常坚强，总是找人聊天、提醒大家，她走来走去，自己固然不被睡魔困扰，还能带动别人。她时常读些旅行书籍或者唱些古老的英国歌谣，大伙儿就跟着她一起唱。这些歌好歹能把昏睡的人唤醒，并随声唱和起来。每天漫长的日子就这样在蛰居中打发过去。贾斯贝·霍布生隔着窗子看看放在户外的温度计，才知道寒冷与日俱增。十二月三十一日，温度计里的水银竟完全冻住了，这时是华氏零下四十四度以下（摄氏零下四十二度）。

第二天是一八六〇年一月一日，贾斯贝·霍布生一起身就向波丽娜·巴奈特祝贺新年，并赞扬她的果敢和好脾气，不怕冬居之苦。他同样也向天文学家祝福。这位天文学家对年份从一八五九年转到一八六〇年只记挂一件事，这就是已进入日蚀之年！堡子里所有的人都互祝新春佳吉，徼天之幸，他们团结一致，身体健康，情况良好。如果说这时有些败血病的迹象冒了头，但一经服用酸橙汁和石灰丸之后，就立即恢复正常。

不过也不要高兴得太早！这种坏天气还要持续三个月。当然，太阳不久会在地平线上出现，但气温还要更低下去，一般的说，在极北地带二月份是全年气温最低的时候。

无论如何，严寒在新年开始时不会缓和，一月五日，放在走廊窗外的酒精温度计降到华氏零下六十六度（摄氏零下五十二度）。再下降几度，就达到甚至超过一八三五年在信心堡过冬的最低温度。

这种持续的冷天使贾斯贝·霍布生愈来愈觉得不安起来。他担心这样下去皮毛兽将不得不能转移到南边不太冷的地区去，这样就很难执行他所制定的新春狩猎计划。此外，他听见地层下面，象有某种跟火山爆发有关的沉闷的隆隆巨响。西边地平线上总是罩着一派地下发出的火光，大概是冥王普路托①正在地球肚子里经营他的巨大作业吧。活火山这样靠近，这对新商站会不会发生危险呢？这就是中尉听到地心的轰轰作响时心里所想的事。可是这种忧虑也还很空泛模糊，他只是藏在心里，不对人说。

天气这样峭寒，没有人想离开屋里。拉车的狗和驯鹿食料供应充足，这些牲畜早已习惯了冬天长期不食，也无须主人为它们操劳。没有任何需要冒严寒外出的事。连烧木头和油脂都不能使屋里温度回升，这真叫人受不了。纵然采取了一切措施，湿气还是钻进不大透气的房子里来，梁木上都结着亮晶晶的冰，每天还不住增厚。凝结器给堵塞住了，其中一个甚至在坚冰压力下开裂了。

在此情况下，霍布生中尉决不想节约燃料，他甚至有点浪费，不惜一切来升高温度。现在炉子里的火只要小一点，室温有时就下降到华氏十五度（摄氏零下九度）。值班的人

---

① 希腊神话中的冥王。

每小时换一次班，主要就是保证炉火旺盛。

"我们快没有木柴了"有一天龙中士对中尉说。

"没有啦！"贾斯贝·霍布生叫道。

"我的意见是，"中士又说，"屋里存的完了，马上得到仓库去取。不过，根据我的经验，这样冷的天气出去，就是冒生命危险。"

"是呀！"中尉答道。"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建屋时没有把柴房跟主屋连在一道，而且还没有直接通路。这件事现在发现有点迟了，我不该忘记，我们是在北纬七十度以北过冬啊！不过，目前，事情已经这样了。——请告诉我，中士，屋里还剩下多少木柴了？"

"还可以烧两三天。"

"真盼着两三天之内，"贾斯贝·霍布生又说，"天气能冷得好一点，那么我们穿过堡子的内院时就没有危险。"

"这我可不相信，我的中尉，"龙中士一边摇头一边说。"空气很纯净，星星亮晶晶，北风又一股劲地吹，这样就是再大冷半个月也不奇怪，等再见到新月时才会好些。"

"那么，勇敢的龙，"霍布生中尉接着说，"我们总不能这样等着冻死，到了非冒险不可的时候……"

"我们就冒一下险，我的中尉，"龙中士答道。贾斯贝·霍布生紧握住中士的手，他深知龙中士极为忠诚可靠。

有人可能会以为霍布生和龙中士说的酷寒突然袭击会引起死亡这番话有点夸张吧。不，他们对北极气候非常了解，在这方面是有长期经验的。他们曾经看到过，在同样情况下，多少壮汉一到室外就倒在冰上昏厥不起。这种事看

来似乎不能相信，但在从前的极地探险中就曾发生过多次。威廉·摩尔和史密斯叙述他们一七四六年在哈得孙湾两岸旅行时曾经亲自看到过这类事件，他们自己也曾失去过几个伙伴，都是因冻僵而死。无疑，在这种连水银柱都标不出温度的天气里到外面受寒挨冻，就等于拿生命去冒险！

现在，希望堡的居民们就处在这种相当焦灼不安的情况下，不料这时，又出了另外一件事，这就使得情况更加严重起来。

第二十一章
大北极熊

四扇窗子里只有入口过道顶里头的一扇可以看到堡子的内院，这扇窗子的外窗板并没有关死。可是窗玻璃外面厚厚地结了一层冰，要让视线透得过去，先得用滚水冲洗。根据中尉的命令这桩事一天做好多次；同时人们在仔细观察巴图斯特岬角附近的天空情况和放在室外的酒精温度计。

一月六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当班的兵士凯莱急忙呼喊中士，并指给他看，那黑暗中隐隐约约有些什么东西在动。

龙中士走近窗子一看，说：

“是几只熊！”

果然，五、六只野兽已经穿过了围上栅栏的墙垛，它们被烟火气息所吸引，正朝房屋走来。

贾斯贝·霍布生一听到这种可怕的肉食兽出现、就立

即命令从里面对过道窗子进行加固。只要堵住这一通路，熊就无法进屋。马克纳普木匠师傅用粗木杠加以固定，只留下一条窄缝，让人看到窗外这些不速之客在做什么。

"现在，"木匠师傅说，"这些先生们不请是进不来的。我们完全有时间商量对策。"

"好嘛，霍布生先生，"巴奈特太太说，"我们这个冬天倒是色色俱全！冷才过去，熊又来了。"

"冷还没有'过去'呢，太太，"霍布生中尉答道，"而且，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目前还'正'冷着，冷得我们连出去一下都不行！我真不知道怎么才能摆脱得掉这些畜牲。"

"一会儿它们也会失去耐心的，我想，"女旅行家回答，"它们会象来的时候一样走开吧！"

贾斯贝·霍布生直摇头，一脸不以为然的样子。

"您不懂得这种野兽的脾气，太太，"他答道。"今年冬天太冷，它们饿得厉害，除非赶它们走，要不这些家伙才不会离开呢！"

"您担心吗，霍布生先生？"巴奈特太太问。

"既担心又不担心，"中尉答道。"这些熊，我看它们进不了屋。不过，要是需要出去的话，我们自己，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出去！"

回答了这句话，贾斯贝·霍布生转身走到窗口。这时，波丽娜·巴奈特、麦琪和别的妇女都围着中士，听这个勇敢的兵士以一种老猎手的口气，谈论"熊的问题"。龙中士曾经多次跟这种食肉兽打过交道；甚至在较南的地区他都时常会遇上。不过在那些场合人有用武之地，能制伏它。现在

呢，人被死死地困在屋里，天这么冷，又无法出击。

整整一天，大家凝神注视着几只熊走来走去。有一只熊还不时地把大脑袋贴近窗玻璃，发出一阵低沉的吼声。霍布生中尉和龙中士商量了一下，决定要是熊老不走开，他们就在墙上开些枪眼，开枪赶它们走。不过他们准备还是过一两天再采用这种攻击方法，因为霍布生不想使室外和室内的空气沟通，目前室温已经如此之低，连用来引火的海象油都冻得象冰块，只有拿斧子才砍得动。

这一天过去了，也无其他事故。那几只熊来来往往，围着房子尽打转，但是也不发起任何直接进攻。兵士们整夜都在守护，大约早晨四点钟，看来这些野物已经离开了院子。无论如何看不着它们了。

七点多钟，马布尔上阁楼去取食物，但他刚上去就下来了，说有熊在屋顶上走动。

贾斯贝·霍布生、中士、马克纳普和另外两三个伙伴拿了武器，冲到有活板通阁楼的过道楼梯上。可这个阁楼冷得实在厉害，才过了几分钟，霍布生中尉和伙伴们就握不住枪管了。他们一呼吸，呵出的气马上结成冰珠，坠落下来。

马布尔没有搞错。熊占住了屋顶，可以听见它们在跑，在吼。有时他们的爪子透过冰层，把屋顶上顺水板条搔动得老响，人们真担心它们会把板条扯断。

中尉和他的一伙，一会儿就冷得浑身麻木，感到吃不消，只好又下来。霍布生给大伙儿讲了这个情况。

“熊，”他说，“现在都在屋顶上。这事情真麻烦。不过我们也不用怕，因为这些野兽进不了屋。但是怕就怕它们

用力冲开阁楼，把我们储存在那里的裘皮都给毁了。这些裘皮是公司的财产，我们有责任保藏好，一张也不能损失。朋友们，我要求你们，协助我把裘皮妥善转移到安全地方。”

立刻，大伙儿组成了梯队，分别站在大厅、厨房、过道和楼梯处，轮流到阁楼里搬取裘皮——在严寒中他们干不了时间长的活。这样，冒着阁楼上的寒气，只用了一个小时，全部裘皮都堆存到大厅里了。

人们在屋里搬运，熊也在上面继续干它们的营生，拼命想掀掉屋顶上的椽子。已经看到有几处板条给它们压弯了。马克纳普师傅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安。建屋的时候，他没有料想到会有这么超重的东西压在上面，真担心顶会坍下来。

这一天过去了，来犯的野兽没有能冲进阁楼。可是，另外一个同样可怕的敌人却悄悄闯进各个房间里来了！炉子里火苗低下去了，屋里储存的燃料几乎已经全用完了。再过十二个钟头，最后的木块也将烧光了，那时炉子就要熄灭。

那就是死，冻死，最可怕的一种死法啊！这些可怜的人互相紧紧挤成一堆，在这渐渐冷却的炉火周围，他们自己已经感到身内的热力正在离去。可是他们毫不抱怨。妇女们勇敢地承受着这种煎熬。马克纳普太太颤抖地把婴儿贴着自己冰冷的胸脯。有几个兵士睡了，或者说，在沉重的麻木状态中全身衰竭了，根本就不是睡眠。

清晨三点钟，贾斯贝·霍布生看看悬在大厅墙上离火炉还不到十尺远的水银温度计。

那上面竟是华氏零下四度(摄氏零下二十度)!

中尉手按着额头，望望伙伴们。这些人沉默地拥在一起。他停了一会儿，一动不动。那嘴里呵出来的气围着他的脸，象一层淡白色的云雾。

这时候，一只手按在他肩上。他抖了一下，转过身来，原来是巴奈特太太站在他面前。

“该做点什么，霍布生中尉，”这位坚毅的妇女对他说，“我们不能就这样束手待毙!”

“对，太太，”中尉答道，他自己感到从内心掀起了一股精神力量，“应该做点什么!”

中尉叫来了龙中士、马克纳普和拉埃铁匠，这几个都是他队伍里最勇敢的人。他们和波丽娜·巴奈特太太一起，走到窗口，透过用热水冲洗过的窗玻璃，望望外面的温度计。

“零下七十二度(摄氏零下五十七度)!”贾斯贝·霍布生大叫起来。“朋友们，我们目前只有两条路：或者是冒生命危险去取存放在外面的燃料，或者是把板凳、床、板壁、这房间里一切能喂炉子的东西一点一点都烧光!不过这只是个权宜之计，因为天还要继续冷下去，现在一点也看不出天气会好转。”

“我们冒一下险吧!”龙中士答道。

另外两个伙伴也是这种意见。二话不说，他们就行动起来。

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出去为大家作出牺牲的人的生命呢？这在经过研究之后得出一个办法。

堆木柴的库房居于主室左后侧大约五十步光景。决定

由一个人快步跑到库房。他身上要围上一根长绳索，另外再拖一根，绳头儿留在室内的伙伴的手里。一进库房，就把一根粗绳绑在雪橇前部，以便别人拉向主屋；再在雪橇尾部系上另外一根绳索，这样又可以拉回库房。库房和主屋之间建立了这么一个来回联系，以后就可以不断运送木柴，没有多大危险。两方面通过摇摇绳索，发出信号，就可以表示雪橇里木柴在柴房已经装满，或是在主屋已经卸掉了。

这个计划想得很妙，不过就怕碰上两种情况：一是库房的门有可能被冰雪封住，难以打开；另一种意外就是那些熊从屋顶上下来，阻搁在主屋和库房中间。这两点得碰运气。

龙中士、马克纳普和拉埃三个都自愿出去。中士提出他那两位伙伴都已结婚成家，因此他坚持自己去完成这个任务。中尉本人也想去冒一下险。

“贾斯贝先生，”巴奈特太太对他说，“您是我们的领导，大家都需要您，您无权去亲自冒险。让中士去吧。”

贾斯贝·霍布生也明白自己责任重大，于是在他的三个伙伴中间，选上了中士。巴奈特太太紧紧握住龙中士的手。

堡子里的其他人，有的已经入睡，有的昏昏沉沉，都不知道这件马上要去做的事。

两根长绳子准备好了。一根拴在中士身上（他浑身上下都穿着厚绒裘皮，价值在千磅之上），另一根，他系在腰带上，腰上还悬挂着一个打火机和一支装了子弹的左轮手枪。临动身的时候，他拿起半杯葡萄烧酒一饮而尽——他把这

叫“往肚子加上把火”。

贾斯贝·霍布生、龙、拉埃和马克纳普这时都走出了大厅。他们走进厨房，灶上的火已经熄灭，于是又走进过道。拉埃从这里上了阁楼，确知熊还在屋顶上。这时候正好行动。

第一扇过道门打开了，霍布生和伙伴们身上尽管裹着厚裘皮，还觉得一阵寒风砭骨。第二道门直对内院，又打开了。他们突然感到透不过气，身子不由得往后一缩。霎时间在过道里荡漾的水蒸气凝结了，墙上、地板上立即蒙上一层薄雪。

外面的天气非常干燥。星星闪烁，分外明亮。龙中士毫不迟疑地窜进黑暗之中。他身带绳索，另一端则由他的伙伴拿着。最外面的一扇门马上又被顶住了。霍布生、马克纳普和拉埃折回过道，然后把第二道门密密关紧。这之后，他们就等待。要是龙在几分钟后不回来，可以猜想任务已经顺利完成，他可能正在库房里准备第一趟木柴。要是库房门顺顺当当打开，最多十分钟就可以完成这项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拉埃监视着阁楼和熊。夜这么黑，中士行动迅速，一掠而过，看来不致被熊发现。

中士出去了十分钟。贾斯贝·霍布生、马克纳普和拉埃都回到两道门之间的狭小过道里，他们在等待中士发出拉雪橇的信号。

又过了五分钟。手上的绳索仍旧不动。他们心里多么焦急啊！中士出去已经一刻钟了，这段时间足够装满一车木柴，可是现在却没有任何动静。

贾斯贝·霍布生等了一会儿；接着，拉紧了绳子，他示意让几个伙伴跟他一道用力拉。要是这车木柴还没有装好，中士一定会扯住绳索。

绳子拉得紧绷绷的。一个重东西在地上滑过来。一会儿，这东西到了门外边……

原来是中士的躯体；绳索还系在他裤带上。不幸的龙中士还没有到库房就给冻倒在路上了。他的身体，在严寒中暴露了将近二十分钟，简直成了一具僵尸。

马克纳普和拉埃忍不住绝望地大叫起来，一同把躯体抬进了过道。可是，当中尉正打算关好大门时，他忽然感到大门被什么东西猛力顶住了。同时，门外传来一阵可怕的吼声。

“快来！”贾斯贝·霍布生大叫。

马克纳普和拉埃霍地跳上去帮他，另一个人却先扑上前去。这是巴奈特太太，她使出全身力气和中尉一道紧紧抵住大门。可是外面，那庞大的野兽用整个躯体压过来，渐渐地把门顶开，眼看就要闯进过道……

正在这关头，巴奈特太太从霍布生腰带上拔下一支手枪，冷静地等待着，那熊的脑袋一钻进门框和门扇之间，就照准畜牲张开的血盆大口“乒”的一枪。

熊应声向后栽去，肯定是死了。门这才关好，牢牢地紧紧闭上了。

大家立即把中士的躯体搬到大厅里，放在火炉旁边。这时最后的一点炭火都已经熄灭了！这不幸的伙伴，怎么才能使他复活呢？看上去一点活气也没有了，怎么办？

"我，我去！我去！"拉埃铁匠叫起来。"让我去弄木柴，不然……"

"好，拉埃！"他身边响起另一个声音，"我们一道去！"

原来是他那勇敢的妻子在说话。

"不，朋友们，不！"贾斯贝·霍布生大叫起来。"要是出去，你们不是冻死就是被熊吃掉。让我们把屋里所有能烧的东西都拿来烧吧。以后嘛，让上天来拯救我们吧！"

这时，这些落难的人们从半麻木状态中挺起身来，手里拿着斧头，象一群疯子。长凳、桌子、板壁一齐都拆毁，破开，砍成了碎块，再加上几滴海象油，大厅里的炉子、厨房里的大灶一下子又都燃起了熊熊烈火！

室内温度上升了十二度。一切护理都给中士用上了。人们用热葡萄烧酒给他擦身子，渐渐地体内血循环恢复了，身上的青紫斑块也开始消失。可是不幸的龙实在被冻得太苦了，过了好几个钟头才能迸出一句话来。人们让他躺在一张暖床上，波丽娜·巴奈特和麦琪陪伴着他，一直守到第二天。

这时霍布生、马克纳普和拉埃正在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要解除目前极其危险的困境。显然，最多两天，这些从屋里弄来的燃料也会告罄。要是严寒持续下去，大家怎么办？新月出来已经四十八小时了，天气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凛冽的北风在这个地方劲吹。晴雨计表明仍将继续"干晴"，但是在这片无垠的冰原上，却没有一丝水气。人们担心这种寒冷不会停止！现在怎么办？再去取木柴吗？现在熊已经警觉起来，这就更加危险了。有可能在外面去跟这些野

兽斗吗？不行。那才是发疯，那样做，所有的人都得完蛋。

不过，在各个房间里，人已经感觉好多了。那天早上，乔利夫太太做了一顿炖肉和茶。滚热的加糖水的烈酒尽大家吃，勇敢的龙中士也吃了一份。一炉好火使室内的温度升高了，同时也把这些受难者的士气鼓舞起来。他们等不得中尉下命令就想再去打熊；但中尉感到力量悬殊，总不肯让大伙儿去冒险。这一天似乎就这样平安过去了。可是，下午三点光景，忽然屋顶上一阵巨响。

"熊在上面！"两三个兵士大声叫嚷着，急急忙忙拿起斧子和手枪。

果然那些熊扒开了一处屋顶上的檩条，正往阁楼里硬闯。

"大家不要乱动！"中尉平静地说。"拉埃，快关上阁楼活板！"

铁匠一窜身到了过道，爬上扶梯，牢牢把活板关好。

猛听到天花板上面一阵令人恐怖的轰轰响声，熊仿佛压下来了。又是咆哮，又是脚掌、爪子拼命地不断乱抓。

这样的侵袭是不是改变了局面？问题是否严重了？贾斯贝·霍布生和他的几个伙伴就这个问题商量了一下。大部分人认为情况已有好转。如果说熊都挤在阁楼上了——似乎是这样——那么就可以在那个狭小的地方把它们干掉，而战士们也不必害怕冻死或是握不住武器。当然，要是跟这些野兽搏斗，那还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要不要上去跟这群野兽干，还是决定不下。这一举也有困难，而况人只能一个接一个经过活板洞口上去，这样就更危险。

贾斯贝·霍布生对于马上开始攻击有点犹豫。经过周密考虑之后，根据中士和其他勇敢的伙伴们的意见，他决定等待。也许突然发生一些事情会使得机会更好吧？主屋天花板大梁要比屋顶上的檩木牢实得多，熊几乎绝不可能移动梁木。因此，它们就不可能窜到下面房间里来。

人们等待着。这一天过去了。夜里，谁也睡不着，熊在上面闹得震天价响！

第二天，九点钟光景，发生了一个新情况，把事情搞得更复杂了，逼得霍布生只好行动。

我们知道炉子和厨房里大灶的烟囱都是穿过阁楼出去的。这些烟囱用的是石灰砖，砌得不大好，吃不住侧面来的压力。那些熊，兴许是因为它们直接扑打烟囱，兴许是把身子靠在上面取点屋内余热，反正是把烟囱捣坏了。下面人们听到砖头直往下掉，一下子，炉子和大灶都不通风了。

这一来可真糟糕，意志稍微薄弱些的人肯定会绝望。更复杂的是，火头低下去了，木头和油燃烧不充分，一阵阵又呛人又恶心的黑烟弥漫了整个屋子。天花板下面的烟囱管道也裂开了。几分钟内，烟变得异常浓厚，连灯光也看不清。贾斯贝·霍布生这时感到有必要离开屋子，否则大伙儿在这里面准得闷死。可是一出屋，不就给冻僵了吗。

蓦地几个妇女惊叫起来。

“朋友们，”中尉叫道，“抓起斧子，打熊啊！打熊啊！”

除此之外无法可施！只有把这群可怕的野兽完全干掉！全体人员，一个也不例外，在霍布生带领下，都冲向扶梯。楼口横隔板掀了起来。烟雾腾腾中发出几声枪响，咆

哮中夹杂着几声巨大的吼叫，血流了一地。人们在黑暗中搏斗……

但是，就在这时，突然爆发出一阵万分可怕的隆隆巨响。大地猛烈地摇撼起来。房屋东倒西歪，仿佛给拔离了桩基似的。墙壁支柱都脱开了，从这些缺口中，贾斯贝·霍布生和他的惊愕得目瞪口呆的伙伴们看到那些熊，也象他们一样惊恐，号叫着四处奔窜，消失在黑暗之中。

第二十二章
五　个　月

一阵猛烈的地震刚刚摇撼了这块美洲的土地。象这样的震荡在这一火山地带一定常常发生，这又一次证明了地震和火山的突然爆发很有联系。

贾斯贝·霍布生明白了这一切已经发生的事情。他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大地裂开就可能把他的伙伴和他本人全部吞没。然而只是震动了一下，确切地说，不是直接冲击，只不过是一次反冲。它震歪了靠湖一侧的房屋，把隔墙震开了。随后，大地又恢复了平静。

得设法善后才是。房屋虽则都变得歪歪斜斜的，但还可以居住。大梁脱榫，屋顶洞穿，大家赶快修好；烟囱管子也拾掇了一下，好好歹歹算竖直了。

几个兵士在跟熊搏斗时受了点伤，幸亏不重，只需略略包扎一下。

这些受难的人就这样过了两天苦日子，把床和屋里的

隔板都拆下来了取暖。马克纳普带了一些人把室内最急需修的地方修好。屋桩牢牢实实重打了一下，现在不动也不摇晃，都挺坚固。不过地震显然已经把海滨一带搅得高低不平，引起了很大变化。贾斯贝·霍布生急于了解结果，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商站的安全，可是无情的严寒使任何人都不能外出。

这时，人们注意到某些朕兆，表示最近期间天气会有变化。透过窗玻璃，可以观察到天上的星光减弱，不那么明亮了。一月十一日，晴雨表下降了几格。空气里有了水气，水气一凝结可能温度会升高。

果然，一月十二日，吹起了西南风，还间间断断地夹杂着雪花。室外温度突然升高到零上十五度（摄氏零下九度）。这些在北极过冬的人，在经受了一番残酷折磨之后，现在隐隐感到了春天的来临。

这一天，上午十一时，大家都到室外活动，简直象一批囚犯出乎意外地又获得了自由似的；但是还是绝对禁止离开堡子的里院，以免遭遇不测。

每年这个时期，太阳都还没有在天空重新出现，但是已经渐渐逼近地平线，发出一长道淡淡的光焰，在方圆两英里内景物都看得挺清楚。贾斯贝·霍布生第一眼就看到了：地震已经把这个地方完全改了观。

真的，地形发生了变化。巴图斯特岬角顶头的那个山嘴给削平了，两岸大块大块的山崖已经下沉，看上去似乎整个岬角都朝湖那边倾侧过去，这样一来，房屋所在的高地也移了地方。可以说，整个地区都是东部升高西部降低。这

种地面倾斜将会引起严重后果，就是说湖里和波丽娜河的冰一旦融化，就会顺着这么个新的地势漫溢流注，有可能使西边的一部分土地尽成泽国。河水，肯定会另辟河床，这一来河口的那个自然港湾就全完了。东岸的丘陵地带似乎大大低落下去，西边的悬崖陡壁由于太远，所以看不真切，无法判断。总之，地震所引起的重大地形变异就是：至少四、五英里的地方，地平面已被完全破坏，形成了东高西低的斜坡。

“好，霍布生先生，”女旅行家笑着说，“承您的厚意，早先把港口和河流都用上我的名字，可这下子什么波丽娜河、巴奈特港全无影无踪了吧！我运气真不好。”

“可是，太太”中尉答道，“河虽然没了，湖还在。您要是同意，我们以后就把这湖叫做巴奈特湖。我想它对您一定忠诚不渝！”

乔利夫和他太太一出屋门，一个直奔狗舍，一个就去鹿圈。狗长期给闷在里面，倒也没有受多少苦，见门打开了就跳跳蹦蹦地跑向院子。鹿呢，只有一头刚死了几天，其余的虽说瘦了些，似乎都还保养得不错。

“好了，太太，”中尉对身旁的波丽娜说，“我们的困难总算解决了，还比我们原来希望的好！”

“我从来没有失望过，霍布生先生”，女旅行家答道。“您的伙伴和您，象你们这样的男子汉，当然也不会被过冬的这点困难吓倒的！”

“太太，我自从到北极地区生活以来，”霍布生中尉又说，“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冷的天气，说实在的，要是再继

续冷它几天，我们可就真完了。”

“这阵地震来得也巧，刚好把那些该死的老熊赶走了，”女旅行家说道。“兴许，这对气候转好还有好处吧？”

“可能，太太，完全可能，”中尉答道。“一切自然现象都是互相关连，彼此影响的。不过，我跟您说，这是土地的火山结构真叫人担心。我懊悔过去把住地建得离活火山太近。虽说它喷出的岩浆还没碰着住处，但，这阵火山爆发所引起的震荡叫人受不了！您看看现在我们这座房子象什么了！”

“天气好起来您就叫大伙儿修吧，”波丽娜·巴奈特回答。“这回您可以总结经验，那就能造得更牢固。”

“那当然，太太。不过象眼前这个样子，还得过几个月，我怕您会觉得房子住得不太舒服！”

“我吗，霍布生先生，”波丽娜·巴奈特一边笑一边回答，“我是个常旅行的人啊！我会想象我是住在一条船身倾侧的甲板上；而您的房屋既不颠簸又不左右摇晃，我甚至连晕船都不怕！”

“好，太太，好，”贾斯贝·霍布生答道，“也不必我来赞美您的性格，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由于您的毅力，您令人赞叹的坚强性格，您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持了我们，我的伙伴和我，我要代表他们向您致谢！”

“我要对您说，霍布生先生，您过奖了……”

“不，不，我跟您讲的这番话，都是大伙儿早就想对您说的……不过，请允许我对您提一个问题。您知道，六月份克拉旺狄上尉就要给我们送给养来，回去时，就把我们准备下

的皮毛带到信心堡。我们的朋友汤姆斯·布莱克很可能在观察过日蚀之后，七月就要跟他们回去。请允许我问您，太太，您是不是也想跟他结伴走呢？”

“您想赶我走吧，霍布生先生？”女旅行家笑着问道。

“啊！太太！……”

“那么，中尉，”波丽娜·巴奈特一边回答一边把手伸给霍布生，“我想请您准许我在希望堡再过一个冬天。明年，很可能公司里有船在巴图斯特岬角停泊，我准备搭它回去。我来是走的陆路，回去的时候经过白令海峡也不坏啊。”

中尉听到她这样决定心里很高兴。他器重她，对这位英勇过人的妇女颇有好感；而对方，也觉得他为人善良、正直。彼此想到离别的时刻都不无遗憾。可是，谁知道老天爷会不会再给他们什么可怕的考验呢？如果发生任何危难，他们两个人的力量加起来就更能顶得住。

一月二十日太阳第一次重新露面，北极夜至此结束。日头在地平线上只留了一会儿，冬居的人们同声欢呼“乌拉”。从这一天起，白天逐渐变长了。

整个二月，一直到三月十五日，天气总是时晴时阴。晴天非常冷；阴天呢，就尽下雪。晴天干冷不能出外打猎，下雪天也只好呆在屋里。遇上一般天气大家才可以到外面干点活，但也不敢远行。而且，既然附近按上了陷阱套子，颇有收益，远离堡子又有什么好处。这个冬末，就捕了很多貂、狐狸、白鼬、狼獾和别的珍贵动物。三月里唯一的一次远行就是到海象湾去了一趟，看到这次地震大大地改变了原来的地形，悬崖峭壁都变矮了。更远一些，喷火的山头上

蒙着轻轻的一层烟雾，一时似乎已经平静下来。

三月二十日左右，猎人们望见了第一批天鹅由南向北飞来，发出尖厉的鸣声。几只雪鹀和冬隼也出现了。但是地面上仍然是一片白，阳光也不能融化大海和湖上的坚冰。

一直到四月初才开始解冻。冰带着巨大的爆炸声裂开，有时简直象大炮轰鸣。北极的大浮冰群突然改了观，好多冰山，互相倾轧碰撞，底座也逐渐受到侵蚀变小了，由于重心不稳而整个崩溃，发出可怕的巨响。整个冰原就这样在分崩离析。

这一时期，平均气温是华氏三十二度(摄氏零度)。岸上的冰不久都消融了，大浮冰群被北极水流推送着，渐渐退却到天边的浓雾中。四月十五日，海上明净无冰，假使有一艘从太平洋来的船，沿着美洲海岸航行，经过白令海峡，那么肯定会到巴图斯特岬角来靠岸吧。

同时，巴奈特湖也卸去了它们的冰铠雪甲，成千上万的野鸭和其他水禽心花怒放，麇集在岸边。但是，正如霍布生中尉所预见的，湖的四周却因为地面的倾斜发生了变化。原来延伸到堡子前面、东面靠着树木蓊郁的丘陵地的那一段湖岸，现在变得非常宽阔。霍布生估量东岸湖水后退了大概有一百五十步。对面，如果没有什么天然屏障，水就会更往西漫开去把地淹没。

总之，这还算非常幸运，土地是从东到西倾斜不平。如果倒过来的话，商站就难免不沦为泽国了。

至于那条小河，化冻后水都归入正道，它本身立即干涸。由于在这里斜坡的走向是从北到南，所以河水可以说

都巳倒流到源头去了。

“呐，”贾斯贝·霍布生对中士说，“这条河可以从北极地图上划掉啦！要是我们只靠这条小河供水那可就糟了！幸好，还给我们留下了巴奈特湖，我想我们也喝不完它。”

“对了，”龙中士答道，“那湖里的水……水还能喝吗？”

贾斯贝·霍布生看了一下中士，紧紧皱起双眉。他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土地开裂是不是把海和礁湖连通了！这可糟了，这下子就毁掉了新站，只有放弃它。

中尉和龙中士赶忙走到湖边！……还好，水是甜的！

五月初，有些地方积雪渐消，大地在太阳照射下开始发绿。某些藓苔、隐花植物怯生生地从泥土里露出个尖儿。乔利夫太太播下的酸模和辣根种子也出芽了。厚厚的雪层保护住它们度过了严冬。但是现在得看好，以免被鸟儿和啮齿类动物吃掉。这份重要任务交给了可敬的下士。他尽心而认真地干着，就象竖在菜园里的稻草人一样！

白天又渐渐长起来。打猎又开始了。

再过几个星期，信心堡就要上缴皮毛了，霍布生中尉准备把库存再充实一下。于是马布尔、萨皮纳和别的猎手们一齐出发去打猎。他们的行程既不远也不累人，总在离巴图斯特两英里以内转游。他们还没有碰到过什么地方猎物这么繁多，心里真是又惊奇又高兴：貂、驯鹿、兔、加拿大鹿、狐狸、白鼬都一齐奔到他们枪下。

不过有一点，就是看不到熊，连踪迹也没有。真叫这些还记着仇的人感到非常遗憾：大概这班家伙带着同类都跑了。也许上次地震时这种野兽惊恐得最厉害，它们很细致，

甚至可以说"非常神经过敏",如果这个形容词也适用于某种野兽的话!

这里的五月,雨相当多,有时雨雪交加。平均气温是华氏四十一度(摄氏五度)。常常有雾,而且有时还挺浓厚,人们离开堡子不大妥当。有一次彼得森和凯莱两个在外面迷了路,四十八小时没有回来,这引起了伙伴们的极大不安。这两个人弄错了方向,直往南走,以为还是在海象湾附近呢。回来的时候人累得精疲力尽,饿了个半死。

六月到了,天气晴好,有时还真有点暖意。冬居者都脱了皮衣。大家积极投入房屋的大修工作。同时,贾斯贝·霍布生叫人在院子南角上建造了一座仓库。这地方猎物很多,此举确实非常及时,而储存的大量皮毛也特别需要辟出一室来专门堆放才行。

这时,霍布生每天都在盼望克拉旺狄上尉给他派来送给养的分遣队。他们新站还缺不少东西,枪支弹药也要补充。如果派来的分遣队五月初离开信心堡,那么六月中旬就可到达巴图斯特岬角。这是上尉和霍布生中尉事先联络好了的。既然贾斯贝·霍布生把新堡安在岬角上,派来的人不会找不着他们。

于是,从六月十五日起,中尉就派人监视岬角附近。悬崖顶上竖了一面英国旗帜,老远就能望见。另外,他们推测,运送给养的队伍走的可能还是中尉以前来时走的路线,即沿海岸从加冕湾到巴图斯特岬角。这条路虽不算最短,但却最为可靠。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化冰解冻,海岸线明确,人们可以沿海滨行走。



每个人都可以观看日食。

离开希望堡了。于是决定：如果分遣队到那时还不到来，他们就组织几个人，四、五辆雪橇，从商站出发去大奴湖。这批人随身先运一批最珍重的裘皮去，最多六个星期，这就是说八月底，在这个还能通行的季节就可以到达信心堡。

决定作出之后，汤姆斯·布莱克又专心致志地埋头工作起来，只等待月亮实实在在走到太阳和“他”之间、完全蚀去太阳圆盘的时刻的到来！

第二十三章

一八六〇年七月十八日的日食

大雾仍旧没有消退。太阳每天都隐藏在一层乳白色的、水汽凝成的帷幕中间，这不免使天文学家为日食问题感到无限苦恼。雾常常很浓厚，甚至从堡子内院也望不见岬角的顶点。

霍布生中尉心里也渐渐感到不宁。他认为信心堡派来的分遣队已经在荒原里迷失了。一阵无名的恐惧、悲愁的预感震撼着他的心灵。现在这个坚强的人一考虑到将来就忐忑不安。为什么呢？他也说不出。可是，过去的一切似乎都挺顺利。尽管冬居严寒，可是他们这个小队伍人人都还健康，伙伴之间也挺和睦，工作非常热心。这块地方猎物丰富，新站获得裘皮很多，公司对他们的成绩肯定满意。况且，即使希望堡得不到给养补充，他们就地取材，储存食物，在这里再过一冬也不会有太大困难。既然这样，为什么霍布生中尉缺乏信心呢？

波丽娜·巴奈特和他不止一次谈到这个问题。女旅行家根据上述情况进行推理，总是设法安慰他。有一天，正跟他在海边散步时，她提出巴图斯特商站历尽艰险才能建成，这份事业来之不易，务必继续发展下去。

“对，太太，您说得对，”贾斯贝·霍布生答道。“不过这种预感真是没法控制！我并不是一个幻想家。在我的旅行生涯中，曾多次遇到过危险，我可是丝毫不为所动。好了，这是第一回，前途使我担心。要是具体地面临某种危险，我并不怕。但是现在是一种无以名之、捉摸不定的危险，我只能预感！……”

“什么危险呢？”波丽娜·巴奈特问道，“您担心的是人、野兽，还是环境？”

“野兽？这倒不担心，”中尉答道。“倒是野兽怕巴图斯特岬角的猎人。人？也不。这也不大叫人害怕，印第安人很少到达这一带，只有爱斯基摩人有时来一下……”

“我想请您注意，霍布生先生，”波丽娜·巴奈特又说，“在一定程度上，您可能担心加拿大人在天气暖和时会到这里走动，但他们并没有来……”

“我为此感到惋惜，太太！”

“什么！您为这些竞争者惋惜吗？他们针对公司的种种措施显然是抱有敌意的。”

“太太，”中尉答道，“对这些我觉得即惋惜又不惋惜！……这很难说得清！您想，信心堡的人应该到了，可是总不到。同样，圣路易皮毛公司的人员也该来了，可是也还没有来。今年夏天，连一个爱斯基摩人都没有到海岸这一部分

来。”

“那么，霍布生先生，您的结论是……”波丽娜·巴奈特问道。

“我的意思是，也许他们要到巴图斯特岬角和希望堡来，不象过去那么容易了吧，太太！”

女旅行家凝望着霍布生中尉，只见他深锁着眉头，讲话声调也特别，把重音就放在“容易”这两个字上！

“霍布生中尉，”她又说，“既然您什么都不怕，不怕野兽，也不怕外人，那么我就认为是环境……”

“太太，”贾斯贝·霍布生答道，“我不明白是我精神上受到压抑，还是我的预感使我盲目，我总仿佛觉得这地方有点奇怪。要是我原来更熟悉它，我想就决不会把商站设在这里。我已告诉过您，这地方的某些特点我简直解释不清，比如说这一带完全没有石头，海岸线截面非常明显。这个大陆尽头的构造成因我也搞不清楚！我很了解紧靠火山可能产生某种现象……您还记得我上次跟您谈的潮汐问题吧？”

“我记得很清楚，霍布生先生。”

“根据探险家对这附近地区的调查，海水涨潮时可高达十五到二十尺，但实际上这里的海水上升还不到一尺！”

“大概是这样，”波丽娜·巴奈特答道，“不过据您的解释，这是因为此地地形奇特，海峡狭窄……”

“我也不过是试作解说罢了！”霍布生中尉说。“可是前天，我观察到一种更奇怪的现象，我无法跟您说明，我想，即使是博学之士也很难解释这一点。”

波丽娜·巴奈特望了望霍布生。

"发生了什么事呢?"她问。

"前天,太太,晚上刚好满月,根据年鉴记载,潮水应该很大!可是,海水并不曾上涨,连象过去那样上涨一尺都没有!一点也没有上涨!"

"您可能弄错了!"波丽娜·巴奈特提醒中尉。

"我没有弄错。这是我亲自看到的。前天,七月四日,根本就没有涨潮。巴图斯特岬角根本就没有潮汐!"

"那么,霍布生先生,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波丽娜·巴奈特又问。

"我的结论是,太太,"中尉答道,"要么是自然规律有了变化,要不,这个地方处在一个特别位置上……或者是,我下不了结论……我解释不了……我不明白……因此,我担心!"

波丽娜·巴奈特不再追问霍布生中尉了。显然,这种完全没有潮汐的情况已经超出了自然常规,无法解释,就象中午在子午线上没有太阳一样。除非说地震改变了海岸和北极地区的结构形态……可是这种假设根本不能使一个严肃的大地现象观察者感到满意。

至于说认为可能中尉观测错了,这也不能成立,而且就在这当天——七月六日——波丽娜·巴奈特和他都曾亲自看过海岸上的标志。一年以前,潮水至少要升高一尺,可是现在却没有了,完全没有!

这次观测完全保密:霍布生中尉当然不肯在大伙儿的思想上引起不安。人们看到他常常单独一人,沉默地跑到

岬角顶端，一动不动，凝望着一片茫茫大海。

七月，猎皮毛兽的工作不得不停顿下来。这时，貂、狐狸和别的动物都已经脱了冬毛。人们只去打一些可供食用的野物，如加拿大驯鹿、北极兔等等，这些东西说来奇怪——巴奈特本人也注意到了——都麕集在巴图斯特岬角一带，只是在枪弹的袭击下，才渐渐离去。

七月十五日，情况仍然没有变化。信心堡一点消息也没有，大家日夜盼望的分遣队没有出现。霍布生决定执行自己的计划，既然上尉的人不来，就派人到上尉那边去。

自然，派出的小队得由龙中士带领。中士真不想离开中尉。这次分手就要离开相当长的时间，至少在明年夏季以前不可能回希望堡，那么中士就只好在信心堡过冬了。差不多要八个月。马克纳普和拉埃这两名勇士都有家眷，所以不能代替龙中士去。况且，马克纳普木匠，拉埃铁匠，商站时刻都需要他们，也走不开。

这些就是霍布生中尉所考虑的理由，中士当然服从。又另派四名兵士作伴，他们是贝尔契、蓬德、彼得森和凯莱。

四辆雪橇和拖车的狗都已安排停当。他们得带上食物和最名贵的皮毛，如狐狸、白鼬、貂、天鹅、猞猁、麝香鼠、狼獾。订好在七月十九日早晨动身，刚好是日食的第二天。汤姆斯·布莱克要跟龙中士同行，其中一辆雪橇给他装仪器，再加上他本人。

一段时期以来，这位可敬的学者为了等待观测日食，确实吃了不少苦头。天气一会儿晴，一会儿阴，一会儿又是潮湿的雾气，风向也不定，这些都使他焦灼不安。他不吃不

睡，无法正常生活。如果日食的这几分钟时间，天空都是雾，如果太阳和月亮都躲进了乳白色的帷幕，如果他汤姆斯·布莱克专门为了这个目的来到这里，竟看不到辉煌的日冕、淡红色的日珥，那该多么失望啊！白白地吃了那么多辛苦，白白地冒了那么多危险！

"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就是为了看月亮！"他不胜感慨地说，"居然一点没有看到！"

不！他不能接受这种设想：天一黑，这位学者就登上岬角顶点，仰望天空。他想在这个时候欣赏一下福柏①，这至少是一种安慰，可是连这一点也实现不了！三天之后一弯新月即将出现，她环绕着地球转动，她伴随着太阳，并在太阳的幅射中隐没！

汤姆斯·布莱克常常把心中的苦闷向波丽娜·巴奈特去倾诉。这个富有同情心的女人非常同情他，她尽力让他放心，对他说晴雨计上有某种上升的倾向，不久天气就会晴朗！

"晴天！"汤姆斯·布莱克耸耸肩膀大叫起来。"在这个地方会有晴天！"

"不过，布莱克先生，"波丽娜·巴奈特答道，"万一运气不佳，看不到这次日食，我想以后总还有！七月十八日的这一次大概不是本世纪最后的一次吧！"

"不，太太"天文学家答道，"不。这一次以后，到一九〇〇年共计还有五次日全食：第一次是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三

① 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

十一日，大西洋、地中海和撒哈拉沙漠能看到全食；第二次，一八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阿速尔群岛、西班牙南部、阿尔及利亚、西西里和土耳其可以看到；第三次，一八八七年八月十九日，德国东北部、俄国南部和中亚细亚可以看到；第四次，一八九六年八月九日，格陵兰、拉崩尼亚和西伯利亚；最后就是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八日，第五次，美国、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和埃及可以看到。”

“那么，布莱克先生，”波丽娜·巴奈特又说，“您要是误了一八六〇年七月十八日这次日食，您也不必懊恼，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总可以看到！也不过是十七个月之后！”

“您这是安慰我，太太，”天文学家沉重地答道，“不是十七个月，而是要等二十六年！”

“为什么？”

“因为，在这许多次日食中，只有一八九六年八月九日这一次在高纬度可以看到全食，比如在拉崩尼亚、西伯利亚或者格陵兰！”

“在高纬度的地方观测有什么好处呢？”波丽娜·巴奈特问道。

“什么好处吗，太太！”汤姆斯·布莱克大声说。“这在科学上是很重要的，很有好处。一般很少在极地附近地区观测日食。在北极，太阳离地平线不高，表面上看去象一个大圆盘，遮住它的月亮也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对日冕和日珥进行全面研究！因此，夫人，我才到北纬七十度以上来工作！以后，这些情况到了一八九六年才会重现，您看我

能活到那个时候吗？”

这个问题真叫人无法答复。汤姆斯·布莱克心里还是不快，因为捉摸不定的天气仿佛在跟他捣蛋。

七月十六日，气候晴朗。可是第二天却相反，天色阴沉，雾气弥漫，令人沮丧。汤姆斯·布莱克这一天可真生病了。多少天的烦躁预示着有可能变成真正的疾病。波丽娜·巴奈特和贾斯贝·霍布生怎么开导也无用。龙中士和其他人真不明白，怎么“爱月亮”也会爱出病来！

第二天，七月十八日，这是个重要日子。根据星历表推算，日全食全部时间为四分三十七秒，这就是说从上午十一点四十三分十五秒到十一点四十七分五十七秒。①

“我要什么呢？”天文学家可怜地一边抓头发一边大叫，“我只要一角蓝天，只要一小块无云的天空，让我看到日食。要多少时间？只要四分钟！四分钟之后，随你落雪、打雷、风雨大作，我都不在乎！”

确实也不能怪汤姆斯·布莱克大失所望。日食观察看来告吹了。一清早，地平线上雾气蒙蒙，南边大块的云升了起来，恰恰就在马上要发生日食的那个地方。然而，天文学家的神祇体谅可怜的布莱克，大概八点钟光景，北方起了大风，把整个天宇打扫得一片澄清！

啊！这位可敬的学者发出了多少激动的声音，多么感激的欢呼啊！天朗气清，太阳辉煌，就等待着月亮（现在在太阳幅射中还看不见）渐渐将它遮没！

---

① 原文如此。按照起讫时间计算，日食全部时间应为四分四十二秒。

汤姆斯·布莱克把仪器立即搬到崖顶上，安装停当。接着天文学家把它们朝着南方地平线对准镜头，然后他就等着。现在他又恢复了惯有的耐心，冷静地准备进行观察。现在，他怕什么呢？什么也不怕，只要天不从头顶上掉下来就行！九点钟，无论是地平线，还是天顶，都没有云，没有雾！简直没有比这更好的天文观察条件了！

贾斯贝·霍布生和他的男女伙伴们都要参加这一活动。全分队的人都聚集在巴图斯特岬角上，围住天文学家。太阳冉冉升起，在向南延伸的无垠的平原上，画出一道长长的弧。人人屏气静息，一言不发，带着庄严的、焦急不安的心情，等待着。

九点半，遮光开始。月亮圆盘咬住太阳圆盘。但是要到十一点四十三分十五秒和十一点四十七分五十七秒之间前者才能完全遮没后者。这正是星历表上所载的这次日全食的时间，这一经过全世界天文台的学者们测算、核实、审定的数字准确无误。

汤姆斯·布莱克在他的天文包里带了不少黑玻璃片，他拿出来分给大家，这样每个人都可以观看日食，而不致灼伤眼睛。

褐色的月亮圆盘一点点向前移动。大地上的一切都染上了一层橙黄的特殊色泽，天顶也变了颜色。十点一刻，半个太阳圆盘都阴暗了。有几条散放着的狗，这时不断走来走去，表现得极其焦躁不安，不时悲苦地空吠几声。野鸭静卧在湖边，一动也不动，发出平日黄昏时归巢的鸣叫，想寻找一块好地方，准备睡觉。母鸟呼喊幼雏快到她的翅膀下



每个人都可以观看日食。

面躲藏。在所有的动物看来，夜就要来临了，该睡觉了。

十一点钟，三分之二的太阳被盖住了。大地万物都被罩上一层酒红色。这时天色已半阴暗，一会儿，在太阳全部蚀去的这四分钟内，差不多将变得完全昏暗。天边有几颗行星，水星、金星出现了，还有其他星座，如五车二、金牛座Ω和ξ，猎夫座的I。天空一分钟一分钟地暗下来。

汤姆斯·布莱克眼睛贴在望远镜上，纹丝不动，也不说话，观察着整个过程。到十一点四十三分，两个圆盘应该完全重合了。

"十一点四十三分，"贾斯贝·霍布生向大家报时，他全神贯注地看着秒表的秒针。

汤姆斯·布莱克俯身在仪器上，毫不动弹，这样过了半分钟……

汤姆斯·布莱克又挺直了身子，眼睛睁得老大。之后，他又凑到望远镜上有半分钟，蓦地站起来：

"走了！走了！"他叫着，气都透不过来了。"月亮，月亮跑了，不见了！"

果然，月亮圆盘滑到太阳圆盘上，但是没有把它完全盖满！太阳面只被遮住了三分之二！

汤姆斯·布莱克陷入了困境，感到无限迷惘！四分钟过去了。光线渐渐恢复。可是亮光灼灼的日冕并没有出现！

"这是怎么回事？"贾斯贝·霍布生问道。

"这是，"天文学家大声叫道，"日食不完全，在地球上这个地方竟看不到全食！您听我说，不——全！！"

“那是，您的星历表错了！”

“错了！去跟别人说这话吧，我可不信，中尉先生！”

“可是……”贾斯贝·霍布生大叫起来，脸色猛地变了。

“可是……”汤姆斯·布莱克答道，“我们这里不在北纬七十度线上！”

“怎么！”波丽娜·巴奈特太太也叫了。

“我们一会儿就会明白！”天文学家说，眼睛里冒着怒火，还有失望。“再过几分钟，太阳就要过子午线了……拿我的六分仪来，快！快！”

一个兵士连忙跑进屋，拿来了仪器。

汤姆斯·布莱克对准太阳，看它过了子午线，之后，他放低六分仪，在本子上迅速记下数字。

“根据我们一年以前的记录，”他问道，“巴图斯特岬角在什么纬度上？”

“北纬七十度四十四分三十七秒！”霍布生中尉回答。

“好，先生，现在是七十三度七分二十秒！您看，我们不是在北纬七十度下面！……”

“或者不如说，我们已经不在这个纬度上了！”贾斯贝·霍布生嗫嚅着。

他思想上的谜这一下揭开了！所有一直无法解释的现象，都得到了解释！……

自从霍布生中尉他们到来之后，巴图斯特地区已经向北移了三度！

第二部

第一章

浮 堡

贾斯贝·霍布生中尉建立在极地海边的希望堡漂移了！公司的这位果敢的经理人应该受到责怪吗？不，换了别人，也会象他一样弄错的。没有丝毫预感，怎么能防止这种意外呢？他原来以为堡子是建筑在结结实实的岩石上的啊！现在，这块构成维多利亚半岛、英属美洲的地图上明确标出毗连在美洲大陆上的土地突然分开了。这个半岛实际上只是一块阔大的冰，面积达一百五十平方英里，常年不断的冲积使得地表变得非常结实，上面有了树木和腐殖土。上千个世纪以来半岛就连着海岸，无疑一月八日的地震切断了这个联系，于是半岛变成了漂泊无定的岛，三个月以来，海流一直带着它向北极海上移动！

对！载着希望堡的不过是一块大浮冰！贾斯贝·霍布生立刻明白了这次观测日食时发生的纬度移动没有别的解释，原因就在这里。把维多利亚半岛和大陆连接在一起的那个狭长地带，几个月前在火山爆发引起的那阵大地痉挛

中完全断裂了。但当时正值北极长冬季节，海面为严寒冰封，这个断裂还不致马上引起半岛地理位置的变化。可是一开冻，在太阳照射下冰块消融了，浮冰群都漂向大洋，被送到天边去，海水可以流通了，于是这块托在冰块上的土地，不晓得在哪股潮流的推动下，就载着树林、山崖、海岬、内陆礁湖和海岸，漂流开去。几个月来，这块土地就这样被水流推动着，这上面的冬居者既然不远离堡子去打猎，当然也无法察觉。没有任何方位标，浓雾使人的视线越不出几英里之外，大地表面上屹然不动，可不知不觉之间霍布生中尉和他的伙伴们都从陆地居民变成了岛民。尽管地理位置移动了，但是无疑是由于地方广阔，所遵循的水流直线方向依旧，原来的方位并没有变化。当然，如果坐标点相对于巴图斯特岬角发生了移动或是岛本身自转起来，或是太阳和月亮从新的地平线上出现的话，那么霍布生、布莱克、巴奈特太太或其他任何人早就会觉察到这件事了。可是，由于某种原因，直到此刻半岛的位移都还是循着地球的纬线，所以，虽然移动迅速，大家还是感觉不出。

霍布生对他的伙伴们的勇敢、冷静和沉毅并不怀疑，但是他还是不愿对他们披露真相。等仔细研究过新情况之后，再向大伙儿宣布这件事不迟。幸亏，这班老实人，兵士或工人，对于观察天文经纬度的问题并不熟悉，对于几个月来半岛的坐标变化当然就得不出什么结论（这个结论可真叫霍布生担心呢）。

中尉下定决心守口如瓶，一句不讲，因为对此他无法可施，只有振作起精神来干。他对巴奈特太太也不泄露真情，

而且还要想方设法安慰不幸的汤姆斯·布莱克，这位天文学家不停地长吁短叹，又气又急，直抓头皮。他没有料到这个变故，不象中尉那样，观察到这块土地的异象，所以他什么也不明白，只想着那一天，在预定的时刻，月亮没有完全覆盖住太阳，却没有想到这件倒霉事情以外去。那么，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些什么呢？他想到，星历表错了，这真叫天文台感到羞耻，而这次日食，他本人盼望了那么久，不顾疲劳，老远赶来，可是在这北纬七十度的极地区域，竟不能“完全”观察到！不！这一点他决不能接受！永远不能！因此他非常失望。但是布莱克不久也明白了这一情况。

这时，霍布生让大伙儿想着观察日食的失败只跟天文学家有关，和他们并无关系，只要他们干各种活计。可是，当他们正准备离开巴图斯特岬角小山顶回商站去的时候，乔利夫下士忽然停住脚步。

“中尉，”他走过来，把手向帽子上一按，敬了个礼，说：“我可不可以提一个简单问题？”

“当然可以，下士，”霍布生答道，他不明白他这位部下想说什么，“好，您说吧！”

可是下士并不讲下去。他踌躇了。他那身材娇小的妻子推推他的手臂。

“哦，中尉，”中士说，“我想说的是北纬七十度的事。要是我理解得不错，那么，我们现在呆的这地方并不象您以为的……”

中尉皱了一下眉头。

“实在，”他有点逃避似的回答，“我们计算错了……我

们的初次观测是错的。不过为什么……您为什么关心这个？”

“这是因为工资，中尉，”中士答道，做出挺狡猞的样子。“您知道，公司曾答应过发双份工资……”

霍布生这才松了一口气。确实，大家还记得，规定好他的人如果到达北纬七十度线或者更北，就可以得到双薪。乔利夫下士老关心这件事，因为他担心拿不到奖金。

“您放心，下士，”霍布生微笑着答道，“也要叫您的好伙伴们都放心。我们的错误——实在找不到解释——决不会使你们吃亏。我们现在确实不在七十度以下，而是以上，因此，大伙儿一定能领双薪。”

“谢谢，中尉，”下士说着，容光焕发起来。“谢谢，倒不是我牵挂着钱，而是这该死的钱牵挂着我。”

随后，乔利夫下士和伙伴们都回去了，一点也不怀疑这块土地上可怕而奇特的变化。

这时，龙中士也正准备回堡子，霍布生一把拦住了他，说：

“您留一下，龙中士。”

这位下级军官连忙转过了身，等中尉对他讲话。

此刻还留在岬顶上的只剩下巴奈特太太、麦琪、布莱克、中尉和中士。

自从日食的意外事件以来，女旅行家一声也不吭。她总是用目光探询霍布生，但后者似乎始终在回避。这位极有胆识的妇女倒也并非不安，主要是感到十分诧异。难道说她明白了其中奥秘？在她眼中，也象中尉所看到的那样，



他一个劲儿地朝太阳挥舞拳头。

一切都澄清了吗？是不是她已经认清情况，以她的务实精神从中得出结论来了呢？你瞧，她沉默着，身子倚在麦琪身上，麦琪用胳臂勾住她。

天文学家呢，不停地走来走去。他呆不住，头发蓬乱，不时挥挥胳臂，击着手掌又垂下来。从他唇齿间时而发出失望的叹息。他一个劲儿地朝太阳挥舞拳头，迎面凝视着它，也不怕烧坏眼睛！

过了一会儿，他内心的激动才稍微平静下来。他感觉可以讲话了，于是抄着两只手，圆睁着眼睛，怒气冲冲地走到霍布生中尉面前。

“现在该轮到我们两个了！”他大叫。“我们来谈谈，哈得孙湾公司经理人先生！”

这种称呼、口气、态度倒好象是一次挑战。霍布生一点也不想打断他的话，只用双目看看面前这个可怜的人，他很理解这人心中极度的沮丧情绪。

“霍布生先生，”布莱克带着压不住的满腔怒火说，“您可以告诉我这些意味着什么吗？这个骗局是由您而起的吧？这个情况，先生，这对您的打击比我还大，您知道吗，您大概会因此而感到悔恨吧！”

“您这是什么意思，布莱克先生？”霍布生平静地问道。

“先生，我的意思是，”天文学家继续说下去，“您本来说定把您的分遣队带到北纬七十度线……”

“或者以北，”霍布生答了一句。

“以北，先生，”布莱克大叫起来。“嘿！我到七十度线以北来做什么？为了观察日全食，我不应离开英属美洲北纬

七十度线附近而我们现在竟超过了三度！”

“那么，布莱克先生，”霍布生仍旧语气平静地回答，“我们都弄错了，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中尉的平静态度反而更加激怒了天文学家，他大声叫嚷起来。

“不过我得请您注意，”霍布生又说，“要是说我错了，那么您也有份，您，布莱克先生。因为，当我们到达巴图斯特岬角的时候，我们在一道，您带了您的仪器，我也带了我的，我们都测量过这地方的纬度。您不能把观测错误的责任都推给我，您也有责任！”

这句话把布莱克压倒了。尽管他满肚子气，但也不知道如何答复。无法辩解！如果说错了，那么他本人也有过失！你想想，整个欧洲学术界，整个格林威治天文台，对于一个笨拙得连纬度都会测错的天文学家又怎么看呢？在什么情况下他布莱克居然会在测算太阳高度时弄错了三度？在确切的纬度上观察日全食，这种条件要等多久才会再出现呀！唉，布莱克竟成了一个声名扫地的学者！

“可是怎么，”他一边叫一边揪自己的头发，“我怎么会弄错的呢？难道说我连六分仪都不会用？连角度也不会计算吗？我是个瞎子！要是这样，我还不如从这山岬上一头栽下去！……”

“布莱克先生，”这时霍布生声音沉重地说，“您也不要自怨自艾，您的测量并没有错，您不必责怪自己。”

“那么，您一个人……”

“我和您都没有错，布莱克先生。您听我讲吧，太太，也

请您一道听听，”他说着朝巴奈特太太转过身子。“麦琪，您也听着，龙中士，您也听听。我只要求你们一桩事，就是要替我严守秘密。没有必要让咱们的伙伴们惊慌、失望。”

巴奈特太太和她的女伴、中士、布莱克这时都靠拢了中尉。他们谁也不答话，但是似乎大家都默许为即将揭开的谜保守秘密。

“朋友们，”霍布生说，“一年以前，我们到达这里时，曾经测过巴图斯特岬角的方位，这地方确实是北纬七十度，而现在它却到了北纬七十二度以上，也就是说升高了三度，这是因为岬角移动了。”

“移动！”布莱克大叫起来。“这话我不信，先生！什么时候听说岬角会移动的？”

“然而正是这样！布莱克先生，”霍布生中尉严肃地答道。“这整个维多利亚半岛只是一个冰的岛屿。地震使得它跟美洲大陆海岸分离了，现在北极的一股巨大海流正推送着它……”

“推送到哪里去？”龙中士问道。

“随老天高兴！”霍布生回答。

大伙儿一声不吭。他们的目光不由地向南望去，眺望到这片广袤的平原以外，那个断裂了的地峡。可是从他们所在的地方，除了朝北之外，他们看不到现在四面环绕着他们的茫茫大海。假如巴图斯特岬角地势比海面高几百尺的话，那么周围地区就会清清楚楚地呈现在他们眼前，他们就会看到这里已经成了一个岛屿了。

一想到希望堡和这里的居民就要随着这块土地一道被

狂风巨浪推向大洋，他们不禁感到非常不安。

“这样，霍布生先生，”巴奈特太太这时说道，“以前您在这里看到的一切无法解释的怪事不都明白了吗？”

“是的，太太，”中尉答道，“一切都明白了。这个维多利亚半岛，过去我们总以为这个半岛坚如磐石，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块多少世纪以来就连在美洲大陆上的大浮冰而已。可是，渐渐地，风把泥土和沙砾吹到上面，草木又播下了种子，云层带给了它礁湖的水和小河的淡水，于是这里变了样子，长成这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色！可是在湖和土地的下面，我们的脚底下，还是浮在海上的冰块。对了！是冰载着我们漂浮，之所以自从我们到这里来，地面上怎么也找不到一个石子或岩石，就是这个缘故。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岸边如此笔直陡峭，而当我们挖陷阱下套子的时候，泥土底下十尺处就见到了冰，也是这个缘故。既然潮水跟整个半岛同时涨落，这里岸边的潮汐当然不显！”

“一切都明白了。不错，霍布生先生，”巴奈特太太答道，“您的预感没有弄错。不过，我倒想问您，这潮水现在是没有了，可是为什么我们初到巴图斯特岬角时，潮水还能微微感觉到呢？”

“显然，”霍布生中尉答道，“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半岛还有个地峡把它连在美洲大陆上，它对涨潮还有一定的阻力，而在它的北部海岸，海面涨落时高低差约有二尺。等到地震之后，半岛既然全部脱离了大陆，于是随波上下，退潮涨潮也就一点也没有了，这情况在几天前，新月初现时我们不是都看到过吗！”

布莱克尽管气馁，但还是蛮有兴趣地倾听着霍布生的解释。中尉讲的这些前因后果，他觉得很正确。只是他自己对这次因为这件极其罕见、极其意外、极其“荒谬”——照他的话说——的事件而影响了观测日全食，心里总感到气忿，因此一声不吭，闷闷不乐，甚至可以说，他感到惭愧。

“可怜的布莱克先生！”巴奈特太太这时说道，“应当承认自从有这个地球以来，任何天文学家也没有遇到过这样倒霉的事！”

“无论如何，太太，”霍布生答道，“这不是我们的错！不能怪您，也不能怪我！这一切都是大自然干的好事！地震把半岛跟大陆连在一起的纽带弄断了，我们从此真正在浮冰上流动了。您知道，皮毛兽和别的野兽也因为跟我们一样，被囚禁在这块土地上，所以在这堡子周围才这么多！”

“所以呢，”麦琪说，“自从天气转暖以来，我们就没有看到过要跟我们竞争的那些对手，霍布生先生！”

“对，”中士也说，“克拉旺狄上尉派的分遣队也因此才到不了巴图斯特岬角的！”

“总之，这样一来，”巴奈特太太两眼望望中尉，“至少我今年回欧洲是没有希望了！”

女旅行家带着一种乐天安命的哲学家语气，讲了她最后这个想法，大家都没有想到。她似乎已经打定了主意，好象将有许许多多有趣的东西好看似的。不过，即使她失望，即使大伙儿都唉声叹气，甚至大声指责，他们就能阻拦得住这一切吗？他们能制止得住岛的流动吗？他们用什么方法，才能把它重新连接在一块大陆上呢？都不行。只有上

帝才能决定希望堡的前途，一切取决于上帝的意志。

第二章

现在在什么地方

这种没有预料到的新情况必须仔细研究，现在，贾斯贝·霍布生把地图摊在面前赶紧在做这件事。纬度已经算出，可是还要等第二天，才能把维多利亚岛（这个名称还保留着）的经度确定下来。要计算这个经度，必须取得午前和午后太阳的两个高度，测量两个时角。

下午两点，霍布生中尉和布莱克用六分仪测得了太阳在地平线上面的高度。他们准备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再同样操作一次，以便从这两个高度推算出目前这个岛在北冰洋所在点的经度。

他们没有立即回堡子，霍布生、天文学家、中士、巴奈特太太和麦琪在一起谈了很久。听天由命的麦琪根本不想自己，看着她的女主人，她的“好姑娘波丽娜”，想到这场磨难，也许是一场灾祸，她心里就很激动。为了波丽娜，麦琪情愿牺牲自己，但她的牺牲能救得了她所爱的人吗？她也明白，巴奈特是个从来不向困难低头的坚强妇女，这位巾帼英雄敢于面对未来，毫无惧色。不过，也该说一句，目前她还没有什么理由要感到失望。

说实在的，希望堡的居民们目前还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虽然一切都叫人想到灾难一定会到来。霍布生把这些对这几位伙伴说得清清楚楚。

现在只有两种危险威胁着这个在美洲大陆附近洋面上浮动的小岛：

一种可能是被水流向北极更高的纬度冲去，永远不能回来。

另一种可能是被水流推向南方，通过白令海峡，进入太平洋。

在第一种情况下，人们陷入雪地，为巨大的浮冰所阻，与外界隔绝，会在北极因饥寒交迫而死。

第二种情况就是维多利亚岛被送入太平洋暖流，渐渐从底部开始融解，消失。

在这两种假设中，任何一种都会使霍布生和他的伙伴们不顾疲劳建造起来的新商站遭到毁灭。

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中，究竟哪一个会出现呢？这还无法确定。

事实上，大半个夏天都过去了。三个月内，海面就要开始结冰了。整个大海都会凝结成大冰原，那么，人们就可以用雪橇到达最近的陆地，或者是俄属美洲（如果岛被冻结在东面）或者是亚洲海岸（如果小岛向西漂去）。

"因为，"霍布生又说，"我们现在无法控制这个浮岛。又不能象在船上那样挂起帆来，由人决定航向。只好它漂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

霍布生中尉把这一切阐述得又清楚又明白，大家也无话可说。冬季的严寒肯定会把维多利亚岛凝结在广阔的冰原上，而且可以预见这个岛不会过于向北或是向南漂流。在冰天雪地里步行几百英里倒也难不到这些英雄汉，他们早

已习惯于北极的气候和极地的长途跋涉了。不过这得放弃大家苦心经营的希望堡，失去已经顺利开展的工作所带来的好处，但是不这样又怎么办？建立在这块活动土地上的商站不能为哈得孙湾公司做什么事了。迟早总有一天，岛会崩溃以至完全沉入海底。看来，如果情况许可，只有放弃它。

唯一的不利因素——中尉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在北冰洋完全冻结以前，这八、九个星期中，维多利亚岛可能会漂到过南或者过北的地方。从前那些在北极过冬的人在记述里曾经讲过一些漂移的事例，一般会漂移得很远，而且无法止住。

一切都要看流过白令海峡开口处的激流而定，因此要紧的就是仔细测定海流的方向。霍布生保存着一张地图，于是他请巴奈特、麦琪、天文学家和中士跟他到他屋里去。在离开巴图斯特岬角之前，他再一次叮嘱大家对目前情况务必保密。

“当前形势并非无法挽回，”他又说，“因此，我觉得讲出去引起大伙儿一片惊惶，反而不好。他们也许不象我们这样考虑利害关系。”

“那么，”巴奈特太太说，“从现在起我们可不可以动手造一条大船，载上我们，渡过这几百海里的海面呢？”

“这主意很好，”霍布生中尉答道，“我们就这么办。我想找个借口马上动工。我来下命令给木匠师傅，要他打造一条坚固牢实的船。只是，据我看，用这方法返回大陆只是下策。重要的是我们要避免冰原破裂时还在岛上。要是冬

天海面结冰，连成一片，无论如何我们得设法步行到陆地上去。”

这确实是一条可行之计。建造好一条三十到三十五吨的船，至少要三个月，到那时海面已经结冰，还是无法使用。不过中尉要能及时带领全队人员通过冰原返回大陆，这倒是个好办法。如果等到冰山融化的时候再上船，那可太危险了。霍布生把计划中的用船运载看作下策，他这个意见大家都赞成。

大家都答应保守秘密。几分钟之后，他们离开了巴图斯特岬角，两个妇女和三个男子又都回到了希望堡。这时人们都在外面干活，大厅里没有人。

中尉拿出一张精心绘制的大气环流和洋流图，大家聚拢过来，对北冰洋从巴图斯特岬角到白令海峡这一部分进行仔细研究。

两股主要海流分开了处于北极圈和未知地区之间的这一危险海域，这一带自从马克·克吕尔发现之后，人称“西北航路”——至少水文资料上没有标出其他航线。

两股海流中，一条名叫堪察加海流，从一个同名半岛开始，沿着亚洲海岸，掠过楚科奇海的东方岬角，穿过白令海峡，南北走向。其主流在海峡外面六百海里之外，突然拐过去，向东方展开，几乎与马克·克吕尔航路平行。这条航路在暖和季节的几个月里还可通航。

另一条名叫白令海流，流向正相反，是从东到西流过美洲海岸，离海岸线一百海里，可以说，在海峡出口处与堪察加海流相遇，然后南下，靠近俄属美洲岸边，最后经白令海

接触到阿留申群岛的环形礁坝而告终。

这张海图对最新航海情况确切地作了综述，完全可靠。

霍布生在讲话前先聚精会神研究了一番海图，然后，他手扶额头，仿佛这样能驱除掉某些令人不快的预感似的。

“朋友们，”他说，“希望命运不致把我们带到远方海域去，否则，我们这个漂流的小岛就可能出不了那些海域。”

“为什么，霍布生先生？”巴奈特太太立即问道。

“为什么吗？太太，”中尉回答，“请看北冰洋这一部分，您就容易明白了。两个海流，对我们都是危险的，彼此方向相反，交叉而过。在他们的交点上，我们这个岛就会停止不动，而这时距离陆地又很远。于是岛子只好在这一点上过冬，一俟天暖冰溶，或是随着堪察加海流小岛直去西北的空旷地区，或者受到白令海流影响，那么小岛就会溶化，沉入太平洋的波涛之中。”

“这不会发生的，中尉先生，”麦琪怀着一片虔诚说道，“老天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的。”

“可是，”巴奈特太太又说，“我想象不出我们现在正在北冰洋的哪一部分漂流，我从巴图斯特岬角望出去，只见一片堪察加激流，向西北直涌。就怕它会带着我们，把我们送到北乔治地，这怎不叫人担心？”

“我想不会这样，”霍布生考虑了一下，答道。

“为什么不呢？”

“这是因为水流很急，太太，如果我们跟着它，三个月来，我们早就看到海岸了——实际上现在不是这样。”

“您认为我们在哪里？”女旅行家又问。

“我看，”霍布生答道，“就在这股堪察加海流和海岸线之间，很可能陷在某种巨大的回流之中。”

“这不会，霍布生先生，”巴奈特太太立即答话。

“这不会吗？”中尉反问道。“理由呢，太太？”

“因为维多利亚岛要是卷进了回流，就失去了定向，那么就只会顺着水流打转转儿。既然三个月以来方向并没有变化，所以我说不会。”

“您说得对，太太，”霍布生答道。“关于这方面您很了解，我对此实在无法回答。不过，也许还有某种不明的海流，这图上没有标出来。老实说，这种捉摸不定的东西是非常可怕的。我想明天把岛的情况全盘了解一下。”

“明天会来的，”麦琪答道。

再也没有什么可说。大家散去，每个人又做起自己的日常工作来。龙中士通知他的伙伴们，原定第二天动身去信心堡的，现在不去了。他跟大伙儿解释的理由是考虑到去那边的季节已经过了，要是现在启程，那么在大寒来临之前就到不了那个商站；天文学家也决定在这里再熬一个冬天，把气象观测做完；希望堡目前还不需要补给，等等——对于这些，勇士们平常也不大放在心上。

霍布生中尉又特别吩咐猎手们，以后不打皮毛兽，专打可供食用的野物，以充实库存。他怕马布尔·萨皮纳或其他猎手们无意之中会看到海面，所以叫他们不要到离堡子两英里以外的地方去。几个月以前那边还是地峡连接着这个半岛和大陆，现在则已经断裂；一旦看到这些，真实情况就掩盖不住了。

霍布生只觉得这一整天漫长得很，就象没有个完似的。好多次他又回到巴图斯特岬角顶上，有时独自一人，有时跟巴奈特太太一道。这位饱经风霜的女旅行家什么也不怕，她似乎不觉得前途可怖。她跟霍布生开玩笑，说这个漂浮不定的小岛倒正是他们到北极去最好不过的交通工具！只要碰上顺流，有什么到不了那无法接近的地球极点呢？

霍布生中尉一边听着他的女伴发挥这番理论，一边直点头，不过他的眼睛却片刻也不离开地平线，他在寻找，看是不是有什么陆地，不管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在远方显现出来。但是那水天交接处截然一线，异常清晰，其他却什么也望不见——这使得霍布生想到维多利亚岛大概正朝西方漂流，看来不象别的方向。

“霍布生先生”，巴奈特太太问他，“难道您不想尽早在我们这岛上转一转吗？尽早转一转吧。”

“对，这倒是的，太太，”霍布生中尉答道。“等我测定了小岛的位置之后，我是打算了解一下它的形状和大小。这个必要措施也是为了估计将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不过，既然地峡那边断了，看来这个原来的半岛目前也就成了一个岛啦。”

“我们的命运真是奇怪，霍布生先生！”巴奈特又说。“别人旅行归来，总是在原来的地理图上增加了新的土地，而我们却正相反，我们使版图减削了，在地图上划掉了这个所谓的维多利亚半岛！”

第二天，七月十九日①上午十点钟，天气晴朗，霍布生

① 原著误作“七月十八日”。

测了太阳高度。接着，记下结果和先一天的观察记录，他严格地测定了当地的经度。

在他测定时，天文学家没有露面。他象个大孩子似的，单独一人呆在屋里生闷气，也不进行科学活动。

小岛这时的位置在格林威治子午线西经一百五十七度三十七分。先一天，即日食的当天中午所获得的纬度，是七十三度七分二十秒。

于是霍布生在地图上标上一点，巴奈特和龙中士这时也在场。

大家都陷入了极大的苦恼。

这时候，浮动的岛子，就象霍布生中尉所预见的那样，正向西漂移；可是有一股海图上没有标出、水文学家尚未知晓的激流，明显地在把它向白令海峡推送。如果冬天到来以前，维多利亚岛不被拉回海边的话，那么霍布生所预感的一切危险，这一下真值得担心呢。

"我们现在距离美洲大陆究竟有多远？"女旅行家问道。"目前，这问题倒叫人关心。"

霍布生拿起圆规，仔细地量着地图上海岸线和北纬七十三度之间这块海洋最窄的部分。

"我们现在实际位置是在俄属美洲巴罗角北端二百五十多海里的地方，"他答道。

"最好能知道这岛子漂移之后，现在离原来的巴图斯特岬角有多少海里？"

"至少七百海里"霍布生再看了一下地图，然后回答。

“我们能不能知道这岛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漂移的呢？”

“大概是四月底，”霍布生答道。“那个时期冰原解了冻，没有被太阳融化的大浮冰都被向北推去。可以理解，维多利亚岛就被这股与海岸线平行的潮流推着，向西漂移，已经有三个月光景了，每天平均约九到十海里。”

“速度很大吧？”巴奈特问道。

“确实很大，”霍布生答道。“在夏季的两个月中，北冰洋的这一部分仍然畅通，您想想我们会漂到哪里！”

中尉、巴奈特太太和龙中士沉默了好一会儿。他们的目光都凝视着海图上的北极地区——它仿佛在固执地不让人类进入，而此刻他们正无可奈何地被带向那里！

“这么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无能为力，无法可施了吗？”女旅行家问道。

“一点办法也没有，”霍布生中尉答道。“只好等待这个北极的冬天，盼着它快点到来！一般航海者都害怕冬天，但冬天却是我们得救的唯一希望。太太，冬天，到处是冰雪，可冰雪正是我们的救命之锚，我们的慈悲之锚啊！只有它才能够止住小岛的漂移。”

第三章
环岛巡行

从这一天开始，只要天气许可，每天都得测定位置，就象航船一样。没有帆，也没有舵，随波逐流，这维多利亚岛这一来不就成了一条无法操纵的船只了吗？

第二天，在测过方位之后，霍布生中尉发现小岛在纬度上方向没有改变，但西移了几海里。他已经命令马克纳普木匠赶造一条大船，借口说明年夏天准备在俄属美洲进行一次考察。木匠也不多问，就去挑选木材，把巴图斯特岬角下面的那片沙滩辟作工地，这样船造好后下海比较方便。

这同一天，霍布生也准备出去考察这块脚下的土地。因为水温升高了，这个冰岛的轮廓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详细了解它的实际形状、面积、以至某些处所的厚度十分重要。断裂处大概在地峡附近，更得好生考察，而在这个至今犹新的裂口上，还可能弄清楚构成这个岛的冰和泥土的层次。

可是，这一天突然起了雾，下午刮起一阵猛烈的大风，伴着薄雾。一会儿又满天彤云，大雨如注。鸡蛋大的冰雹噼噼啪啪打在屋顶上，远方还时而响起隆隆的雷声——这种现象在这么高的纬度上极其罕见。

霍布生中尉只好把行期推迟，等坏天气过去再出发。可是七月二十、二十一和二十二日连续三天，天气仍不见好，风暴更加厉害，天气阴沉，海边浊浪排空，震耳欲聋。汹涌的海水不断冲击着巴图斯特岬角，这岬角全是泥土和沙砾，很不牢固，大浪头简直就象要把它砸碎似的。那些海中的船只要是遇上这种巨风袭击，真令人担心啊！不过这只漂浮的岛却一点也感觉不到水的震撼，由于它体积庞大，在这阵海洋的狂怒中才处之泰然，屹然不动。

七月二十二日夜里，风暴平静下来。一阵强风从东北方吹来，驱散了天边的残雾，晴雨计上升了几度。天气转好

似乎对霍布生中尉他们出行有利。

巴奈特太太和龙中士两个也参加这次考察。只出去一两天，不会惊动别人。他们准备好一定数量的干肉、饼干和几小瓶葡萄烧酒，放在背包里。白昼很长，每天看不到太阳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

几乎不必怕遇上危险的野兽。熊由于本能似乎还在半岛时期就离开了小岛。不过霍布生、中士和巴奈特太太还是带了枪支，以防万一。另外，中尉和中士还带了斧子和雪刀，这些家什每个到北极旅行的人随身都有。

霍布生中尉和龙中士出行期间，堡子里就由乔利夫下士当领导，也就是说得倚仗他那身材娇小的妻子。霍布生明白这女人完全可以信赖。至于汤姆斯·布莱克呢，谁也不能指望他，甚至连参加探测他都不乐意去。不过，天文学家答应在这段中尉不在的时期，负责观察北方水域，并且将种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不管是海面还是有关岛的方向，逐日记录下来。

巴奈特太太曾经试着说服这位学者，可是他什么也听不进去。他觉得（当然也不是毫无理由）大自然欺骗了他，他对自然界的这一骗局不能原谅。

巴奈特太太和两位伙伴跟大伙儿握手告别之后，就离开了堡子，穿过便门，向西走去。他们是沿着从巴图斯特岬角到爱斯基摩岬角的曲曲折折的海岸走的。

这时是早晨八点钟。太阳斜射的光线把整个海岸照得生气盎然，充满一片黄褐色的光辉。海面上最后的长浪渐渐消歇。被暴风吹散了的鸟儿，雷鸟、沙雀、剪水鹱、海鸥，

成千上万地飞回来了。一群群野鸭急促地奔回到巴奈特湖边，也不知道这里就是乔利夫太太的汤锅边沿。不少北极兔、貂、麝香鼠、白鼬都在旅行者面前跃起，不太慌张地四处逃窜。野生动物显然已经预感到共同的危险，很想跟人类社会接触。

"它们知道海已经包围了他们，"霍布生说，"它们都离不开这个岛了！"

"这些野兔或别的啮齿动物，"巴奈特太太问道，"不是习惯在冬季以前到南边去寻找比较暖和地方的吗？"

"是呀，太太，"霍布生答道。"不过，这一回，除非它们能穿过冰原逃走，否则就只有跟我们一样给囚禁在岛上，恐怕一到冬天，大部分都要冻死饿死了。"

"我倒相信，"龙中士说，"这些野兽可以给我们在食物上帮点忙，它们没有凭着本能在地峡断裂前逃走，这对我们来说还真是运气。"

"鸟儿大概都会飞走吧？"巴奈特太太问道。

"对，太太，"霍布生答道。"所有的飞禽在天乍冷时就会飞走的。它们能穿过长距离空间而不疲倦，能飞回陆地上去，这比我们幸运得多。"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用它们给捎个信呢？"女旅行家应声道。

"这倒是个好主意，太太，非常好的主意，"霍布生中尉说。"我们完全可以抓它几百只鸟儿，在它们颈子上系一张写明我们处境的信。一八四八年约翰·罗斯就试过类似的方法，告诉富兰克林探险队中的幸存者们，他的船'企业号'

和'探索者号'已经到了北冰洋。他下套子捕捉了几百只白狐，在它们脖子上都扣上一个铜项圈，上面刻着要说的情况，然后把它们放掉。"

"兴许其中有一些落到那些遇难者手中了吧？"巴奈特太太说。

"可能，"霍布生回答道。"无论如何，我记得这些白狐中有一只后来被哈特拉斯船长在探险时捕获了，这个狐狸当时已经很老了，但脖子上仍然系着一个磨损了的铜项圈，深深地陷在白毛中间。我们没法利用走兽，只有利用飞禽！"

这两个探险家和女伴就这样一边说着，讨论着应变计划，一边沿着小岛海岸走去。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变动。海岸还是那样陡峭，覆盖着沙土，岸边也看不出有任何新的裂痕，可以让人想到岛的周长有什么变化。不过，这座巨大的浮冰在通过暖流时，底部必然会逐渐消融变薄，这一点使霍布生十分不安。

上午十一时，这几位探险家从巴图斯特岬角到爱斯基摩岬角走了八英里。他们看到了从前爱斯基摩少女卡露玛一家搭过帐篷的印迹。那几间雪屋当然什么也不存在了，只是从冷却的灰烬和吃剩下来的海象骨头上还可以看出这里曾经有爱斯基摩人住过。

巴奈特太太、霍布生和龙中士在这里停了一会儿，他们想到海象湾去度过短短的夜晚，估计只要几个小时即可到达。他们坐在长着稀稀疏疏的小草的地上吃过午饭。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一望无垠的美丽的海，清晰异常。没有一片

帆，没有一座冰山。

"要是这时候我们眼前突然出现一只船，霍布生先生，"巴奈特问道，"您是不是会感到很奇怪？"

"很奇怪吗？不，太太，"霍布生中尉答道。"不过我承认，我一定会愉快地感到意外。天气好的时候，白令海的捕鲸船有时会到这一带来，尤其是北冰洋现在已经成为抹香鲸和别的鲸鱼的戏水池了。不过今天是七月二十三日，时令已是盛夏。所有打鱼的船现在大概都在科尔兹比湾，海峡的进口处。捕鲸者对于北冰洋极其警惕，他们害怕浮冰撞击，还担心船只被冻在里面。然而，他们那么害怕的冰山、冰流、大浮冰群，都正是我们日夜向往、求之不得的啊！"

"这些将来都会来的，中尉，"龙中士答道。"耐心等吧，不出两个月，大洋的浪潮就拍打不到爱斯基摩岬角了。"

"爱斯基摩岬角！"巴奈特太太微笑着说，"这个名字，还有我们给小海湾和半岛岬角取的这些名字看来也有点太冒险了吧。我们已经失去了巴奈特港、波丽娜河，谁知道再下去爱斯基摩岬角和海象湾会不会也要消失？"

"当然会消失的，太太，"霍布生答道，"再下去，整个维多利亚岛也会，既然与大陆脱开，肯定完结！这个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早先取的这些地理名称完全无用！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名字还没有得到皇家协会的承认，尊贵的罗德立克·默奇孙①也不必在地图上划掉什么了。"

"不，有一个得抹掉！"中士说。

① 此人当时任该协会主席。——原注。

“哪一个？”霍布生问道。

“巴图斯特岬角，”中士回答。

“对，您说得对，中士。巴图斯特现在得从北极地图上抹掉！”

探险家们休息了两个钟头。下午一时，他们动身继续巡行。

出发时，霍布生从爱斯基摩岬角顶上朝附近海面投去最后一瞥。没有什么引起他的注意，于是他也从高处走下去，与巴奈特和中士他们会齐。

“太太，”他问道，“您没有忘记去年冬末我们在这里遇到过当地土著吧？”

“没有，霍布生先生，”女旅行家答道。“我至今还记得小卡露玛，她真可爱。她还答应过我再来希望堡看望我们，这个愿望看来是无法实现了。可是现在您怎么会想起跟我提这个问题的呢？”

“因为我想起一桩事，太太，这桩事当时我没有加以注意，而现在它又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了。”

“什么事？”

“您还记得当那几个爱斯基摩人看到我们把商站设在巴图斯特岬角底下，曾表现出一种不安的惊讶吗？”

“记得，霍布生先生。”

“您也还记得我对这件事曾经着力去了解，去猜测这些土著的思路，可是后来并没有成功？”

“是这样的。”

“好，现在，”霍布生中尉说，“我理解他们当时为什么要

摇头了。这些爱斯基摩人，根据传统或经验，或是某种理由，对于维多利亚半岛的本质和由来很清楚。他们知道我们的堡子建的地方不坚实。可是既然多少个世纪都这样过来了，他们没想到危险一下子会发生，因此他们就没有把这件事说个明白。”

“大概如此，霍布生先生，”巴奈特太太答道。“不过可以肯定，卡露玛不知道她的同伴的心里这样怀疑，要是她预先知道，那孩子一定会马上告诉我们。”

对巴奈特太太的这一看法，霍布生中尉表示同意。

“真倒霉，”中士说道，“我们刚好赶上在半岛与大陆分离入海的时候来这里住！我的中尉，这里老早老早就是这个样子了，可能好多个世纪了吧！”

“可以说有多少万年了，龙中士，”霍布生答道。“您想想，现在我们脚下的这块树木成荫的土地那时是一点一点被风吹来，沙子一粒一粒地飞来堆成大地的！想想这些杉树、桦树、野草莓树，这些灌木要多少岁月才能长成密林大箐啊！兴许现在载着我们的这块浮冰早在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前就已经形成并连在大陆上了！”

“那么，”龙中士叫嚷起来，“那么这块大浮冰要毁掉也得好几个世纪了！我们可以不必为这个着急，怕有危险！”

龙中士用这个“正确”想法结束了这场谈话，于是大伙儿又上了路。

从爱斯基摩岬角一直到海象湾，根据经线一百二十七度投影，海岸线略呈南北走向。向后大概四、五英里，可以望见礁湖的顶端，太阳光照射着，沿湖都是绿色林带。几只打

着呼哨的大鹰张开翅膀掠过天空。无数皮毛兽，貂、水貂、白鼬，在隆起的沙丘里打了窝或是躲藏在野草莓树和柳树丛间，瞪望着这几个旅行者。它们仿佛已经知道现在不必再怕什么枪打了。霍布生还瞥见一些海狸在毫无目标地乱窜。无疑，这是因为小河消失了，蔽身的茅草窝没有了，可以建造一连串窝居的水流也没有了，一旦严寒降临，它们只有等死。龙中士还看到一群狼在旷地上奔跑。

似乎北极地带所有的动物都被圈在这块浮动的岛上了，那些食肉兽也无法走到比较温和的地带去觅食，冬天一到，又冷又饿，肯定会朝希望堡的居民们拼命扑来。

不过——也不必为此叫苦——似乎白熊已经在岛上绝迹。只是中士在穿过一丛桦树林子时模糊不清地好象看到一件老大的白东西，慢慢在移动；再仔细审视，才发现自己搞错了。

这一部分与海象湾毗邻的海岸，一般并不高出海面多少。某些地方甚至与海水一抹平。海面上波涛喷吐着泡沫，仿佛席卷了一片沙滩似的。值得担心的是岛的这一部分，最近一段时间是否又低落下去，但观察点很少，看不出这种变化。霍布生很懊悔在临出发时没有在巴图斯特岬角附近安上标志，以便记录不同时期的海岸陷塌和降低情况。他准备考察回来后再做这件事。

在这次探测中，无论中尉、中士，还是女旅行家，步伐都无法加快。他们几个人常常歇下来，察看泥土，研究海岸上是否有什么裂缝发生，有时还不得不深入到岛的腹部。中士在某些地方插上柳树或桦树枝条，作为路标，以便日后识

别，尤其在冲刷得比较厉害的处所，牢固性很成问题。插好标志，今后就可以看到种种变化了。

他们向前走着，大概下午三时，南边距离海象湾只剩下三英里。霍布生现在能让巴奈特太太看到地峡断裂处了。多大的变化！

从前西南边地平线是由一条极长的、略呈圆形的海岸拦住的，那边就是广阔的利物浦湾沿海地带。现在，望过去只是一条水线。陆地不见了，维多利亚岛至此戛然而止，成一断崖。与大陆裂开处就在这里。过了这个畸角，但见万顷波涛，奔来眼底，海水沿着整个海岸线冲刷着岛的南部，从海象湾直到瓦希彭恩湾（过去这里还比较结实）。

巴奈特太太看到这种新景象不胜激动。她原来就料想到这些，可是她的心还是怦怦地跳动得非常厉害。她的目光搜寻着大陆，可是再也望不到了，大陆已经抛到后面二百多海里之外，她感到脚下现在踩的也不是美洲的土地了，霍布生和中士也跟他们的女伴一样激动。

大家加快步伐，向南边断裂的岛角走去。接近海滨，地逐渐高耸。沙砾层比较厚，这说明小岛靠近大陆的这一部分和大陆原为一体。这里的冰壳和泥土层大约经历了好多个世纪，愈来愈厚，这就是地峡之所以能顶得住的缘故。也因为它坚硬，所以地质变化从来没有能使它破裂。一月八日的地震不过撼动了美洲大陆，可是这一震动却强烈得足以使半岛脱钩，从此任大海摆布。

终于，四点钟的时候，到了岛角。新月形的海象湾已经不在了，它现在连在大陆上。

“真的，太太，”龙中士郑重地对女旅行家说，“幸亏我们没有给它取名叫波丽娜·巴奈特湾！”

“实在，”巴奈特太太答道，“我现在开始相信，拿我的名字去给山川命名，真不好！”

第四章
夜间露营

霍布生关于断裂点问题的想法没有错，断裂确实是因为地峡抵不住地震的撼动所致。美洲大陆不见了，悬崖、岛西边的火山也不见了，只剩下一望无际的大海。

在岛的西南部，由于冰块的分崩离析，形成了一个相当尖锐的岬角，但是暖流不断侵蚀、消磨，看来岬角已无法逃脱毁灭的命运。

探险家们又上了路，沿着从西向东的断裂了的新海岸走过去。断裂的地方非常明显，真好象被人用一把锋利的刀切过一样。某些处所还可以看出土地的断层结构。岛岸一半是冰，一半是泥土和沙，露出水面一丈多高。岸边极其陡峭，毫无斜坡，从某些新印迹看来，这还是最近坍落的，龙中士还指给大家看两三块从岸上刚刚滑到海里的小冰块。人们感到这些新的边缘更容易为暖流所侵蚀、冲刷，那些旧岸因为有沙砾和雪混在一起，倒是比较难于消磨。这种情况叫人十分不安。

巴奈特太太、霍布生中尉和龙中士，他们准备在休息以前，完成这个岛南岸的调查工作。太阳沿着长长的弧线走

动，大概在夜里十一点以前不会落下去，因此天光总是有的。亮晶晶的圆盘缓慢地在西边地平线上移动，斜斜的光线照过来，把几个旅人的影子拉得好长。有时候，他们谈话挺热烈，随后，又沉默好半天，凝望大海，想着未来。

霍布生想在当夜到达瓦希彭恩湾宿营。到那里大约有十八英里，这就是说，如果估计正确，正是环岛旅程的一半。在那边休息几个钟点，等女伴恢复了疲劳，中尉想再经由西岸回希望堡。

在这次对新海岸线的探险中——从海象湾到瓦希彭恩湾——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傍晚七点钟，霍布生到达选好的宿营地点。这里的地形也有了变化，瓦希彭恩海湾只剩下岛岸所形成的一道曲线，而从前北边是有岸为界的。这海湾一直伸展到名叫米歇尔岬角的那个山嘴，有七海里长。岛子的这一部分看来没有受到地峡断裂的影响。松树和桦树相当密集，在这个季节里正是绿荫如盖。还看见很多皮毛兽跳着蹦着穿过平原。

巴奈特太太和她的两个旅伴就在这里停下。北边什么也看不清，只是在南边，半个地平线都一览无余。太阳在天空划过一道弧线，大地愈往西愈凸起，挡住了太阳光，阳光照不到瓦希彭恩湾的岸边。但现在不能算夜晚，甚至连黄昏也不是，因为太阳还在天上。

他们随便吃了点东西之后，巴奈特太太坐下休息，龙中士在准备宿营，霍布生独自向岛子东南角走去。他想研究一下形成这个岛的冰块的结构。他从那个因崩坍而造成的陡岸走下去，一直走到海边；从这里，可以看到一道城墙似

的笔陡的海岸线。

这地方的地面露在水面上有三尺高。土地上层是相当薄的一层泥土沙砾，渗杂着许多碎贝壳。下层是一叠坚冰，硬得象金属铸成似的，上面是腐殖土层。这层冰离海面只有一尺。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在这个新断口处冰原的层理截然分明。从这个横断面仿佛看出连续不断的严寒冰冻的后果，这情况只有在相当平静的水里才能形成。

我们知道冰冻是先从液体上层开始，接着，如果寒冷持续，坚固的冰甲的厚度就会由上而下不断增加。至少，在平静的水里是这样结冰的。相反，如果在激流里，那么冰就从底下先凝结，然后渐渐地上升到表面。

但是，维多利亚岛底部的冰块，在美洲大陆这边，无疑是在静水中凝成的。从前的这种凝结明显地是从上层开始的，但融解却是从下层开始。冰块遇到暖水冲击，于是厚度消减，小岛的地表与海水平面比较起来也就相应降低下去。

最大的危险就在这里。

霍布生观察到岛子凝固的层次，这些冰块本身高出海面大约一尺。我们知道通常浮冰的五分之四都在水下。一座冰原或是冰山，如果露出海面有一尺高那么水下就有四尺。不过，根据它们形成的方式或由来，浮冰的密度或者说比重是不定的。海水凝结成的冰多孔，不透明，在光线照射下呈蓝绿色，要比淡水凝成的冰轻些，冰面也略略高出海面，因此，维多利亚岛的底部肯定是海水凝结成的冰块。霍布生审视过这一切之后，再研究了矿物和植被层，于是他得出结论：岛子没入水下的部分大约有四、五尺厚。

只有五尺！这真叫霍布生感到非常担心。即使不把这块大冰原可能融解算上，就是轻轻碰撞一下不也会发生表层断裂吗？风暴骤起或是狂飙袭击，波涛激荡，不也会引起冰原分裂、破碎以致全部解体吗？啊！冬天，寒冷，气温表上水银在玻璃管内冻结，这一切都是霍布生中尉日夜祈求的啊！现在只有北极地区那可怕的冬季才能使岛子的基部坚固，增厚，从而也才能把岛子与大陆连接起来。

霍布生中尉又回到休息的地方。龙中士正在准备宿处，他们不想露宿，可是女旅行家却认为可以。中士对霍布生说准备在地下挖一个可容三人的雪屋，以避夜间风寒。

“到了爱斯基摩人的地方，”他说，“最好就按爱斯基摩人的方式行事。”

霍布生说好，就这样办，不过他叮嘱中士不要在冰土里挖得太深，最好不到五尺。

龙中士干起活来。他用斧头、雪刀，一会儿就破土动工，挖出一个缓坡道儿，直接通到冰窖。然后，他就敲击沙子和泥土覆盖了好多个世纪的厚冰层。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挖好这个地下隐蔽所，或者说是冰隔墙的洞穴，这种洞穴很有利于保存热量，因此，可供夜间睡几个小时。

当龙中士象只白蚁似的干活的时候，霍布生中尉走到他的女伴身边，谈了自己对于维多利亚岛地理结构的观察结果。他直言无隐地谈了他心里的忧虑。他认为这么薄的冰不久就会引起破裂，这个浮岛随时都可能由于比重改变而渐渐下沉，或者溶解成大大小小的无数小屿，并很快消散。他的结论是：希望堡的人现在尽可能地不要远离商站，

大家聚在一起，有难同当。

他们正谈话的时候，忽然听到几声叫喊。

巴奈特太太和他立刻站起身来。他们环顾四周，向树丛、平原和大海张望。

没有人。

这时，叫声更大了。

“中士！中士！”霍布生喊道。

巴奈特太太跟着他一齐朝宿营地奔过去。

一到雪屋破土处，他就看到那龙中士两手死命勾住砍在冰隔墙上的雪刀，大声呼救，神态还镇静。

他们只能看到中士的头和手臂。原来中士正在挖的时候，身子下面的冻土突然陷落，他一下子掉进水里，直淹到齐腰的地方。

霍布生只说了一句：

“坚持住！”

他卧在槽口，贴到窟窿边缘，向中士伸出手去，中士撑住身子，这才挣扎出来。

“我的天，龙中士，”巴奈特太太不禁叫喊出来，“您这是怎么搞的？”

“这是因为，太太，”龙中士答道，浑身抖动得象个卷毛狗似的，“身子底下的冻土突然坍了，硬叫我洗了个澡。”

“不过，”霍布生问道，“您怎么忘记了我让您注意不要挖得太深？”

“请原谅，我的中尉。您看，我才划开冻土有十五英寸深。好象下面有个窟窿，有个洞。冰并不是定在水面上，我

仿佛穿过了一层破天花板。要不是紧紧握住我的刀，那早就滑到岛子底下去了，那样可就糟了，是不是，太太?”

“哎，可不是，勇敢的中士!”女旅行家一边答话，一边向这个了不起的人伸出手去。

龙中士说的确实不错。在这地方，由于某种原因，大概是由于里面有空气，冰在水上形成了一个拱桥，内壁原来就很薄，又经过雪刀砍，愈来愈薄，中士人往下一压就穿了洞。

这种情况大概好多地方都会发生，真叫人放心不下。哪里踩上去是靠得住的实土呢?土层上加点压力不会陷落吗?当人们想到这么薄的沙土和冰、一挖通就是海洋深处，任凭你怎么坚强，谁心里不会感到悸动呢!

可是龙中士对刚刚洗过的冷水澡却毫不在乎，他想换个地方再挖。不过，这一回，巴奈特太太不同意。在露天里过上一夜也没什么。这旁边的树丛就可以供她和伙伴们休息，所以她坚决反对龙中士再继续干。龙中士只好接受意见不挖了。

宿营处于是移到海岸线后面大约一百英尺的地方，在一个长着几棵孤零零的松树和桦树的小阜上。这时是夜里十点钟，太阳正擦过地平线，它将在那底下隐没几个时辰。人们点燃起一些枯枝，龙中士向着火，烘干腿部。霍布生和他直谈到太阳隐没，巴奈特太太不时插句把话，设法驱除中尉的沮丧情绪。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天顶繁星如织，真叫人心旷神怡。风穿过杉树林子在喃喃低语，大海仿佛在海边睡熟了。一条漫长漫长的巨浪在水面卷起，又无声无息

地从岛子前沿消逝。空中没有鸟鸣，旷地里也没有野兽号叫。火堆里有几只老杉树桩流着油脂噼啪作响；不远处，只有几个人的话音在空气里回荡，打破这夜的寂静。

“谁能相信，”巴奈特太太说，“我们会这样在大海里漂流！实在，霍布生先生，要让我相信眼前这是真实情景可真不容易。您看，这海似乎分毫不动，可是，正是它以一种不可抵御的强大力量把我们带走！”

“是的，太太，”霍布生答道，“我承认要是我们这条船的底板结实，要是这船的水下体不会脱落，要是船身不会开裂，而且要是我知道船将驶向何方，我会觉得就这样在大海上漂流是一大快事。”

“实在，霍布生先生，”女旅行家又说，“还有比我们这种旅行方式更有趣的吗？我们不觉得在走，可我们的小岛分明跟载送它的海流速度一样。这不跟汽球在空中飘游是一个样子吗？啊，就这样连同家屋、花园、猎场、土地一道旅行多么愉快！一个漂动的岛，可是我觉得这是个真正的岛，连同一个结结实实永不沉没的底座，这可真是难以想象的、最美妙的交通工具了。不是有人说，过去曾经有过空中花园吗？为什么有一天人不会制作出一些浮动的公园、带我们到世界各地去呢？岛的广袤无垠使得人们丝毫感觉不出波涛，也不用害怕风暴。兴许人们可以张起大幅帆片顺风行驶吧？当浮岛从温带进入热带地区，有多少奇花异草使乘客感到惊奇啊！我还想象着，靠了船上那些熟悉海流的老水手，人们可以随意在自己所喜爱的任何纬度上驻留，尽情地享受那四时常在的春天！”

听到巴奈特这些令人兴奋的幻想，霍布生只是微笑。这位大胆的妇女诗情洋溢，激动不已，她本人就好象这个维多利亚岛一样驰骋荡漾，一往无前！实在，情况既然是这样，人们也不必抱怨这种奇异的航海方式，但是无论如何，岛子千万不能融化或是在激流中覆没啊。

一夜过去了，他们只睡了几个小时。醒来就进餐，吃得真香。睡眠者的双腿虽然因夜寒而感到麻木，但燃烧的荆棘却温暖了全身。早晨六点，巴奈特太太、霍布生和龙中士又上了路。

从米歇尔角一直到老巴奈特港，海岸线从南到北几乎笔直，差不多有十一英里长。这一段没有什么特殊情况，自从地峡断裂之后看上去也没有遭到损坏。这条海岸相当低，毫无起伏。龙中士受命沿着海岸设了些标志，好在以后辨认出种种变化。

霍布生中尉想当晚就回到希望堡，巴奈特太太也急于再看到伙伴们和朋友们，况且在当前情况下，商站领导人离开的时间也不宜过长。

他们抄了一条近道飞快地赶路。中午，已经转过了从前作为巴奈特港东面屏蔽的小山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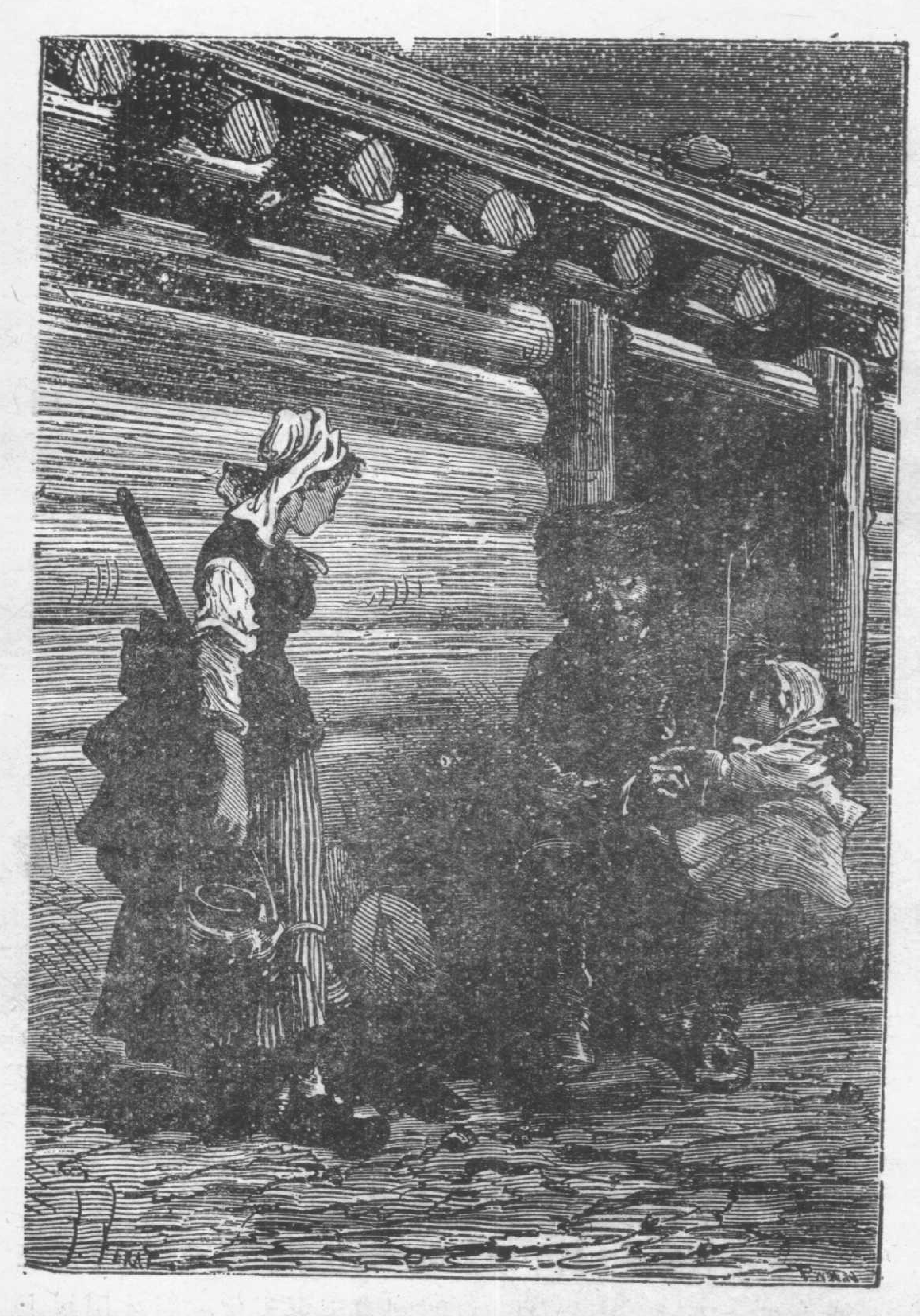
从这里到希望堡只有八英里。下午四点钟以前，走完了这段路。乔利夫下士一望见出去探险的人回来了，不禁大声欢呼起来。

第五章
从七月二十五日到八月二十日

霍布生回到堡子之后，第一桩事就是向汤姆斯·布莱克询问最近情况。二十四小时里还没有变化。可是这个岛，根据随后观测，纬度已经低了一度，这就是说正向南漂移，略微偏点西。现在它已与西乔治地的顶端冰岬位于同一纬度，离开美洲海岸已经二千海里了。这一带海域的水流速度不如北冰洋东部湍急，不过岛总在移动，霍布生最担心它会一直漂向白令海峡。这时是七月二十四日，只要海流稍急，不到一个月，就会把小岛送进海峡，纳入太平洋暖流，一到那里，岛就要象“糖投在水里”那样溶化了。

巴奈特太太把环岛巡行的结果都一一告诉了麦琪。这时候，堡子里还是一片十分安详的气氛。希望堡的人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现在竟生活在浮动的冰块上，时时刻刻都有危险。他们身体都挺健壮。天气总是晴朗，空气凉爽而清新。无论男女，个个面色红润，兴高采烈。那个新生儿米歇尔已经在堡子内院里学步，好玩极了。乔利夫下士简直成了个孩子迷，已经想教他用短筒火枪，学步兵下操，要是他老婆能给他生这么个孩子，恐怕早就被他培养成一名战士了！不过乔利夫家人丁不旺，尽管夫妇俩天天盼着，可老天到现在还不曾赐福，让他们生个孩子。

兵士们都在忙着干活。马克纳普木匠和工人们专心在造大船。不过，因为估计总要到明年夏天化冰时才用得上



乔利夫下士简直成了孩子迷。

这条船，所以他们并不放松对堡子的维修。霍布生由着他们干，仿佛堡子可以保证永远存在下去似的。中尉决心不让大家知道目前这个岛的境况。有好几次，可以称为“希望堡参谋部”的几个组成人员，讨论了这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巴奈特太太和麦琪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同意他的意见，觉得这些勇敢的同伴们即使知道了，也不会泄气，而且一旦危险突然来临，再也保不住密时，那打击就太大了。尽管这个想法很有道理，但霍布生还是不肯把秘密公开。龙中士也跟他一个想法。

于是堡子的加固与增修防御工程继续进行。堡子周围的栅栏都加上了桩子，主要部分都增高了，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封锁壕。突出湖面的犄角上还多设了两个小哨亭，准备站岗。这样一来，这座房屋在外观上很有点军事气派了。栅栏全部围好之后，马克纳普师傅想到去年冬天的酷寒，又在主屋右侧建了一所堆木柴的库房，开了扇门，人可以不外出，从里面就能搬取燃料。左侧，加盖了一座大厅屋，给兵士们住。原来里面的大厅就用来就餐、搞文娱活动和工作。另外，还特别造了一所新仓库，把原来存放在阁楼上的裘皮都搬了进去，从此空阁楼完全用铆钉钉实，这样就不怕来自上方的侵袭了。

马克纳普还想建造一座木结构的小礼拜堂，这在霍布生的原订计划里就有，这样整个商站就算全了。不过建造的时间要推迟到明年夏天。

为了建造这座堡子，霍布生中尉曾经多么仔细，多么热心地操劳啊！如果这一切都建在结结实实的土地上，今天

看到这些房子、仓屋和货栈一所所建立起来，那该是多么高兴的事！这个计划现在却完全报废了。希望堡啊！听到这个名字都叫他伤心！巴图斯特岬角已经永远离开了美洲大陆，而希望堡实在该叫做无望堡才是！

各项工程用了整整一个季度。船的建造进度正常。按照马克纳普的计划，要建一条三十多吨的船，足够载运二十多人，行驶千百海里。船台就设在巴图斯特岬角底下。

当木匠师傅使着斧头、锯子的时候，猎人们就捕捉野兽。鹿和北极兔之类，商站附近很多。中尉叮嘱萨皮纳和马布尔不要走远，借口房屋和防御工程还没有修好，而且走得太远，留下足迹会招引外敌。实际上是霍布生不愿别人知道半岛当前的变化。

有一天，马布尔问他现在是不是该去海象湾打猎，因为海象油是上好燃料。霍布生立即答道：

“不，不用了，马布尔！”

霍布生中尉心里明白海象湾现在已经落在南边二百海里的地方，那些两栖动物不会再游到这个岛的岸边来了！

虽然如此，霍布生也还没有完全绝望。他不止一次地跟龙中士或巴奈特太太坦白说明。他坚信这个岛能挨到冬天的来临，到那时严寒既能增厚冰层而且会使小岛驻留，不再漂动。

他经过探险之后已经测定了这块新地的周长。这个岛周长在四十英里以上，全面积至少有一百四十平方英里。如果作个比较，维多利亚岛比圣赫勒拿岛还要大些，它的周长大概要跟大巴黎（周围的炮台也包括在内）一样大。即使

它破碎成片，这些碎片面积还是相当广袤，人在上面还可以住上些时候。

巴奈特太太一听，觉得很奇怪：怎么一块冰原竟会有这么大的面积？霍布生用从前北冰洋老航海家的观察报告加以说明：过去巴利、潘尼、富兰克林在横渡北冰洋时都不止一次地遇到过许多长一百英里、阔五十英里的冰原。凯莱上尉还曾舍舟登上近三百平方英里的冰山。比起这些，维多利亚岛算什么呢？所以，这个岛，尽管水下有暖流在不断溶化它，它准能顶得住，能顶到严寒的冬天。这一点霍布生毫不怀疑，可惜的只是这一切辛苦经营，他即将实现的梦想，现在都付诸东流了。目前大家正做着的，虽然明知无用，但也只好任大家做下去。

巴奈特太太也强颜欢笑，鼓舞大伙儿，自己也参加干活。乔利夫太太全神贯注地在播种，她就从旁帮助，酸模和辣根菜都获得了好收成。这得多谢下士，他象个稻草人似的，认真而执着，成天在播了种的土地上驱散成千上万的鸟儿。

鹿的驯养很成功。许多母鹿下了仔，小米歇尔就搭着一部分鹿奶喂食。现在已经有了三十几头鹿了。人们把鹿群带到巴图斯特草场上去放牧，还给它们准备过冬的干草。鹿现在和人很熟悉，挺乖，有些已经能拉雪橇运木柴了。

商站附近，这类野鹿还不少，人们就在堡子与巴奈特港之间掘下陷阱来捕捉。去年冬天，用这种陷阱还捉到过大熊呢。

可是，有一天，由于土地结构的关系，这些陷阱都不灵

了。这是八月五日，猎手马布尔看过陷阱回堡，遇上霍布生，他用相当奇怪的声音对中尉说：

"我刚去看过那些陷阱，中尉。"

"好啊，马布尔，"霍布生答道，"我希望你象昨天那样运气好，里面有一对鹿子吧？"

"不，中尉……不……"马布尔回答时显然有点尴尬。

"怎么！你设的套子没有象以往那样弄到个全份？"

"没有，而且，要是有个什么野兽掉了进去，也早就淹死了。"

"淹死！"中尉大叫，神色不安地望着猎手。

"是啊，中尉，"马布尔答道，他凝神注视着他的上级，"坑里都是水。"

"嗯，"霍布生好象毫不在意似的答道，"你这个坑大概一部分打在冰上了。太阳一晒冰融了，于是……"

"中尉，很对不起，我想打断您的话，"马布尔插口说，"这些水不是冰化下来的。"

"为什么，马布尔？"

"因为，要是冰融化出来的水，水准是甜的，就象您过去跟我说过的那样。可现在，完全相反，坑里的水竟是咸的！"

尽管霍布生非常镇定，脸色却也微微显得有些苍白，一句话也回答不出。

"当时，"猎手又说，"我丈量了一下坑底，看看究竟有多深，嘿，真叫我大吃一惊，竟然沾不到底。"

"那么，马布尔，你觉得怎样？"霍布生立即就答了话。"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可能是土地里的某些……使得

陷阱与海连通了！这种事有时会发生的……即使最结实的地方也会！这样，你也不必担心，我的好猎手，暂时你就不用陷阱好了，只在堡子附近设些活套子。"

马布尔举手敬了个礼，回身走开时不禁向他的上级投去奇异的一瞥。

霍布生不由地想了半晌，马布尔刚才告诉他的这个消息真是严重。显然那坑因为不断被暖流冲击变薄，底穿了，现在海面就是那陷阱的底部。

于是霍布生去找到龙中士，告诉他这个意外事件。两个人悄悄地走到巴图斯特岬角海岸边上做过标志的地方。

他们仔细观察。

自从上次来看过之后，这浮动的岛子已经下降了六指！

"我们在逐渐下沉！"龙中士低声说。"冰原下面又消融了！"

"啊！冬天！冬天！"霍布生只是顿脚大叫。

但是没有一点征象表示冬天即将到来。温度表上平均是华氏五十九度左右（摄氏十五度），只是在夜里的几个小时内水银柱下降三至四度。

人们在积极作过冬准备。虽然克拉旺狄上尉派遣的人没有送来给养，但希望堡却什么都不缺，肉、酒、饼干，库存都很丰富，足够大家安全度过北极的长夜了。

为了赶制冬衣，巴奈特太太、麦琪、拉埃太太和马克纳普太太，还有乔利夫太太（只要灶上工作稍微有点闲空）一齐勤快地干起活来。女旅行家知道必须离开堡子，大家得在冰天雪地里长途跋涉，返回大陆，每个人都要穿戴得厚厚



“我们正在逐渐下沉！”

实实、暖暖和和才行。缝制衣裳的人工作都格外用心。既然皮毛保不住了，干脆衣裳里外两层全用裘皮缝制。寒冬来临的时候，这些兵士的妻子和他们自己，还有军官们都将套上价值昂贵的上好裘皮，这真会叫那些有钱的仕女们或是豪华阔绰的俄国公主羡慕不已呢。拉埃太太、马克纳普太太和乔利夫太太看到用上了这么多公司的财富都感到有点诧异，但霍布生中尉的命令非常明确。不过，象貂、水貂、麝香鼠、海狸、狐狸这些动物在这里都很多，要补充裘皮也很容易。特别是马克纳普太太一看到麦琪给她的婴孩做的那身白鼹皮的漂亮衣服，简直高兴极了。

就这样过到八月下半个月。天气总是非常晴朗，有时空中微微有点薄雾，但太阳一出雾气又消失了。

每天，霍布生中尉都去测定方位。他悄悄走出堡子，免得惊动大家。他有时还到全岛各处去巡视，幸好，还没有很大变化。

八月十六日，维多利亚岛这时正处在经度一百六十七度二十七分，纬度七十度四十九分。在这段时间里，岛子略略南移了一点，但并不接近这段平直的海岸，海岸在它东南，相距有二百多海里呢。

人们估计，自从地峡断裂或者说自从冰冻融解之后，岛子已经向西走过了一千一百至一千二百海里。

可是这个航程比起无边无际的大海来又算什么呢？过去不是有过一些船舶在激流推动下漂移过多少万海里吗，比如英国军舰“决心号”，美国三桅船“前进号”和“福克斯”号，就在占好几个经纬度的洋面上，跟着大冰原漂流，直到

冬天海里结冰才把它们冻住停下。

第　六　章

风　暴　十　日

八月十七日到二十日这四天，天气持续晴朗，温度也相当高。地平线上的雾气一点也没有变幻成云。在高纬度地区空气如此澄净，这是少有的事。不过，这样的气候条件不会使霍布生中尉满意的。

到了八月二十一日，晴雨表预示天气就要变化，水银柱突然下降了几厘米。可是第二天又上升了，然后又下降，到二十三日又继续下降。

八月二十四日，水汽在空气里增加了，渐渐凝聚不散。太阳行到中天的时候，整个都被遮住，这一来霍布生中尉无法测定方位。第二天，起西北风了，狂飙怒号，有时略略停歇一会儿，大雨如注。可是温度变化不大，温度计指着华氏五十四度（摄氏十二度）。

幸好，这时，原来计划的工程已经全部完成。马克纳普把船的骨架也已制好，外壳和框架都已装上。食物储存很充实，狩猎可以停止下来。不过，天气一下子变坏了，风猛烈地刮，雨也猛下个不停，雾气弥漫，大家只好不离开堡子。

"天气这样变化，您觉得怎样，霍布生先生？"巴奈特太太问道。这已是八月二十七日上午，暴风雨仍有增无已。"这对我们有好处吗？"

“这还说不定，”霍布生中尉答道。“不过我得告诉您，对我们来说什么样的天气都比大晴天好，天晴太阳就会不断地把海水蒸热。此外，我看西北风越刮越大，我们的岛子很大，当然会受它的影响。要是一下子给吹得靠近了美洲大陆，我也不觉得奇怪。”

“可惜得很，”龙中士说，“我们不能每天测方位了。雾气蒙蒙的，太阳、月亮、星星都没有！叫我们怎么测太阳的高度！”

“中士，”巴奈特太太回答，“要是我们望见了陆地，我们一定认得出，我可以向您保证。无论如何，看见陆地总是件好事，那一定是俄属美洲的某一部分，也许是西乔治亚。”

“那总可以推测得到，”霍布生答道。“我们很不幸，在北冰洋这一部分，大小岛屿都没有，甚至连一处岩石都没有，无处停泊。”

“那么，”巴奈特太太说，“为什么我们这条‘船’不会把我们一直送到亚洲海岸呢？在海流冲击下，我们就不能穿过白令海峡，进入楚科奇海吗？”

“不，太太，不行，”霍布生中尉答道。“我们这块大冰不久可能会遇上堪察加海流，那就会快速地被带向东北，那才不妙呢。不，很可能在西北风吹动下，我们向俄属美洲海岸靠拢！”

“应当有人注意监测，霍布生先生，”女旅行家说，“尽可能知道航向。”

“我们会注意的，太太，”霍布生答道，“虽然浓雾挡住视线看不远。还有，要是我们碰到海岸，震动一定非常厉害，

我们一定能感觉得到。但愿岛子不给撞得四分五裂，要那样就危险了！不过，如果发生这件事，我们立即会知道的。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什么嘛。”

不必说他们谈话的地方不在公用大厅，因为大部分兵士和妇女现在都在大厅里干活。巴奈特太太是在她自己房间里。这房间的窗户朝着围墙内院，一缕缕微弱的光线透过乳白色的玻璃照射进来。可以听见外面大风象雪崩似的刮个不停。风发出可怕的啸声，掀起的海浪疯狂地冲击着海岸。风正在转化成一场暴风雨。

虽然风狂雨暴，霍布生在八月二十八日那天，还是下定决心登上巴图斯特岬角，观察大海和天空的情况。他紧紧裹着衣裳，走到外面去。

霍布生中尉穿过内院，不太费劲地到达岬角底下。沙砾和泥土使他睁不开眼睛，不过，至少还有厚实的悬崖挡住，他没有直接被大风吹着。

最困难的还是爬上几乎笔直的山腰。他顶着飓风，抓着乱草，这才上了山嘴。这地方，风刮得他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他只好全身匍伏在斜坡上，死命揪住小树丛，头顶着狂风。

霍布生透过飞溅的浪花向外凝望。真可怕。半英里以外，大海和天空在薄雾中浑沌一色。头顶上方，无数乌云翻滚飞窜，低压过来，天顶处有一条长长的带状蒸气却兀自岸然不动。一霎那空气静止了，只听到岸边激浪愤怒地在撞击，拍打，声如裂石。接着，风暴更加强烈了，大声吼叫起来，霍布生中尉简直觉得脚下这海岬在拼命摇晃。风挟着

雨凶猛地抽打着，仿佛枪林弹雨似的，横扫大地。

好一阵飓风，直刮得天昏地暗。这东北风会持续很久，把大气都搅乱了。不过霍布生毫不埋怨，如果在别的情况下，也可能他会为此感到难过，但现在，他可是从心里高兴！只要小岛顶住了——希望如此——小岛就一定会被比潮水更猛烈的大风推向西南方，而西南方，正是陆地，那不就得救了吗！对，为了他和同伴们，为了大家，这风暴无论如何应该持续到小岛接触到岸边的时候啊。这可能给船舶带来灾难，但对于漂流的小岛却是救星。

有一刻钟时间，霍布生就这样在暴风雨鞭打下弓着身子，给海水和雨水浇了个透，象一个掉在水里的人，用力扒住土地。之后，他滑行到岬角中段，穿过沙石飞舞的场地，又回到堡子。

霍布生首先告诉同伴们，这场风暴还没有刮到顶点，还可能持续好些天。不过，他说话时语气很愉快，好象给大伙儿带来了好消息似的，大家看到他这样子真有点觉得奇怪。他们的头头好象对这番风争雨斗的情景无限高兴。

三十日这一天，霍布生又一次顶着大风出去，不是到巴图斯特岬角，而是到了海边。站在陡峭的岸上，巨大的浪头卷过来，他发现了几颗岛上所没有的、长长的草茎。

这些草还挺新鲜！是长纤维的海藻，不能怀疑，这草刚从美洲大陆漂过来时间不久！那么，大陆不远了！东北风竟把岛子推出了潮流，送到了这里！啊！想想吧，当年克里斯托夫·哥仑布一看到这漂流的草茎向他预示已经靠近陆地的时候，心里真是乐开了花呢！

霍布生回到堡子。他把这个新发现告诉了巴奈特太太和龙中士。他心里真想把一切都跟大家讲出来。他肯定他们一定能安全脱险；可是最后一想，他又沉默了。

在这段禁止外出的日子里，堡子里的人并没有闲下来。他们做些室内工作，有时也在院子里开沟，排除主屋和仓库之间的积水。马克纳普一手拿钉，一手拿锤，在某些地方加工校正一番。白天，尽管风暴猛烈，也不在乎。一到夜晚，飓风就更疯狂，刮得人们都难以入睡。风象皮鞭似的抽打着房屋，在悬崖和堡子之间，仿佛形成了一股气流旋涡，吹个不停。房屋都给吹得咯吱咯吱地响，会不会吹倒，这真叫人担惊受怕。不过霍布生倒并不总想到房子是否牢固，他担心的是这所房子所在的土地。风暴猛烈，海洋咆哮，如果这块冰原会解体呢？恐怕这块基部渐渐融化、变薄的巨冰抗不住这阵风暴吧。总之，这小岛能不能坚持到与大陆会合的时候呢？在它接触到结结实实的土地以前不会成为碎片吧？

在每天的观察中，霍布生中尉还不曾感到岛子有什么变动、震荡、抖动，似乎还挺结实、牢靠，跟以前地峡连在美洲大陆的时候一样。不过，尽管现在还没有破裂，但迟早一天总会发生吧！

霍布生只是想着：维多利亚岛现在被东北风推动着脱离了海流，是不是会向海岸靠拢呢？他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里。但是，没有太阳，没有月亮和星星，仪器也发挥不了作用，岛子现在究竟在哪里也无法测定。要是一旦靠近陆地，也只有等陆地在望才能知道。实际上，维多利亚岛的

航向并无明显变化。巴图斯特岬角仍然象过去一样朝着北方。显然，要是岛子靠岸，也是南部先接触陆地，总是在米歇尔山嘴和过去贴近海象湾的那个角落之间。总之，接头处还是在旧日的地峡部分。要紧的是掌握小岛这一部分的情况。

也不管风暴多厉害，霍布生中尉决心到米歇尔山头去一趟。不过他想把进行这次考察的真正动机瞒住大家。他只要龙中士跟他一起去。

八月三十一日这一天，下午四点钟，为了对出行可能发生的事作个准备，霍布生让人把中士找到自己房间里。

"龙中士，"他说，"我们现在该马上测定维多利亚岛的方位，或者，至少，我们得知道这阵风是不是如我所希望的，能使它靠拢美洲大陆。"

"对，我觉得这很有必要，"中士答道，"越早越好。"

"那么，"霍布生说，"我们要到岛南边走一趟。"

"好，我去，中尉。"

"我知道，龙中士，您时时刻刻准备着接受任何任务，不过，不是您一个人去，我们两个一道去比较好。万一看到有陆地，好马上通知大伙儿。我得亲自去看看……我们一起走。"

"行，随您的便，中尉。是不是现在就出发？"

"我们晚上九点钟出发，等大家都睡了……"

"实在，大部分人一定都想跟我们一道去，"龙中士答道，"不过不能让大家知道出行动机。"

"对，不让大家知道，"霍布生答道。"要是可能，我要把

这秘密保守到底，免得大家对这危险感到不安。”

“就这样，中尉。”

“带上火镰、火绒，必要时我们可以打信号，比如说南边出现了陆地。”

“好。”

“我们的调查很艰苦呢，中士。”

“艰苦就艰苦，不怕。——不过，中尉，我们的女旅行家呢？”

“我想不告诉她，”霍布生回答，“她知道了准想跟我们一道去。”

“这可不行！”中士说。“女人可顶不住这种飓风！瞧这会儿风暴多凶！”

外面，飓风吹得房屋不停地晃动，好象快要脱离桩基了。

“风太大了，”霍布生说，“这位勇敢的妇女不能，也不必跟我们去。不过，经过考虑，还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她，先让她知道。万一我们在路上遇到什么不幸……”

“对，中尉，对！”龙中士答道。“不要瞒她……万一我们回不来……”

“好，那么，我们九点见，中士。”

“九点见！”

龙中士敬了个军礼，他们分手了。

随后，霍布生跟巴奈特太太谈了再出去考察的计划。果不其然，这位英勇的妇女不怕风暴，坚决要一道去。中尉听了她的话，也没有拿旅途的艰险为理由劝她不去，只是说自

己一走，巴奈特留在堡子里非常有必要。只要她在，堡子里的人精神上就会感到镇定，平安无事。万一自己发生什么不幸，这位果敢的女人可以代替他，跟大伙儿一起坚持下去。

巴奈特太太明白了这些，才不再坚持要去。不过，她要求霍布生不要过于冒险，提醒他他是商站的头头，他的生命不属于个人，对大家的安危极其重要。中尉也答应出去一定处处谨慎，只是到小岛南边去察看的事刻不容缓。第二天，巴奈特太太对同伴们说：中尉和中士出发了，为了迎接冬天的来临，他们外出再进行一次最后的巡视。

第 七 章
一点火光和一声叫喊

整个晚上，中尉和龙中士都呆在希望堡大厅里，一直到同伴们睡觉。大伙儿都聚集在这间厅房里，只有天文学家，可以说是独自一个，闷在自己的斗室里闭门不出。人人都在干活，有的擦拭武器，有的修理或磨砺工具。几位太太做着针线活，巴奈特太太在一边高声念书给大家听，念书的声音不时为外面轰隆隆的风吼及小孩的叫声所打断。负责逗孩子玩的乔利夫下士忙得不可开交。他的双膝不停地晃动，早已精疲力尽了。最后只好把小家伙放在一张大桌上，随他怎么翻滚，直到瞌睡。

八点钟，一般大家都在这时集体做祷告，然后熄灯，各自归房就寝。

等大家都睡下了，霍布生中尉和龙中士悄悄穿过大厅，

到了甬道。他们遇到巴奈特太太，就跟她握手告别。

“明天见，”她对中尉说。

“明天见，太太，”霍布生答道。“对……明天见……没问题。”

“不过，要是你们迟回来……”

“请耐心等待我们，”中尉答道，“因为我今天夜里察看过南边地平线之后——如果我们靠近了新乔治亚海岸，我们将举火——我想白天再仔细观察一下我们所在的位置。这样大概需要二十四小时。要是我们能在半夜以前到达米歇尔岬角，那么明天傍晚就可以回堡子。放心吧，太太，相信我们不会无故冒险。”

“不过，”女旅行家问道，“如果你们明天不回来，后天，大后天还不……”

“那就是说我们再也不会回来了！”霍布生直截了当地回答。

中尉和同伴把门打开出去之后，巴奈特太太沉思着，回到自己房间，心里很觉不安。麦琪正在等她。

霍布生和龙中士穿过里院，一阵旋风几乎把他们吹倒，两人互相扶持着，拄着铁棍子，走出侧门，在丘陵和礁湖东岸之间前进。

一派薄暮的微明笼罩着整个大地。天边，新月还没有升起，夜色暗淡，极其可怕，不过黑暗最多只能持续几个时辰。这时他们还看得见路。

多大的风雨啊！霍布生中尉和同伴穿着雨衣、油鞋，从头到脚严严实实。他们飞快地行走，风从背后猛烈地推着

他们向前。他们彼此一句话也不讲，因为在暴风雨里什么话也听不见。

按照霍布生的意见，不沿海岸线走，那样路太远，而且是直接迎着风暴。他想尽可能抄近路，从巴图斯特直奔米歇尔山嘴。他带了一个袖珍罗盘，用来定方向。这样他们只要走十到十一英里路即可到达目的地。他想差不多可以准时到达旅行终点，薄暮的微光大概还有两个小时才会消失，然后才是沉沉黑夜。

霍布生和中士弓着腰，猫着身子，缩了头，用力靠着铁杖，在风中疾走。他们沿着湖的东岸走，以免狂风顶头吹着。有不太高耸的丘陵和上面的树木掩蔽住他们。但风势不减，又猛刮起来，直吹得树枝乱舞。风几乎把它们连根拔起，几乎把枯干折断。雨成了纷纷细珠，倒反而不见踪影了。因此，在约摸四英里的路程中，两个探索者才不致象他们担心的那样吃苦。

到了树林南边，地势平坦下来。他们失去了树林做屏障，身子被海风刮得无法直立，只好停一会儿。还要赶六英里才能到达米歇尔山嘴。

“真厉害！”霍布生中尉附在龙中士耳边大叫。

“是啊，”中士回答，“风和雨一起来抽打我们了。”

“我怕这里面还夹着冰雹！”霍布生又添了一句。

“这总不致于象下刀子杀人那么厉害！”龙中士颇有哲学意味地应了一句。“不过，中尉，您，我也一样，我们要穿过这阵枪林弹雨。冲，我们冲！”

“冲啊，我勇敢的兵士！”

这时是十点钟。黄昏的最后一点微光开始隐没，仿佛已经沉没在浓雾中间或是被风雨熄灭了似的。但是，一点模模糊糊的余亮还依稀感觉得出。中尉打了火，用一块火绒照了照罗盘表面看了一下，然后又紧紧裹到大衣里面，后面跟着中士，向这片空荡荡的，毫无屏障的空间奔去。

一下子，他们两个都猛然跌倒在地，但立即爬起身来，互相挽着，弓着身子，更加快了步伐。暴风挟着倾盆大雨，拔木走石，锐不可当，鞭挞着大地。霍布生和同伴觉得嘴唇上有点咸味，他们想，大概接近海了，不过二、三英里路吧。

有时，风雨暂停一下，他们就止步喘一下气。中尉尽量仔细审视一下方向，估计走了多少路程，然后又往前走。

夜一来临，风就更大，雨象瓢泼下来似的。风和雨混在一道，在低空卷起了可怕的龙卷风，倒屋拔木。这大海简直象要给连底掀起，压在这漂流不定的岛子上。

霍布生思量这冰原在这场大灾难袭击下，怎么顶得住，怎么不会被巨大的海浪撕裂成千百块碎片！听，这恐怖异常的巨浪正在远方狂吼。这时，走在前面的龙中士突然停步，回头向中尉断断续续发出几个字音：

"走这里不对！"他说。

"为什么？"

"海！……"

"什么！海！我们没有到达西南海岸吗？"

"您瞧，中尉。"

果然，朦胧中可见一片大水，浪花汹涌地溅在中尉脚上。

霍布生又打了火，燃起火绒，细细看了一下罗盘上的指针。

“不，”他说，“海是在左边。我们还没有走过把我们跟米歇尔山嘴隔开的树林。”

“可是现在，这是……”

“这是从岛子上断裂下来的一部分，”霍布生答道。这时他跟他的同伴不得不卧倒在地，以避风势。“兴许是岛子的一大部分脱裂漂浮开去，也可能只是一个可以绕过去的小断口，走！”

霍布生和龙中士爬起身来，向右沿着海岸走去。他们走了差不多十分钟，老担心自己走不到岛子南边。一会儿，激浪的声音果然没有了。

“这只是个断口，”霍布生中尉附在中士耳朵上说。“我们绕过去！”

于是他们又朝南走去。这两个勇敢的人心里明白，他们这时正冒着生命危险，但是彼此都不讲出口。实实在在，他们现在正在上面奔走的维多利亚岛的这一部分已经有很长的一大块裂开了，随时都可能与主体分离。要是裂口在大浪冲击下很快破裂，他们就会被浪带走！可是他们仍然毫不迟疑地在黑暗中奔了过去，也不管回来时还有路没路！

霍布生中尉这时心里好生烦躁不安！他还能指望这小岛坚持到冬天吗？不可避免的断裂，眼前不是已经开始了吗？要是风不把它吹到大陆岸边，过不了多久，这不就注定得崩溃、解体吗？前途多么可怕，居住在这冰原上的落难者啊，你们将会陷入什么样的命运呢？

这两个壮汉在风暴冲击下也感到精疲力尽了，但他们心里只想到完成任务，总是朝前走。这样，他们走到了连接米歇尔岬角的那个大树林边缘。霍布生和龙中士走进林子，光线愈加阴暗了，烈风吹着杉树、桦树，传来一阵阵轰轰的巨响。一切仿佛都在爆炸。断枝不时地打在他们身上。他们随时可能被倒下来的树压死，或是撞在横七竖八、满地纵横的树根上。眼前一片黑，什么都看不见。现在他们不是信步乱走，海的呼啸声引导着他们走过树林。他们听到浪花溅落时发出轰轰的响声。他们不止一次地感到愈来愈薄的大地在战栗，发抖。他们手拉手，互相支持着，以免迷路，终于到达树林的边缘。

可是，一阵旋风缠住了两人。他们猛然被分拆开，摔倒在地。

"中士！中士！您在哪里？"霍布生用力大声叫喊。

"在这里，中尉！"龙中士嚎叫着。

他俩都跌倒在地上，挣扎着互相靠拢。但是就象有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把他们按在地上似的。最后，着实经过一番努力，这才靠拢了，为了不再分开，他们两个用腰带把身子捆在一起，趴在沙上，准备爬到小杉树林那边。他们爬到之后，头上有了点遮掩，就地挖了个洞，蹲在里面，这时已经疲惫得没有一点力气了。

这时是晚上十一点半。

霍布生和同伴就这样呆了好几分钟，一句话也讲不出。他们半闭着眼睛，动弹不得，感到有点眩晕，恍惚，浑身无力。在他们头上，飓风猛烈地摇晃着杉树，发出吓人的声

音。可是，他们硬撑着不睡，就着中士的水壶喝上两口烧酒，精神才稍微振奋起来。

“但愿这些树不倒，”霍布生中尉说。

“但愿我们的小洞与树木同在！”中士躬着身子蹲在这活动的沙子里。

“现在，”霍布生说，“既然我们离米歇尔岬角只有几步，而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观察的，我们就好好地观察一番吧！龙中士，我有一种预感，好象我们离结实土地并不远。不过这只是一种预感罢了！”

从他们站的地方，遇上晴天，两人也只能看到南方地平线的三分之二。这时天色墨黑，要是没有火，他们就只好等到天亮再看海岸。

中尉过去曾经对巴奈特太太讲过，这一带是北美洲新乔治亚的一部分，时常有打渔的船只出没其间。这段海岸有土著居民，还有不少企业机构在这里设站专门收购古象牙齿，因为这些海域近处埋藏着大批这类太古动物的骨骼化石。纬度略低一点，就是新阿康吉尔，这里是整个阿腊奥钦群岛的行政中心，俄属美洲的首府。不过猎人们经常去的倒是北冰洋沿岸，特别是自从哈得孙湾公司承租了从前俄国开发的所有猎物之后。霍布生虽不熟悉这地方，但是了解每年这个时期都有商人到这里来，他相信这里面总有些同胞，甚至同行，或者即使这些人不来，那么兴许会有某些印第安人部落在这一带漫游。

霍布生想着维多利亚岛漂向这里的海岸，这个想法对吗？

"对，完全对！"他老是跟中士谈这件事。"从东北方刮起的风暴已经吹了七天了。我了解这个岛，非常平坦，很少山峦，而丘陵地上到处都有，树林，象帆一样可以让风带走。海潮也承受风力，所以我们肯定会被巨浪推向海岸。我看我们不可能离开使我们向西漂移的激流，也不可能被吹离方位多远，当时我们距离大陆有二百海里，而七天来……"

"您这个推理推得对，中尉！"龙中士答道。"此外，如果我们得到了风的帮助，我们也就有了上帝的帮助。上帝不会让这么多落难者灭亡，我寄全部希望于上帝！"

霍布生和中士就这样交谈着，他们的谈话不时被风暴声打断。他们的眼睛尽力想透过昏暗的夜幕，可是暴风中雾气弥漫，越发显得迷茫不清。黑暗中一丝光线也没有。

清晨一点半光景，风暴略停了几分钟。只有海还在咆哮，波涛汹涌，一个接着一个，猛烈在撞击。

蓦地，霍布生抓住他同伴的胳臂，大叫一声：

"中士，您听见吗？……"

"什么？"

"海在吼。"

"对，中尉，"龙中士一边回答，一边竖起耳朵谛听，"刚才我好象觉得这波浪的声音……"

"不一样……是不是？中士……您听……听……这好象是一阵激浪……简直象浪头撞碎在岩石上！……"

霍布生和龙中士凝神听着。显然不只是大海中的波涛那单调而沉重的喧哗声，而是水浪的阵阵隆隆声中夹杂着撞击某种硬物所产生的回响，可是这岛岸边只是沙土，并没

有一块岩石。

霍布生和他的同伴确实没有弄错吗？中士想站起身来听清楚一些，但立即又被狂风吹倒。风又强劲地吹起来了，天空又不平静了，风声掩没了海的呼啸，但中尉听到这里面仿佛有一种尖叫声。

现在这两个观察者心里是多么不安啊。他们身子蹲在洞里，思量着是不是离开这个避难所，因为他们感觉到脚底下沙土在往下陷落，杉树从从上面直到树根都在爆裂。他们仍然不停地凝视着南方，聚精会神凝视着，在这即将被黎明驱散的黑暗中不断搜寻。

约摸在清晨两点半钟之前，龙中士忽然叫喊起来：

“我看到了！”

“什么？”

“一点火光！”

“火光？”

“对！……那边……在那个方向！”

中士手指着西南方。他弄错了吗？没有。霍布生也凝神望去，蓦地看到中士手指处一点闪烁不定的微光。

“对！”他叫道，“对！中士！一点火光！那边是陆地！”

“除非那火光是船上的灯！”龙中士回答。

“这时候怎么会有船在海里！”霍布生又叫道。“这不可能！不对！不对！我对您说，那边是陆地，离我们只有几海里！”

“那好，我们发信号！”

“好，中士，用我们岛上的火光来回答陆地上的火光！”

霍布生中尉和中士身上都没有带火把。可是在他们头顶上空风晃动着凝脂的杉树。

“火镰，中士，”霍布生说。

龙中士打了火，燃起火绒；随后，他贴在沙上，爬到树丛边。中尉跟他一起拾掇枯树枝，堆叠好，点燃了。火借着风势旺旺地烧起来。

“啊！”霍布生叫道，“既然我们刚才看到了火光，他们现在也应当看到我们！”

杉树丛中扬起大火，透出浓烟，象一支巨大的火把。树脂辟辟啪啪直响。一会儿，都烧完了，火熄了。

霍布生和龙中士注视远方，看是不是又出现什么火光……

什么也没有。他们观察了大概十分钟光景，盼着能再找到不久前闪烁过的那个亮点——这时候，忽然传来一声叫喊，一个突如其来的喊声，来自海上的一个绝望的呼声！

霍布生和龙中士感到一阵惊惶不安，一齐滑到海边……

可是再也没有声音了。

几分钟之后，晨光渐渐来临。暴风雨的威力仿佛也减弱下来，太阳出来了。一会儿，天光明朗，连前面的地平线都看得见……

并没有陆地在望，远方，依然是海天一色！……

第 八 章

波丽娜·巴奈特的一次出行

整个上午，霍布生和龙中士都在海滨走动。天气有了很大的变化，雨几乎已经完全停止，但还在刮东南风，风势毫不减弱。处境真是险恶！这叫霍布生中尉心里更增加了不安：踏上结结实实的陆地的这一希望破灭了。

实在，这阵东南风只会把小岛吹得离美洲大陆越来越远，会把它吹到北冰洋的极北边去。

大气渐渐澄明，他们可以看到周围好几英里以外，没有一块陆地出现。是不是中士的假设正确，夜里近海不远处曾经有船只经过？他们看到的是它的桅灯？那喊叫声是某个落海的水手发出的吗？那条船会不会在暴风雨中沉没呢？

无论如何，不管原因何在，都看不到海上有任何漂流物，海岸上一点残片也没有。海洋现在仍然被从陆地吹来的风所激荡，掀起了巨大的浪涛，船只很难顶得住！

“我说，中尉，”龙中士说，“我们应当早做决定。”

“对，应当，中士，”霍布生一边回答，一边把手放在额头上，“应当留在岛上，等待冬天！这是唯一的生路！”

这时已是中午。霍布生想在天晚前赶到希望堡，便立即和同伴又上了路回巴图斯特。他俩非常忧愁地想：小岛会不会在风雨冲击下已经分成了两截？昨天发现的裂缝会不会开裂得更大，把岛碎成两半？是不是现在他们跟朋友

们都分开了？这一切他们真担心。

他们昨天曾穿过的小树林，那里很多树都倒在地上，东倒西歪，枝叶零落，在风中哗哗直响。霍布生中尉和龙中士到达断口边上，昨夜经过时天色太黑，没有看清有多阔，现在他们仔细审视，才看到这个裂缝宽约五十尺，正好在米歇尔海岬和巴奈特港中间，形成了一个喇叭形的河口湾，长达一英里半。要是再来一番暴风雨，掀起大海的狂潮，这断口准会越张越大！

霍布生中尉走近海边，这时才看到，原来一大块浮冰已经离开岛子，漂流开了。

“是啊！”龙中士嗫嚅着说，“最危险的就是这个。”

两人快步绕过大断口，直奔希望堡。路上没有看到其他变化。四点钟，他们回到堡子。

霍布生对大家说，他原来想在冬季到来之前最后一次去寻找克拉旺狄上尉说定派来的人，但是这完全白费力气。

“啊，中尉，”马布尔说，“我看至少今年别想再看到信心堡的伙伴们啦！”

“我也这么想，马布尔，”霍布生简短地答道，接着他走进了公用大厅。

很快，巴奈特太太和麦琪都知道了中尉外出察看中碰到的两件事：发现火光和听到叫声。霍布生肯定地说，这是中士和他本人的亲身经历，决非幻觉。火光是真正看到的，叫声也是确实听到了的。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艘遇难的船夜里从小岛旁边驶过，并不是小岛靠近了美洲大陆。

这时，起了东南风，天空很快地澄净了，浓雾也消了。霍布生不无理由地盼着第二天天晴，准备测定方位。

果然，夜里冷起来了，落了一阵轻雪，全岛都白了。第二天早晨，霍布生一起床，就看到了这个冬天来临的征兆。

九月二日，太阳出来了。中尉老早就等着晴天。中午，他详细测了经纬度，结果是：

纬度：七十度五十七分；

经度：一百七十度三十一分。

这样看来，虽然是风狂雨暴，浮动的岛子差不多还维持在同样的纬度上。只是，海流把它又向西送了一点。岛子现在离白令海峡很近，但是距离东方岬和德加尔王子岬以北至少有四百海里，这两个岬正是在海峡最狭窄的部位。

这个新情况更加严重。岛子逐日在向堪察加海流接近，要是被这股危险的激流抓住，小岛就会漂向北方！那样一来，或者岛子在两条相反的激流之间滞留不动，等着四周海水结冰，或者将消失在极北的荒漠地区。

霍布生不愿让别人看出自己内心的惶惑，就回到房间里，一整天不出门，凝神望着地图，寻求解决办法。

白天，气温又下降了几度；傍晚大雾，夜里又飘起雪花来了。第二天早晨看时，地上一片白，雪有两指厚。冬天终于来了。

九月三日，这一天，巴奈特太太决意出去，在巴图斯特岬角和爱斯基摩岬角之间这几英里的海滨察看一番。她想了解这几天暴风雨所造成的变化。如果她要霍布生中尉陪她前往，中尉肯定会毫不迟疑地同她一道出行。但是她不

想打扰他的工作，于是只带了麦琪。现在这一带看来没有什么危险，最可怕的野兽老熊在地震之后好象都已经离开了这里。两个妇女在堡子附近走上几个小时，问题不大。

麦琪未经任何考虑就接受了波丽娜·巴奈特太太的建议，两个女人也不通知任何人，就在早晨八点钟出发了。她俩身上带着雪刀、水壶和干粮袋，下了巴图斯特岬角，朝西走去。

太阳有气无力地挂在地平线上，斜射的光线很明亮，透过薄薄的雪层，把一些地方的雪都晒化了。许多鸟儿，象海雀、剪水鹱、野鹅、各种各类的雁、野鸭成群地乱飞，海岸上非常繁忙热闹。天空中到处是鸟在鸣叫，鸟群从礁湖到大海，不停地飞动，有些喜欢咸水，也有些喜欢淡水。

巴奈特太太看到很多皮毛兽，如貂、白鼬、麝香鼠、狐狸都聚集在希望堡附近。商站要想充实仓库毫不费事。可是，现在要这些又有什么用呢。这些野兽也知道人们不会追猎，就毫无惧色地在堡子旁边走动，甚至栅栏边沿都是，渐渐彼此都熟悉了。大概它们本能地感觉到它们跟人都成了小岛上的囚徒，共同的命运使得它们和人接近了。不过巴奈特太太还注意到，奇怪的是马布尔和萨皮纳这两个打猎迷也遵从中尉不打皮毛兽的命令，一枪不发。当然狐狸和别的野兽现在还没有长上过冬的厚毛，价值不高，但这些理由也不足以解释这两位猎人对狩猎如此冷淡的原因。

她们一边谈一边走，同时也注意着形成海岸的沙土边缘。海水的侵蚀显而易见，到处是成堆的崩坍下来的东西。沙滩不少地方都松散坍落，比过去低得多，大浪漫过了旧日

的堤坝，岛的某些部分已经下陷，跟海面一抹平。

“我的好麦琪，”巴奈特太太边说边把一大片在浪涛拍击中的沙土指给同伴看，“经过这次暴风雨，我们的处境愈来愈坏了。小岛总的水平高度渐次下降，从此我们的命运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冬天快来了吗？问题就在这里。”

“冬天快来了，我的姑娘，”麦琪言谈之中充满了毫不动摇的信心。“雪已经下了两夜，高空，天气开始转冷了，我想这是上帝关照我们。”

“你说得对，麦琪，”女旅行家又说。“应当有信心。我们妇女即使不去格物致知，在受过教育的男子也难免气馁的时候，仍要挺住。真不幸，我们的中尉不象我们这样推理。他明白事物之理，他钻研，计算，测定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是我看在他心里几乎失去希望了！”

“他可是个顽强、勇敢的人，”麦琪答道。

“是的，”巴奈特太太添了一句，“他能搭救我们，要是命运还掌握在人手里的话！”

到九点钟，巴奈特太太和麦琪已经走了四英里。有好多次，她们不得不撇开海岸线，微微向里拐进去，以绕过被海浪侵袭的地面。有些地方，海水的印迹侵入达半英里，冰原的厚度大概也大大减削了。令人担心的是好些地方都向后退缩了，而且因为这些裂缝，沿海又形成新的大大小小的海湾。

离希望堡稍远，皮毛兽反而稀少了，猛兽也还没有见着。但是波丽娜·巴奈特和麦琪看到一些狼在旷地里游荡，它们也不走近，就在礁湖南部的小山包间出没。

"啊，麦琪，"巴奈特太太说，"你瞧海水都漫到岛子里面来了！这一块平原已经给吞没了，海水相当暖，上下同时侵蚀！我看，过不多久，天气要是不冷，海都要跟礁湖连通了。港口和河丢失之后，我们的湖也就完了！"

"要是发生那样的事，"麦琪说，"也就太不幸了！"

"为什么，麦琪？"巴奈特凝视着她的同伴问。

"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会缺乏淡水！"麦琪答道。

"噢！淡水不会缺，我的好麦琪！雨、雪、冰、海里的冰山、岛子上的土地都会给我们水，这些都是淡水，不会缺！我对你说，不会！危险不在这里！"

大约十点，巴奈特太太和麦琪到达爱斯基摩岬角高地，但至少已经是离岸边两英里的地方，滨海地带都走不通，因为那里现在都被海水侵蚀掉了。两个妇女跑了这么长的路，感到有点累，想休息一会儿再回希望堡。这里不太高的丘陵地上有些小桦树和小灌木丛。一个长满土黄色藓苔的土丘，上面的雪都融掉了，刚好给她们准备了最好的休息处所。

巴奈特太太和麦琪紧挨着，在一丛树脚坐下，随便吃点东西充饥。

过了半小时，她们准备回去。巴奈特太太向她的同伴提出再走沿海地带，以便了解一下爱斯基摩岬角的实况。她想知道这个突出海面的山嘴是不是顶住了暴风雨的侵袭。麦琪表示她愿意相随，不过她提醒她：这里距巴图斯特岬角已经八、九英里了，而且离开堡子时间过长，会让霍布生中尉不放心。可是，巴奈特太太似乎有什么预感，坚持要去，

从后来的事看来，果然她做对了。弯这么一小段路也不过增加半小时的路程。

于是，巴奈特太太和麦琪站起身来，朝爱斯基摩岬角走去。

两个妇女还没有走上四分之一英里，女旅行家就突然停下，指着雪地上一些不寻常的足迹给麦琪看。这些清清楚楚的足迹都还是新印上的，离现在还不到九或十个小时，要不然夜里下的那场雪早就给盖上了。

“是什么动物走过的呢？”麦琪问。

“这决不是动物，”巴奈特一边回答一边蹲下身去，仔细审视印迹。“动物用四个爪子走，它留下的脚印与这不同。你瞧，麦琪，这里一些足迹都是一个样子，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人的脚印！”

“可是谁又会到这里来？”麦琪问道。“任何兵士、妇女都没有离开堡子，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岛上，外人又不得进来……你弄错了吧，我的好姑娘。要不，我们就沿着这些脚印找过去，看是往哪里走的。”

巴奈特太太和麦琪再往前走，一边仔细观察脚印。走过去五十步远，她们停住了。

“啊！……你瞧，麦琪，”女旅行家用手拉过她的同伴，说，“你说我是不是弄错了！”

在脚印旁边，一块似乎给什么重东西压过的雪地上，清清楚楚可以看到一个手印。

“一个女人或是孩子的手印！”麦琪大叫起来。

“是啊！”巴奈特太太答道，“一个孩子或是一个女人，困

乏，痛苦，全身精疲力尽，倒了下来……后来，这可怜的人又站起来，再走……瞧！前面还有足迹……更远处，又跌倒了！……"

"是谁呢？谁？"麦琪问。

"我知道什么呢？"巴奈特太太答道。"兴许是一个三四个月来和我们一样被困在岛上的落难者吧；兴许是一个在暴风雨中遭难的人给波浪抛到了岸边……你想，龙中士和霍布生中尉不是跟我们讲起过那点火光和喊声吗！……来，来，麦琪，可能有一个受难的人需要我们去搭救……"

一会儿，她们在雪地上又发现了殷红的血迹，于是巴奈特太太牵着她的同伴顺着血迹飞跑过去。

"赶紧去救受难的人！"这位富有同情心，勇敢沉着的妇女说。她是不是忘记了这个岛已经被海水侵蚀过半，迟早会沉没在大海里，谁都救不出去呢？

地上的印迹朝爱斯基摩岬角伸去。巴奈特太太和麦琪仔细跟着印迹走去，一会儿，血迹多起来，脚印却没有了。雪地上只留下一条歪歪斜斜的小路。从这一点开始，那个不幸的人仿佛走不动了，他在用四肢向前爬行。一些海象等动物皮毛做的衣裳碎片，七零八落，到处都是。

"我们快！快！"巴奈特太太不停地说，心跳得几乎要迸出来。

麦琪一直跟在她后面。爱斯基摩岬角不远，只不过五百步光景。可以看到这岬角浮现在荒凉的海边。

两个妇女跟踪着脚印直到岬角，她们连奔带跑地走到尽头，什么也没有发现。可是岬角下面，小山包上的脚印又

向右首海滨折过去。

巴奈特太太冲向右边，正要走上那片广阔的海滩的时候，跟在她后面一直不安地四下张望的麦琪，一把抓住了她，说道：

“站住！”

“不，麦琪，不！”巴奈特太太叫道，似乎有一种本能在使她不由自主地向前。

“站住，我的姑娘，你瞧！”麦琪说，她更加有力地抓住她的同伴。

离爱斯基摩岬角五十步的海边上，有一个白色的庞然大物，边晃动身子边发出一阵阵呼噜呼噜的声音。

一头巨大的北极熊。两个妇女动也不动，害怕地望着。那庞大的动物围着雪地上样子象一包皮毛的东西在打转转儿，一会儿把它掀起，一会儿又把它放下，用鼻子嗅嗅。那包东西简直象一只死海象的躯体。

巴奈特太太和麦琪猛然看到在畜牲掀动那躯体时，那躯体头上盖着个风帽之类的东西，还有几绺棕色头发披垂了下来，她们不知道怎么办好，也不知道是不是应当走过去。

“是个女人！”巴奈特太太不禁大叫一声，就想不顾一切地扑上去，看看究竟是活的还是死的！

“停下！”麦琪紧紧拉住了她。“停下！它不会害她！”

果然，那熊望着地上僵卧的人，不住地把她翻来复去，并没有下爪子把她撕碎。一会儿它走了开去，再过一会儿，又走过来，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它一点也没有看到这

两个不安地凝神观察着它的妇女。

突然一声爆裂，好象发生了地震。简直象是爱斯基摩岬角整个陷落到了海中一样……

原来是构成这个岛的一大块浮冰，由于重心变化跟岸脱落了，漂流开去，把熊和那个僵卧着的女人都带走了！

巴奈特太太惊叫了一声。一见巨大的冰块还没有给带出多远，她想扑过去。

“停住，快停住，我的姑娘！”麦琪连声叫着，用颤动的手紧紧抓住她的同伴。

一听到冰块开裂声，熊的身子猛地往后退缩，喉中呼噜呼噜一阵响。它连忙把人放下，就朝岸上扑去，这时已经离岸有四十尺远了。这动物也惊惶失措，围着它那个小冰块直打转，爪子在地上乱抓，使得周围的雪和沙土四处飞溅，它又回到那个纹丝不动的躯体旁边。

然后，真叫两个妇女惊得目瞪口呆，那大白熊用衔住衣裳，噙起那女人，来到浮冰边沿，身子一跃就下了海。

熊身体雄壮，跟那些北极地区的同类动物一样，很会游泳，没一会儿就泅到岛沿，一挺身上了岸，随后把那个一动不动的人放了下来。

这时，巴奈特太太不顾面对这个庞然大物的危险，忍不住摔开麦琪的手，朝海岸奔去。

熊看到了她，马上用后脚直立，径直向她走来。可是，离她大约十步，停住了，不住摇晃着脑袋；然后，它仿佛在巨大的恐惧之下失去了残酷的天性似的，转过身子，大吼了一声，头也不回地朝岛的腹部走了。

巴奈特太太立即向躺在雪地上的人跑去。

她猛然大叫一声。

“麦琪！麦琪！”

麦琪走过来，仔细端详了面前这个一动也不动的躯体。

原来是那个爱斯基摩少女卡露玛！

第 九 章

卡露玛的历险

卡露玛竟到了离美洲大陆二百海里的浮岛上！这简直令人不能相信！

可是首先，这不幸的少女还有气息吗？救得活吗？巴奈特太太解开这位爱斯基摩少女的衣裳，她身体犹有余温。听听心脏，心跳很微弱，但还在跳动。地上的血都是从她手上流出来的，好在伤势不重。麦琪用自己的手绢给她包扎好伤口，止住了血。

同时，巴奈特太太跪在卡露玛旁边，让她靠在自己身上。她扶正了这个土著少女的头，向她微开的嘴唇里灌了几滴烧酒，然后用少许冷水给她洗洗额头和两边太阳穴。

几分钟过去了，无论巴奈特太太还是麦琪都不敢讲话。她们两个焦灼地在等待，生怕这个爱斯基摩少女仅有的一丝气息会突然消逝。

一会儿，从卡露玛的胸口里透出一声轻微的叹息。她的手略略活动起来，甚至眼睛还没有睁开，她就已经认出是谁在照料她了，她喃喃地吐出这几个字来：



原来是那个爱斯基摩少女卡露玛！

"波丽娜太太！波丽娜太太！"

听到突然叫自己的名字，女旅行家一下子都怔住了。难道卡露玛是自愿来到这个浮岛上，她知道在这里能遇到这个她忘不了的欧洲妇女吗？她怎么会到这座距离陆地很远的维多利亚岛来的呢？她又怎么想到这块浮冰带着巴奈特和希望堡的伙伴们远离了大陆的呢？这些事真是无法解释。

"她活了！她活了！"麦琪说，她抚摸着少女的手，手已经渐渐暖和起来，身子也可以活动了。

"苦孩子啊！"巴奈特太太心里一阵激动，嗫嚅着说。"我的名字！在她僵死的时候，还记在她心里！"

这时卡露玛的眼睛半睁开来。她的目光还是那样惊惶，空泛，迷茫。但是一看到女旅行家，这目光立即明亮起来。她一下子认出了巴奈特太太，双唇微微翕动，又喊了一声，慢慢抬起手来放在巴奈特太太手心里！

在两个妇女照料下，这个爱斯基摩少女不久就完全复活了。她感到疲倦，也觉得饿。巴奈特太太不久就知道了：卡露玛已经四十八小时没有吃东西。她们给她吃了几块冷野味和一点烧酒。一小时之后，卡露玛这才暖和过来，觉得自己可以跟这两个老朋友走上去堡子的路了。

现在，她坐在沙滩上，在麦琪和巴奈特太太中间，感激得不得了。接着，她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这个爱斯基摩少女忘不了希望堡的欧洲朋友们，巴奈特太太的形象一直印在她的脑海里。不久我们就会知道，卡露玛被扔在维多利亚岛的岸边，折磨得半死，这件事决不是偶然的。

以下就是卡露玛告诉巴奈特太太的简略情况。

我们还记得，这个爱斯基摩少女在第一次来访时曾经答应过，来年春季再来看她的希望堡的朋友们。漫长的极夜过去了，五月来临，卡露玛准备履行诺言。于是她离开了她在那儿过冬的新乔治亚住地，由她的一个兄弟陪同，动身来维多利亚半岛。

六个星期后，大约六月中旬，她到了与巴图斯特海岬相邻的新不列颠。她清楚地辨认出雄踞利物浦湾的火山山脉之后，又走了二十英里，才到达从前他们一家常常行猎的海象湾。

可是，在这个海湾外面，向北，却什么都没有了！海岸成了一条直线，朝东南低下去。往日的爱斯基摩岬角、巴图斯特岬角都不见了！

卡露玛对这里发生的事都明白了！从此变成了维多利亚岛的这块土地，要么已经覆没在波涛中间，要么就正在大海里漂流！

卡露玛找不到她远道来寻觅的人，不禁哭泣起来。

不过，她的哥哥，那个爱斯基摩男子，对这桩天外横祸并不怎样吃惊，因为在北美的一些游牧部落之中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虽然巴图斯特岬角这地方多少世纪以来就跟大陆连在一起，但并非一个整体，总有一天大自然会把它们分开。因此，爱斯基摩人乍看到霍布生中尉把商站建在巴图斯特岬角上，曾经大为惊讶。不过他们不肯说破这个秘密，这可能因为这里的土著居民看到外乡人到这里来占了他们的土地，怀有某种情绪，而商站房屋都已建好，他们就

更不愿对霍布生中尉讲些什么了。卡露玛不知道这一传说，而且这并未见于任何文献，大概不过是极北地区关于宇宙起源的某种无稽之谈而已。这样希望堡的居民们就没有能预先得悉这方面的消息。

如果霍布生早有爱斯基摩人告知这些，他肯定早就另找一块结实的新地建造商站了。

卡露玛看到巴图斯特已经消失，仍然继续走到瓦希彭恩湾以外，但还是找不到她要找的人的踪迹，她感到很失望，于是她回到西边俄属美洲的渔场。

她的兄弟和她六月底离开了海象湾，沿着海滨走去，直到七月底，还是一无所获，他们又看到了新乔治亚地方的房屋。

卡露玛已经不指望能再看到巴奈特太太和希望堡的人了。她想：他们也许都葬身在北冰洋的深渊里了。

说到这里，爱斯基摩少女抬起湿润的眼睛朝巴奈特太太凝望，深情地握着她的双手。接着，嘴里喃喃地祷告着，仿佛在感谢她所信奉的上帝借她的朋友的手搭救了她！

卡露玛回到家里，就在冰角和家里人一道捕鱼。这地方大约是北纬七十度，离巴图斯特岬角六百多英里。

八月上旬，没有发生什么事。到了月底，起了一场大风暴，这曾使得霍布生非常不安。这场风暴仿佛席卷了整个北冰洋，一直蔓延到白令海峡外面。在冰角附近，也跟维多利亚岛上一样，狂风十分可怕。这时，浮岛大概到了离海岸二百海里之外，正象霍布生测定的方位一样。

在这种坏天气里，冰角的爱斯基摩人闭户不出。他们

不能外出，更谈不上打渔。到了八月三十一日这天夜里，卡露玛忽然有某种预感，于是她外出到海边察看。她冒着大风大雨，不安地望着烟雾里的大海，波涛涌起，浪高如山。

忽然，半夜之后，她好象看到在风暴中那海浪里涌现出一个庞大的东西，跟海岸平行漂浮着。她的眼睛极其锐利，跟本地游牧民族一样，习惯于在北极冬夜一片黑暗里视物，那当然不会看错。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在海岸不远处漂过，在这个季节，不会是鲸，不会是船，甚至也不会是冰山。

卡露玛也无法论证。在她思想里仿佛出现了一个启示，脑海里闪过她朋友们的影子。她又看到了巴奈特太太、麦琪、霍布生中尉，还有她在希望堡抚爱过的婴儿！对，被风暴吹过的浮冰，那上面正是他们！

卡露玛没有一点怀疑，没有片刻犹豫。她心里想一定要给这些海上遇难的人报信：靠近陆地了。她奔到自已的小屋，拿起一束乱麻和树胶扎成的火把（这是爱斯基摩人夜间捕鱼时用的），在岸边岬角顶上挥舞。

这就是霍布生和龙中士八月三十一日夜里，透过昏沉的雾气在米歇尔岬角所看到的火光。

当这位爱斯基摩少女看到霍布生燃起的杉树枝，那淡黄色的火光，她是多么欢快，多么激动！——她发出去的信号竟然有了回音。

不过，一切马上又熄灭了。风只静息了几分钟，恐怖的狂飚又从东南方刮过来，异常猛烈。

卡露玛知道她的"猎物"——她就是这样称呼的——又要消失了，浮动的小岛不会靠岸！她看到了小岛，她感觉到

它走远了，并隐没在黑夜的大海之中。

对于这位土著少女来说，这真是可怕的一刻。她想应当给朋友们捎个信，让他们了解自己当前的处境，乘他们入海不远，也许还来得及采取行动……

她毫不迟疑地驾上轻皮舟（她曾多少次驾着它乘风破浪）冲进了大海，把自己拦腰捆在豹皮小艇上，在黑暗中前进。

听到这里，巴奈特深情地拥抱这位勇敢的少女。麦琪听着听着，不禁流下了眼泪。

卡露玛扑向惊涛激浪，大风与其说是阻挡她，还不如说是帮助她，把她朝海洋里越吹越远。她向那个在阴影中仍然模糊不清的庞然大块摇去。浪花盖过了她的皮艇，但总是打不沉它，它在浪尖上象一茎稻草似的飘动。有多少次小舟被打翻过去，但只要用桨轻轻一拨，就又正了过来。

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卡露玛才清晰地望见浮动的小岛。现在她快到目的地了，只剩下不到四分之一海里啦！

这时候她猛然大叫了一声，这就是那天夜里霍布生和龙中士两个听见的叫声。

卡露玛觉得：小船不由自主地被激流向西带去，她使劲用桨划，但挣扎也是枉然！她的轻舟象一支箭似的飞了开去。她不禁又叫了一声，但是已经远了，谁也没有听见。当黎明的光线照临时，她离去的新乔治亚大地和她所追逐的浮动小岛在天边已经剩下两个模糊不清的小黑点了。

这位本地的少女感到绝望吗？不。现在要折回美洲大陆是绝不可能的事了。风简直大得可怕，风吹浪涌，把小岛

在三十六小时内吹走了二百海里，吹向大洋。

卡露玛这时只有一条路可走：随波逐流，登上小岛。

真不幸！这可怜的少女虽说勇敢，可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饥饿折磨着她。她浑身疲乏得连握在手中的桨也抓不住了。

接连多少个小时，她拼命奋战。好象觉得靠近小岛了，但还是看不到它，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海上，那不过是一个黑点罢了。她搏斗，尽管胳膊酸麻，两手流血，简直不听使唤了。她力战到最后，终于失去了知觉，一任小舟随着风浪，在大海里上下漂荡。

这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她既然当时失去了知觉，所以什么也说不出来。她象一片枯叶，这样漂流了多久呢？她不知道。一直到她的小艇裂开了，她这才苏醒过来。

卡露玛落在水里，凉气把她弄醒了。过了一会儿，一个浪头把垂死的少女冲到沙滩上。

这是在前一天夜里发生的事。这时黎明已经显现，时间大概是在清晨两、三点钟之间。

从卡露玛乘上小艇入海一直到船被淹没，共计过去了七十个小时！

这个从海浪里获救的本地少女，不知道风暴把她送到了什么地方。是不是又把她送到大陆上了？或者相反，把她送到了她大胆追寻的小岛上了呢？她希望如此。是的，她希望！况且，大风和激流很可能把她带进了洋面，并没有推到陆地岸边！

她这样想着不禁振奋起来。她站起来，只是浑身无力，

她沿着海滩走去。

确实，土著少女被送到维多利亚岛上了。这是过去曾经是海象湾的一角，可是现在，自从地峡断裂以来，这里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上水的侵蚀，岸边地形改观，她怎么也认不出了。卡露玛走着，后来实在累得不行，这才止步，一会儿又鼓起勇气走下去。路漫长得很。每一英里，她都不得不绕过海水侵蚀后的岸边。她拖曳着身子，跌倒，又爬起来，直到早晨，这才到达树林附近，当天早晨巴奈特和麦琪正好在那树林里休息过。我们知道，那两个妇女是朝爱斯基摩岬角走的，在离树林不远处看到了印在雪上的脚印。接着，又走过一程，可怜的卡露玛又跌倒了，以后就没有能站起来。

从这里开始，她又累又饿，只好爬着向前。

可是在这位年轻的土著女人心里却展现出无限希望。离海滨几步处，她认出这里正是爱斯基摩岬角，去年她家里的人和她曾在这山崖脚下临时住过。她知道现在她距离商站只剩八英里了，只要沿着这条路走就可以到达希望堡

对！这个思想支持着她。不过，在到达岸边时，已经没有一丝力气，她倒在雪地上，又一次失去了知觉。要是巴奈特太太不来，她一准完了。

“不过，”她说，“我亲爱的夫人，我知道您会来救我的，上帝会借您的手来搭救我！”

其余的事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知道是怎样一种天生的本能驱使巴奈特太太和麦琪在这一天去察看海滨的这一地段；而她们在树林里休息过后，返回商站之前，又是怎样一

种预感把她们引向爱斯基摩岬角！我们也都知道——巴奈特太太把一切都告诉了这个土著少女——冰块怎样破裂以及在这种情况下那只熊干了些什么。

巴奈特太太微笑着又说：

“救你的不是我，孩子，是那个善良的动物！要不是它，你也就完了。以后要是它再到这里来，倒是应当敬重它，它是你的救星啊。”

卡露玛一边听着，一边吃着东西。两位妇女的照料已经使她又恢复了气力。于是巴奈特太太提出立即回堡子去，免得在外面呆的时间过长。少女马上站起身来，准备启程。

巴奈特太太想一回堡子就赶快把这天上午的事对霍布生讲，并且告诉他就在那个风暴之夜，浮动的小岛曾经接近过美洲海岸。

在此之前，女旅行家叮嘱卡露玛对这些事以及小岛目前的情况要绝对保密。就说卡露玛是自己从海岸走过来的，专门践约来访的。可能堡子里有些人对情况已经有所疑惑，她这一来倒会使他们消除疑虑，确信巴图斯特岬角这一带并没有什么变化。

这时大概是三点钟左右，巴奈特太太扶着少女，和忠诚的麦琪一道向东走去。傍晚五点以前，三个人到达了希望堡的侧门。

第十章

堪察加海流

可以想象得到堡子里的居民是多么欢迎少女卡露玛的到来。在长期与世隔绝之后，这一下他们简直把她看成跟外界复合的纽带了。马克纳普太太、拉埃太太、乔利夫太太又是拥抱又是抚慰。卡露玛一见那个婴孩就跑过去连连亲吻。

这爱斯基摩少女真给这些欧洲朋友的友谊感动了。他们待她多么热情。大伙儿一听到她将在商站过冬更加兴奋，因为年终将近，她不可能再冒严寒回新乔治亚的住地去了。

希望堡的居民们看到这位土著少女来临这样惊喜交集，那么霍布生看见巴奈特太太扶着卡露玛时，他该怎么想呢？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念头立刻闪过他的脑海：尽管天天观测，维多利亚岛却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曾经接近过大陆的一点。

巴奈特太太在霍布生中尉眼睛里看出了这个假设。她不住地摇头。

霍布生晓得目前情况并没有什么变化，他只等待波丽娜·巴奈特太太对他讲述是怎样遇到卡露玛的。

过了一会儿，霍布生和女旅行家一齐到巴图斯特岬角下面去散步，这时中尉才仔细地听她讲了卡露玛的历险经过。

果然不错，霍布生猜对了！在暴风雨中，从东北吹来的飓风把小岛刮得离开了海流！八月三十日夜，这大冰原接近了美洲大陆，距离还不到一海里！那一夜看到的火光不是船上的灯，听到的喊声也不是海上遇难者的呼救！那时候陆地就在附近，如果风再继续顺着这个方向刮一小时，维多利亚岛不就碰到俄属美洲的岸边了吗！

可是，正在这时候，陡然一阵急风，这灾难的、不祥的风却偏偏把小岛吹向洋面！又卷进激流里了。这样，岛子就以无可阻挡的速度，被东南风一股劲儿吹送到两股具有不同吸引力的激流之间，风雨飘摇，危险万分。它们都足以毁掉整个小岛和岛上落难的人。

中尉和巴奈特太太大概是第一百次谈到这些事情了，然后，霍布生又问巴图斯特岬角和海象湾之间的土地是否有什么重大变化。

巴奈特回答，在某些地方海岸似乎显得凹陷，波涛盖过了从前高耸的地方。她也讲述了爱斯基摩岬角的变故以及这一带海岸已有很多断裂。

一切都叫人放心不下。这个小岛的基部就是冰层，在暖流的冲击下，冰已渐渐消融。那么爱斯基摩岬角发生的事随时也有可能在巴图斯特岬角发生。商站的房屋可能在哪个白天或是夜里倾圮到海中，唯一能解脱危险的就是冬天，今年，严寒多雪的冬天却为何姗姗来迟？

第二天是九月四日，霍布生中尉观察到维多利亚岛的方位比起前一天来并没有显著变化。小岛在两股流向相反的海流之间岿然不动，从目前来说，这一情况倒是最好。

“就盼着寒冷把我们这样固定住，让北极大浮冰滞留住我们，”霍布生说。“岛的周围都结了冰，我们就得救了。我们现在不是离海岸二百海里，要是严寒能使冰原连成一片，那么我们就可能到达俄属美洲或是亚洲海岸。冬天，你快来吧！”

这时，根据中尉的命令，过冬的准备工作快完成了。人们忙于为家畜储存饲料。狗长得都挺壮实，由于没活儿干，养肥了不少。就这样好，等将来人们放弃希望堡，穿过冰原返回大陆的时候，这些可怜的畜生，有很多艰苦活儿要做呀。所以得让它们养精蓄锐。驯鹿繁殖得很多，栏圈也收拾得非常干净。下士和他妻子天暖时又重播过种，酸模、辣根菜、拉不拉多茶都长得挺好。仓屋里木柴装得满满的。马布尔和萨皮纳就在堡子附近打猎。大家都在准备过冬，就好象希望堡是建造在一块结实土地上似的。士兵们热火朝天地干着，但如果他们知道了那个秘密，他们就不会有这种热情了。

此后几天观察得更加仔细，结果表明维多利亚岛的位置没有显著变化。看到小岛这样稳定，霍布生又产生了希望。自然界冬季的征兆虽然还不明显，气温平均总是在华氏四十九度左右（摄氏九度），不过，人们已经看到一些天鹅向南方飞，寻找比较温暖的地方去了。其它善于飞翔的鸟类，不怕飘洋过海，都逐渐扔下这个小岛而去。它们晓得美洲大陆或是亚洲大陆距此不远，那里气候较好，资源丰富，适宜居住，只要展开强劲的翅膀就可以到达彼岸。不少鸟儿被逮住了，根据巴奈特太太的建议，中尉在它们脖子上系

了一个胶布小条儿，上面写着这个漂流的小岛的位置和岛上居民们的名字，然后放掉，让它们飞向南方。

这些事情当然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巴奈特、麦琪、卡露玛、霍布生和龙中士知道。

走兽困在岛上不出去，无法象从前一样到南部地区去过冬。往年这个时候一过九月初，驯鹿、北极兔、狼都要离开巴图斯特岬角到离北极圈较远的大熊湖或大奴湖一带去。而这一次，它们可没法过海，本能地只好又折回到希望堡附近，依傍着人群。这些猎人过去曾经是它们可怕的仇敌呢。

九月五日、六日、七日、八日到九日都逐天观察，维多利亚岛位置没有变化。岛子仍然处于两股壮阔的回流之间，一点也没移动。要是再有半个月或三个星期都这样固定不动，就好了。

可是坏运气并没有过去，还有许多其它难以想象的灾难等待着这些希望堡的居民们。

九月十日这一天，维多利亚岛的位置移动了。是向北移，但并不迅速。

霍布生大吃一惊！现在小岛完全被堪察加激流控制住了，正往形成大浮冰群的不明海域漂移！小岛朝孤寂无人的北冰洋禁区漂去，到了那里，就再也回不来啦！

霍布生中尉把这个新的危险告诉了所有晓得秘密的人。波丽娜·巴奈特太太、麦琪、卡露玛，还有龙中士，他们听到这个坏消息仍然很果敢而坚定。

“兴许，”女旅行家说，“小岛还会停着不动！或者动得

很慢！总有希望……我们等着！冬天不远了，那么，我们迎接它吧！但愿上帝保佑！”

“朋友们”霍布生中尉问道，“你们说我是不是应当把这一切告诉大家？你们想想，就我们目前的处境，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把这样大的危险瞒住他们，我的责任是不是太大了？”

“我看还是再等等，”巴奈特太太毫不迟疑地回答。“只要我们还可以想到办法，就不应当叫大家感到绝望。”

“我也这样想，”龙中士简单地加上一句。

霍布生正是这个想法，几个人都同意还是保密。

九月十一日到十二日，移动更加明显，维多利亚岛以每天十二至十三海里的速度随着堪察加海流的曲线向北漂移。它不久就会越过北纬七十度（过去这个纬度经过巴图斯特岬角北端）。从那里再向北就没有什么陆地了。

霍布生每天仍然在海图上记下小岛所在的地点，可以看到这浮动的岛可能会漂向什么深渊了。唯一聊胜于无的指望，就是冬季快来临了。小岛越是向北，就越可以尽快遇上寒冷，海上渐渐冻结，冰原也冻得结结实实。希望堡的居民们可能希望不要覆没在海里，可是又怎么才能从北极经过那漫长的、从来无人走过的水路归来呢？啊！要是大船已经造成，虽说不完善，霍布生中尉也会马上率领大家上船。但是，尽管木匠们辛勤劳动，船还没有完工，而且短期内也无法造好。因为马克纳普师傅不得不极其仔细地建造它，这条船关系着二十个人的生命，而且得在非常危险的大海里行驶呢。

九月十六日，维多利亚岛自从几天来在堪察加和白令海的两股洋流之间停留后，现在向北漂移到北纬七十五度至八十度之间。这时冬季临近的征兆愈来愈多了。老是下雪，有时是大片大片的雪。平均温度白天还有华氏四十四度（摄氏六至七度），入夜之后就下降到三十二度（摄氏零度）。太阳尽在天边划着扁长的弧线，中午略微升高几度。一天二十四小时中有十一个小时不见太阳。

九月十六日夜里，海上见到了冰冻。这只是一些琉璃似的小冰块，有点象雪，在清澄的海面上渐渐扩展。人们可以看到，根据过去著名的航海家斯科莱斯贝的看法，这种雪能立即使海浪静息，就象水手们常常倒油以暂时平息海上波涛似的。这些小冰块刚刚连成一体，可是浪头一起，汹涌澎湃，又把它们打碎、迸散。

霍布生注意观察着这些薄冰。他知道再有二十四小时就可以结成冰壳，冰从基部一点点增加，最后达到两三指厚，就能承受住一个人的重量。他想，维多利亚岛不久就能止住，不再北移。

可是直到这时，夜里结成的冰白天都化了。夜里，小岛被海面浮冰挡住，走得比较慢；到了白天就又溶解，没有什么阻止小岛前进，只能任其愈走愈快。

向北极地区的移动加快了，人们无法阻止它。

九月二十一日，秋分，白天和黑夜时间一样长，从这天起就昼短夜长了。冬天看来已经来临，但天气并不太冷。这时，维多利亚岛已经快接近七十一度线。它第一次开始自转，据霍布生估计，旋转率约90度。

现在，人们可以想到，霍布生所担心的是什么事，大自然马上就要揭开它的秘密了，这一点连最糊涂的人也会很快明白的。由于不断旋转，小岛的坐标变了。巴图斯特岬角现在不再朝北，而是朝东；太阳、月亮、星星也不在原来的地平线上升起或下降了，象马克纳普、拉埃、马布尔以及其他人，不会不注意到这个变化。

但是霍布生很满意，勇敢的兵士们好象还没有发觉这些。坐标的移动并不很大，加之天空又有雾气，日月星辰的升降看不大清楚。

不过小岛的自转和漂移却渐渐加快了。维多利亚岛现在是以接近每小时一海里的速度移动。它总是向高纬度直上，远远地离开陆地。霍布生自己倒并不悲观失望，他这个人是个乐天派，但是他感到小岛不行了，他只盼望冬天快点来临。

气温继续下降，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又下了一场大雪。海里的冰块渐渐坚硬，加厚了，无边无际的冰原开始形成。漂移的岛子常常把它碰碎，不过它却愈来愈厚，阻力愈来愈大。放眼望去，整个海面都结了冰。

终于，九月二十七日的观察证明这维多利亚岛被无垠的冰原团团围住，昨夜就不得动弹了！现在它停在西经一百七十七度二十二分、北纬七十七度五十七分处，离大陆六百海里！

第十一章

霍布生把真情告诉了大家

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用龙中士的话说，小岛“抛了锚”，它停在那里，滞住了，就象以前地峡还连在美洲大陆一样。而事实上，它与大陆之间的距离是六百海里。这六百海里，要等海面冻结后，在极地最冷的季节，使用雪橇，穿越过严寒积砌起来的冰山，才能越过。

这可真是一桩可怕的壮举，然而又不容犹豫。霍布生中尉旦夕祈求的冬季来临了，它使小岛停止向北漂流，它就要在小岛和邻近的大陆之间搭起一座六百海里的长桥！只有利用它才能让失落在北极的这群人重返家园。

实在——正如霍布生中尉对他的朋友们所说的，人们只能等到明年春天，雪化冰消的时候，再随白令海流漂走。现在呢，唯一办法则是等待海面冻结，时间估计需要三个星期。霍布生打算利用这段时间察看环抱小岛的冰原，看看是不是凝结厚实，上面能不能通行雪橇，并挑选一条最好的路径：不是到亚洲海岸就是向美洲大陆。

“不用说，”霍布生对巴奈特太太和龙中士说，“我们最好去新乔治亚，不去亚洲海岸。当然，俄属美洲也不错。”

“卡露玛会对我们很有用，”巴奈特太太说道。“因为，她是本地印第安人，对新乔治亚这些地方非常熟悉。”

“当然，很有用，”霍布生中尉说，“她的到来简直是老天帮忙。靠了她，我们不难摸到诺尔吞湾的米歇尔堡，同样，

更向南走，到新阿肯齐尔城，到那边去过冬。”

“可怜的希望堡！”巴奈特太太说。“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才建成，贾斯贝先生！现在一旦要把它扔掉，扔在冰天雪地中间，扔给大浮冰群！啊！我们即将离开，向它告别了，我心里真难过！”

“我心里也不比您好受，太太。”霍布生中尉答道，“可能还要更加痛苦！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事业，为了建造这个希望堡(不幸的名字)，我把全部智慧和精力都花在上面，而今却要抛弃它，我的心很不宁静呢！而且公司是让我负责这个任务的，它会怎么说！”

“它会说，贾斯贝先生，”巴奈特太太激动得叫喊起来．“它会说您已经尽到了您的职责，大自然瞬息万变，要比人的力量强大，这不能由您负责！这件事完全出乎人意料之外！它会知道，只是由于您的谨慎镇静，才没有损失一个伙伴。”

“谢谢，太太，”中尉一边回答，一边握住巴奈特太太的手。“谢谢您这番心里话。不过我对人是懂得一些的，相信我，成功总比失败好。总之，听天由命吧！”

龙中士想打断中尉这种不愉快的思路，就把话题扯到当前工作上去。他谈起动身前要作的种种准备，接着又问中尉是否打算把维多利亚岛的真实情况告诉大家。

“再等一下，”霍布生答道，“由于闭口不谈，我们才没引起大家忧虑不安。等到我们动身的日子确定了，我就把全部情况告诉你们！”

这一点说完了，商站的日常工作又继续进行了几个星

期。

一年以前，那时这些幸福而愉快的希望堡的居民们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一年前，初冬的征兆来临的时候，海边渐渐出现了薄薄的冰。礁湖的水由于远较海里平静，先结上冻。白天气温在零上三度，夜里是零下三、四度。霍布生开始要大家穿上冬衣，裘皮，羊毛衣服。凝结器移进屋内。大伙儿把空气储存室和鼓风泵擦拭得干干净净。外面，在巴图斯特岬角支起陷阱套子，萨皮纳和马布尔为打猎满载而归而十分高兴。室内的整修也早已全部完成。

今年，这些勇敢的人还这样做。虽然希望堡的纬度比冬季开始时已经高上去两度，但温度计上倒也不太明显。事实上，在北纬七十度至七十二度之间，平均温差不大。人们觉得今年不象去年初冬那么寒冷，能受得了，这很可能是因为经过去岁的严冬，大家对于寒冷都已经比较习惯了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冬季并不是以它惯常的严寒开始的。现在还挺潮湿，每天空气里都蕴含着不少水气，时而化作雨雪。气候并不够冷，没有达到中尉所希望的那么冷。

岛四周的海面渐渐有些结冰，不过不是经常冻着。海面新凝结起来的冰原上有不少黑色斑迹，这说明冰还结得不牢。几乎老是听到岸边冰块开裂所引起的爆破声。平常要是突然寒冷，大冰块就会一叠叠堆起。冰山和冰丘很少，天边还望不到大浮冰群。

“这个季节，”龙中士老是说着，“对寻找西北通路或者到北极探险的人倒不坏，可是对我们的返回不利。”

整个十月份都是这样，霍布生看到平均温度不超过华氏三十二度(摄氏零度)。温度要能降到零下七、八度，而且持续数日，海面才会冻结。

同时，有一种情况也说明了冰原目前无法通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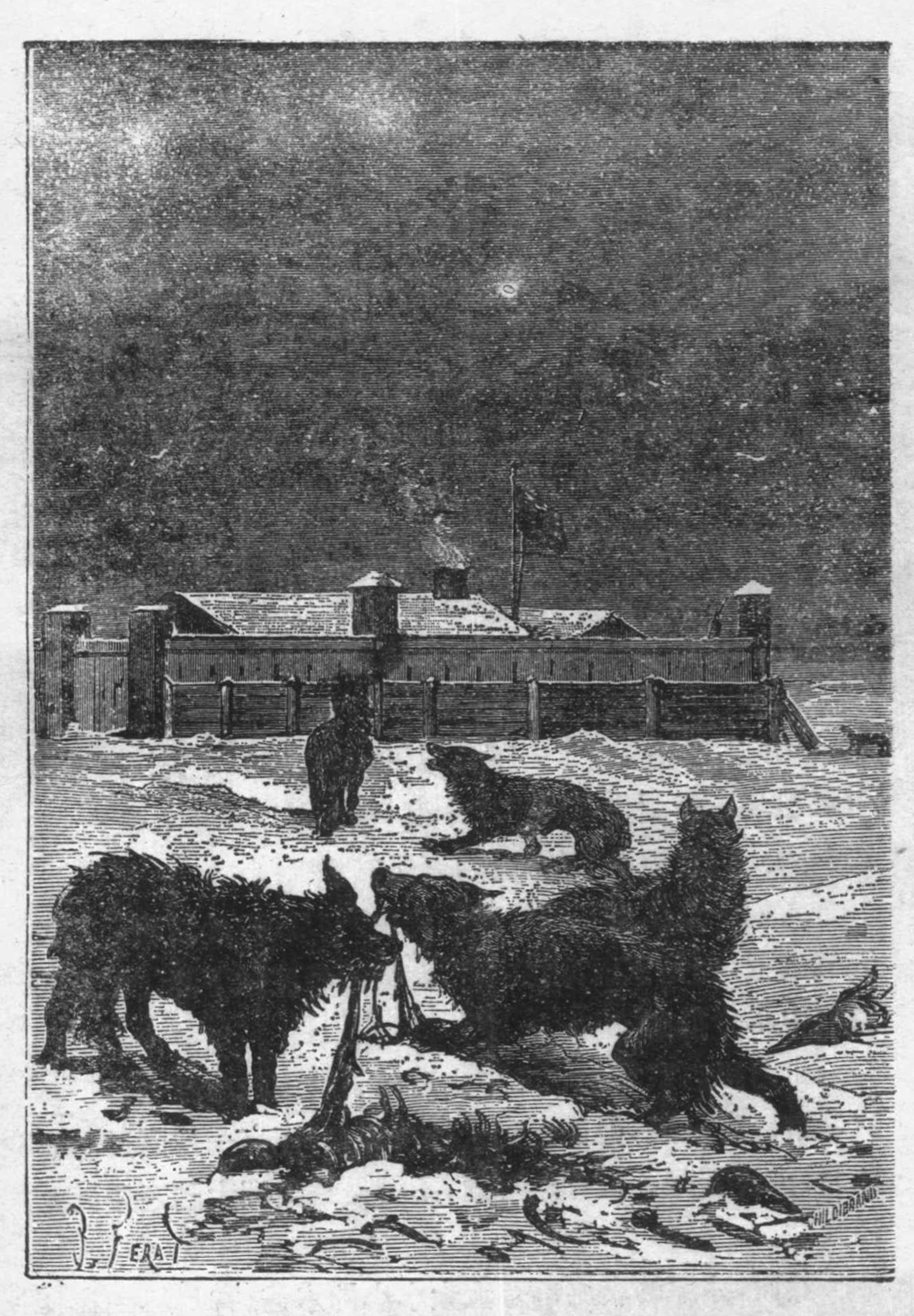
要是能走得掉，就是说海面结冻，能够通行，那些皮毛兽，象驯鹿、狼等等，早就朝低纬度的地方跑了。可是现在它们还老围着商站转游，拥过来与人为邻。狼群甚至窜到堡子近处，开枪都打得到。驯鹿在水里、陆上都找不到草吃，成群结队地聚在巴图斯特岬角。有一头熊——大概就是巴奈特太太和卡露玛遇到过的那一头——常常在礁湖边沿小树林那里穿过。这些野兽到了十月都还留在这里，(尤其是反刍兽，它们以吃草为生)，这正是因为它们实在无法逃走。

前面已经说过，目前这里的平均温度总是在冰融点左右。可是，霍布生查了一下日记，他看到去年冬天，十月里气温已经下降到华氏零下二十度(摄氏零下二十九度)。差距多大！这北极地带的气候，真是古怪！

人们一点儿也不觉得冷，完全可以到户外活动。不过天气潮湿，老是下雨，雨夹着雪。晴雨表度数下降，这表明空气中水分很重。

十月里，霍布生和龙中士对岛子周围的冰原进行了多次考察。有一天，他们走到米歇尔岬角，还有一回到过老海象湾，想看看是不是有路可通，不管是到美洲大陆还是到亚洲大陆。

然而，冰原的表层都是大大小小的水塘，有些地方都是裂缝，雪橇也不好走。看来一个旅行者在这荒无人烟的地



狼群一直窜到堡子近处。

方步行也不行，又是水又是冰。气候忽冷忽热，因此冻不厚实，无数冰凌突兀槎枒，象钟乳石，高高耸立在这白色荒原上。就是一旦能够通行，肯定行程也极其困难。

霍布生中尉和龙中士在冰原上摸索，费了好大力气，花了不少时间，才向南走了一、二英里。看来还得继续等待，于是两人沮丧地回到了希望堡。

十一月初，气温稍微降低了些，可是也不过几度。还是不够冷。湿润的大雾笼罩了整个维多利亚岛。屋子里只好整天点着灯。灯油本应节约着用，因为堡子里存油已经渐少，西克拉旺狄上尉的补给至今没有送到。另外，目前也没有海象可捕，这种水兽已经不来这个漂流的小岛了。如果冬天的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这里只好用动物油或是松树脂照明了。这段时期白天已经很短，太阳象一个淡淡的圆盘，无热无光，在地平线上只出现几个钟头。是的，这确实是冬季了，有雾，有雨，有雪——可就是不冷！

十一月十一日，这一天希望堡挺热闹。中饭时乔利夫太太还特别做了几个好菜。这天是小米歇尔·马克纳普的生日。这孩子长得很壮实，很好玩，卷曲的金黄头发，一对蓝眼珠儿。他很象他爸爸木工师傅，他爸爸也引以自豪。饭后称了一下孩子。瞧他在称盘里浑身摆动着，小声儿叫着，多有趣！好，三十四斤！乐得大伙儿大声欢呼，向孩子的妈妈表示祝贺！乔利夫下士是孩子的干爸，特别高兴，抱着他频频亲吻，摇着晃着。

第二天，十一月十二日，太阳没有出来。极地的长夜开始了，比去年还连在美洲大陆的时候早了九天。这是由于

两地纬度相差很大的缘故。

不过，不出太阳对于气候并没有什么变化。天气还象过去一样，变幻莫测。气温计上一会儿升，一会儿降。雨雪频仍，风不太大，但是方向无定，有时同一天内各种方位都会吹到。气候经常潮湿，这非常可怕，在极地过冬的人往往因此得坏血病。幸好，虽然柠檬汁和石灰锭开始缺乏，但酸模和辣根菜却收获得很多，根据霍布生中尉的意见，每人每天都服用一些。

不过，得做好离开希望堡的一切准备。从目前情况看，动身后兴许不到三个月就能走到距离此地最近的大陆，只是就怕在到达真正的陆地以前，队伍还在冰上摸索前进的时候碰上大规模解冻。所以，如果要走，十一月底一定得出发。

走是当然要走。但是，由于严冬把整个冰原都封了冻，这样的旅行已经非常困难，要是再遇上这种阴阳怪气的季节，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十一月十三日，霍布生、巴奈特太太和龙中士一起研究了出发日期。中士的意见是越早越好。

"因为，"他说，"走过六百海里，路上还会遇到许多障碍，我们应当在三月以前踏上大陆才行；否则，一解冻，那情况就会更糟。"

"不过，"巴奈特太太问道，"海面是不是全部冻得实实的可以通行无阻呢？"

"可以，"龙中士说，"每天冰都在加厚。晴雨表度数逐渐上升，这表示气温即将下降。从现在起，大概再要一个星

期，我们也就准备停当了。希望天气能冷定下来。”

“不怕！”霍布生中尉说，“今年冬天天气恶劣，一切条件都对我们不利！有时人们在这一带海域里也碰到过这种怪天气，有些捕鲸船还是照样航行，无论如何，现在一天也不能耽搁。我只遗憾这里通常的气温不能来帮我们一点忙。”

“会来的，”巴奈特太太说，“我们应做好准备，一有机会就行动。贾斯贝先生，您看，最晚定在哪一天动身好？”

“最迟十一月底，”霍布生中尉答道。“如果一个星期之后，本月二十日左右，我们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了，路也好走的话，我看这个时候就很好，那我们就出发。”

“好，”龙中士说。“我们马上做好准备。”

“那么，贾斯贝先生，”巴奈特太太问道，“您马上就把我们当前的情况告诉大伙儿吗？”

“是的，太太，现在要行动了，应当跟大家讲。”

“定在什么时候？”

“立即。——龙中士，”霍布生转过身对他的部下说，“您去让大家到大厅集合，我把情况告诉他们。”

龙中士敬了个军礼，一转身走了出去。

有几分钟，巴奈特太太和霍布生中尉单独相对，一句话也没有说。

中士又回来了，对霍布生说他的命令已经执行。

于是霍布生和女旅行家走进了大厅。大厅里灯光朦胧，商站的全体人员，男男女女都到了。

霍布生走到大伙儿中间，用庄严的声调说：

“朋友们，为了使大家免受不必要的惊恐，我一直没有

把我们希望堡目前的实际情况告诉你们，现在应该讲了……一次地震把我们跟大陆分开了……巴图斯特岬角已经脱离了美洲海岸……目前我们的半岛不过是一个由冰结成的岛，到处漂流……”

这时，马布尔朝霍布生走去，用肯定的声音说道：

“我们早就知道了，我的中尉！”

第十二章
一个机会

这些勇敢的人，他们早就知道这一切了！但是他们为了不使领头人心里增加烦忧，佯装什么也不知道，仍然积极热情地投入过冬防寒工作。

霍布生听到这些话不禁热泪盈眶。他紧紧握住猎人马布尔的手，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激动心情。

是啊，这些勇敢的兵士们，他们什么都知道，马布尔早就猜到了！那一回挖好的陷阱里灌满了咸水；信心堡原定派分遣队来，结果却没有到达；中尉每天都要仔细测经纬度，在陆地上根本就不需要这样做；时至冬天而动物仍不走避；特别是最近一些日子，方位突然变化，从这些征兆中他们发觉了希望堡当前的真实处境。只是卡露玛的到来似乎无法解释，他们猜想——这确实猜对了——大概是一场风暴突然把这个爱斯基摩少女送到小岛岸边来的。

马布尔发觉了这一切之后，他把自己的想法对木匠马克纳普和铁匠拉埃谈了。三人一道冷静地考虑了当前情

况，一致同意把这些告诉了伙伴们。他们商量好对头头完全不露声色，还是象从前一样盲目服从。

“你们真好，朋友们，”巴奈特太太听了，深为感动。

“你们真是正直而勇敢的兵士！”

“我们的中尉，”马克纳普答道，“请相信我们吧。您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我们也要尽我们的责任。”

“对，我亲爱的伙伴，”霍布生说，“老天不会扔掉我们，让我们协助老天，拯救我们自己吧！”

于是霍布生跟大家谈了地震后这段时间的全部经过，那场地震把巴图斯特岬角地区变成了小岛。他叙述了在春暖解冻的海面上，小岛怎样随着不知名的洋流被冲到离岸二百多海里的地方；风暴怎样把小岛再带近陆地，接着在八月三十一日那天夜里又重新荡开；还有勇敢的卡露玛又如何冒着生命危险前来援助她的欧洲朋友们。他告诉大家小岛突然发生的变化，暖流使它逐渐融化；还有他老早就担心的事：一是可能漂入太平洋，要不也可能被堪察加海流带走。他对大伙儿说，入冬以来，从九月二十七日以后这个漂移的小岛已经冻住，完全不动了。

霍布生摊开北冰洋地图，指出目前小岛的位置距离陆地六百海里以上。

最后他说：当前情况很危急，赶制的大船要到明年夏天才能使用，可是一到解冻期小岛必然碎裂，因此，只有趁冬天冰封季节，穿过冰原，奔向美洲大陆。

他又说：“我们得冒着严寒，在黑夜里走六百海里路。朋友们，这项任务非常艰巨，但你们都跟我一样明白，不能后

退。”

“您只要下令出发，中尉，”马克纳普答道，“我们就一定跟您走！”

于是一切就这样决定了。从这一天起开始作这次艰险旅行的准备工作。大家都下定决心做一次长途跋涉。如无阻碍，出发日期定在十一月二十日，时间非常紧迫。

果然不出霍布生所料，狂风大作，温度下降，气温计上是华氏二十四度(摄氏零下四度)。前些日子下雨，现在落起雪来了，并且在地上结成坚冰。这样冷了几天看上去似乎可以走雪橇了。米歇尔岬角前面的那许多裂缝，不少都填满了冰雪，可是不要忘记，静止的水容易凝冻，而海水则不尽然。

风几乎是继续不断地刮起来，相当猛烈。巨浪冲击着冰块，影响了厚冰的正常凝结及其坚固程度。在许多地方都有宽阔的水洼把浮冰隔开。这样要想穿越雪原简直是不可能的。

“天气冷定了，”巴奈特太太有一天对霍布生中尉说。这一天是十一月十五日，他们一同出去察看，一直走到小岛南端。“温度明显下降，那些水滩地带快结冰了。”

“我也这样想，太太，”霍布生说。“不过，冰结得并不理想，有些地方平坦，有些地方突然隆起，宛如犬牙，雪橇简直无法滑过，要通过真是非常困难。”

“可是，”女旅行家说，“要是我没有弄错，只要几天，甚至几个钟头的大雪就能使大地变成一片平原！”

“大概会这样，太太，”中尉答道，“不过要是下了雪，气

温又会回升，一回升，雪地就要融化。这样一来对我们并不利！”

“是呀，贾斯贝先生”，巴奈特太太说，“要是在这北冰洋里碰上了一个暖和的冬天，那可是桩倒霉事！”

“这我们已经预见到了。我想您没有忘记，我们在美洲大陆上度过的冬天冷得多么厉害。然而，很少有连续两个冬天又长又极其寒冷，这一点北冰洋上的捕鲸人都明白。我们盼着一个不太冷的冬天时，却来了一个凛冽的严冬。等我们需要严冬了，它又偏偏来上了暖冬。一想到得带上妇女，还有个孩子，长途跋涉六百海里，嘿！……”

霍布生伸手指着南边。面前是一片无际的白色，象镂空花边似的任意浮现出来。这海面何等哀愁，冰结得不牢靠，表层时时发出不祥的响声！这时，月亮半浸在湿雾里，正从朦朦胧胧的地平线上升起，把一抹淡光洒在半明半暗之中。由于折射现象，什么东西都显得格外庞大。中等高度的冰山都俨然雄伟地出现在面前，简直象传说中所说的那些妖魔鬼怪。一些鸟儿哗哗地鼓翼飞去，其中最小的，由于人们视觉所产生的幻影，看上去比南美大兀鹰或胡兀鹫还大。有些地方，那些冰雪的涧谷中间仿佛洞开着无数黢黑的隧道，恐怕最大胆的人都会望而却步。远远近近，只要有一处冰山倒塌，就四方回响，发出巨大的怪声。这里场景变幻，宛如神话世界。即将横穿冰原的冬居者们，看到这些可怕的景象，心情该是何等沉重啊！

女旅行家虽然勇敢、镇定，但也不禁有点害怕起来。她身体颤栗，真想闭上眼睛，塞住耳朵，不看也不听。月亮一

时被浓雾遮没了，这北极奇异的景色显得格外怕人。巴奈特太太想象着一支商队，有男有女，在风暴、大雪、雪崩和极地的漫漫长夜中，穿越这广漠的冰原。

此时，巴奈特太太正着意凝望。她想让自己的眼睛习惯这些景象，把胆子练大一些，不怕这种恐怖景象。她凝神望着，突然大叫一声，紧紧抓住霍布生中尉的手。顺着她手指的地方看过去，大约不到一百步，恍恍惚惚出现一个庞然大物，在阴影中活动。

这是一个雪白晶莹的怪物，硕大无朋，高达五十尺以上。它慢慢地在冰块上走着，从这一块一跃而到另一块上。它那脚爪能合抱十棵橡树。它仿佛是在寻觅一条离开这个小岛的通路。

这怪家伙在冰雪里走着，大约走了四分之一英里。后来，大概找不到路，重又折回，向霍布生中尉和巴奈特太太所在的岸边走来。

这时，霍布生端起身上的枪，准备射击。

可是，他仔细端详了一下面前这头野兽，又把枪放下，低声说：

"一头熊，太太，"他说。"这是一头熊，因为折光，所以显得那么巨大！"

果然是一头北极熊。巴奈特这一下才认清楚了。刚才面前的幻影消除了，她长长地吁了口气，猛然间想起了什么：

"就是那头熊！"她大叫道，"是我在新地碰到的那头熊！可能这是目前这个岛上唯一的一头！——可它在做什么？"

“它想跑，太太，”霍布生中尉摇摇头回答。“它想逃出这倒霉的小岛！可是现在还没有找到路。它要告诉我们：它无路可走了，而我们也一样。”

霍布生说对了。这个野兽无路可走，现在企图离岛登陆，可是又走不通，所以才跑到岸边。那熊摇晃着脑袋，发出沉闷的吼声，现在离中尉和他的伙伴不到二十步了。它可能没有看到他们，也可能不屑一望，只顾跌跌跄跄地继续向米歇尔岬角走去，一会儿就隐没在一座小山岗后面了。

这一天，霍布生中尉和巴奈特太太忧郁地回到堡中，一言不发。

可是，好象通过雪原的路可以通行似的，堡子里准备出发的各种工作继续在进行。为了长途旅行的安全，一切都得预先估计到：困难、劳累和北极大自然的无穷变化。

人们对拉雪橇的狗特别小心地照料了一番，放它们在堡子周围奔跑，因为休息时间太久，这样锻炼一下可以使它们的体力得到增强。总之，这些牲畜现在都挺健壮，只要不过度驱使，完全可以对付长途旅行。

雪橇也都仔细检看过了。冰原崎岖不平，一准颠簸得厉害。木匠马克纳普和伙计们把这些交通工具每一辆都收拾得结结实实。另外还准备了两辆特大橇车，一辆用于装食物给养，还有一辆专装裘皮。这些橇车都由驯鹿拉。裘皮远途运输当然很难，但是霍布生想尽量保护哈得孙湾公司的利益，仍得装上；除非它们影响或连累到全体人员的行程，那时才在途中丢掉。这些珍贵裘皮，如果扔在商站仓库里，必然会全部损失。

食物给养则是另一回事。食物储备应该丰富，而且易于装运，无论如何不能只靠沿途打猎取得，因为一旦路能通行，所有供食用的猎物就会先走一步，早日南返。因此咸肉、牛脯、野兔肉、干鱼、饼干等，还有大量酸模和辣根菜，甜烧酒，醇酒（可以用来烧汤）等等，都安放在一辆专车上。霍布生甚至准备把作燃料的木块也带走，因为这沿途六百海里中别想找得着一棵树、一根树枝；更不必指望有什么船只残骸或是海上漂浮的木头了。幸好大伙儿不愁冬衣，现在是又多又舒适，必要时还可以到裘皮车上去取。

至于汤姆斯·布莱克，自从那次观测失败之后就深居简出，不跟大伙儿见面，一个人呆在屋里，也不参与中尉他们的研究。一直到动身日期决定了，他才露面，可是也只管他自己那辆装仪器和文件记录的橇车，他老是沉默着，跟谁都不搭话。他什么都忘记了，也忘了他自己是个学者。自从观察日食失败，探索月珥之谜失掉机会之后，他不再注意观察象极光、光晕、幻月等种种高纬度的特殊现象了。

在这些日子里每个人都努力干着，到了十一月十八日，一切准备就绪。

不幸，雪地里还不好走。虽说气温下降，但寒冷还是不能使海面完全冰封，细细的雪花时断时续地下着。霍布生、马布尔和萨皮纳每天都去海边，从米歇尔岬角一直走到老海象湾那个犄角上。有时甚至走出离商站一英里半之外。他们不得不承认冰原上处处都还有裂缝。不要说雪橇，甚至单人走上去都不行。霍布生中尉和这两个伙伴，就是走这样的短途，也累得够受；不止一次他们迷失在这种错综复

化的浮冰中间，自以为回不了维多利亚岛了。

老天似乎在跟这群不幸落难在北极的人为难。十一月十八日到十九日，寒暑表上气温又上升了，晴雨表上则下降。这种变化带来的结果并不好。天不太冷，同时空中水气弥漫。温度只有华氏三十四度(摄氏一度)。尽下雨，不见降雪。这种急雨很暖，也下得很大，把许多地方的雪都融化了。不少冰块上现出裂痕，就象化雪时一样。

霍布生中尉不顾这种可怕的天气，每天都到岛南端去，有一天回来时，心情异常沮丧。

二十日这一天，起了新的风暴，大得差不多就象一个月以前横扫全岛的那场巨大风暴。这些冬居者都不得出去，整整五天①都关在希望堡里。

第十三章
穿越冰原

八月二十二日，天气才开始放晴。几个小时之内风暴突然平静下来。刚刚转了北风，温度计里水银下降了好多度。一些能作长途飞行的鸟儿不见了。大概人们终于盼到了每年这个季节里北极地区正常的气温。在这里过冬的人一直抱怨寒暑表上的水银柱不象去年冬天那样下降到华氏零下七十二度(摄氏零下五十五度)。

霍布生决定不再展缓行期，二十二日上午，整个分遣队

① 原文如此。如果从8月20日开始起风暴，到22日天晴出发，那么关在屋里实际上只有两天。

准备离开希望堡和这个小岛了。这岛现在正跟整个冰原连在一起，同时也跟美洲大陆连在一起，这其间距离六百英里。

上午十一点半，在一片澄静的淡灰色雾气中，壮丽的北极光当空照耀，霍布生中尉下令出发。狗都系在雪橇前面，三对驯鹿都系在雪车上。大伙儿一声不响地朝米歇尔岬角方向前进——这岛子该放弃了，走向冰原吧。

这一大队人马起初沿着巴奈特湖东边长满树木的小丘陵走。当快越过顶峰的时候，每个人都最后一次回过头去看看即将离去的巴图斯特岬角。在璀璨的北极光下面，一些积雪的山峰显得非常醒目，那二、三根白线的地方就是堡子的围墙所在。那里笼罩着一片浓浓的灰白色，其间冒出一缕轻烟，这是屋里的火苗发出的最后的气息，它就要永远熄灭了。希望堡，这个他们曾经为它辛辛苦苦、出过力气的堡子，现在无用了。

"再见！再见！我们可怜的北极屋啊！"巴奈特太太连连挥着手说。

人们感到依依不舍，悲愁而沉默地上了路。

下午一点钟，分遣队绕过了那个断口（寒冷还不够厉害，因此没有合拢）到达米歇尔岬角。直到此时，旅行中困难还不大，维多利亚岛的地表还算平坦。可是一到冰原就不同了。那冰原在北边大浮冰群的高压底下，好似重峦叠嶂，在这中间不停地寻找路径得花多少精力啊。

到了晚上，人们在冰原上才前进了几英里。得安排住宿。大家学习爱斯基摩人和北美印第安人的方式在冰堆里

用雪刀挖好雪屋。晚八时，人们吃了些肉干，商站全体人员都钻进洞子，这里面比原来想象的还要暖和。

安睡以前，巴奈特问过中尉从希望堡到宿营地估计这一天究竟走了多少路程。

“我看不到十英里，”霍布生回答。

“六百分之十！”女旅行家吃了一惊，说道。“这样算来，我们要三个月才能走完全程，回到美洲大陆！”

“兴许还不止三个月，太太！”霍布生说。“我们的确走不快。现在，我们并不是象去年那样，在从信心堡到巴图斯特岬角的冻土平原上旅行，而是在崎岖嶙峋的浮冰上觅路，实在难以移步。这次旅行，我们思想上要作好准备，肯定会遇上各种巨大困难，但愿我们能克服它！无论如何，重要的不是很快到达，而是到达时大家都健康，只要回到信心堡时一个人都不缺，我就很高兴了。老天帮忙，要是三个月之后我们能到达美洲海岸某地，那么太太，我们就谢天谢地了！”

一夜平安无事地过去，可是霍布生老睡不着，总感到地底下仿佛有些抖动。这无边无际的冰原并不是铁板一块，冰原的各个部分之间并不结实，有着许多缺口。他觉得这种情况正说明它跟陆地的联系并不稳定，这实在令人不快。而且，在出发之前，霍布生中尉就曾经注意到维多利亚岛上，不管是皮毛兽还是食肉兽，都没有离开商站附近。这些野兽在冬天还不向南转移，去寻找比较温暖的地方，这准是它们在路上遇到某些障碍，它们的本能告诉它们道路艰险。霍布生率领人们冒着失败或折回去的危险，这样在冬天经过冰原回去，只不过是一次尝试罢了。对于中尉来说，这也

是尽自己的职责。

第二天是十一月二十三日，路途更加难走。队伍向东还没有走到十英里，冰原皱褶，坑坑洼洼极其可怕。根据某些沉积层观察，无数冰块层层叠叠，大概是由于大浮冰群一齐拥进北冰洋这一阔大坑底所致。因为冰块互相碰撞，冰山架叠，这就形成了冰凌散落的犬牙交错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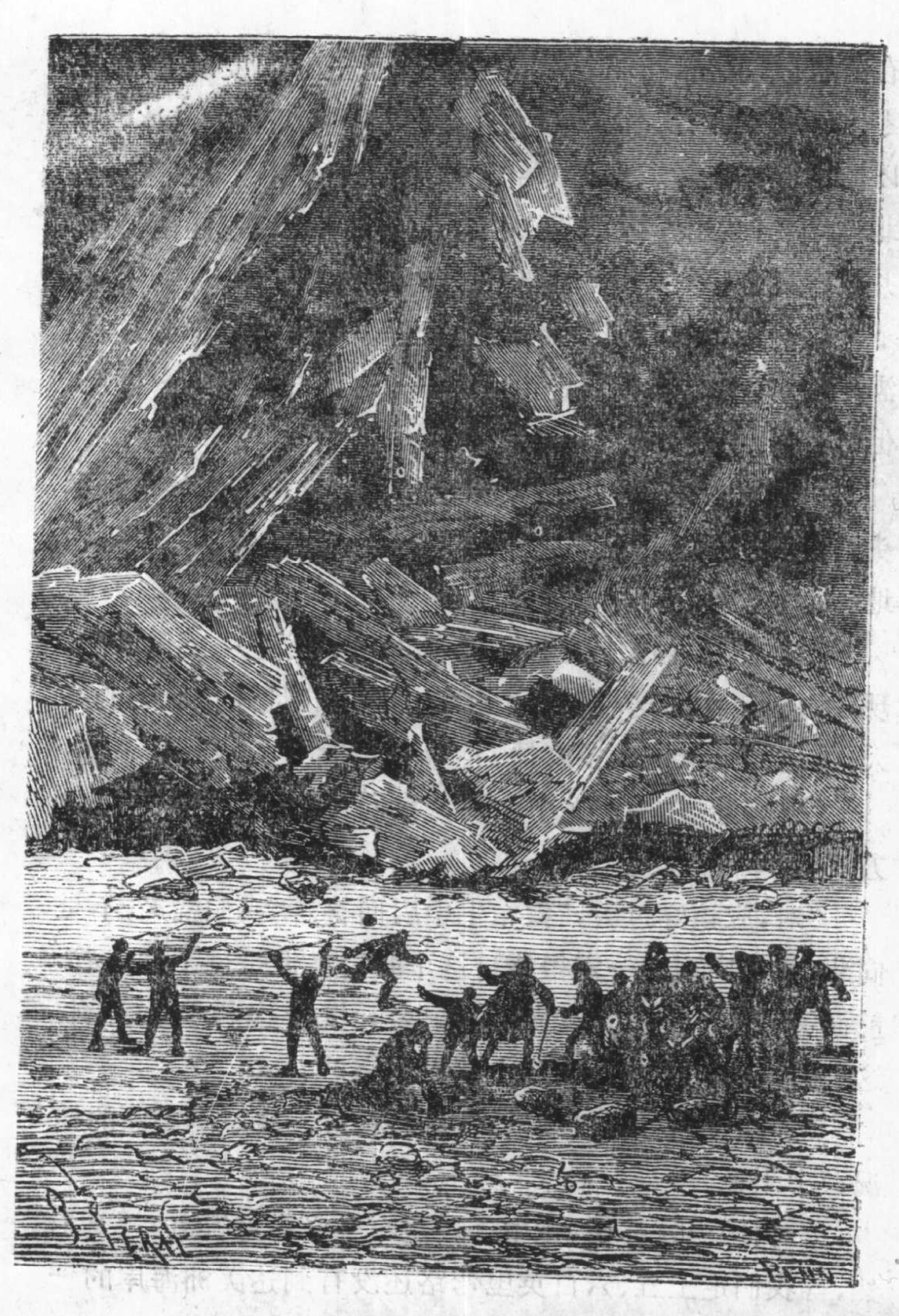
包括雪橇和套车的大队人马，肯定无法通过，在层层冰架中即使使用斧头或雪刀开路也不可能。这些冰山高达三、四百尺，在那些峰顶上又歪歪斜斜地堆叠着一些巨冰，摇摇欲坠。只要稍一晃动、一撞击，空气微微一震，就会全部崩坍下来。

因此，在绕过这些冰山的时候，必须特别当心。于是下达了命令，通过这些危险区域时，不能高声讲话，也不能甩起鞭子去赶牲口。这些要求都不过分，因为只要稍不小心，就会大祸临头。

可是，为了绕过障碍，寻觅路径，得花很多时间，人也劳累不堪。队伍无法走直线，往往向东走一英里，就要绕十英里的大弯子。脚下的土地好在还算结实。

到了二十四日，却遇到了另外的困难，霍布生简直害怕无法克服。

这天，在走过第一道高耸的大块浮冰林之后——这里离维多利亚岛有二十多英里，队伍来到一个还不太险恶的冰原，冰原上无数碎冰并没有被巨大的压力压倒。显然，由于海流的方向，大浮冰群大概不曾向冰原这边冲过来。只是，大伙儿这时发现，几个宽阔而又深邃的大裂缝中间还没



绕过这些冰山要特别当心。

有封冻。气温相当高，平均温度在华氏三十四度以上(摄氏零上一度)咸水比淡水难凝结，要到零下好几度才结冰，所以海面不冻。形成大浮冰群和冰山的最坚硬部分都来自极北高纬度，互相撑持，寒气四溢；而这里地处北冰洋南部，冰并没有完全冻实，有时还要下一阵暖雨。

这一天，这支队伍在大裂缝处停了下来，深深的裂缝里满是浊水，还混杂着无数碎冰块——这裂缝宽不足一百尺，但却有好几英里长。

人们沿着这断裂口的西岸走了两小时，盼着能走到尽头，再向东进发，但老是走不到头。于是只好停下，安排宿地。

霍布生由龙中士随着打前哨，抄前四分之一英里探路，现在眼看着面前这漫长的大裂缝，只能诅咒这个暖和的冬天，给他们带来这么多麻烦。

"只有穿过去，"龙中士说，"我们不能老呆在这鬼地方。"

"对，应该穿过去，"霍布生中尉回答。"我们就走，不是向北，就是向南，一定得绕过这个断口。但是过了这一道，前面又有许多断口还是要绕。只要天气老这样变化莫测，这种断口在几百英里的路上就没个完。"

"那么，中尉，在继续前进以前，最好先去了解前面的情况，"中士说。

"对，应当这样做，龙中士，"霍布生坚决地答道。"要不然，等我们走上五、六百英里弯路还没有到达美洲海岸的一半路程，那就太危险了。对！在再走以前，要去察看一下冰

原的表面，这是我的事！”

接着，霍布生不再说一句话，脱了衣裳，跳进半冰冻的水中，奋力游了几下，就到达断口的对岸，一下子隐没在重重冰山的暗影之中。

过了几个小时，霍布生精疲力尽地又回到宿地。他把中士叫到身边，告诉他和巴奈特太太，冰原无法通过。

“兴许，”他说，“单人步行，不带雪橇、行李，还能勉强通过，大队人马根本不行！东边一带是望不到头的裂缝，在这种情况下，要到达美洲大陆，船比雪橇更有用！”

“那么，”龙中士答道，“要是单人能通过，那么我们是不是试试，派人出去寻找援助呢？”

“我想自己去……”霍布生说。

“您，霍布生先生？”

“您，我的中尉？”

霍布生的提议同时引起了两个人的反问，说明这项提议多么出人意料，不合适。他是此次长途行军的领头人，怎么能去！尽管抛开队伍是为了大家去冒最大的险，不，这不行。霍布生只得不再坚持了。

“好，朋友们，”他说，“我了解你们。现在我反复考虑，我不离开你们。不过，从你们中挑选谁去也不行。事实上，谁也无法完成，最后只能倒在路上，死了。等到冰原融解，他的尸身就被从我们脚下裂开的深渊所吞没！而且，就算能到达新阿康格尔，他又怎么办？怎么搭救我们？租条船来寻找吗？就算这样可以，这条船也只有在冰块融化之后才能通行！冰一融解，又有谁能知道维多利亚岛在什么地方

呢？兴许在北冰洋中，兴许到了白令海！”

“对，您说得对，中尉，”龙中士答道。“让我们呆在一起吧。如果船能搭救我们，那么，马克纳普制造的船还在那里，在巴图斯特岬角。至少，我们不必等待！”

巴奈特太太静静地听着，一声不吭。她理解，既然冰原上无路可走，那就只有依靠木匠师傅打造的船。毫无惧色地等待冰融雪化吧。

“那么，贾斯贝先生，”她说，“您的主意是……”

“回到维多利亚岛去。”

“那我们就回去，上天保佑！”

于是整个队伍都集拢来了，中尉向他们提出回希望堡去。

霍布生中尉讲过话后，第一个反应并不好。可怜的人们心里急切地想着穿越过冰原返回故乡，这一个出乎意外的消息使得他们由沮丧几乎至于绝望了。但是他们很快就恢复理智，表示准备服从决定。

霍布生告诉他们再继续东行障碍更多，带着这个队伍和许多物资根本不可能通过；但是一路上要走好几个月，准备这些物资又是极其必要的。

“目前，”他又说，“我们跟美洲海岸之间任何通路都断了。要是继续向东走下去，人畜过度疲惫，结果总有一天要想回我们那个小岛都不行。那边是我们唯一的避难所。要是融解时我们正在冰原上，那我们就全完了。我把这一切真相都毫不隐瞒地告诉你们，朋友们，我既不隐瞒，也不夸张。我想，我在对果敢坚强的人们讲话，而你们也了解我不

是一个在困难面前退缩不前的人。我要对你们说：我们不能通过！”

这些兵士绝对相信他们的上级。他们了解他为人勇敢，坚强，所以在他说不能通行时，乃是确实无法通行。

大家决定第二天动身返回希望堡。天气很不好，风猛烈地在冰原上狂奔。大雨如注。四周是迷宫般的冰山，人们在一片黑暗中行动，这可真困难啊！

队伍用了四天四夜的时间又走过了回堡子的路。许多雪橇和猎狗都跌进了裂缝。不过在霍布生中尉指挥下，凭他的谨慎和献身精神，却没有丧失一个伙伴。他们还要吃多少苦，经历多少危险；他们将要在这漂流的小岛上再过一个冬天，然而等待着他们的又是什么呢？

第十四章
冬　天

二十八日，霍布生中尉和他的伙伴们精疲力尽地回到希望堡。现在他们除了乘船没有别的指望了。可是要用船得到六个月之后，就是说要等海面开了冻才行。

冬天的生活开始了。雪橇都卸下来，食物给养仍旧归仓，衣服、武器、火药、皮毛也都重新入库保存。狗群返回狗窝，驯鹿进了鹿圈。

汤姆斯·布莱克不得不再一次布置房间，他多么灰心失望！这倒霉的天文学家把仪器、书籍、簿册又搬回去。“厄运总是当头”，这叫他比从前更加恼火。他跟过去一样，对

商站的任何事情，一概不闻不问。

用了一整天大家都安顿好了，于是人们从此就开始了冬居生活。平静无事，这对于住惯了大城市的人来说就显得格外单调。每天的工作和娱乐是做针线活，缝补衣服，保养裘皮（其中有一部分是珍品，也许可以救出），还要观察天气，巡视冰原，再就是举行读书活动。一切都是由巴奈特太太主持，在任何事情上都叫人感觉到她的影响。士兵们对现状不满，对未来感到不安，有时脾气不大好，一旦他们中间发生了矛盾，只要巴奈特太太说上几句，矛盾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这位女旅行家在这个小小的集体里很有威信，她总是为大家着想。

卡露玛愈来愈依恋她。当然，这里的每一个人也都喜欢这个爱斯基摩少女，她为人温和而热心。巴奈特太太已着手教她学习，并且颇有成绩：这个学生确实聪明，渴于求知。女旅行家教她读、写英语，她学得很出色。另外，在这方面，卡露玛找到了十位老师，大家都争着教她。这些生长在英国领地或英国本土的士兵们，没有一个不会读、写、计算。

造船工作进展很快，月底以前就能全部装好船壳，铺上甲板。天色昏暗，马克纳普和他带的小工们辛勤地在点燃的松脂微光下面干活；其余的人就在商站堆栈里整理帆缆索具。季节虽已进入严冬，但天气还是不定。有时寒冷砭骨，但总是为时不长——肯定这是因为常刮西风的缘故。

一整个十二月就是这样过去的：雨雪不断，温度在华氏二十六度到三十四度之间（摄氏零下三度到零上一度）。

燃料储存丰富，但大家都注意节约。不幸的是照明的情况并非如此。油料即将告罄，霍布生只好决定每天只点几个小时灯。人们试用驯鹿油点灯，但是这种油气味挺难闻，还不如就呆在黑地里呢。活计停下来，这样更觉得时间漫长！

满月时期，天边出现过好几次北极光和两、三次假月现象。汤姆斯·布莱克又有机会聚精会神地仔细观察这些流星，以了解其强度、色彩以及与大气中静电的关系，对磁针的影响等等。但是天文学家甚至从不离开房间！他这个人简直着了迷。

十二月三十日，人们在月光下可以看到，维多利亚岛的整个北面和东面地平线上环绕着一抹长长的冰山。这是层层冰块堆叠起来的大浮冰层，估计高度约在三百到四百尺之间。小岛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边沿都被这种庞大的屏障围住，恐怕还会延伸。

一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色极其澄明。一八六一年新年伴随着严寒来临了。水银柱下降到华氏八度(摄氏零下十三度)。这是这个奇怪的冬天至今观察到的最低温度。无论如何，在高纬度上，这个温度并不算低。

霍布生中尉认为应该用观星法再测定一次经纬度，这证实了岛子现位置没有移动。

这时，尽管大家节省使用，油还是快完了。在这个纬度上，二月初以前太阳都不会出现。离现在还有一个月，这样，北极冬居者不是要在一片漆黑中度过这段时间了吗？幸亏那个爱斯基摩少女想出了办法，灯油才又得到了新的补充。

一月三日，卡露玛到巴图斯特岬角去察看冰情。这里也象所有岛子的北部一样，冰原比较厚。冰块密集，一点水洼洼都没有。冰原表面虽然极其高低不平，但到处都很结实。这大概是因为北面冰原为大浮冰群所推搡，曾经在浮冰与岛子之间受到猛烈挤压的缘故吧。

这位爱斯基摩少女发现冰面上清清楚楚有许多圆洞，她懂得这是冬季海象出来呼吸的地方。它们从坚冰底下钻出，并在岸边积雪下面寻觅一些苔藓植物。

卡露玛知道在冬季里熊常常耐心地守候在这些洞口附近，一看这种两栖动物从水里出来，就扑上抓住，等它闷死后拖走。她也知道他们爱斯基摩人也同样耐心地等候海象，设下一个活结扣，不费多少手脚就能抓住。

这种熊和爱斯基摩人的捕捉方式，灵巧的猎人也可以如法炮制。只要有洞口，就说明这里有海象出没。捉住海象也就是弄到了油，这正是商站目前所缺少的光明之源。

卡露玛立刻回到堡子，把情况告诉了霍布生。于是召来猎手马布尔和萨皮纳。少女跟他们谈了爱斯基摩人冬季猎海象的方法，并建议他们一试。

她还没有谈完，萨皮纳就准备好了一个带活结扣的粗绳子。

霍布生中尉、巴奈特太太、两个猎手和卡露玛，外加两、三个兵士走到巴图斯特岬角。妇女们都呆在岸边，男人们爬到选定的几个洞口。每人都带了一根绳索，把洞口各各守住。

等了相当长的时间。一个钟头过去了，一点动静也没

有。终于，马布尔守候的那个洞口冒出了水泡。一个翘着两只长牙的头出来了。果然是海象。马布尔灵巧地扔去一个活结扣，把它活活捉住。伙伴们跑过来，费了不少气力，才把那拚命挣扎的两栖巨兽拖到冰上，几斧头结果了它。

这次出击大获成功。希望堡的居民们开始爱上了这种新的渔猎方式。就这样又捕到了不少海象。有了海象油脂，堡子里的灯才又燃亮起来。

只是，天还是不冷。假如这些极地居民是在结结实实的大陆上，他们在这种条件下过冬就会十分欢欣鼓舞了。现在巨大的冰山为他们挡住了北面和西面刮来的风，一点也吹不到。一月份过去了，温度计上仍然是零下几度。

天气暖和的结果只能并实实在在使得维多利亚岛周围的海不能完全冻结。冰原也没有整个都结上冰，既然野兽都不曾离开小岛，肯定是由于目前沟渠纵横，冰原无法通行。这些动物都象家养的似的，变得跟人亲昵起来，似乎成了堡子里家畜的一部分。

现在大伙儿听从霍布生中尉的话，对这些野兽都不捕杀，捕杀了也毫无用处。只不过是宰一些驯鹿供应食用，调剂一下口味。现在，白鼹、貂、猞猁、麝香鼠、狸子、狐，它们见了人都不躲避，常常在堡子周围出现。有几只甚至闯进了堡子，大家只是注意把它们赶走了事。这其中貂和狐的冬裘美极了，有些真是价值昂贵呢。由于天气暖和，那些啮齿类动物在软而薄的积雪下面很容易找到一些东西下肚，完全不靠商站的储存生活。

人们担着心思，等待着冬天结束，日子过得十分单调，

巴奈特太太总是想尽方法来调剂大家的生活。

一月份只发生了一桩不幸的事。七日，马克纳普的孩子突然发起高烧来了，口渴，头痛得厉害，一会儿打颤，一会儿发热，孩子感到非常痛苦；也可以想见孩子的母亲、马克纳普师傅和大伙儿心里多难过了！人们不知道是什么病，更不知道怎么办好，但是麦琪头脑冷静，懂得一点医道。依她的主意，煎了几剂解热药并投以泥罨剂，病才稍愈。卡露玛忙得不可开交，日日夜夜照应孩子，别人劝她休息，可她连觉都睡不上一会儿。

到了第三天，病情才显露出来。婴孩全身出了疹子，原来是猩红热，这病引起体内发炎，来势凶猛，但堡子里药物不全。麦琪从前曾经护理过这种病人，她想到用颠茄酊可以治疗。她每天给一、两滴药剂，而且不让孩子见风。不久，颗疹出足了，婴儿的舌头、嘴唇甚至眼白上都出了许多小红点。又过了两天，皮肤上的疤痕发紫，发白，最后变成屑屑掉下。

这时得更加细心照料，使内热退尽，大意不得。由于调理得好，得病后的第十二天，孩子才算得救了。商站里一片欢腾。

人们经历了多少焦灼不安之后，这时已经是一月二十三日。维多利亚岛情况没有任何变化。无尽的黑夜仍然笼罩着北冰洋。下了好几天大雪，岛上和冰封的原野上白雪皑皑，有二尺高。

二十七日，堡子受到了一位“不速之客”的光顾。兵士贝尔契和蓬德这天上午在围墙前面警戒，猛看见一头大熊

沉静地从堡子一侧走来。二人回到公用大厅，告诉巴奈特太太这只可怕的猛兽又来了。

“可能这就是我们上次见过的熊！”巴奈特太太对霍布生说。随后，两个人，还有中士、萨皮纳和几个拿枪的兵士走到侧门。

二百步开外，熊沉静地走着，毫不犹豫，好象早已胸有成竹似的。

“我认识它，”巴奈特太太叫起来。“卡露玛，就是你以前碰到的那只熊，你的救命恩人呐！”

“啊！别杀我的熊！”少女叫嚷起来。

“我们不会杀它，”霍布生答道。“朋友们，不要难为它，很可能它象来时一样，马上就会离开。”

“不过，要是它想闯进围墙呢……”龙中士说，他根本不相信北极熊的善良。

“让它进去，中士，”巴奈特太太答道。“这只野兽一点凶气都没有了。它跟我们一样都成了囚犯。……”

“囚犯之间不相残，这是真的，太太，然而必须是同类。但我们还是听您的，饶了它吧，”霍布生说。“要是它攻击我们，我们就自卫！不过，我看大家还是回屋里比较好，对这种野兽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这话说得对。人都进了堡子，关上门，但是所有窗子上的外窗板并没有放下来。

大家透过窗玻璃注视着这位“不速之客”的行动。熊走到开着的侧门前，轻轻推门，把头伸入，看看院子里，就进去了。走到场地中间，它审视了一下四周的建筑物，又向鹿圈

和狗舍走去。狗嗅到它的气味吠个不休，那些惊惶失措的鹿也在鸣叫。它侧耳听了一会儿，又沿着栅栏继续巡行，走到主屋附近，然后把它的大脑袋紧靠在大厅的一个窗子上。

大伙儿都往后退去，几个兵士抓起了枪，龙中士开始有点担心，这玩笑也开得太大了。

但是卡露玛走过来把她那温馨的脸蛋儿贴在薄薄的窗玻璃上。熊好象认出了她——至少这是爱斯基摩少女的想法——挺高兴，轻轻地吼了一声，身子向后退，又向侧门走去，接着，正如霍布生所说的那样，它象来时一样离开了。

这就是这件意外事件的简单情况，后来也没有再发生这种事，一切又归于正常。

这段时期，孩子的健康恢复得很好，在这个月的最后几天，孩子的面颊又渐渐红润起来，眼睛挺神气。

二月三日，近中午时分，一道淡白色的光辉映照在南边地平线上，有一小时之久。一个略呈暗黄色的圆盘出现了一会儿。经过了漫长的北极之夜，太阳这还是第一次露面。

第十五章
最后一次探测

从这个时候起，太阳每天升起，而且离地平线愈来愈高，黑夜每天中断几个小时。就象二月份经常发生的那样，天气更冷了，气温计上是华氏一度（摄氏零下十七度）。这个古怪的冬天最低温度不过如此。

“这里什么时候解冻呢？”有一天女旅行家问霍布生。

“太太，在正常情况下，一般每年化冻总是在五月初，”中尉答道。“不过象今年天气这么暖和，要是再没有新的寒潮的话，化冻可能会在四月初——至少我是这样想。”

“这么说，我们还得等两个月？”巴奈特太太问。

“是的，要两个月，太太，”霍布生答道。“我们的船还是不要太早地放到冰水中间去。我想，要是我们能等到小岛漂到白令海峡最窄的地方再放，我们有把握成功，那地方宽度还不到一百海里。”

“您说什么，贾斯贝先生？”巴奈特太太觉得中尉这番话相当奇怪，就接着说。“您忘了原来是堪察加激流，这个北方的激流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那么，到了解冻的时候，它不是又要把我们裹住，送得更远吗？”

“我想不会，太太，”霍布生中尉答道。“我敢保证不会。解冻一般总是从北到南，兴许是堪察加激流回流，兴许是冰冻住白令海流，也可能还有其他我不知道的原因。但是有一点不变，这就是冰山总是向太平洋漂流，然后融化在暖流中。您可以问问卡露玛，她对这一带熟悉，她会象我一样告诉您，解冻是自北而南。”

问过卡露玛，证实了中尉的话很正确。看来这个小岛大概到了四月初就会象一大块冰似的向南方漂流，南方，那就是白令海峡的最窄部分，那一带到了夏天，常常有新阿康吉尔的渔民、海盗和经验丰富的老水手出没其间。不过，考虑到其他可能的耽搁以及解冻的时间，我们就不能指望在五月以前走上大陆。尤其是，虽然冷得不厉害，维多利亚岛

肯定还是冻结了的，这样岛的基部冰会增厚，估计几个月不会融化。

这些在北极过冬的人只有耐心等，等下去！

二月底雨雪极多，西北风大作。有好几日，气温下降，飞雪满天，风也毫不减弱。巴图斯特岬角和大浮冰群那边，风暴震耳欲聋。冰山互相撞击，倒坍，声如滚雷。北方浮冰陡增，压向小岛沿岸，连巴图斯特岬角——本身也不过是上面盖了些泥土、沙砾的冰山——都快给挤倒了。不少重量很大的巨大冰块都被冲到堡子护墙下面。但总算运气，岬角岸然不动，房屋也保住了。

人们知道现在维多利亚岛的情况非常危险，它正处在一个窄狭的海峡口上，浮冰群争先恐后地簇拥着往峡口冲来。小岛有可能被这些横冲直撞的冰山，一扫而光，也可能还没有沉下去时，就被洋面上的大冰山轧得粉碎。这又是一个新的危险。巴奈特太太亲眼看到海洋这种神奇的冲击力量，那么多的巨冰互相推挤而前，压倒一切，她这时才明白了在以后解冻时威胁小岛的这种新的灾难。她对中尉谈过好多次，中尉只是摇头，无辞以对。

三月初暴风雪完全停止了。可以看出小岛完全变了样子。冰原上那些庞然矗立的大浮冰群仿佛滑行似的逼近了维多利亚岛。在某些地方距离还不到两海里，象无数冰川在移动。在高地和海岸之间，土地，确切地说是冰原，都虬曲痉挛起来，冰丘，颓塌的峰尖，翻过身来的石段，棱形岩，遍地狼藉，就象风暴来时浊浪排天的大海，倏然定住了一样。这简直是一座巨大无垠的城市，而今已成废墟，连一幢

高耸的建筑物都没有了。只有参天的大浮冰群奇异的侧影，在天空显现出无数怪诞的柱体、圆球，这么多山脊和尖尖的峰顶，巧妙地构成了一幅混沌的北极景色。

这时，船已经完全造好了。这条船形状略略显得粗糙，但是马克纳普打造的这船挺牢靠，船头呈圆形，顶得住冰块冲撞。这简直象一艘在北方海域常见的荷兰船只。船上的桅、缆、绳索、风帆也都一一配备齐全。

这条船装得下维多利亚岛上的全部人员。显然，如果小岛漂进了白令海峡，那么，船就能轻而易举地通过小岛和美洲海岸之间最远的航程。目前但等海面解冻。

霍布生中尉想亲自再到小岛东南去勘察一番，以便了解冰原的情况，看看那里是否已经出现了瓦解的迹象，研究大浮冰群再观察当前从海上通往美洲大陆的路是否还有什么阻碍。在解冻以前仍然可能发生事故或意外事件，因此这项考察非常必要。

决定在三月七日出行。出去的人有霍布生中尉、女旅行家、卡露玛、马布尔和萨皮纳。如果有路可通，就准备找一条道穿过大浮冰群，但无论如何，他们这趟出行不超过四十八小时。

备好干粮之后，小队一行人都全副武装好，三月七日上午离开了希望堡，朝米歇尔岬角走去。

温度是华氏三十二度（摄氏零度）。空气略微有些雾蒙蒙的，但没有风。每天日照时间已达七、八个小时，斜阳的光芒投射在冰雪堆上。

九点，稍事休息之后，霍布生中尉和伙伴们走下了米歇

尔岬角的斜坡，向东南方向前进。小岛这边，岬角三公里内都不见大浮冰群。

一路上走得很慢。大伙儿随时得转弯，一会儿碰上一道深深的冰裂缝，一会儿又面临难以逾越的冰丘。什么雪橇都上不了这么崎岖的道儿。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冰块，有些危立万丈，竟然不倒，也有些刚刚坍塌，断痕宛然，锋利如刀。在这一大堆冰雪中间，却没有一丝痕迹说明有过人或野兽曾从这里走过！这是一片无生命的、连鸟儿都飞不到的荒寂境地。

巴奈特太太不禁感到有些惊讶，心想如果全部人员在去年十二月那时继续走下去，怎么能通过这险阻重重的冰原呢。这时霍布生中尉叫她看眼前这一片冰上景象，这在当时还没有出现。那个时候还没有浮冰挤压，因此旷地相当完整，唯一的麻烦只是冰面不结实；而现在，整个道路坎坷不平，根本无法通行。初冬的时候就没有这些崎岖险径。

人们接近了一重重高大巍峨的冰障地区。卡露玛总是走在小队前面。这个机灵活泼的少女就象一头岩羊到了阿尔卑斯山里，以稳健的步伐在冰山中走动，毫不踌躇，一脚不差，简直可以说是出于本能似的，在座座冰山的迷宫里出入，如履平地。她招呼着大家一齐前进。

中午时分，到达大浮冰群，人们用三个钟头走了三英里路。

这座冰障简直大得吓人，其中有些峰顶高出冰原竟达四百尺！岩层清晰可见，内外一片剔透玲珑，万种色泽竞艳交辉，如虹晕，如碧玉，处处都仿佛镶嵌着阿拉伯风格的图

案装饰。或混沌，或透亮，没有一个悬崖断壁不显现出洋洋大观，一派壮丽景色！

在走过时人们相戒不要过于靠近这些神奇但不牢靠的庞然大物。冰山内部时常隆隆地发出爆裂的巨响，正在剧烈瓦解。许多气泡原来困在里面，现在突然冲破了冰块，使人感到这一片琼楼玉宇结构多么脆弱，冬天一过它们即将消逝，在日光照射下化成水，汇入江河。

冰山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坍塌，霍布生中尉只有告诫伙伴们随时警惕。这样，小队走过时总得跟冰崖保持一定的距离。两点钟的时候，巴奈特太太和伙伴们正要穿越一个涧谷，猛地轰隆一声巨响，整个一大座冰山（大概重一百吨以上）脱出冰壁，倒在冰上。冰裂开了一个大洞，水冒出好几丈高。幸好没砸着人。

从二点到五点，人们沿着大浮冰群之间一条窄狭而曲折的涧谷前进。这涧谷穿过这大浮冰群吗？必须弄个明白。进去了解这座冰障的内部结构吧！冰山内部跟外部覆盖层一样排列得非常对称。有些地方冰里面显露出一段段木头，这不属于北极树种，而是热带出产的树。这总是格尔夫海流把它们带到北极地区的，凝结在冰里，随后融化了，又回到海洋。人们还看到一些大海里的漂流物，如船身、龙骨之类。

五点钟，天色渐渐昏暗，他们这才停止巡察。他们已经在涧谷中走了大约两英里，路曲折崎岖难行。

霍布生示意休息。马布尔和萨皮纳只花了半小时，挥动雪刀在冰山里挖了个大窟窿。他们全部都蹲在里面，吃

罢晚饭，人人感到疲惫不堪，很快就入睡了。

第二天，大伙儿八点钟起来，霍布生为了了解涧谷是否穿过整个大浮冰群，又沿山涧小径走了一英里。根据太阳的位置看来，涧谷先是朝东北，然后似乎急转折向东南方。

十一点，霍布生中尉和伙伴们从大浮冰群背后走出了涧谷。这样看来，无疑是有条通路。

冰原的整个东部和它的西部呈现出同样的外貌：一样的冰山如林，一样的冻块云集。冰山和冰丘无边无际，其间也插着一些狭小的平地，裂缝遍布。这里也是一片荒寂、空旷。飞禽走兽，什么都没有。

巴奈特太太走上了一个冰丘，在顶端呆了一个钟头，饱览北极风光，觉得单调而无味。她不由想起五个月以前，她曾准备离开希望堡；她又想象商站的全部人马在这荒凉的冰原上黑夜里迷失了方向，正在万般险阻中寻觅去美洲大陆的路！

霍布生中尉把她从幻想中唤醒过来。

"太太，"他对她说，"我们离开堡子已经不止二十四小时了。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大浮冰群的宽度，走的时候我们曾说过离堡不超过四十八小时的，我想现在该回去了。"

巴奈特太太听从了这个意见。考察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大浮冰群并不太厚，因此融化大概也会相当快；等解冻期一到，就得使用马克纳普打造的那条船。现在该回去了，天气可能会起变化，而一旦刮起旋风大雪来，那就别想平安度过涧谷。

大伙儿吃罢中饭，午后一时又踏上归途。五时，又象前

天一样挖了个雪窝歇宿，一夜无事。第二天，三月九日，霍布生中尉又下令动身。

天气非常晴朗。早晨的阳光射在大浮冰群上，把涧谷也映得亮堂堂的。大家背过身子朝西走，他们的眼睛都给四面冰壁交相辉映的霞光照花了。

巴奈特太太和卡露玛走得靠后一点，谈着话，循着萨皮纳和马布尔走过的小径向前。人们希望中午时分走过大浮冰群，然后，一、两点钟光景，再走完从浮冰群到维多利亚岛的那三英里路。这样，他们就可以赶在日落前返回堡子。晚回去几个钟头，堡子里的人大概不致心里不安。

然而又出事了，这件事是任何人类的洞察力都无法预见的。十点左右，走在最前面的马布尔和萨皮纳突然停步，他俩似乎在商量什么。中尉、巴奈特太太和土著少女跟他们会齐时，只见萨皮纳手执罗盘，一面指给马布尔看。马布尔满脸惊讶神气。

“真是怪事！”他大叫着，跟霍布生打着招呼。“请告诉我，中尉，我们的岛究竟在大浮冰群的哪一边？东边还是西边？”

“西边，”霍布生回答，他对这问话感到相当奇怪。“这一点你是明白的，马布尔。”

“我明白！……我明白！……”马布尔说着，不断点头。“可是，如果岛在西边，那我们现在是走错路了，这样一定越走越远！”

“什么！我们越走越远！”中尉说，对猎手这样肯定的语气非常惊奇。

“肯定是的，中尉，”马布尔答道。“您看罗盘，它明明指出我们正朝东走，并不是朝西！”

“这不可能！”女旅行家说。

“请看，太太，”萨皮纳回答。

果然，磁针指向北方，跟人们料想的完全相反。霍布生考虑着，什么也不回答。

“准是我们今天早上离开雪窝子的时候搞错了，”萨皮纳说。“我们应当向左走，不该向右。”

“不！”巴奈特太太插上去说。“这不可能！我们没有弄错！”

“可是……”马布尔说。

“可是，”巴奈特太太说道，“你照太阳！难道说现在太阳不是从东方出来？那么，对了，我们今天早上以来都是背对着它的，而我们现在依然背对着它，这证明我们正向西走。由于岛子是在西边，我们从涧谷出来当然总会在浮冰群西边找到我们的小岛。”

马布尔简直被这个论据弄得有点发呆，一句话也答不上，只是抄着手臂。

“兴许是这样，”萨皮纳说。“可是现在罗盘和太阳完全矛盾！”

“是的，至少在目前，”霍布生答道。“这只是因为：在北极的高纬度上和接近磁极的地方，有时候罗盘上磁针不准。”

“好吧，”马布尔说，“那么现在是不是应当背对着太阳走？”

“这个自然，”霍布生中尉答道。“我看在罗盘和太阳之间，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太阳不会错！”

大家又继续走，背朝着太阳走。对于霍布生的结论，从太阳位置得出的结论，没有什么可以反驳它。这是显而易见的。

大伙儿在涧谷里继续走着，霍布生原来打算中午以前就穿过大浮冰群，然而他们走到涧谷那窄狭道路的出口时已经两点多钟了。

这一耽搁虽然相当奇怪，但并未使他们不安；但等到他们一踏上大浮冰群基部的冰原，他们所看到的并不是维多利亚岛，这下子叫他们一齐都惊愕得目瞪口呆。

小岛不见了！那平素大伙儿所熟悉的小岛，米歇尔岬顶上的树林都不见了！这里展现出一望无际的冰雪原野，阳光映照下的大浮冰群！

霍布生中尉、巴奈特太太、卡露玛和两个猎手凝望着这一切，半晌说不出话。

“小岛应当在这里的！”萨皮纳大叫。

“它竟不在这里！”马布尔应声说。“啊，什么回事，中尉，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巴奈特太太惊讶已极，不知道怎么回答好。霍布生也一声不吭。

这时，卡露玛走到霍布生中尉身边，碰了碰他的手臂，说：“我们刚才在涧谷里迷路了。我们没有走下山谷，却又沿坡而上，于是在初次穿越过大浮冰群之后，我们又来到了我们昨天在过的地方。过来，过来！”

霍布生中尉、巴奈特太太、布马尔、萨皮纳，他们这时完全可以说是机械地把自己交给了这位爱斯基摩少女，让她带领着回头重新走上窄狭的小径。不过，望望太阳的位置，从表面现象看，卡露玛是错的！

卡露玛也不解释，只是低声连连催促：

"快，快走！"

大家都累极了，拖曳着脚步，跟在她后面。在夜色迷茫中奔了三个钟头，他们这才走到大浮冰群对面。黑地里也看不清小岛是不是在那边，但一会儿疑团就打破了。

果然，前面几百步远的地方，在那一片冰雪原野上，涌过来无数耀眼的松明子，空中响起了几响枪声。人们在呼喊。

小队回应这呼喊他们的声音。大伙儿又见面了。龙中士、汤姆斯·布莱克，还有别的伙伴们，这些留在岛上的人一直在为他们外出的朋友担心，怕他们回来时迷路，这时都拥上前来。

可是为什么这些呆在希望堡的人会这样想呢？为什么他们会认为中尉和小队可能在归途中迷路呢？

这是因为，二十四小时以来，这广袤的冰原和小岛的位置已经移动了，已经整个地转过去半圈。由于这一移动，小岛已经不在大浮冰群西边，而在它东边了！

第十六章
解　冻

两个钟头之后，大伙儿一齐回到了希望堡。第二天，三月十日，太阳首先照到海岛这一侧——过去是小岛西边的一部分。巴图斯特岬角也不再朝北了，而是朝向南方。少女卡露玛对这些现象很熟悉，她想得对：太阳没有错，那么，罗盘也没有错！

这样，维多利亚岛的方向完全变了。自从与美洲大陆分开之后，小岛自转了半圈，不仅是小岛，还有它周围广阔的冰原也转了半圈。这种自转表明冰原已不再跟大陆连在一起，它已脱离了海岸，更证明解冻即将发生。

“无论如何，”霍布生中尉对巴奈特太太说，“方向变动对我们只有好处：巴图斯特岬角和希望堡现在朝向东南，这就是说朝向最接近大陆的一端。大浮冰群本来只留下一条狭窄难行的小道可容我们的小船通过，现在它已经不在美洲和我们之间了。”

“这样说，一切都很好了？”巴奈特太太微笑着说。

一切都很好，太太，”霍布生回答，他适才已经估计了维多利亚岛方向变化的结果。

从三月十日到二十一日，没有发生什么情况，但是大家都已经感觉到新春的到来。气温总是在华氏四十三度至五十度之间（摄氏六至十度）。由于解冻，冰都渐渐开裂，冰原出现了新的裂缝，水从里面沁了出来。拿捕鲸者极其形象

的话说，这些裂缝就是雪原的伤口，现在"淌血"了。巨冰的破裂有如大炮轰鸣。多日来都下着暖雨，连海面上的坚冰也都给催化了。

去年初冬离开了小岛的鸟儿，如雷鸟、海雀、剪水鹱、大雁等等，又大批飞回来了。马布尔和萨皮纳打到一些，其中不少颈子上还带着几个月前中尉和女旅行家给它们系上的标记。好几批白天鹅也回来了，在天空中欢叫的声音特别嘹亮。至于野兽，不管是啮齿类还是食肉类，还跟从前一样，象家畜似的尽在商站周围转游。

只要天气许可，几乎每天霍布生都测量太阳的高度。巴奈特太太现在已经能很熟练地操作六分仪，有时她就帮助或是代替中尉观察。了解小岛的经纬度哪怕是最微小的变异是件十分重要的事。在两股海流中小岛究竟会跟着哪一条，这仍然悬而未决，所以一旦解冻，岛子向南还是向北，这问题时时刻刻都在霍布生和巴奈特太太的脑子里盘旋。

这位妇女确实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事情上都表现得英勇而果敢。大伙儿每天都看到她不怕疲劳，冒着坏天气和狂风乱雪，穿越即将融化的冰原去了解小岛的情况；才一回来，马上又投入安排商站内部生活，料理杂务，出出主意。忠实的麦琪总是在一旁协助。

巴奈特太太勇敢沉着地面对未来，有时也难免有某种恐惧侵袭到她，或是心里有无法排遣的预感，她却从来不流露出来。她始终是一位充满自信而又使人振奋的妇女，这一点人所共知；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透过她平稳的性格猜到她内心难以摆脱的焦虑。霍布生深深地佩服她。



中尉对卡露玛也完全信赖。他经常求助于这位爱斯基摩少女的天然本能，就象一个猎人信赖他的猎犬一样。卡露玛挺聪明，对于北极地区的各种现象以及偶发事件，无不了如指掌。每天，卡露玛都要去察看冰原情况，只要听到远处有一点点冰山爆裂的声音，她就猜得到解冻的程度。她在冰上行走非常熟谙、稳当，她本能地感觉到，哪里的冰块"下面松垮，"不能立足，这样她毫不犹豫地走过满布裂缝的冰原。

三月二十日到三十日，冻化得很快。充沛的雨水更是融冰化雪。人们预见到不久冰原就会四分五裂，可能不到两星期，霍布生就得把船放下海去。他这个人处事果断，不过他担心，只要堪察加海流稍稍把小岛带入白令海流，岛就会漂向北方。

"只是，"卡露玛老是说，"也不必怕。解冻时决不会溯流而上，它总是顺流而下，而危险就在这里！"她说着并把手指向南边，那茫茫无际的太平洋。

这个爱斯基摩少女对此非常肯定。霍布生中尉也了解她看法正确，他心安了，因为他并不认为小岛漂进太平洋会有什么危险。而且，在此之前，商站的全体人员都早已上了船，而无论到哪个洲，路程总不会太长；在太平洋岸的东方海岬和美洲海岸的德加尔王子海岬之间，海峡的形状仿佛一个漏斗。

现在大家懂得应当随时注意小岛哪怕极小的移动。只要天气情况许可，每天都去测定方位，而且从这个时候起，霍布生中尉和伙伴们特别注意到要备好船只待用，以免临

时仓促，无法应付。

商站的狩猎工作已经完全停止，仓库里堆满了皮毛，其中绝大部分将来还得丢下。猎手们都闲暇无事，至于那些木匠师傅，船既然完了工，目前就是等海面化冻下水。他们把堡子的主要房舍又进行了加固，怕一旦解冻，巴图斯特岬角会挡不住沿岸巨冰的压力，那么就得靠屋宇结实。修缮工程到四月初完成，非常及时。

然而，新季节的迹象一天天愈益明显起来。紧接在一个北极少有的温暖的冬季后头，这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树木上冒出了嫩芽，桦树、柳树、灌木的树皮里都灌满了浆汁。向阳的斜坡上隐隐约约现出了一层淡绿色的藓苔，但并不太繁茂，因为那些歇息在堡子附近的啮齿类动物正缺食物，总是不等它长出地面就啃光了。

这时最苦恼的要数诚实的下士了。他们夫妇俩专管那块由妻子播种的地；在别的情况下，他要防范飞鸟（比如海雀或剪水鸌之类）啄食酸模和辣根菜，竖起一个稻草人就行了。也常在地里守望。可是这时候，除了驱赶鸟儿之外，还要加上防备那些啮齿动物和反刍动物的侵袭。冬天没有把它们赶走，趋吉避凶的本能使它们老是围着商站转游，驯鹿、北极兔、麝香鼠、鼩鼱、貂之类，到处可以见到。下士一个人忙个不停，刚跑到东边，西边又给啃掉了。

老实说，既然商站都保不住了，最好还是让这些动物放开肚子饱餐一番，庄稼反正收获不上。巴奈特太太一看到这位固执的下士就跟他讲这些，但是乔利夫下士根本听不进去。

“白费力气一场空！”他老说着。“商站正是兴旺时期，忽然说要离开！还要牺牲掉这许多种子，这都是我老婆和我费尽心血种起来的！……唉！太太，我有时候真想让你们大伙儿都走，我跟我老婆留下来！我肯定公司会把这宝岛交给我们……”

这种胡思乱想引得巴奈特好一阵大笑。

这时，这些在北极过冬的人，不管男女，身体都很好，至少没有病；小孩也早已恢复了健康，春天一来更长得壮实。

四月二日、三日、四日一直到五日，继续在解冻。天气显然暖和起来，但天色阴沉沉的。老下雨，下得很大。西南风刮起来了，带着陆地吹来的热气。在这一片烟雾腾腾中，简直就不可能做什么观测。太阳、月亮和星星都蒙在混混沌沌的厚幕里面，什么都看不见。现在观察维多利亚岛种种哪怕最微小的变化，都很重要，可是又遇上这种天气，真没办法。

到了四月七日夜里，解冻真正开始了。上午，霍布生中尉、巴奈特太太、卡露玛和龙中士一同到巴图斯特岬角顶上，看到大浮冰群起了变化。那条大堤坝几乎是从中间截然分开，形成了两个不同部分，看上去上面的那一部分在向北漂移。

是不是受了堪察加海流影响呢？小岛也要朝这个方向漂去吗？大家都为这件事担惊受怕。他们的命运在几个小时内就要决定。如果他们注定还要被向北送上几百海里，那么就很难乘这条这么小的船返回美洲大陆了。

真是不幸得很，这些北极人对于正在发生的移动的意

义和性质都无法估计。不过，现在人们感到小岛还没有动——眼前大浮冰群明显地在动了，小岛至少还没有随着它动。冰原似乎已经有一部分脱开，向北漂去，只是围绕着小岛的那一部分还毫无动静。

就连这个高大的冰坝移动了位置也没有能改变爱斯基摩少女的看法。卡露玛坚信解冻之后小岛一定会向南漂流，浮冰本身不久就会受到白令海流的影响。为了帮助大家了解，她顺手拿一块木片，在沙地上画出了白令海峡的位置和方向，她指着说：小岛也将随着海流向美洲海岸靠拢。任何反对意见都动摇不了她的这一想法，大家听这位聪明的土著少女讲得这样肯定，也觉得很放心。

可是，到了四月八日、九日、十日，这几天的迹象似乎完全否定了卡露玛的推测。大浮冰群的北侧部分渐渐向北流去。大规模解冻了，冰原不断发出巨大的响声。海岸边到处震耳欲聋，甚至在外面两个人讲话都几乎听不见。这阵连续爆发简直象排炮轰鸣。在小岛岸边半英里处，整个巴图斯特岬角地区，冰凌已经开始堆叠起来，大浮冰群裂成了无数小块，仍然象山峦似的朝北方漂去。至少这些冰山的表面运动如此。霍布生中尉嘴里不说，但心里愈加感到不安，卡露玛的话无法使他定心。他提出相反看法，可是爱斯基摩少女却固执地坚持已见。

终于有一天，四月十一日上午，霍布生指给卡露玛看，那些最后的冰山都已经向北方消逝了，他又提出自己的看法（事实上看来是无可反驳的）。

“不！不！”卡露玛以一种从未有过的坚定口气答道。

“不！不是浮冰群在向北漂流，而是我们的小岛正漂向南方。”

兴许还是卡露玛对！这句话对霍布生印象很深。可能大浮冰群的移动只是表面现象，相反地维多利亚岛现在正被大块冰原带着，漂向海峡。不过这种漂流（如果确实存在）人感觉不到，人们无法推算或测定小岛的经纬度。

这时，天阴得不但无法观测，而且很不幸，一种北极地区特有的现象也格外增加了黑暗，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刚好在这解冻时刻，温度却下降了好多度。浓雾马上笼罩住北冰洋一带，这可不是一般的雾气。地面上覆盖着一层白色外壳，与冰冻完全不同——这是凝结起来的水蒸气。雾的极微小的分子附着在树林、灌木丛和堡子的围墙上，在一切突起的地方，顺着风向，马上变成了一层厚厚的类似棱柱形或三角形纤维似的东西。

霍布生认出了这种北极地区春天常见的现象，他曾听捕鲸者和老在北极居住的人谈起过。

“这不是雾，”他对大伙儿说，“这叫霜凌，是凝结起来的浓厚水气，处于完全凝固状态。”

可是，不管是雾还是霜凌，一下子出现了这种现象真叫人恼火，海面以上至少有一百尺的整个空间都被它占满了，密密匝匝，混混沌沌，三步之外不见人影。

这叫这些北极人情绪非常沮丧。大自然仿佛不愿把他们从苦闷中解脱出来。这时正是解冻时刻，小岛即将冰开雪化，漂流而去，也正是需要密切注意动向的关键时刻啊！而这阵大雾却遮断了人们的视线，无法观察。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四天！霜凌一直到四月十五日才散。这天上午，刮起了一阵猛烈的南风，撕开了霜凌，把它吹得干干净净。

太阳出来了。霍布生中尉马上扑到他的仪器上。他测定了小岛方位，结果如下：

纬度：六十九度五十七分；

经度：一百七十九度三十三分。

卡露玛说得对，维多利亚岛被白令海流挟持住了，正在向南漂流。

第十七章

冰山倒了

这些北极人终于接近了白令海海域。现在他们不再害怕被带到北方去了，只要注意小岛的移动，估计它漂流的速度就是。当然由于途中有许多障碍，时速并不总是一样。霍布生对这件事非常仔细，他轮流着根据太阳或星星测定方位。

第二天是四月十六日，经过观测，他计算出如果速度不变，维多利亚岛五月初即可到达北极圈，那里与现时船所在的地点比较，纬度距离相差四度。

可以想见，那时小岛将进入白令海峡最狭窄的部分，并在那里停下，一直到冰开雪化，能够漂移；于是大家就放船下海，张上帆篷直驶美洲大陆。

人们知道，在仔细安排之后，一切都已准备就绪，随时

可以上船。

这些小岛上的居民耐心等着，比以前更加充满信心。他们感到，经过了无数磨难，他们就会苦尽甘来；现在无论从哪一边登岸，距离都很近，什么也挡不住他们几天内就要踏上大陆了。

这个美丽的远景使得大伙儿精神为之一振。他们又满怀喜悦，长期以来，这种心情早已被艰苦的经历驱散得无影无踪。开饭时食物供应仍很丰盛，菜单上应有尽有，所以大家更加兴高采烈。人们越发感到春天来临，人人都美美地呼吸着暖风，无限陶醉。

以后几天，他们在小岛内和海岸线上又进行过多次巡察。四面都是冰天雪地，与美洲大陆又已完全分开，所以不管是皮毛兽还是反刍动物、食肉动物，现在都不能离开这个漂流的小岛了。

岛上的爱斯基摩岬角和海岸等处都没有变化，米歇尔岬角附近在暴风雨时裂开的大缺口在冬季完全封冻，地表上也没有发现任何其他裂缝。

他们在巡视中曾在岛上看到好几群狼，留在岛上的动物中唯一使人感到危险的就是狼。有好几次，他们又看到了搭救过卡露玛的那头白熊。它愁闷地在荒原上徘徊，遇到巡视的人走过，它就停步。有时还会跟着他们一直走到堡子边沿，它似乎知道这些勇敢的人们不会加害于它。

四月二十日，霍布生中尉晓得小岛还在不停地向南漂流，大浮冰群的残余，即南侧的一部分冰山，还附在小岛后面。找不到做方位标的东西，人们只能靠天文观测了解小

岛的移动情况。霍布生叫人在好几处测量土壤厚度，特别是巴图斯特岬角底下和礁湖边沿。他想知道植被以下冰壳的厚度。冬季这冰的厚度并未增加，而小岛高出海面的一般水平似乎也没有涨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离开这脆弱的岛屿为时似还过早，可能要等到进入太平洋的暖流，它才会迅速解体。

四月二十五日，小岛又一次改变了方向。整个浮冰由东向西转了一百三十五度，这样，巴图斯特角顶端从此就指向西北，残存的大块浮冰把北边地平线全遮没了。无疑这冰原正自由自在地向海峡游动，还没有接近任何一块陆地。

决定的时刻近了。日夜的观测使人们准确地了解小岛和冰原的方位。四月三十日它们一道漂过柯兹布湾，这是深入美洲海岸的一个极其宽阔的三角形海湾，在它南边偃卧着德加尔王子岬角，假若小岛不在峡正中间游动，这地方很可能会留住小岛。

这时天气相当晴朗，寒暑表上经常指着华氏五十度（摄氏十度）。岛上的人几个星期以前就已脱掉了冬衣，随时准备出发。天文学家汤姆斯·布莱克已经把仪器、书籍都装好袋，放在船台上。不少食物给养，还有些贵重裘皮也都运上了船。

五月二日，经过缜密考察，发现维多利亚岛有向东漂移的倾向，向东就是走向美洲大陆。这是个好兆头，这样，大家知道，就不会卷进沿着亚洲海岸流过的堪察加海流了。看来这些北极人运气好了！

“我想厄运也不会老缠着我们，太太，”龙中士对巴奈特

说。"这一下总算熬到了头，估计不会有什么不测。"

"确实，"巴奈特太太答道，"我跟您的想法一样，龙中士，几个月以前我们幸亏没有穿越冰原。那条路不好走。这真是老天保佑！"

巴奈特太太这话讲得对。实实在在，冬天，在北极长夜里走过那五、六百英里，要经历多少危险和障碍啊！

五月五日，霍布生告诉大家：维多利亚岛刚刚穿过北极圈。小岛现在已经进入扁球体部分，即使碰上南半球磁偏角，太阳也照射得到。大伙儿听了这话，仿佛又回到了人间。

这一天大家都喝了酒，就象航船初次驶过赤道时那样，人们饮酒庆祝。

从此时起，就等着冰融雪化那一天来临，好登上大船回去！

五月七日，小岛又一次改变了方向，转了九十度，巴图斯特岬角现在指向北方。它几乎又恢复到以前与美洲相连时地图上所画的那个方位。岛子这一下是整整自转了一周，早晨的太阳光连续地把它的海岸上的每一点都照到了。

五月八日，观测的结果表明小岛现在差不多正停在海峡水道中间，离德加尔王子岬角不到四十海里。这样，陆地离小岛相当近，大家肯定得救了。

晚间，人们在大厅里吃了一顿美餐。大家举杯向巴奈特太太和霍布生中尉祝酒。

当天夜里，中尉决定再出去察看一下南方冰原，看看是否有可以通行的裂口。巴奈特太太很想跟他一齐去，但中

尉请她留下休息，他只带了龙中士前往。

夜真美极了。没有月亮，星熠熠地闪烁着。冰原上映出一片璀璨，光辉晶莹，人们可以眺望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九点，霍布生中尉和龙中士离开了堡子，向巴奈特港和米歇尔岬角之间的那段海岸走去。

两个探索者沿海岸走了两、三英里。这冰原现在呈现出何等风貌啊！一片纷扰！一片混乱！这片广阔天地宛如无数玻璃任意搓成，又仿佛海上飓风掀起了万顷波涛、一霎时蓦然凝结，定住不动——在那重冰叠雪之间，无隙可通，船更加无法航行。

霍布生和龙中士在岸边边谈边观察，一直到半夜。他们看了这些情况之后，决定回希望堡，天亮前还可以休息几个小时。

两人走了一百多步，已经到了旧日波丽娜河的干河床附近，突然传来一种奇怪的响声。这声音好象发生在冰原北部，愈来愈大，简直令人恐怖。那一带海域肯定起了什么特殊变化。霍布生中尉觉得脚下的冰地都颤抖起来。

“响声是大浮冰群那边来的！”龙中士说。“发生了什么事？……”

霍布生没吭气，心里极度不安。他拉着他的伙伴走向海边。

“回堡子！回堡子！”霍布生中尉大叫。“兴许冰开裂了，我们得赶快把船放进海里。”

于是两人拼命快跑，直向希望堡奔去。

他们心里七上八下，无法平静。有什么新情况，发出这

么巨大的声音？在堡子里睡觉的人晓得这个意外事件吗？总该晓得，这爆炸声一阵比一阵强烈，真象俗话所说的，能“把死人吵醒过来”呢！

霍布生和龙中士只用了二十分钟就跑了两英里，到了希望堡。可是，还没有到堡外栅栏，他们就看到大伙儿都在没命奔逃，一片混乱惊惶，狼狈不堪，再加上多少绝望的叫喊。

马克纳普木匠怀里抱着孩子，急急忙忙跑到中尉面前。

“您瞧！霍布生先生，”他边说边拉着中尉，往离栅栏后面不远的小山岗走。

霍布生望过去。

那座他出去前离海滨还有两英里的大浮冰群现在已经挤到小岛岸边。巴图斯特岬角不见了，大量的土块、沙砾，被冰山一扫，整个都压在堡子围墙上了。主屋和北边毗邻的那排木屋已经完全消失。大冰块彼此倾轧、重叠、冲击，直往下倒，什么碰上都成为齑粉，无数冰块直向小岛扑来。

早已制好的那条船，原来放在岬角底下的，现在已经无影无踪。这些不幸的人最后的一条生路也完了。

就在这一刹那，猛地一块巨冰坍落，把从前士兵和妇女居住的房屋全部压垮了。人们一齐绝望地大叫起来。

“其余的人呢？……我们的伙伴们呢……”中尉不禁大叫大喊。

“在那儿！”马克纳普边答应边指着那个沙砾、泥土和冰块的庞然大物，全部主屋就压在那下面。

是啊！巴奈特太太、麦琪、卡露玛、汤姆斯·布莱克，他



无数冰块直向小岛扑来。

们在睡眠中被压在这个大冰堆里了。

第十八章
一齐努力

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大冰山向漂浮的小岛扑了过来！冰山隐在水下的部分要比露出海面部分高五倍，由于在海底深处受到撞击，它已无法抵挡水下潜流的冲刷，于是冰山崩开了一道大口子，冰块迸落，大部分都倒在维多利亚岛上了。小岛在这股强力推动下，急速地向南漂流。

倒下的冰山首先压垮了狗窝、鹿圈和商站主屋。这阵猛烈的奇响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过来，马克纳普和伙伴们蓦地跳起来，冲出岌岌可危的房屋。马上屋宇纷纷被冰山吞没下去，一点痕迹也没有了！现在小岛正把这些居民带向大洋的深渊！不过，兴许勇敢的巴奈特、麦琪、爱斯基摩少女、天文学家还活着吧！一定要找到他们，哪怕只是找到他们的尸体。

霍布生中尉开始非常沮丧，这时又恢复了镇静，叫道：

"拿山锄和十字镐来！房屋很坚固！它顶得住。现在就靠我们干！"

工具和十字镐应有尽有。可是这时任何人都无法靠近堡子的围墙，冰块象落雨似的纷纷从冰山上直泻而下，一会儿就堆积起来，有二百尺高。北边地平线上更是石破天惊，无法想象。从前巴图斯特角和爱斯基摩角之间的这个海滨，不仅是全部被冰石所控制，而且现在已经整个被这座活

动的大山所占据了。冰山已经向岛子纵深推进了四分之一英里。过不一会儿，就震动一下，轰隆一声巨响：又是一座冰崖倒下来了。人们只担心小岛会在这重压底下沉入海中。显然这整条海岸已经渐渐陷没下去，卷过来的海水一直漫到礁湖附近。

这时这些北极探险者的处境真是危险极了。在深夜里，既无法搭救陷身在雪崩中的伙伴，又不能阻止冰山的继续侵袭，大伙儿心里充满失望，只有等待。

天终于亮了。巴图斯特岬角周围变成了什么样子！极目望去，地平线都被一道冰坝挡住了。不过冰山似乎停止崩溃了，至少暂时如此。但是，这儿那儿，还是不停地有大冰块从颤巍巍的冰山顶峰滑落下来。那整个晶莹的山峦却深深地没在海水下面，用力把小岛推送向南，快速地深入大洋。

可是呆在岛上的人并不知道这些。他们正忙着救人，遇难的还包括那位勇敢可爱的妇女。哪怕牺牲自己的性命，大家也要把巴奈特太太救出来。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人们可以走近堡子场地。分秒必争啊，不幸的人陷在冰窟下面已经六个小时啦。

前面说过巴图斯特岬角已经不在了。这岬角在冰山挤压下大部分都倒坍在商站房屋上面，埋掉了船和狗窝、鹿圈。大块泥土沙石从五、六十尺的高处掉下，把主屋也砸得无影无踪。堡子的院子里堆满了沙砾、泥土，连一根栅栏桩子也看不到了。现在就是要在这堆冰凌、泥土和沙砾底下，不惜一切力量，寻找遭难的人。

行动之前，霍布生中尉叫来了木匠师傅。

“马克纳普，”他说，“你看房屋顶得住吗？”

“我看顶得住，中尉，”马克纳普答道，“我几乎可以肯定这一点。您知道，这座房屋我们已经加固了。屋顶更结实，大椽笔直贯穿在地板和天花板之间，完全顶得住。尤其是现在房屋外面又给盖上了一层沙砾、泥土，这可以减轻从浮冰顶上坍下来的冰块的冲击。”

“但愿如此，马克纳普！”霍布生答道。“但愿不致出事！”

接着他叫乔利夫太太过来。

“太太，”他问她，“堡子里面还存着吃的东西吗？”

“有，贾斯贝先生，”乔利夫太太答道。“仓库和厨房里还储存着不少腌肉。”

“水呢？”

“有，水和烧酒都有，”乔利夫太太回答。

“好，”霍布生高兴地说。“这样他们就不致饥渴而死啦！不过，他们不缺空气吧？”

这个问题木匠师傅真答不上来。如果说房屋吃得消，缺少空气就是当前对四个遭难者的最大威胁。不过这个危险可以避免，只要迅速把他们救出来，要不，至少得挖一条通道，让被掩埋在房屋里的人可以得到外面的空气。

不管男女，这时人人都抄起山锄、铁镐猛干起来。不怕再次坍方，大家都扑在沙石泥土和冰凌中间，由马克纳普指挥，有步骤地开挖。

从顶上开挖看来比较合适。这样，人们可以把上面堆

积的大量沙石冰块朝礁湖那边滚下去。铁镐和橇棒用于解决中小冰块，大的则先用山锄砸碎。极大的，有些还要用树脂点起火来把它烤化。要争取在较短时间内把冰山打碎或排除掉。

这堆子可真大，尽管大伙儿努力挖掘，只是在吃点东西时才略微休息一下，干到太阳在地平线下隐没时，还不觉得它小了多少。不过，顶上平坦多了。人们整夜继续干着。这时不再担心坍方，木匠师傅准备穿过厚层打出一口竖井，以便迅速直通底下的房屋，让外面的空气进入。

通夜，大家都在用铁器和火力扫除障碍物。男的使用铁器，妇女们不断烧火。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尽快把巴奈特、麦琪、卡露玛和汤姆斯·布莱克救出来！

干到第二天早上，遇难者给埋在里面已经三十个小时了，埋在厚实的冰层下面，那里空气异常稀薄。

夜里干完活之后，木匠师傅想起打竖井的事，这项工程要一直打到下面屋顶。据他计算，这口井不少于五十尺深。在冰上大约要打二十尺，这比较容易；但是再往下打是泥土、沙砾，这三十尺就比较困难，因为泥沙疏松易塌，得随时用撑子支住才行。于是，先准备了好些长木条，这才开始挖井。工作面上只容得下三个人干活，兵士们就轮班做，这样进度可能快些。

碰上这么可怕的境遇，地面上这些不幸的人时而怀抱希望，时而又感到失望。当某种困难耽搁了他们，或是突然一次塌方冲毁了已经做成的一部分工程，他们心里简直沮丧，这时只有木匠师傅那坚定而充满信心的声音才使大家

精神重新振奋起来。

现在，打井困难虽然不大，但下面冰极坚硬，进度不快。这天傍晚，只到达泥沙层，依马克纳普看，在第二天晚上也没有希望打通。

夜又来临了。挖掘不能停顿。大家在树脂的微光下继续干活。人们赶忙在海边冰丘中临时挖出一间冰屋，供妇女幼儿歇息。又起西南风了，下了一场冷雨，时而又刮阵风，不论是霍布生，还是大伙儿，谁也不愿中断他们的工作。

从这时起，又有了新的困难。碎冰、泥沙老是松坍，实在无法开挖，得在井壁上挡上木板护住这些活动的泥沙。接着，人就站在井口，拿绳子把桶吊下去出土。这样，工作快也快不起来。老是害怕塌方，所以得极其小心，才能使干活的人不致也给埋进去。

木匠常常亲自在狭小的坑道底下指导挖掘，不时地用一根长镐敲敲探探。还没有碰到任何梗阻，证明已经接触到了屋顶。

这样，到了早晨，沙土层只掘进了十尺。如果房屋没有下陷，那么还要打下去二十尺才可以抵到雪崩前的屋顶所在。

这时，巴奈特太太、其他两个妇女和天文学家埋在里面已经五十四个小时了。

好多次，中尉和马克纳普思量着身陷冰窟的人是不是会自己设法或是已经设了法向外打开一条通道。象巴奈特太太这样又胆大又镇定的性格，只要她能动弹，准会自己开出路来的。有些工具还留在底下屋里，干木匠的凯莱还记

得他有把山锄就放在厨房里。里面的人是不是打破了一扇门，正穿过土层在挖坑道呢？不过他们要开坑道，也只能横开，那就要比马克纳普他们从上面挖的这条长得多，因为这场冰山崩坍所造成的堆积物，高仅六十余尺，而占地直径竟达五百尺以上。被困在底下的人一定不晓得这一情况，如果他们竟能打横里掘开一条隧道，至少得八天才能完成。不要说食物，就是里面空气也不够用。

霍布生本人也在巡视冰堆的各个部分，谛听是否地下有什么挖土的响声。但什么也听不到。

新的一天到来了，大伙儿更加出力地干着，不怕艰苦。泥沙继续不断地运上井口。现在有厚实的内壁挡住碎土，虽然发生了一些塌方，但马上就堵住了。一整天工作都还顺利。只是兵士加里头部被坠下的冰石砸伤了，但不算重，他坚持不下岗位。

四点钟的时候，井已经打完五十尺的全长了，前二十尺是冰凌，后三十尺尽是泥土、沙砾。

根据马克纳普计算，如果房顶结实，顶住了这场冰山崩坍，现在就应当碰到埋在底下的房顶了。

于是木匠下到井底。可是铁镐敲下去却碰不着任何硬东西，他心里十分恼火，简直是绝望。

他抱着胳臂，看看跟他一道的萨皮纳。

"什么也没有？"猎手问。

"没有，"木匠师傅回答。"什么也没有。继续再干吧。屋顶可能会弯曲，可那阁楼的地板决不会顶不住，再进十尺，我们该碰到地板了……要不就是……"

马克纳普没有再想下去；于是在萨皮纳帮助下，他又重新打起精神，再干下去。

下午六点，又挖深了十到十二尺。

马克纳普再探了一下，还是什么也听不见。他的铁镐下去老是戳在泥土中间。

木匠师傅把手上的工具一扔，双手捧着个脑袋。

"不幸的人啊！"他咕哝着。

接着，他搭住顶在竖井两边木壁板的横撑，爬到井口。他看到霍布生中尉和下士都比以前更加烦躁不安，于是把他们拉到一边，告诉他们刚才在井下时自己所担心的事。

"难道说，"霍布生问道，"我们的房屋被雪崩全压塌了，而那些倒霉的人……"

"不，"木匠师傅用一种不可动摇的声气回答，"不！屋顶没有塌！它很牢实，顶得住！塌不了！"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马克纳普？"中尉问道，眼眶里不由地淌下两行泪来。

"这个，显然，"马克纳普答道，"房屋顶得住，不过，它底下的地塌了，屋整个陷下去了！穿过了小岛底下的冰壳！它没有倒，但是陷下去了……那些不幸的人啊……"

"都淹死了吗！"龙中士大叫。

"是啊！中士！一点也动弹不了，就淹没啦！就象沉船上的乘客一样！"

有好一阵子，三个人就这样呆着，一声也不吭。马克纳普的假设大概说对了，陷入水底的这种想法比较合理。房屋由于有顶住天花板檩条的那些支柱，大概戳破了冻土，陷

入深渊了。

“马克纳普，”霍布生中尉说，“要是我们救不到活的……”

“是的，”木匠师傅答道，“那么我们也要找到死的！”

说完这话，马克纳普没有把这个可怕的假设再告诉别人，就又下到井底继续挖下去。霍布生中尉跟他一道下了井。

通夜都在继续挖掘，人过一小时换一次班。当两个兵士在挖泥沙的时候，马克纳普和霍布生都悬身坐在撑木上。

清晨三点，凯莱的铁镐一挖下去，突然碰到一个什么硬东西，“吃”的一声。木匠师傅简直不是听，而是感觉到了。

“好了，”兵士大声叫了起来，“有救了！”

“不要嚷嚷，继续挖！”霍布生低声说。

这时离冰山崩坍压倒在房屋上已经七十六个小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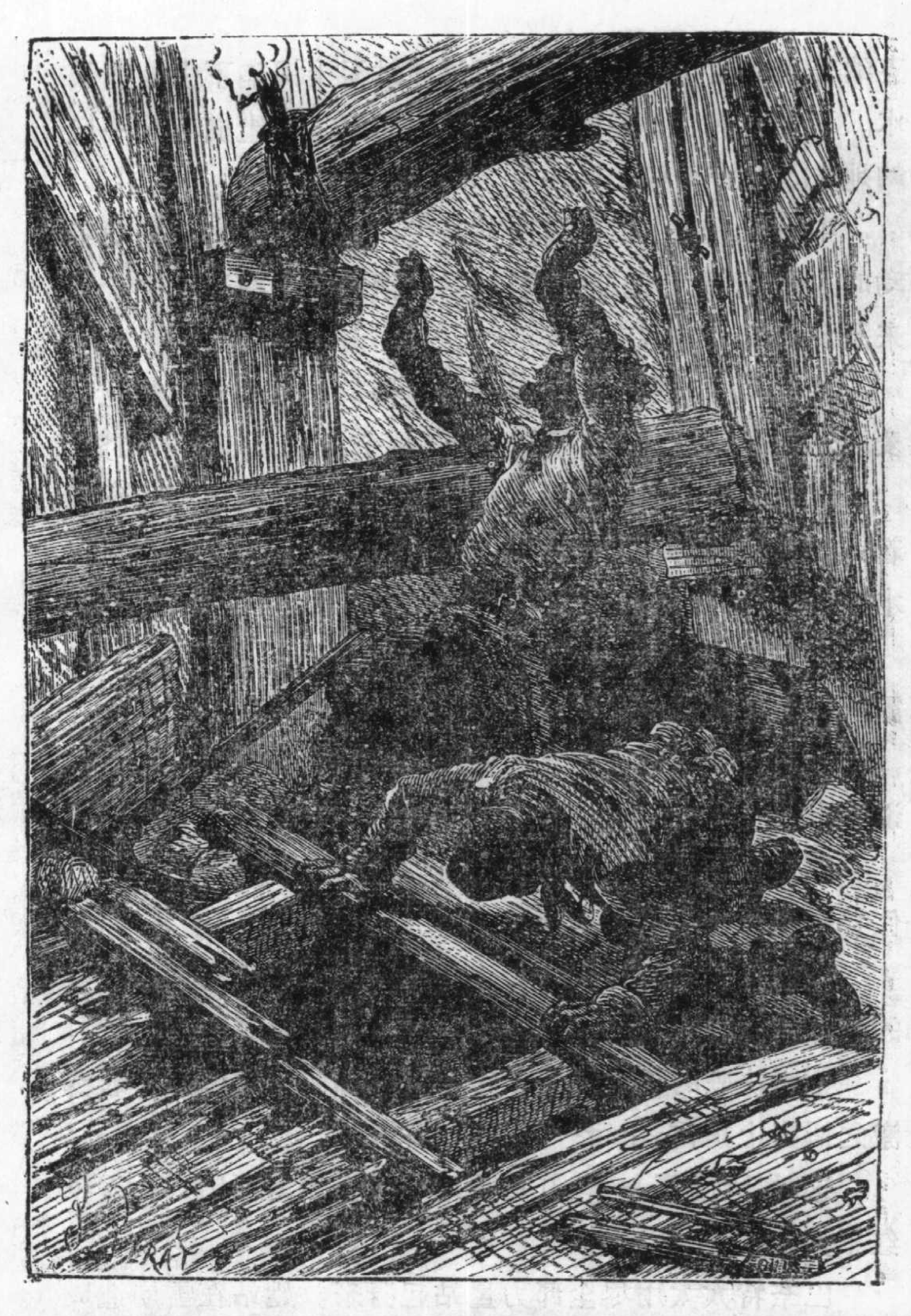
凯莱和他的伙伴又猛干起来。现在井底几乎要达到海平面，因此，马克纳普心里都不抱什么希望了。

又过了不到二十分钟，刚才卡住铁镐的东西露了出来：原来是屋顶的檩条。木匠举起铁镐一连几下，把房屋顶部的板条都震飞了。不到一会儿，就开了老大一个洞口。

洞口上现出一个人的脸孔，在阴暗中难以辨认得出。细看时，她正是卡露玛！

“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可怜的爱斯基摩少女用微弱的声音呻吟着。

霍布生从洞口滑下去。一阵刺骨的冷气冲人。水漫到他的腰部。真想不到，屋顶一点也没给压垮，只是，正如马



“救救我们！”里面传来微弱的呼叫声。

克纳普所猜测的那样，整个房屋穿过泥土深陷下去，进了水。不过这水没有能灌满阁楼，只淹到地板上面不到一尺的地方。还有希望！……

中尉在黑暗中摸索着向前走去，忽然碰到一个一动不动的人体，于是把他拖到洞口，由蓬德和凯莱拽了上去。原来是汤姆斯·布莱克。

接着又拖出来一个，是麦琪。他们用绳索把布莱克和麦琪运上去。接触到外面的空气，两个人才渐渐有了知觉。

现在就剩下巴奈特没有救上来了。霍布生由卡露玛领着，走到阁楼尽头，这才找到了她，她一动不动，头刚刚露出水面，看上去就象死人。

霍布生中尉把她抱到出口处，过了一会儿，她和他，卡露玛和马克纳普都升到井口上面。

大伙儿围着这位勇敢的妇女，心里感到绝望，一句话也说不出。

那个爱斯基摩少女，尽管自己身子还挺虚弱，仍然禁不住扑到她的这位朋友身上。

巴奈特太太还有气，心也在跳。新鲜空气灌进了松萎的肺叶，渐渐给她注入了生命。终于，她张开了眼睛。

一声快乐的呼喊冲出了每个人的肺腑，这喊声带着感激之情直上重霄，上帝一定会听到的。

这时，天亮了，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喷薄而出，朝霞染红了大地。

巴奈特太太用尽全部力量站起身来。她站在雪崩造成的这座山上，放眼四望。然后，带着一种异样的声调，喃喃

地说：

“海！海！”

果然，在地平线的东西两侧，海挣脱了无数冰凌，翻腾澎湃；海，包围住整个漂浮的小岛！

第十九章

白令海

小岛就这样被大浮冰群推送着经过海峡，毫不停留，快速地进入了白令海！深沉的潜流夹着浮冰，簇拥着小岛走向水温较高的地区。冰雪正在消融，化为海水。以前制造的那只船坏了，已经无法使用了！

巴奈特太太神智恢复之后，简述了过去七十四小时被压在冰窟中的情况。当时，这场突然的雪崩把汤姆斯·布莱克、麦琪、爱斯基摩少女都惊醒了，他们立即奔向门窗。可是已经走不通了，外面都是泥沙——过去被称作巴图斯特岬角的，现在就盖在屋上。几乎是立刻，他们听到巨大的冰凌冲击声——大浮冰群倒在商站上了。

还不到一刻钟，巴奈特和她的男女同伴已经感到他们所住的这所房屋陷入土中。冰底崩溃，见到海水了。

几乎是凭本能，他们很快在食品储藏室抓到一些吃的东西，急忙避入阁楼。这些不幸的人总还能有一线希望吧！无论如何，阁楼似乎抗得住，大概这还是因为两大块冰凌形成拱垛交叉在屋顶上，房屋才不致立即被压垮吧。

他们被禁闭在阁楼里，只听得外面雪崩的大块残片不

断轰轰落下。里面水直往上漫。不被砸烂，也得淹死！

这可真是奇迹，屋顶因为桁架非常结实，居然顶住了重压；而房子本身下陷到一定深度也停顿下来，不过这时阁楼里海水已经涨到一尺多高。

巴奈特太太、麦琪、卡露玛、汤姆斯·布莱克只好避到交叉的桁架中间，正是在那里呆了这么长时间。忠诚的卡露玛蹚过积水为大家递送食物。但是要脱险只有靠外面！

处境的确可怕。大家感觉到呼吸困难，这狭小的角落里缺氧，充满了碳酸气，真有点透不过气来……囚禁在这块狭小的地方，再这样多过几个小时，霍布生中尉将来找到的恐怕只能是他们的尸体了！

除了身体受苦，还得加上精神上的折磨。巴奈特太太差不多对发生的一切都明白了。她猜到是大浮冰群倒在小岛上了，从屋底下汹涌的激流，她感到小岛正向南漂移。就因为这个缘故，在她苏醒时一睁开眼睛，就环顾四周，讲出这个词儿来："海！海！"船已经毁掉，这时候，这个词儿叫人听起来多么可怕。

可是，围在她身边的人现在想看到、想知道的只有一件事，这就是他们终于救活了他们愿为之牺牲自己性命的人，以及跟她一起的麦琪、汤姆斯·布莱克和卡露玛。不管怎样艰苦，怎样危险，只要中尉一声号召，他们没有一个人不挺身上前。

情况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最后的灾难快要降临了。

这一天霍布生中尉最关注的就是测定小岛的方位。现

在，船已毁坏，四周一片汪洋，没有一个立足点，离开小岛已经无望。往昔雄伟的冰山而今只剩下一些残余的浮冰，它们的峰巅不久前压倒了巴图斯特岬角，但是底部还潜藏在深深的海水里，推着小岛向南。

大家从主屋的瓦砾堆里找到了汤姆斯·布莱克准备带走的所有仪器和天文图，真是幸运，居然一点都没有损坏。天空中层云密布，但有时也露出日头，于是霍布生中尉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用近似法测定太阳高度。

根据此项观测，当天，(五月十二日)中午，小岛的位置是格林威治子午线以西经度一百六十八度十二分，纬度六十三度三十七分。小岛所在的这一点，在地图上正处在诺尔吞湾亚洲海岸的却勃蓝尖端和美洲海岸的斯泰芬岬角之间，距离上述两地均在一百海里以上。

“现在无法登上大陆了吧？”巴奈特太太说。

“是的，太太，”霍布生答道，“这方面已经完全无望。海流现在正飞快地把我们送入大洋，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是遇上一条捕鲸船。”

“不过，”女旅行家又说，“如果说我们不能登上大陆的话，为什么海流不能把我们送到白令海中的一个小岛上去呢？”

这倒是这些落难者希望得到的一线光明，就象即将溺毙的人想要抓住一片木头一样。白令海这一带海域中岛屿并不少，如圣罗朗岛、圣马提厄岛、努尼瓦克岛、圣保罗岛、乔治岛，等等。的确，这漂流的岛目前距离圣罗朗岛(这岛相当宽广，旁边还有不少小屿)并不太远，即使上不去，在白

令海南面还有阿留申群岛呢。

对，圣罗朗岛倒是这些北极探险者的救命港。万一错过，那么，在他们的航道上还有圣马提厄岛及其周围的岛屿。不过阿留申群岛离他们还有八百海里，要到达那里只是梦想；恐怕还没有到，这维多利亚岛就已经被暖流所侵蚀、解体，被太阳的热力所融化，沉入海底了！

完全可以这样设想。浮冰群到赤道的距离并不一样，这距离在南半球要比北半球来得短。有时，人们在越过好望角时(南纬三十六度附近)还可以遇到浮冰，而从北冰洋下来的冰山却从来过不了纬度四十度线。冰的融解极限显然跟温度有关，取决于气候条件由于严冬时期延长，冰也可能漂流到纬度相当低的地方还不化，但遇上早春，那么情况就完全相反。

正好一八六一年这一年，天气转暖很早，这就使得维多利亚岛融解加快。目前白令海的海水是碧绿的，而不象在冰山附近那样呈湛蓝色——这是从前航海家哈得孙观察到的。因此，小岛随时都有可能瓦解，更糟的是现在船不在了。

为了这事，霍布生决定赶造一只相当大的木筏，好歹总能在海上航行，把全体人员运到陆地。大家把需用的木头集中起来，准备制作。总之，每年这个季节是捕鲸船为了追捕鲸鱼向北航行，那么就会有机会遇到。木筏还是交由马克纳普负责建造。一旦海水吞没维多利亚岛，就使用这只木筏。

为了弄个临时住处，大家一道把房屋废址上过去兵士

的宿舍清理出来，用几天工夫搭了几间简单的棚屋，以蔽风雨。这个时候天气总是很坏。

同时大家把主屋也搜索一番，从被淹的房子里找出不少还能用的东西，如工具、枪支、几件家具，还有空气泵等等。

第二天是五月十三日，人们只好放弃向圣罗朗岛漂移的希望。方位测定表明维多利亚岛在这个岛屿东面远远地漂过，事实上，海流是不会跟任何天然障碍物碰上的，它总是环绕而过。霍布生中尉心里明白，用这种方式登陆的念头只有打消。阿留申群岛呈半环形，绵亘如带，横跨好几纬度，它们倒有可能阻住小岛。不过，能到达这些岛屿吗？小岛飞快地向前漂去，但如果推动它向前的冰山，一旦在太阳照射下逐渐解体或融化，是不是它就可能意外地减速呢？

霍布生中尉、巴奈特太太、龙中士和木匠师傅经常在商议这些事，经过深思熟虑，他们的一致看法是：这小岛，要么是速度放慢，要么是逸出白令海流之外，甚至有可能在水温和阳光双重影响下融化，但决不会接触到阿留申群岛。

五月十四日，马克纳普木匠和他的伙伴们开始建造大木筏。这只木筏浮起很高，这样才能避免为浪花所吞没。这是一项大工程，大家一股热情，努力干活。拉埃铁匠在连接旧偏屋的仓库里捡到过去从信心堡带来的一大堆铆钉，可以用来连结大木筏的各项部件。

至于施工场地，依照中尉的意见，马克纳普采取了下列措施。木匠不把大梁和小梁木铺在地面上，而是直接放在礁湖上。就在岸边凿孔，对好榫头，然后拼好结构，放入小

湖。这种做法有两个好处：一，木匠师傅当时就可以判定吃水线高低和船身是否稳定。二，当维多利亚岛快融化时，木筏已呈浮起状态，就不致受水平差或土地裂开时引起的碰撞影响。基于这两点理由，木匠师傅采取了这一方法。

在工程进行时，霍布生有时独自一人，有时由巴奈特太太伴随去海滨走动。他观察海水和被激浪渐渐侵蚀掉的、不断变化的海岸。他的目光驰骋过空旷无垠的天边。北边，已经看不到任何冰山的影子。象那些遭遇海难的人一样，他在盼望着这条"永远不会出现"的船。静静的洋面上只有一些海豚在绿波中出没，寻觅食物，还有些碎木片沉浮其间，浩淼的海流把它们从温暖地区一直带到这个海域。

五月十六日这一天，巴奈特和麦琪一道在巴图斯特岬角和旧港口之间散步。天气很好，又很暖和。好久以来，岛上表层已经没有一丝雪痕了。只是北部原来大浮冰群堆叠起来的那些冰凌还令人想起北极风貌。可是这些冰凌也日渐融化，从冰山峰顶或半山腰里涌出不少湍急的瀑布。当然，过不多久，太阳准会把这些残余的冰雪融化得一干二净。

、维多利亚岛现在真是风光绮丽，如果心情愉快一些，那准能挺有兴味地欣赏一番。到处都呈现出春天的景色，生意盎然。青青的藓苔，小小的花卉，以及乔利夫太太细心栽培的那些植物长得很茂盛。这块土地所蕴含的丰富生命力，一直在严酷的气候下潜伏着，这时都漫溢出来，品种繁多，色泽也异常鲜艳。这里的一切，不再是灰蒙蒙的没在水中，而是在阳光普照下，呈现出各种绚丽、热烈的色调。树

木中灌木、柳树、松树、桦树开始返青，枝干上也爆出了新芽。气温是华氏六十八度(摄氏二十度)。从前的极地现在已经变成了相当于欧洲克利斯提尼亚或是斯德哥尔摩的温带绿色地带。

只是巴奈特太太不愿看见大自然中这些春天的信息。这些能够改变目前这种好景不常的情况吗？能够把这座漂流的小岛连接在地球的实地上吗？不行。因此在她心里总是预感着大祸即将降临，她有这种本能，就象岛上这一群群聚集在商站周围的野兽一样。由于这种恐惧，狐、貂、鼹鼠、猞猁、海狸、麝香鼠、水貂，甚至狼都变得温驯多了，它们愈来愈接近它们的宿敌——人，仿佛只有人才能把它们搭救出来！它们好象暗暗承认人类的高明，可是很显然，在当前这种情况下面高明也是枉然。

不！巴奈特太太实在不愿意看到这些事物，她的目光总离不开这残酷无情的大海，无边无际，水天一色！

“我可怜的麦琪，”她说，“是我把你带进了这场灾难，你到处跟随着我，你的忠诚和友谊原该有个好报，可是我把你连累了，你能原谅我吗？

“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我不会原谅你，我的姑娘，”麦琪答道，“这就是万一不能与你一齐死去！”

“麦琪！麦琪！”女旅行家叫道。“要是能救大家免于一死，我愿意毫不迟疑地献出我的生命。”

“我的姑娘，”麦琪答道，“你说没有希望了吗？”

“没有了！……”巴奈特太太说着，一头投入她女伴的怀抱！



巴奈特太太哽咽着，扑进女伴的怀抱。

在这位性情刚强的妇女身上，刹那间出现了女人的软弱性，又有谁不能理解处在如此险恶的境遇中，人会一时感到沮丧绝望呢？

巴奈特太太哽咽着，她的心象要跳出来似的，泪如泉涌。

麦琪抚慰她，吻她。

“麦琪！麦琪！”女旅行家重新抬起头来说道，“可不要对他们说我曾哭过！”

“不会的，”麦琪回答。“而且，他们也不会相信。你这是一时软弱！振作起来，我的姑娘，你在这里是我们所有人的灵魂啊！振作起来，重新鼓起勇气来吧！”

“难道你还觉得有希望吗？”巴奈特太太大声叫着，深情地凝视着她女伴的眼睛。

“我总觉得有希望！”麦琪干脆地回答。

可是，几天之后，当这漂流的小岛经过了圣马蒂厄那岛屿、冲进了大洋，在这整个白令海上就再也没有一点陆地可以搭靠了，人们还能抱什么希望呢！

第二十章
漂进了大海

维多利亚岛这时正在白令海最宽阔的部分漂流，距离阿留申群岛还有六百海里，而东面距最近的海岸则在二百海里以上。它以较高的速度向南移动着。不过，即使它不减速，到达白令海的最南边至少也得三个星期。

这个小岛，每天都在华氏五十度（摄氏十度）的平均温度的暖流中泡着，已经愈来愈薄，它能持续到那个时候吗？它的地面是不是随时要裂开呢？

霍布生中尉现在集中全力赶着把大木筏做好，筏架已经在礁湖湖面上浮起来了。马克纳普想把这筏子制造得极其牢固，使它能长久地（如果需要）顶得住海上的颠簸翻腾。实在，必须设想，如果在白令海海域遇不到捕鲸船，如果非用它漂到阿留申群岛不可，那么就有很长一段海面要渡过。

维多利亚岛在外形上一般还没有多少变化。每天人们都要去察看，不过不再冒险，总是非常审慎小心，因为时时刻刻都会有一大块、或是一小块冰土迸裂，就会使自己跟岛中心分离。一经分离，可能就永远不得回来。

原来在米歇尔岬角附近的一段裂口，后来冬天到了又冻合成一片的，渐渐地又裂开了。这道裂口有一英里多长，一直向里延伸到干涸的小河河床。甚至，兴许沿着这道下陷的河床冰壳已经变薄了。这样一来，从米歇尔岬角到巴奈特港之间这一大块面积好几平方英里的冰土（西边紧傍河床）就要没有了。霍布生中尉叮嘱伙伴们非必要时就不要去那边。只要大风大浪一来，这地方准会没入大海。

另外，人们在好多点上进行了探测，以了解哪些地方比较厚实，不易分裂。他们发现巴图斯特角周围原来那块房屋地基显然比较厚实，不过也不是泥土沙砾，而是冰层，这当然不能保证它不裂开。总的说来这地方是适宜的。每天人们都可以了解小岛的基部又消融了多少。进度虽然缓慢，但却是每天都在融化。人们从愈往南漂、海流愈暖这一



筏架已在湖面上浮起来了。

情况估计，这小岛大概连三个星期也维持不住了。

五月十九日到二十五日这一星期里，天气非常恶劣。一场大风暴袭来了。天空电光闪闪，雷声隆隆。西北吹来的大风把海水高高掀起，冲刷着，摇撼着小岛，真令人不安。全体人员都保持警戒状态，准备上筏。筏子上铺板已经快完工了。大伙儿把食物、淡水都担运上去，以防猝然间措手不及。

在这场风暴中，大雨象瓢泼似的直倒下来，使劲抽打着地面。温暖的雨水渗入土中，持续地冲刷着小岛的底部。这样一来，一些地方底部的冰块溶化了，遭到了危险的侵蚀。有些小山丘的斜坡被割成无数道道，冰雪里层都裸露出来。大家急忙用泥沙把洼处填好，免得融解过快。要不是采取这些措施，地面早就到处穿洞，象个漏勺了。

这场风暴把礁湖西岸那片长着树林的小丘陵地也搅得乱七八糟。不少泥沙都被急雨冲走，树失去了根部的泥土，大多数身子都歪下来。一夜之间，湖与旧日巴奈特港之间就完全变了样，只剩下几棵桦树和一些杉树丛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这种种情况就是小岛即将解体的朕兆，但是对于这些，人的聪明才智也无能为力。霍布生中尉、巴奈特太太、中士和全体人员都眼看着他们这朝不保夕的小岛愈来愈小——大概只有汤姆斯·布莱克感觉不到这一点，他忧郁地一言不发，仿佛已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似的。

五月二十三日还刮着风暴，猎手萨皮纳一清早冒着浓浓的雾气离屋出去，几乎淹死在夜里陷落的一个大洞里面。这地方正是从前堡子主屋旧址。

直到此时，这间埋在沙土层下面的房屋，大部分都已陷没，但好象还固定在小岛的冰壳上。可是，无疑海涛在水下冲击着，裂口愈来愈大，屋子终于在从前构成巴图斯特角的沙砾的重压下完全沉没。泥沙都塌进了这个洞穴；洞的底部，海水翻腾，哗哗作响。

亏得伙伴们闻声赶到，才把萨皮纳从滑溜溜的冰隙里拉上来，这才算脱险，免却灭顶之灾。

不久，人们看到原来滑到冰底下的老屋的大梁和板壁，从岸边漂向洋面，就象失事的船舶漂流物一样。这是这场风暴造成的损失，它使海浪得以内外夹击，加速了岛子的融解。

五月二十五日这一天，风向转为东北。狂风化作了和风，雨停了，海开始平静下来。夜里安然无事。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了。霍布生又可以进行精确的测量工作了。

中午，霍布生通过太阳的高度测定了小岛的位置：

纬度：五十六度十三分；

经度：一百七十度二十三分。

小岛漂移的速度快极了。自从两个月以前解冻之后，从白令海峡漂流到现在差不多已经八百海里了。

这种快速漂移给了霍布生一点小小的希望。

“朋友们，”这时他一边指着白令海地图一边对大家说，“你们看，这是阿留申群岛，这地方现在离我们二百海里！八天之内，兴许我们能到那里！”

“八天！”龙中士应了一声，摇摇头。“八天，真长！”

“我还要告诉大家，”霍布生中尉说，“要是我们小岛一

直沿着这一百六十八度经线走，可能早就到了跟这些岛平齐的纬度了。可是，由于白令海流的偏差，目前岛子显然偏向西南。”

这个观察是正确的。海流正把维多利亚岛带到远离陆地，甚至还在阿留申群岛之外的洋面上去——阿留申群岛位于西经一百七十度线以内。

巴奈特太太凝视地图，默不作声！她看着一个铅笔画的点，这表示目前小岛所在。在这张大比例尺的地图上，这个点几乎看不出来，白令海多么宽广啊！这时她又看到从他们过冬的极地出发走过的路线，这条永不变向的海流推着他们，在两大洲之间的洋面上，经过了多少岛屿，但都没有停靠。现在在面前展现出的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

她这样想着想着，沉思了好久，才说道：

“这个小岛，难道就不能驾驭吗？用这样的速度还要八天，八天，我们也许能靠上阿留申群岛的最后一个岛屿吧！”

“这八天完全操在老天手中！”霍布生中尉沉重地说道。“它愿意救我们吗？太太，我对您实说，只有老天能救我们！”

“我也这么想，贾斯贝先生，”巴奈特太太说。“不过上天总是希望人首先要能自救，自己救自己的人才值得上天保护。难道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霍布生摇了摇头，看上去并不相信。现在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木筏。是不是现在就应当登上木筏，张上被褥毯子作帆片，设法靠到最邻近的海岸呢？

霍布生逐个询问了中士、马克纳普木匠（他很相信他）、

拉埃铁匠、萨皮纳和马布尔猎手的意见。大家仔细研究过之后，一致同意在万不得已时再放弃小岛。使用木筏，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木筏在海里既要受到海浪的不断冲击，又因为没有冰山的推送，不如小岛快。现在老在刮东风，这风会把木筏吹向大洋呢。

小岛飞快地漂向阿留申群岛，人们只有等待，再等待。等到接近那个群岛，再看看有什么法子。

只有这个主意最好。八天之后，如果速度不减，小岛要么就停在白令海南端，要么就被卷入西南太平洋，那就完了。

悲惨的命运过去多少次折磨过这些北极探险者，现在又要再一次给他们新的打击。小岛不久就要失去他们所指望的这个漂流速度了。

果然，五月二十六日夜里，维多利亚岛又一次改变了方向，后果非常严重。小岛转过半圈，原来围绕在北边的冰山残余这时转到小岛南边去了。

到了早晨，这些海上遇难的人——是不是就用这个名词称呼他们？——看到太阳从爱斯基摩岬角那边升了起来，而不再是从巴奈特港的地平线那边。

那里冰山仍然高高耸起，虽说因为融化减少了些，但仍很庞大，还是推送着小岛。冰山把很大一部分地平线都遮住了。

小岛方向变更之后结果怎样呢？这些冰山又不是用水泥浇铸在小岛上的，难道会与小岛永不分开吗？

人人都预感到有什么新的灾祸降临，人人都明白兵士

凯莱叫喊的这句话的意义：

“不到今天晚上，我们就会失去推动我们的这股力量！”

凯莱的意思是：既然冰山现在不再在后面了，而是移到了小岛前面，过不多久就会脱离。冰山露出水面一尺，水下就有六、七尺深，这样，水下的海流带着冰山，冰山又顺水推着小岛迅速漂流，现在这个推动力失去了。

对！兵士凯莱说得对！小岛象一个失去了桅杆的船，而它的螺旋推进器又碎了！

谁也没有回答凯莱这句话。不到一刻钟，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冰山顶动摇了，整个倒了下来，跟小岛完全脱开了，把岛扔在后头。冰山被海流簇拥着，迅速向南漂去。

第二十一章
小岛变成了小屿

三个钟头之后，最后的几块浮冰在地平线上隐没了。隐没得这样迅速正足以说明小岛现在几乎是呆滞不动。海流涌过的那股力量主要在深水层，而不在海面。

中午测过航位，目前小岛的实际位置已经确知。二十四小时之后，从再测的航位看出：维多利亚岛移动了不到一海里！

唯一的救星就是海船。只盼着有一条捕鲸船经过这一带海域，来搭救海上遇难的人，不管他们是在岛上，还是在小岛解体后的木筏上。

小岛所在的纬度是五十四度三十三分，经度是一百七

十七度十九分。最近的陆地就是阿留申群岛，离此几百海里。

这一天，霍布生中尉召集大家最后一次征询意见，究竟该怎么办。

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只要岛子不沉，就都留在岛上，因为岛子广阔不致过于颠簸，等到即将解体，人就登上木筏，等待！

等待吧！

木筏制成了。马克纳普在上面造了一座大棚屋，可容全体人员暂住。筏上还准备好一根大桅，必要时可以竖起，帆片也早就收拾好了。木筏很牢固，要是风向好，海面情况不太恶劣，兴许这套大梁和木板条构成的“船”能救出全体人员。

“只要控制住狂风激浪，”巴奈特太太说，“就能成功！”

霍布生盘点了食物。因为雪崩时损失了一些，所存已不很丰富，不过反刍动物和啮齿动物还不少，岛上这时藓苔和小灌木一片碧绿，给它们提供了足够的食物。看来必须增加些干肉储存，于是猎手们宰掉一些驯鹿和野兔。

总的说来，大伙儿的健康都是好的。这个冬季又挺暖和，精神上的痛苦并没有损害他们的体质。当然，他们想到不久即将舍弃维多利亚岛，或者确切地说，这小岛将要离开他们，心里不无恐惧或是不祥的预感。他们一想到以后将会呆在一块木板上在滚滚浊流中漂荡，不禁毛骨悚然。即使天气正常，这也是危险万分的事。这些人不是熟谙海洋的水手，有了几块木板就不怕了；他们是兵士，习惯于在

陆地上生活。小岛虽然脆弱，下面只是清清的冰原，但上面还覆盖着泥土，土上还长着绿色植物、小灌木、小树，还有动物。它对海是绝对不在乎的。人们可以相信它不会颠簸。对！他们都爱这维多利亚岛，在这岛上住了近两年，走遍了岛上每个角落，还种过庄稼，还有，他们经受过那么多折磨、灾难！是的！他们在即将离去之际不无惋惜，要等小岛在他们脚下消失，他们才不得不忍心离开啊！

大伙儿的这种心理状态，霍布生中尉非常了解，觉得也很自然。他明白伙伴们在登上木筏的时候将是何等勉强，但事变就在眼前，在这片暖洋中间，小岛快要融化了。现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朕兆。

这座木筏是方形，每一面有三十尺，面积为一千平方尺。平台高出水面二尺，四周围有隔板，可御风浪，可是遇上巨浪那水就非打上来不可。在木筏中间，木匠师傅建造了一个大棚子，容得下二十来人。棚子四边都是大木箱，存放食物淡水，所有这一切都用铆钉固定在平台上。桅杆高三十来尺，竖在棚屋上方，用无数静索在木筏四角牢牢缚定。桅柱上可支起方帆，遇到顺风就能用上。别的航向不行。另外又在筏尾按上一个小小的舵，在海上这当然没有多大力量。

木匠师傅制作的这座木筏可容二十人，算上马克纳普的小孩就是二十一人。木筏平静地浮在礁湖上，用一根缆索系在岸边。虽说结构牢固，布局精巧，但终究是个木筏。

六月一日，发生了一个新情况。兵士霍普到礁湖去替厨房担来了水，乔利夫太太一尝，水是咸的。她忙叫住霍

普，对他说她要的是淡水，不是海水。

霍普回答他是在礁湖里弄的水。这一来就引起了议论。中尉来了，他听到兵士霍普这番话，脸色立刻泛白，直往礁湖奔去……

水真是咸的！显然礁湖的底已洞穿，海水进来了。

这件事传开了，大家心里都害怕起来。

“没有淡水了！”人们叫嚷。

可不是，在波丽娜河消失之后，巴奈特湖也没有了！

但是霍布生中尉赶忙在用水的问题上做解释，让大家安心。

“我们还有许多冰可用，朋友们，”他说。“不要害怕。把我们岛上的冰化上几块就行，我想我们总不会把整个岛都喝了吧，”他勉强带着笑又补了一句。

事实上，咸水一经汽化或是凝结，所含盐分就完全去掉。人们把不少大冰块掘出来，加以融化，不但供应日常使用，并且把木筏上的水箱也装得满满的。

不过，可不能忽略大自然发出的这个新的警告。显然，小岛的基部正在融化，这一点由海水灌入礁湖就足以证明。地面随时可能瓦解，霍布生叮嘱大家都不要走开，要不就有卷进大海的危险。

看来动物也预感到危险迫近了。它们都聚集在旧堡周围。没有了淡水之后，人们看到它们总是舔着冰块，显出十分不安的样子，有时甚至狂怒，特别是那些狼，鬃毛直竖，发出粗哑的怪嗥。几百只不同种类的皮毛兽也只在房屋下陷后留下的洞口旁边呆着。熊也在附近转游，但从不伤害

物和人，那神情也是万分焦灼。

鸟类一直很多，但现在也渐渐稀少了。最近这几天，不少能作远距离飞翔的大鸟，如大天鹅，都已向南飞去，它们一定会到达阿留申群岛，在那里找到安全住处的。巴奈特太太和麦琪在海滨走过时注意到这些鸟儿的离开。

“这些鸟儿在这个小岛上食物很充足，”巴奈特太太说，“可它们都飞走了！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吧，可怜的麦琪！”

“是的，”麦琪答道，“这是因为走对它们有利。如果说这是给我们发出的信息，我们就应该早作准备。我还发现别的野兽比平常更加不安。”

这一天，霍布生决定让人把大部分食物和营帐用品都搬上木筏。他还决定所有的人都上去。

可是，海面变得越发狰狞可怕了。礁湖被海水侵入，仿佛成了一个小小的地中海，波涛掀动，浪花飞溅，就同外海一样。木筏被风浪不断地颠簸，海水猛烈地扑打、冲击着它。这样，上筏子的事只好暂停，甚至连搬运食物和用品的工作也停下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霍布生中尉也不坚持让伙伴们立即都上木筏，还是在地面上再过一夜比较合适。等第二天，如果海面平静，再行动也不迟。

他也没有让士兵和妇女们离开住处，搬到木筏上去，因为，一旦逃上木筏那不就等于抛弃小岛了吗！

入夜后却比人们原来希望的好得多。风息下来了，海也渐渐平静。风暴象流星闪电似的已经过去。晚上八点钟，浪潮也几乎落了下去，礁湖里只感到微波荡漾。

实际上，小岛迫近解体了。最好它不是猝然被风暴砸成碎片，但周围的海波涛汹涌，壁立如山，这正是随时可以发生的事啊。

风暴之后，升起了一层薄雾，夜里仿佛还会逐渐浓厚起来。雾是从北方来的，这样，沿着这一新的方向，把小岛的很大部分都笼罩了！

霍布生在睡觉之前，又去察看了一次把木筏缠在桦树上的缆绳是否完好，他仔细地把缆绳在粗大的树干上又绕了一圈。他想，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就是木筏失去控制，在礁湖上四处漂流，不过这湖也没有多大，不足以使木筏从此消逝。

第二十二章
此后的四天

夜挺静谧。霍布生中尉起了身，他决定全体人员就在这一天登上木筏，于是他向礁湖走去。

雾气仍然很浓。但在这阵大雾上面，人们已经感觉到太阳照耀。昨日的暴风雨洗净了一天乱云，这个白天一准很暖和。

当霍布生来到礁湖边时，他仍然看不清湖面，整个湖上笼罩着厚厚的一层大雾。

这时，巴奈特太太、麦琪和其他几个人也都来到岸边。

雾气开始消散，退到礁湖深处，湖面渐渐又显露出来。然而，木筏还是看不见。

终于，一阵风揭开了层层雾幕……

木筏没有了！湖也不在了。眼前是一片茫茫无际的大海。

霍布生中尉不禁长叹了一声。当大家和他返回时，人们的眼睛掠过地平线，猛然间一齐惊叫起来！……他们的岛子竟成了一个小屿！

原来这天夜里，巴图斯特角旧地七分之六的地方，一无声息，二无骚动，全被激浪吞噬掉了。木筏漂到一个缺口处，漂进了大海。人们曾在它身上寄托过最后的希望，而今在这茫茫大海上，却连它的影子也看不到了。

这些落难者如今都悬身在即将吞没他们的深渊之上，一筹莫展，毫无办法，完全陷于绝望。有几个兵士象发了疯似的，竟想纵身跳进大海，幸亏巴奈特太太扑到他们面前阻止，他们这才回了头。有几个人都哭了。

遭遇海难，还有什么希望！在这些半疯半癫的不幸的人中间，中尉的处境可想而知。这冰雪小屿载着二十一个人，不久也会沉没！原来绿树成荫的丘陵地不见了，现在一颗树也没有。木头呢，也只剩下旧房上的几块木板，绝对不够再造新的木筏来载运全体人员。小屿一沉没，人们的生命也就完结。也不过几天罢了。时间已经是六月，平均气温超过华氏六十八度(摄氏二十度)。

这一天，霍布生中尉想到还应该考察小屿的全部情况。也许大家可以逃避到冰比较厚的另一处去，那么维持的时间就会长些。巴奈特太太和麦琪跟他一道去。

“你还抱有希望吗？”巴奈特太太询问她的女伴。

"一如既往！"麦琪回答。

巴奈特太太没有答话。霍布生和她沿着海边快步行走。从巴图斯特角一直到爱斯基摩角这一带海岸还在，全长约八英里。在爱斯基摩岬角，沿着一条与礁湖顶端连结的曲线发生了断裂，直入岛的内部。从那个顶端开始，湖岸就变成了新海岸，海水现在已经淹到那里。朝着礁湖高处，又有另一条断裂口从巴图斯特角一直蔓延到旧巴奈特港。小屿略呈带状，平均宽度仅一英里。

从前广袤有一百四十平方英里的岛子只剩下不到二十平方英里！

霍布生集中注意力观察这个小屿，发现最厚的部分还是商站旧址。他觉得还是不要放弃当前的营地为佳，而动物出于本能，也都呆在这里。

不过，大批的反刍类和啮齿类动物，还有到处游荡的狗都随着小岛碎裂的大部分冰块漂走了。还剩下一些，主要是啮齿类动物。熊疯疯癫癫地在小屿上乱跑，来回转着圈子，仿佛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猛兽。

下午五点钟，霍布生中尉和他的两位女伴回到宿营地。这里，男男女女都聚在一起，了无声息，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听。乔利夫太太忙着做饭。猎手萨皮纳还算不太沮丧，走来走去，想弄些新鲜野味。天文学家却坐在一边，双目冷漠，毫无表情地望着大海，就象什么也惊动不了他似的。

霍布生告诉大家他出去了解到的情况。他说目前宿营地这里还比别处安全些，叮嘱大家不要走远，因为从营地到

爱斯基摩角的半路上冰已经出现裂缝。小屿的面积又要大大地缩小。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一整天都很暖和。敲开来用于化水的冰块不需火烤自己就融化了。陡峭的岸边，冰壳都化成细条条儿，坠进海中。可以看到，小屿的水平面降低了。暖流不断在吞噬岛的基部。

夜里，人们都不愿意再睡在棚子里了。除了那微笑着躺在母亲怀里的孩子，谁能够一边老惦着随时都会沉入海底，一边还安然入眠呢？

第二天是六月四日，天空无片云，太阳又出现在地平线上。夜里没有任何变化。小屿大小还和昨天一样。

这一天，一只蓝狐惊惶地躲进了人住的棚子，不肯出去。商站旧址这块地上到处都是貂、白鼬、北极兔、麝香鼠、海狸，这些野兽变得就象家畜。这里面就是没有狼，狼这种食肉兽在小岛破裂时跑到对面那一部分，显然是跟那块地方一道沉没了。熊也仿佛由于某种预感，不再离开巴图斯特角；那些惊惶不安的皮毛兽好象也没有注意到熊的存在。遭遇海难的人跟这个庞然大物都混熟了，就让它走来走去，一点也不在意。共同的危险把人和动物聚拢到一起了。

午前，这些遭难者情绪激昂了一段时间，但结果却是一场失望。

猎手萨皮纳爬到小屿的最高点上，朝海上凝望了半晌，突然大叫起来：

“一条船！一条船！”

大伙儿象触了电似的，朝猎手身边奔去。霍布生中尉

用疑问的目光看着他。

萨皮纳用手向东指去，那地平线上有一团白烟之类的东西。人人都屏气静息，凝神望着，一声也不敢出。大伙儿看到这条船的影子愈来愈清晰了。

果然是一条船，无疑是一条捕鲸船。没有弄错，一小时之后，连船身都看到了。

可是真不幸，这条船是在东边，而小岛却向西。这条捕鲸船偶然经过这一带海域，它并没有跟小岛连络，也不能断定它是来找海上遇难者的呢，还是它根本就怀疑海上有遇难者。

现在，这条船望见这座仅仅略高于海面的小岛了吗？它是不是正往这边靠拢呢？它看得清给它打的信号吗？白天，在阳光底下，大概看不见！夜里，把房屋上的木板条点火烧着，总能让远方看到。可是船要是在日没之前就消失了呢？无论如何，发出了信号，还开了枪跟它联系。

这时，船已渐渐靠近，人们看到的是一艘长三桅船，确实是新肯吉尔的捕鲸船，在绕过阿拉斯加半岛之后，正向白令海峡行驶。它在小岛上风，满扯起底层、二层、三层帆，正以右舷风向北前进。一个有经验的水手从它的方向准看得出这条船不是朝着小岛驶来的。不过，兴许会看到小岛吧？

"要是它看到了，"霍布生中尉贴着龙中士的耳朵说道，"要是它看到了我们，兴许倒会跑掉！"

霍布生这话不无道理。这些船在这一带海域怕就怕遇上冰山和冰结成的岛屿啊！害怕这类流动不定的暗礁会把他们的船撞个粉碎，尤其是夜里。只要一看到它们，就赶忙

改变航向。

这条船看到了小岛，会不这么做吗？兴许有这个可能。

霍布生他们一会儿抱着希望，一会儿又灰心丧气，这种心情变幻真是难以描绘。一直到下午两点，他们相信上苍怜悯他们，救星到了，得救了！对面的船正沿着一条斜线驶近，距离不到六海里。于是大家又打信号，鸣枪，烧起木板，冒出一股浓烟……

结果还是一场空。兴许对方船上的人什么也没有看见，兴许是看到了，但却有意避开。

到了下午两点半钟，那条船轻快地掉过船头，向东北方驶去，愈去愈远。

一小时之后，只看见远处一缕白烟；过不多久，完全隐没了。

兵士凯莱猛然发出一阵狂笑，睡在地上尽打滚，简直象发了疯。

巴奈特太太望着麦琪，仿佛在问她是不是还觉得有希望！

麦琪把脸掉了过去！……

这个倒霉的日子，傍晚，又传来一阵爆裂。最大的一大块冰跟小岛分开，沉到海底去了。黑暗中野兽发出几声令人毛骨悚然的悲号。

小岛变得更小了，只剩下旧堡下陷的屋基到巴图斯特岬角这一小点地方！

这不过是一块冰凌罢了！

第二十三章
在浮冰上

一块冰凌！一块不规则的三角形冰凌，底部有一百尺，最宽的一边还不到一百五十尺！就在这块冰上，呆着二十一个人，一百多头皮毛兽，几条狗，还有一头大熊，这时正蹲在岛的顶端！

所有不幸的海上遇难者都在这里：海没有从他们之中夺走一个，小岛开裂时他们都在棚子里。

多可怕的夜啊，这一夜没有人能睡得着！谁也不说话，一动也不动。兴许只要轻轻一碰，最微小的震撼就能把这块冰凌搅得四分五裂！

乔利夫太太给大家每人几块肉干，但是没有一个人动它，连想都不想。有什么用？

大部分人都在露天过夜。他们宁可自由自在地被海水吞没掉，也不肯死在一座窄狭的木板棚里！

第二天，六月五日，光焰灼灼的太阳照在这群绝望的人身上。他们几乎不讲话。他们力图互相回避，不看对方。也有些人用慌乱的目光凝望着四周的淼淼波涛。

海面上什么也没有。没有帆，连一座冰岛、一个小屿也没有。他们这块浮冰，大概是漂浮在白令海上的最后一块了！

温度不断上升。风也不刮了，空气沉郁得可怕。长长的波浪轻轻托起从前维多利亚岛的这一抔残冰碎土，把它

象个什么海上漂浮木片似的托起又放下，晃荡不定。

可是海上漂浮的东西，一个船架残骸，一截船桅，一块破帆片，几块板，还顶得住浪花，还能浮起，还化不了！而一块冰，不过是固体的水，在太阳光照射下就要融化！……

这浮冰是从前岛上最厚的地方，所以才一直保持到现在。还有泥土和绿色植物盖在上面，其冰壳厚实的程度可以想见。往昔多少个世纪中，巴图斯特岬角还连结在美洲大陆上的时候，北冰洋长时期的严寒大概已经把它“冻透”了。

这时，浮冰又被波浪抛起五、六尺高，可以看到冰凌的底部差不多厚度相等。虽然在平静的海面上，它还不致破碎，但最后还是会渐渐融化成水的。现在，浪花的舌头猛舔着小岛边缘，眼看着一块块泥土连同树木，完全坍入了波澜。

这一天夜里一点钟左右，原来冰块边沿棚子占的那块地方，又发生了这种坍塌。幸亏棚子里没住人，从这里也只抢救出几块木板，两三根屋椽。大部分什物和天文仪器等等全丢了！全部人员这时只好躲避到最高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蔽。

那里还有几件工具，水泵，空气储存器，中尉就用它们来接了几加仑雨水，以供饮用。事实上，已经不能再在如此薄的土地上掘冰化水了。

大约四点光景，原来就已经有点疯疯癫癫的凯莱，找到巴奈特太太，平静地对她说：

“太太，我想投海。”

“凯莱！”女旅行家大叫起来。

“我对您说，我要投海，”那兵士又说。“我仔细考虑过，我们确实是无救了。我宁可自尽。”

“凯莱，”巴奈特太太握住他的手，用她那晶亮的眼睛看着他，答道，“凯莱，你不能这样做！”

“不，太太，因为您总是待我们很好，所以我在死前，不能不向您告别。永别了，太太！”

说完凯莱朝海走去。巴奈特太太惊诧万分，拼命拉住他。霍布生和中士这时也闻声赶到，他们一齐帮着劝说凯莱打消自杀的念头。可是这人死抱着投海的念头，只是不住地摇头。

能使这中了邪魔的人恢复神志吗？不行。这疯子要是往海里一纵身，就可能感染别人，引动死的念头。谁知道凯莱的那几个意志消沉的伙伴会不会跟着他寻死呢？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死。

“凯莱，”这时巴奈特太太几乎带着微笑，轻声对他说，“你对我真抱有友好而诚挚的感情吗？”

“是的，太太，”凯莱平静地回答。

“那么好！凯莱，要是你愿意，我们一道死吧……但，不是今天。”

“太太！……”

“不，我勇敢的凯莱，现在我不想……等到明天……明天，好吗？……”

兵士定定地朝这位坚毅的妇女凝视着，似乎犹豫了一下，把目光向波光粼粼的大海狠狠地投过一瞥，然后用手[illegible]

着眼睛：

“明天！”他说。

说过这两个字，他迈着平静的步伐又走到他的同伴中间。

“可怜的人啊！”巴奈特太太喃喃地说。“我让他等到明天，可是在明天到来之前，又有谁知道我们大家是不是就要淹死呢！……”

霍布生在海滩上一动不动，度过了这一夜。他想是不是还有什么办法能制止小岛融化，是不是在望见陆地之前能保住这个小岛呢。

巴奈特太太和麦琪一刻也不分离。卡露玛俯卧在她身旁，给她暖暖身子。马克纳普太太裹着几件裘皮（希望堡丰富的珍品现在只剩下几件了），抱着小孩，昏昏欲睡。

天空的星星闪烁着，简直纯净得无可比拟。这群落难海上的人东倒西歪地躺着，一动不动；就象死尸一样。没有一丝喧嚣来打扰这可怕的憩息，唯有浪花吞噬着浮冰，有些地方一点点在崩坍，不时发出微响。

龙中士有时站起身来，看看四周有什么动静；过了不久，他又横躺下去。冰凌尽头，白熊岸然站在那里，象个大雪球。

又是一夜过去，情况没有任何变化！清晨的雾气深深浅浅，紧贴着地面向东边直涌。不多时天穹云层拉开，阳光普照着海面。

中尉的眼睛首先打量着这块冰凌。它的周长仍在继续缩小，但更叫人忧虑的是，海面上冰层的厚度也明显削减

了。有些地方缓缓的波涛也能掠过。只剩下小丘顶上，还没有沾水。

龙中士同样也察看过夜里发生的变化。冰融化得非常快，几乎一点希望也没有给他留下。

巴奈特太太走过去找到霍布生中尉。

“大概就是今天了？”她问他。

“是的，太太，”中尉答道。“您就要实现给凯莱许下的诺言了！”

“贾斯贝先生，”女旅行家郑重地说，“我们是不是已经做了我们能做的一切呢？”

“是的，太太。”

“那么，听上天安排吧！”

但是，在这一天里，还要作最后的一次努力。不妨试一下。海面吹起了相当有力的西北风，吹向东南，最近的陆地阿留申群岛就在那个方向。有多远？谁也说不出。自从失去了仪器，这块冰凌的方位就无法测定。不过，只要没有海流控制住它，小岛就不会有很大偏离。

只是，还有一点疑惑。万一这块浮冰现在比这群落难者所想象的还更接近陆地呢！万一不明方向的海流已经把它带近了那梦寐以求的阿留申群岛呢！风朝这些岛屿劲吹，只要能给它牵引住，就可能快速地吹动浮冰向前。这浮冰浮在海面也只剩几个钟头了，可能陆地在这几个钟头里就会出现；或者，至少在海上可以遇到一条作短途航行的船或是渔船吧。

一个念头，起初在霍布生中尉心里还很模糊，但不久就

十分清晰固定了。为什么不象普通木筏那样，就在这冰凌上架起帆来呢？这并不难。

霍布生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木匠。

“您说得对，”马克纳普答道。“把帆都张上。”

这计划不管成功的机会多小，但却使所有的蒙难者都兴奋起来。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想呢？他们难道不该抓住一切微小的希望不放吗？

大家一齐动手，凯莱也跟着干。他还没有让巴奈特太太履行诺言呢。

从前用在兵士住房上做屋脊的一根小梁木被拿来深深栽进小岗子的沙土中间，直竖起来，又用许多绳子做静索和支索，把它牢牢定住。横桁用木杆做，把所有剩下的毯子、被褥全当作帆片，架上大桅。这只帆篷（或者说是帆片大杂烩）定向灵便，鼓满劲风，快速地朝东南方前进。

这真是一次成功，它带给这些颓丧绝望的心灵一股生气。现在再不是静止了，而是前进。速度并不太大，可是每个人都情绪高涨，兴奋起来。木匠尤其感到满意。大家都成了瞭望哨，瞪着眼睛凝望着天边。要是这时有人说不会看到陆地，那他们谁也不会相信。

冰凌在平静的海面走了整整三个钟头。顺风顺水，浪花托着它，推着它，一往无前。可是天边总是呈半圆形，那么纯净。这些不幸的落难者总是抱着希望。

午后三点钟光景，霍布生中尉把龙中士叫到一边，对他说：

“我们要前进，得全靠这个小岛不融化才行。”

“中尉，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浮冰掠水迅速航行，不断磨损、破碎，化得更快。自从我们装上帆片之后，岛子又小了三分之一。”

“您肯定……”

“绝对肯定。冰凌变长，变薄、融，海面离小丘只剩十尺了。”

霍布生中尉说的是实在情况，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中士，”这时霍布生问道，“你的意思是要暂时停止前进？”

“我想，”龙中士想了一下，答道，“我想我们应当征求大家的意见。现在应当由大家做出决定。”

中尉点点头表示同意。他们两个人回到小丘上，于是霍布生对大家说明了当前情况。

“这种速度，”他说，“把我们脚下的这块冰凌磨损得太快了。这可能会使那不可避免的灾祸提前几个小时到来。朋友们，大家决定吧。你们愿继续向前吗？”

“向前！”

海上蒙难的人异口同声地一齐叫起来。

于是继续航行，而这个决定却引起了不可估量的后果。

傍晚六点，麦琪突然站起来，指着东南方的一个黑点叫道：

“陆地！”

大家象触了电，霍地一下都站起来。果然，东南方有块陆地，离浮冰大概十二海里光景。

"帆上还要加布片！布片！"霍布生中尉叫道。

帆篷要加大。人们把衣裳、裘皮、一切能鼓起风的东西都放上了支架，当辅助帆。

风吹得越猛，速度越快了，但是，冰浮在融化，上面的人感觉到脚下在颤动，好象随时都会迸裂、松散。

人们不愿再去想这些了。希望就在前面，登上大陆就是得救。

七点半钟，浮冰已经靠岸边很近了。不过融化也在加速，眼看着，冰面跟海面平齐了。浪花飞溅着掠过，逐渐把剩下的动物带走，一片哀鸣。时时刻刻，大家都提心吊胆，害怕浮冰没入波涛中间！就象下沉的船一样，该把它减轻些才是。大伙儿仔细地把地上残存的沙土铺在冰上，尤其是接近边沿部分，免得太阳直接照射；后来连裘皮也都铺上了（因为它不大传热）。人们把什么方法都用上，以延缓大祸的来临。可是这一切措施都不够。浮冰内部不断开裂，裂缝在外面都显露出来。浮冰好象快碎裂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这群落难的人不知怎么办好！怎么才能让浮冰航行更加快呢。有些人就操起木板划水。离岸还有四海里。天黑了。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没有月亮。

"加油！朋友们，发信号，"霍布生中尉豪迈有力地叫了一声。"也许岸上的人能看到我们！"

马上把仅有的两三块板、一根小梁堆在一起，点上火。黑暗里冲起一派光焰……

浮冰愈来愈化得厉害了，同时，不断在下沉。一会儿，只剩下土丘露在水面。大家依偎在一起，充满恐慌，还有少

数动物。白熊拉长声音大吼了几声。

水总是上涨。似乎无人发现这群遭遇海难的人。肯定，不出一刻钟，他们就要淹没……

难道没有法子延长浮冰存在的时间吗？只要三小时，再要三小时，兴许就可以到达三海里外的陆地了！可怎么办？怎么办？

"啊！"霍布生大声叫道，"要想个办法阻止这块冰凌融化才是。要是有办法，我情愿用我这条命去换它！对！用我的生命！"

这时，有人急促地说：

"有个办法！"

原来是汤姆斯·布莱克讲话了。这位天文学家可以说已经很久没有开过口，在这群视死如归的人中间他仿佛早就没有一丝生气了！他说的这第一句话，意思是："是啊，有一个办法能叫这冰凌不化！有一个办法能救我们。"

霍布生扑到汤姆斯·布莱克身边。每个人的眼睛里都充满着疑问，一齐朝天文学家望过去。他们都以为是听错了。

"什么办法？"霍布生问道。

"用气泵！"汤姆斯·布莱克只答了一句话。

汤姆斯·布莱克疯了吗？他把这冰凌误当作底舱里漏进十尺水的快沉的船吗？

当然气泵和气箱可以用来储存饮用水！可是这些气泵现在有什么用？怎样用它们来防止到处融解的冰凌不化呢？

“他发疯了！”龙中士说。

“拿气泵来！”天文学家老是说。“把箱子里装上空气！”

“照他说的做吧！”巴奈特太太叫道。

气泵接在气箱上，顶盖立即关闭，拴紧。气泵运转起来了，空气在好几个大气压下被送进了储气箱。接着，汤姆斯·布莱克操起一根接在储气箱上的皮管，沿着浮冰边沿走，龙头一开，压出来的气就从皮管里冲出来，把热赶跑。

大家吃了一惊，这办法真行！皮管嘴所到之处，马上就不融化了，裂缝又结了冰！

“乌拉！乌拉！”这群难友一齐大声叫喊。

压气泵是桩累人的工作，大伙儿不停地干，轮换着干。冰层又变得结实起来，就象经过了一番严寒似的。

“您救了我们，布莱克先生，”霍布生说。

“这是应该做的！”天文学家朴实地说。

应该这样做，这是运用了物理作用。

冰之所以会又变得坚实，原因有两个：首先，因为水在空气压力下，从冰的表层蒸发时产生了寒冷；其次，压出来的空气，由于本身需要膨胀，从化冻面上吸受了热，因此表层立即结冰。任何地方有了断裂，由于空气膨胀而引起的寒冷就会把裂面边缘凝结起来。靠着这最后一招浮冰逐渐恢复了原来的固体状态。

就这样过了好几个小时！现在这些遭难的人满怀着希望，以一种难以遏止的热情拚命地干着。

接近岸边了。

距岸还剩下不到四分之一海里时，熊纵身跳进了海水，

很快就游到对岸，不见了。

过了一会儿，浮冰在海滩上搁浅了。幸存的动物马上都逃入黑暗之中。随后，这些死里逃生的人才登上岸去，一齐跪倒在地，感谢上苍。

第二十四章
结　　局

希望堡的全体人员，在解冻之后，经过了一千八百多海里的漂流，现在终于在白令海尽头这阿留申群岛的最后一个岛——布莱杰尼克岛上登陆了！当地的渔民都拥上来帮助他们，十分好客地欢迎他们。不久，霍布生中尉和他的伙伴们跟当地哈得孙湾公司的英国人员取得了联系。

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在这长期的千难万险中，这些勇敢的人们表现出无限毅力，值得钦佩。他们无论男女，一个个满怀豪情壮志。在这些人中间，巴奈特太太堪为楷模，她无论遇到什么危难困境，都能信心百倍。他们曾经目睹希望堡所在的陆地变成了漂流的岛，岛又变成了小屿，小屿又变成冰凌，直至这块小小的冰凌在暖流和阳光的双重影响下融化。他们经过了种种不幸和折磨，但人人百折不挠，战斗到底。当然公司的开创工作得从头做起，新堡已经毁灭，但谁也不能责怪霍布生和他的伙伴们，因为他们遇到的是一场无法预测的灾难。总之，原来交给中尉的十九个人，不但返回时一个不少，而且还增加了两个新成员，这就是爱斯基摩少女卡露玛和马克纳普木匠师傅的孩子。

六天之后，这群从海难中生还的人到达俄属美洲首府新阿康格尔。

这些在共同的危难中相依为命的朋友们就要分手了，也可能永远不再相见！霍布生和他的伙伴们将经过公司的领地回到信心堡去，而巴奈特太太、卡露玛(她再也不愿跟巴奈特太太分开)、麦琪和汤姆斯·布莱克准备经旧金山和美国回欧洲。

离别之前，霍布生中尉当着大家的面，声音激动地对女旅行家说：

“夫人，祝福您！您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为大家做了多少好事！您曾经给了我们信心，安慰我们，您是我们全队的灵魂！我代表大家对您表示感谢。”

全队为巴奈特太太三呼“乌拉”。接着，每个兵士都过来跟这位勇敢的女旅行家握手。妇女们热情洋溢地抱吻了她。

霍布生中尉对巴奈特太太怀有真挚的友情，跟她最后一次握手时心里觉得格外难过。

“将来我们还能再见面吗？”他说。

“当然，霍布生，”女旅行家答道，“当然能，怎么会不能呢！要是您不来欧洲，那么我就再到这里来找您……这里，或者到您有一天再建立起来的新商站去……”

汤姆斯·布莱克自从双脚踏上实地之后又找到了话头。这时他走上前来。

“是啊，我们会再见的……再过二十六年！”他用一种世界上最坚定的口气说道。“朋友们，我错过了一八六〇年的

日食，可是，我决不错过一八八六年的日食，我还要到同一地点、同一环境里去观察。好吧，二十六年之后，亲爱的夫人，还有您，我勇敢的中尉，让我们在北冰洋沿岸再见吧。”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漂逝的半岛
作者＝（法）儒勒·凡尔纳著
页数＝４０５
ＳＳ号＝１０３５１５２４
出版日期＝１９８７年０９月第１版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